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耶律楚材



引言

帝国的眼睛

这是一双深邃的蓝晶晶的眼睛。八百年前，它长在一个契丹人的额上，它是辽国开国皇帝阿保机九世嫡孙的眼睛。元人宋子贞在一块神道碑上记载，这双眼睛在诞生时异常明亮，会啼会笑会说话，使金国右丞耶律履惊喜不已：“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乃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因此他取《左氏春秋》之句“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给这双蓝眼睛起名为耶律楚材。果然，到了黄虎年（1218）被蒙古草原一头苍狼的眼睛发现了。当这位身高八尺，美髯垂胸，眼睛碧蓝的二十九岁契丹青年人站在面前，苍狼成吉思汗咄咄逼人的眼睛中放出微笑，大声呼喊：“吾图撒合里！”（美丽的大胡子）

从此，美丽大胡子上方那双蓝眼睛被镶嵌在成吉思汗的战车上。这双蓝眼睛开始了他三十年的窥望与凝视——四十万蒙古大军征服欧亚大陆的血色历程，看见蒙古骑兵如何将血性和野蛮踩进《古兰经》的书籍和诞生《一千零一夜》的城市；看见军人们在西域土地上如何践踏着少女的面颊、青年的胸脯前进，成吉思汗和将军们用战刀收割敌人及居民的头颅，头颅在草地上狰狞乱蹦被血水托起的情景；看见人间天堂，清真寺、庙宇和宫殿绿色草坪、花园被摧毁夷成死地的经过。笔者写完《耶律楚材》的时候，正值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千年风云人物。成吉思汗以“充分表露人类文明和野蛮的双重性质”当选为“最领风骚的人物。”耶律楚材便是最领风骚的人物的眼睛。

这双蓝晶晶的眼睛，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世界君主成吉思汗以及人类的一座座废墟，属于佛院和儒门。这注定了他的惊叹、痛苦和忧伤。蒙古大汗具有非凡的战争才华和勇敢，他们用野蛮充血的面孔，去寻找一双文明、智慧人种的眼睛。蒙古大汗，得到一位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的人，得到一位精通哲学、神学、音乐和诗文的大学士、智慧者。有一天，蓝眼睛对大汗说：十月十五可见到月食。到了那夜，果然“月食八分”。成吉思汗惊喜道：“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蓝眼睛能看天象，预测未来吉凶，却往往难以看见蓝色的自己。他想看到一个“能仁、不杀、不欺、不盗、不淫”的蒙古大汗，看到国泰民安，华夷一统的局面。大汗经常忽略这双蓝眼睛，甚至有某种警惕。蓝眼睛自叹：“重新庠序独无力，试向沧溟下钓钩。”难怪元人叹息他：“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

蓝眼睛里有汉人的文明，又含着契丹人的骁勇和血性，但他的目光又不像一般汉人书生那样狭隘，他原是没有被大汗砍头的俘虏，当听到大汗说“金国人消灭了你的国家辽国，我帮助你报仇打败了金国人”时，他不但没有感激，没有三呼万岁，更没有丝毫的奴颜卑膝。他用那双蓝眼睛告诉手握剑柄的大汗：“从祖父起就为金国官臣，既然是金国的臣子，就理应效忠金国皇帝。”成吉思汗别于中原皇帝的思维，说：“此人可用，处之左右，以备咨访。”后来的黄眼睛文天祥，狱中唱《正气歌》，吟诵“留取丹心照汗青”，拒绝了元帝忽必烈手托着的丞相桂冠，在南宋老丞相背着六岁的皇帝带着宋王朝跳海之后，文天祥大义凛然等待砍头。也许蓝眼睛与黄眼睛的气节不能

同日而语，但是文天祥的气节并没有挽救已经垂死颓落的帝国。蓝眼睛在蒙古战车上不厌其烦地诵经念佛，将碧蓝色折射于蒙古大汗的头脑之中，大汗从此知道世上除了征战、杀人之外，还有别的美好。西征时，成吉思汗在东印度国铁门关，看见一头鹿形马尾绿色独角的异兽，惊愕了，他问是什么？蓝眼睛告诉他：“此兽名角端，日行一万八千里，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盖上天遣之以告陛下。愿承天心，因此数国人命实陛下无疆之福！”成吉思汗听信蓝眼睛的话，下诏班师东归了。如果大汗仍向印度进军，所经之处，不知还有多少城池被毁，多少人头落地。到了窝阔台时代，蓝眼睛才真正显示出魅力来，他帮助大汗规划蓝图，制定法令、法规，使人民得到养息。蒙古铁蹄留在大地上的不仅仅是“侵略”、“蹂躏”和野蛮，也有了文明的标记了，脱脱的《元史》卷 146 中是这样记载的：

王辰春（1232），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徙以资敌，不可宥。”耶律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几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即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耶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毛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百四十七万人。

蓝眼睛有泪却流不出，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和两位兄长当时都在汴京帝都。妻子死了、一位哥哥跳城池为金国殉情了，老母无人抚养，悲楚不堪。他忍受着京城人的辱骂：民族的叛徒跟敌人一起来了！谁人知道，汴京未被攻下来的时候，他便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元措，命人收拾散亡的礼乐人士。谁人知道，战斗正酣时，他跟人到山野里踏青。他不忍目睹蒙古的铁蹄踏进父老乡亲的胸膛！

那双忧郁的蓝眼睛，于公元 1244 年，在蒙古草原熄灭了。一个为两代大汗照过亮的蓝光，未及看到南宋的灭亡和读到文天祥的《正气歌》。他是弹着自己心爱的古琴，轻轻闭上那双蓝眼睛的，好像在熟睡中欣赏琴曲，打坐参禅。

那一天是五月十四日。蒙古人望着已经合上的蓝眼睛，“哭之如丧其亲戚，绝音乐者数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涕位相吊。”

后人对蒙古帝国中书令耶律楚材的蓝眼睛，越来越神迷。遗憾的是写蒙古帝国、元史的人——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蒙古圣书《蒙古秘史》，都很少或根本不提及这双碧蓝的眼睛。并不是他们缺少发现，而是仰望帝国过久的缘故，这给几百年后的人，带来很多谜。找到他，一个真实的他很难——人们在寻找那双蓝眼睛。

八百年的寻找，公元 1995 年，一位军人对他痴迷，用整整一夏天和一个冬天，寻找自己心中的蓝眼睛。阅读了百本书，认为能找到他的地方都找了。蒙古人、波斯人、契丹人、俄罗斯人、印度人、日本人、阿拉伯人、匈牙利人，重新走出历史，向矮胖子军人讲述蓝眼睛的故事。他们说——“自任以天下之重，几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济生灵，视千古为天愧者也！”“耶律楚材大有造于中国，功德塞天地。”

众多智人为寻找蓝眼睛的笔者引路，才有这部书的诞生，犹如输入新鲜的血液。《西游录》是耶律楚材于公元 1229 年写的，当时为人所罕见，没有流传，被历史风尘淹没了六七百年。近代史学家说，这是由于耶律楚材父子

信仰异趣所致。耶律楚材信佛，《西游录》在介绍成吉思汗西征过程时，随之把全真教挟击一通，他儿子耶律铸信道教，耶律楚材去世后，儿子不再重印它了。到了公元1926年，日本人神田喜一郎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了一本旧钞《耶律文正（公）西游录》足本。依据神田的考证，这个钞本是古贺氏——日本圣一国师在四条天皇（1233—1342），嘉祯二年（1236）来蒙古帝国时，携归日本的。1927年罗振玉根据神田排印的钞本，又在中国印行。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用四年的时间整理校注此书，至公元1966年向先生去世时完成初稿。

凭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笔者似乎自己有了一双复眼，用它凝视七百多年前的那双碧蓝色眼睛。有一天，一位长着美丽大胡子的老人从神道碑上走下来，说：你舍近求远，为何迟迟不来看我？

公元1995年夏天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笔者走进京城西郊颐和园内一个小院子——这就是安放那双已经八百零六岁蓝眼睛的地方。院子里，有一只神龟从公元1750年就驮着的这块丈高的青石碑，碑上铭刻着清朝帝王对耶律楚材的评介文字和这个耶律楚材祠的来历。汉白玉的耶律楚材用热情的目光打量各种皮肤的瞻仰者。一位导游小姐说：每年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看他，他们忘不了这个人曾经救过他们，并使之免于蒙古军的屠杀的祖先。她告诉笔者，蓝眼睛在巨大的水泥坟下。笔者的头发被夏雨淋湿了，在雨幕中凝视他。几个来自西域的阿拉伯人说着什么，他们民族的记忆，被这双眼睛重新找回。“他救过我们！”琉璃瓦檐，响着雨的旋律，好似有人在弹琴，叮淙作响；仿佛告诉人们蓝眼睛在这里安寂的岁月。

蓝眼睛熄灭十多年后，公元1261年10月20日，人们才遵照他本人的遗愿，从蒙古草原迁移到故乡玉泉以东的瓮山——就是现今的京西颐和园万寿山，建立了祠堂。后来，百年大元帝国变成了春梦，凤阳放牛娃朱元璋率领明军把元大都里的蒙古贵族赶到了塞北。蒙古人出走草原，将蓝眼睛遗落在瓮山的山野之中。

明代弘治年间祠堂颓废。万历年间，有人将石墓掘开，人们发现一颗硕大的头颅，从头颅上的眼眶里爬出两根青藤，青藤上结满了紫蓝色的花朵，掘墓人又将他埋上了。后来，从这里爬出一个传说：明天启七年（1627）的一个夏夜，成千上百个蓝色萤火虫在汉白玉石像上麇集飞舞，当地人说是石像的目光，害怕有什么灾异，等到天亮，便把石像推倒了。

汉白玉像在公元1995年的绿色草地上站起着，夜夜有萤火虫在周围飞舞，导游小姐告诉笔者：石像是近代人从草地下意外挖掘出来的。清初建颐和园、乾隆帝修葺耶律楚材祠时，都没发现石像。三百年的传说死了，蓝眼睛依然在这里闪光。

尤其是夜晚。

笔者开始走近蓝眼睛，走近帝国的眼睛。据说人眼睛在闭上的刹那间，使观顾的一切定影。

于是笔者奉献给各种皮肤的读者一双明亮的、深邃的、忧郁的蓝眼睛。用蓝眼睛回眸十三世纪——

内容简介

耶律楚材，是辽国开国皇帝阿保机的九世嫡孙，从仕于金国。全国中都（北京）被蒙古军攻破后，他降服于蒙古帝国，扈从成吉思汗西征。他精通哲学、神学、音乐、天文、地理、文学、术数及释儒、医卜的学说，是十三世纪北方民族典型的智者。在辅佐蒙古帝国二汗的生涯中，由于他的谏言和充满人性的智慧，使许多城市免于屠杀，汴京城一百四十多万城民的生命被解救，一大批名人高士得到保护。他对蒙古帝国和元帝国的建设，对世界东西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以史笔手法和多种文学表现形式，描绘了耶律楚材的心灵历程和卓越智慧，展示了十三世纪民族大碰撞、大交融的血与火的历史画面，是一部新颖的有着文学和史学双重价值的著作。

作者简介

老姜，即姜宝才，出生在内蒙古老哈河畔一个叫巴林的小村——这里曾是蒙古军打仗囤马的地方。从小吃塞风、白雪和苦难长大。戴上“盔甲”后，立志于北方民族战争史的研究与写作。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期间，便将笔触投入历史。长篇历史散文《只识弯弓》、《英雄的诗篇》受到好评，散文《初雪圆明园》、《女人碾》获得《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福建文学》“全国散文征文”奖。

责任编辑：陈济康

封面设计：符晓笛 郑春龙

封面题字：何昌贵

耶律楚材

第一章

丧钟鸣响

第一节 苍狼来了

隆隆的天鼓在金国的北部上空响了多日，皇帝起驾上蔚了，大臣们为讨得龙颜欢悦，纷纷进言：大金帝国，国泰民安，感动了上苍。皇帝抚着如茅草一样的龙须，领着文武大臣去圣坛焚香。怎么圣殿上金光灿烂的龙脊扭曲了？有人说：地震了，地震了，应验了同州知事的预测。皇帝问：“就是那个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何不早早禀报？”丞相完颜承晖说：“皇帝陛下，同州知事的奏疏已经呈报了。”这时日理万机的皇帝才想起来，那夜春事消耗了他很多精神，上朝打了一个哈欠，便将那份奏章滑到地上。丞相以为皇帝对灾难的占卜反感，用龙袖甩到地上的，没再提醒皇帝。他对同州知事一阵声讨：杞人忧天，唯恐天下不乱。

天鼓如雷，隆隆震耳，自西北而来。

“他还说了什么？”皇帝问丞相。

“他说，地震之后，天逢大旱，人遭大饥馑，国家内忧外患。”皇帝再也听不下去了，于是在倾斜的土地上发出“赈灾安民”的诏书。大地震后，大鼓余音在天朝土地上萦绕数日。皇帝诏见耶律楚材，问及天象有什么变化。耶律楚材思索良久，说：“地裂石开，绵绵长城多处受损、陷坍……”他说到这里，发现皇帝的鼻子扭曲了，便说：“北方的燕山长高了一寸。”这时皇帝露出失去多日的笑容：“地震不会影响大金帝国的江山，我的绵绵长城又长高了，抵挡住北方的狼，鸟也难以飞过来。”威严的皇帝连自己也开始欺骗了，他竟然没发现占星家的舌头弯曲。他绝然不会想到天鼓之后，从北方草原隐隐传来战鼓声、狼的嚎叫声……

在距长城很远的草原深处，奔腾着一条蓝色的斡难河，河的两岸是无数顶洁白如云朵的营帐。在白色营帐群中间，有一个大营帐，顶端二尺高的金顶上，闪闪发光如草原生灵的眼睛。原上风吹拂着大帐前的九脚白族纛和画着一只狼头的旌旗。被蒙古人誉为草原苍狼的成吉思汗，已经在帐里不吃不喝地沉默了三天三夜。沉默如金。嗜血吃人的狼已经红了眼睛。重兵把守帐门，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也不敢靠前。成吉思汗头上方挂着一只硕大的灰狼皮，他向这只狼上香，烟火从帐门漫出。无数双眼睛向大帐凝望，他们等待苍狼一声嚎叫。狼是蒙古人的图腾，是他们的祖先。

蒙古秘史上说：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离开额尔古纳河之后，共同渡过腾吉思水来，到达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住下，生下了一个叫作巴塔赤罕的人。从额尔古纳到不儿罕山，这段遥远的旅程，苍狼们停停住住，走了一千多年，到公元1162年，巴塔赤罕第二十二代子孙铁木真，手握着一块像长矛形坚硬的血饼出生了。他从十三岁起去为父亲报仇雪恨，后来相继讨平七十多个部落，打败了十二个可汗，他不允许天上有两个太阳。经历三十年的戎马生涯，统一了蒙古，登上了可汗的金殿。他像太阳一样照耀蒙古草原，对异国他邦的通报，从大帐里发出：“凡逆天理，我必征伐，凡顺天意，我必修好。战士是我一生的荣耀称号，战斗是我的全部生活和欲望。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打败敌人，像驱赶家畜一样追逐敌人，

跨上敌人的骏马，夺取敌人的全部财产，看到敌人在丧失了他最重要的东西时流泪的脸，把敌人妻妾和女儿摺在自己的怀抱里。”他再也不是父亲被毒死，妻子被抢去，为人牛马的那个铁木真了，他的脸朝向南方。遥远的南方有个金国。金国曾使他向往、着迷，又使他仇恨。

“我的兔唇马呀，你的身背上为什么长不出玉米高粱来，为什么长不出铜铁和利剑来？不不不，我不但要喝你的乳汁，穿你的皮革，要你的速度，要让你的翅膀在草原上飞翔，我还要你夺来粮食、衣帛、绸缎和无数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和金银珠宝。长城那边的金国，除了勇敢、血性，什么都有。我的曾祖父，作为蒙古的首领，去很远的南方金国，在宴会席上揪过金国皇帝的胡须。”沉默的大汗把语言当作奶酪含在嘴里咀嚼，又咽进肚子。他久久地凝视南方，似乎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在山间踽踽行走，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他曾无数次从过路的商人口里听到金帝国的辉煌：那边的人很早就山川上修筑了石墙，在河上架设了石头桥，人过河不用湿脚就能走到对岸。他们有很大的城市，城里没有草原飞沙走石，街道平整，人们不骑马，皇帝出门坐着金黄色轿子或威严的大车，人有没有腿都不重要了。房子套房子，墙外还是墙，世界上最高最厚的墙都在那里，人没翅膀很难攀上去，人多有五千万，仅军队就有四五十万，比蒙古人口的两倍还多，军人不但有剑戟长弓，还有一点就燃响如雷速度如飞的火箭。那里以前不是女真人的天下，他们也曾和蒙古人一样骑马，饮乳汁，逐水草而居。他们消灭了辽国，又把大宋王朝从黄河北赶到河南，汉人契丹人都成了他们的奴隶。他们大人小孩都懒得骑马了。听到这些，成吉思汗愈发仇恨金国了，一个蒙古首领曾被金国人钉死在木驴上。为了报杀父之仇，他跟金国联合打败了塔塔儿。金国唯恐蒙古人成气候，隔三五年就来一次削藩。蒙古人每年还须到净州向他们进贡，对中原天子履行臣民的义务。

成吉思汗想起了金国皇帝没登基之前以金朝大臣身份到净州接受蒙古贡品的情景，犹如脚踩在马粪上闪个趔趄。当时他把带霜的马粪团子当成金元宝一样，面对从金朝来的使者那一副“美髯须，天资俭约，不好华饰”的样子，着实受到了感染。一接触，发现他不过是个草包贵族，也就没把他当个人物看待。从此他再也不会屈膝下跪了。成吉思汗万万没想到这等窝囊废有一日居然成了金国的皇帝。当他接到皇帝诏书时，感到荒唐滑稽。金使者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不打弯的腿立在地上，问：“谁当了新君？”金使者回答：“卫王也。”成吉思汗射出口痰，轻蔑他说：“我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原来竟是个庸懦之辈，何谈跪拜！”说着，成吉思汗跃上马，狠狠抽一个响鞭。这一鞭子抽碎了诏书，也抽裂了金皇帝的面子。金皇帝龙颜大怒：等他再来进贡时，当场把他宰了。天真的金皇帝临死都不知脑袋是怎么搬家的。有幸面见成吉思汗尊容的却是另一个皇帝。

成吉思汗在大帐里沉默到第四天的时候，他的九脚白旌和狼头大旗呼刺刺飘到了一座高山上。成吉思汗虽然面对大金国的使者不会下跪，在苍天之下，他双膝跪地声压倒了二十万大军的喧哗，双膝在石头上按上两个血印。

“苍天呀，南边的金国屠杀了我祖父别儿罕、俺巴孩二人，为了死者所流的血，除进行复仇外，还有别的选择吗？苍天，给我力量，你下命令吧，向生活在地上的全人类说，为反对金国而战。”他对从阿尔泰山到兴安岭山脉聚集而来的如白云一样多的手持武器的男人说：“我忠实的将军们，你们

都如同明月一样闪烁着光辉，装饰着我皇冠宝石的将军们，你们是大地的中心，如同磐石一般坚固，如同城墙一样护卫着我。如同繁茂的芦苇一样排列整齐的战士们，你们像手指一样团结战斗，进攻的时候，如同鹰一样冲向猎物，在游戏和围猎的时候，如同羽虫一般跳跃。在战斗的时候，如同鹫猛扑猎物一样冲向敌人！”

战鼓是用草原上最大的牛皮制作的，几面大鼓响起来的时候，千军万马像巨大的泥石流从高处涌下。这时老态龙钟的金国皇帝还在宫房里咏着唐诗，等待太监将如花似玉的女人领来，之后安然地睡下，等到宫人敲锣喊几更天的时候，上朝批阅奏文。他在所有的奏章中没发现关于蒙古军队的情况。

蒙古军队像一个巨大的针头推进高山，刺入金国坚厚的皮肤，塞风与泥石流注入它百年的血肉里，造成金国整个朝野的惊悸和阵痛。歌舞升平中诞生了大灾难。灾难的发生客观拯救了耶律楚材的舌头，皇帝不止一次地听说契丹人耶律楚材对大金国的不满，诅咒完颜氏江山的人是耶律氏。如果不缘于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生前是皇帝的右丞相，有相当于丞相的显耀地位，皇帝也就会顺口说出那个“斩”字。不仅仅是父亲余辉的作用，耶律楚材出众的才华，抵挡住一些舌枪唇箭。耶律楚材说他确实发现了不吉祥的天象，听到了天鼓之声，看到了案上枕尺的移动。即便是事实，皇杖也要在他那个契丹屁股上跳四十四下。哪朝哪代没有冤死鬼，如果耶律楚材的屁股真的肿起来，也就真冤枉了他。他是金朝廷典型的儒官，在娘胎的时候就读孔夫子，名言警句流进了他的血管。“非礼勿听，非礼勿说。”终生以家父为榜样，做一个令皇帝喜欢的大臣。他除了那双蓝汪汪的眼睛，高大的鼻梁，超出常人的头颅之外，几乎和汉人一样。母亲杨氏是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汉家女子，耶律楚材两岁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杨氏抚养，母亲以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灌输年幼的儿子。他从十三岁时起，就开抬学习孔子当年教学生的课程《诗》、《礼》、《乐》、《易》和《春秋》。汉语是他的母语，虽然自己是契丹人，却并不认识几个契丹字。到了他这一代，家室成员已经彻底汉化了，他学问等身，自然懂得君臣关系。他用占星术预卜金国朝野面临的危机，尤其是预卜灾难——大地震的发生。皇帝对老天的不满，要发泄到某些人的头上，他便成了最好的人选。

耶律楚材虽然听到天鼓声，但对蒙古军队突然进攻金国是没预料到的。他用委婉的文字来为自己辩护。上书的末尾，引用了贤者的语录，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分愿，德之贼也”；“所重：民、食、丧、祭”哲言。毕竟文人的舌头不如武士枪矛坚硬。成吉思汗大军压境，皇帝才把耶律楚材的舌头和屁股忽略了。耶律楚材以为父亲的声望保护了他。其实不知，皇帝已经找到了一个替罪羔羊，也多亏金国出现了个“柔弱鲜智能”皇帝。

鸡年，半个金国的鸡都不爱下蛋、更不孵崽。在接近北部长城的偌大地区，很难找到一只鸡。这年不流行鸡瘟，而是流行战争的瘟疫。饥饿使百姓恨不得把鸡毛填进肚子，哪能让家禽咯咯打鸣呢！鸡年的秋天一片血红，北方的土豆成了救命的粮食。

耶律楚材望着流离失所的人群和如蚁的金兵，在衙门里弹起了忧伤的琴。琴上跳跃的是他为鸡年谱的词曲。他一边唱一边弹奏。耳边听到三岁儿子的哭叫：“妈，我想吃鸡蛋。”

“鸡蛋不好吃，噎人，咱们吃土豆蛋！”

梁氏含着泪轻轻他说，她生怕打断琴声。堂堂的知事，何时为生计发过愁呀。耶律楚材眯上了眼睛，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咱们回中都吧，好有母亲和两个哥哥照管。”楚材仍旧弹奏，过了一会几，他脱出一句：“你让蒙古人退回草原，我们就回去，听说他们已经攻下了六十座城池。”

“那我们等什么？”

“别害怕……皇帝正调动军队，堵击蒙古人。”

夫人手里拿着一个熟土豆，慢慢地剥皮。金黄色的土豆，在那纤弱的手里旋了一圈，把耶律楚材和孩子的视线都聚了过来。

耶律楚材收住琴，他捉住了一种饥饿的感觉。他伏案作诗，当儿子把金黄土豆吃光了时候，他的七律诗也写出来了。得意的目光被夫人无言的艾怨打得粉碎，这时还有雅兴作诗？他把诗稿揉成团抛在了地上，被儿子拣了起来。这时他眼梢渗出几滴泪水。他觉得无颜面对妻儿，脱去了官衣，换上一套百姓衣服，到院里散步。踩着落地的黄色树叶，风吹着花的尸体，他竟然不敢迈步了，因为死去的树叶和枯萎的花瓣在跟随他，还有树上的叶子像成群的鸟一样往他身上落。即使不是这兵荒马乱饥饿的年代，每当秋天一来，他的胸中也都是忧伤的诗句，更不用说蒙古人的箭镞正向这面射来。他走出了院子，来到郊外的田野上，望着折断头的庄稼，雪亮的茬子，仿佛看到了杜甫。唉，为什么要当多愁善感的诗人呢？哪一个官吏不比诗人幸福。他又意识到这还是产生诗的季节，怎能把它荒废掉呢？

地头上聚集十几个人，在为什么争吵着。这个年月，人的脾气都大着呢，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如果他不看到拳头的挥动，听见那个人的凄惨呼叫，他也就下去观风景了。

“为什么打他？”耶律楚材问。

“你问他为什么挨打！”小官吏将一个圆圆的东西，往满脸污垢的人嘴里塞。

地上的人在叫唤：“我饿呀！”

“饿你就偷挖人家的土豆？你饿谁不饿，你问他们饿吗？”官吏指着周围看热闹的人说。“他偷了你家多少土豆？”耶律楚材问。“吃进了肚子里的不算，兜里还揣着两个。”这时官吏才注意到面前人的口气，愣了半天儿，突然叫起来，“知事大人！”

耶律楚材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硬币扔给那个官吏，扭头就走。他不情愿再回头看那一幕。自责着：“你这个知事，还不如土豆。百姓饿死了多少……蒙古人过来，还不知要死多少人。”

“楚材，楚材！”

他听见后边有人喊，便停住脚步。这时，污头垢面的人趑趄趑趄跑了上来。

“楚材兄弟……”

这时耶律楚材才认出此人，他惊诧他说：“阿纳米，阿纳米……别怪罪我，我的确没想到是你。”

“我就是阿纳米呀！”

“快快到府上坐。”

“你还认得老兄？我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怎能不记得，那年我们考试的情景……”

“记得记得，我们都考中了甲科，按说，金朝的考举制度，宰相级的儿子，可以通过考试在尚书省任职，可你当初自恃清高，不愿参加那种考试。”

“唉……皇帝知道了，特旨赐我应试。”

“听说你出任同知开州事……我特意奔你来……我到玉泉山华岩殿后面的七真洞住了几宿，洞中石壁上还刻着你的诗作。”

“少年无知胆大，才到处涂鸦。”

“那时，你就才气过人。”

“你怎么……？”

耶律楚材没再说下去，由于有了方才尴尬的情景，他怕说多了伤害故友。

“我……没怎么……”阿纳米双手擦着脸，扭着眼屎说。

耶律楚材万没想到阿纳米沦落到这种地步，他有意把惊愕掩藏起来，说：“你一定饿了，到府上用餐叙旧。”

路旁树上的鸟，凄凄凉凉地叫着，寻觅着什么。两人不约而同地往树上望了望。

“今年秋天凉得早。”耶律楚材说。

“今年秋天冷得早。”阿纳米说。

一只鸟从树上掉了下来，几片黄树叶在空中慢慢飘落。鸟在地上弹了两下就不动了。阿纳米上前将鸟拣了起来，鸟眼睛里全是白色。

“总算有肉吃。”阿纳米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是向人乞讨吗？”他心想。

这时，耶律楚材莫名其妙他说：“这年月，吃肉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乘人不注意的时候，阿纳米把小鸟放在了路边，用一个树叶盖上，他的视线与耶律楚材的视线碰在一起，忙搪塞他说：“鸟瘦得全身没肉……”

在路上，耶律楚材感到脸一阵阵地发烧：用什么饭菜招待久别的朋友呢？

不用说，饭菜不会成样子。有些酒水阿纳米就高兴了。阿纳米发现侍从不在跟前，便问耶律楚材，“你怎么不问我从哪里来？”

“……边陲被蒙古人攻陷了，我知道。”

“哈哈……我从皇帝那里来的？”阿纳米的眼睛红得要滴血。这是耶律楚材万万没想到的。既然是从皇宫里来，为何这般打扮，耶律楚材满脸狐疑。

“我是从皇帝的大狱里出来的……狱里也没粮食，还养着我们干什么，让我滚出来了。”

“你是拿我开心吧？”

阿纳米又倒了一盅酒，说：“我像逃犯吗？”

耶律楚材没作声，拿起了鼓琴，轻轻地弹起来，阿纳米饮着酒，滔滔不绝，语无伦次他讲起他的经历。

“我统兵驻守边陲的时候，蒙古军队入侵边疆，荡平了乌沙堡和端州城，掠去很多工匠，我特意进京向皇帝禀报，请求调拨援兵。皇帝说蒙古军队并没挑衅我，成吉思汗遣使来见我，被我送走，你为何来挑拨离间，无事生非？我说，最近发现哈拉哈、畏吾儿附从蒙古，西夏向蒙古大汗进献宫女，蒙古大汗还从吐蕃、唐古特和大同府招去很多工匠，制造兵器，凡是行营都命令将士乘车，保惜军马的力量，不是企图对付金国，又是为谁？皇帝气管被呛，

拍案骂道：你不镇守边关，私自制造事端，引敌败我朝纲！没想到，我自投罗网，进了大狱……我的屁股被打飞了。”

阿纳米不拘小节，摸着自己的臀部直喊冤枉。耶律楚材下意识地也摸了一下自己的臀部说：“本来应该我的屁股受损，托先父荫庇。”

阿纳米笑了，说：“原来我们是一丘之貉。”

见耶律楚材沉默，他又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当蒙古侵扰云中、九原，又破了大水泺，这时皇帝着急了，派遣使者求和，蒙古大汗不答应，只好迎敌了，方派出重臣戍边。”

久饥如狼的阿纳米，很快将食品消灭光了，仍没有停饭的迹象。耶律楚材一副窘态，落难的朋友到此，总得吃好喝足呀！他唤夫人再去续菜备酒。夫人给他使了个眼色，他进了堂屋，他发觉只有半鸡冠壶酒，生怕客人饮多，便又兑了一些白水。熟食已经来不及备就了，让客人吃光碟碗，自己脸往哪放。夫人提醒耶律楚材：“牛肉干可吃吗？牛肉干是用来抗饥饿的，寸片如金。”耶律楚材似乎望见了救星，唤夫人将牛肉干和酒送上餐案。

耶律楚材自斟一杯饮下，又斟一杯，胆怯地送到阿纳米手中。阿纳米将酒一饮而尽，连赞是好酒，夫人在外堂差点笑出声来。

“金朝没有将军了……”阿纳米说。

“这话怎讲？”其实，耶律楚材是有意听从大狱出来的人发牢骚。

“两京留守胡沙虎，当上了行枢密院事，这样的人也能当将军，西京交给他能不丢！”

“噢……胡沙虎。”

“他放弃西京，走还京师。在蔚州擅取五千官银，夺取军马，皇帝不但没给他四十大板，反而让他当上了元帅、尚书左丞。”

“此人凶悍鸷横，是金国一个恶星，恶星闪动，国无宁日。”耶律楚材终于忍不住了，忿忿道：“皇上把五十万大军交给他了，竟然没阻止蒙古十万人马，野狐岭，成了大金国的伤心岭。”

阿纳米放进嘴里一块牛肉干咀嚼着。“这个胡沙虎……逃跑元帅，几十万部队让蒙古吃掉了，他倒只身逃到宝德去了。”阿纳米用牙齿撕着牛肉干，边嚼边说：“元帅都是胡沙虎这样的人，大金帝国，快要亡了……”

“话不能这样说，有以死抗敌的……皇上应该听大夫们的谏言，他专逞私意，不循公道，枉害平民，可是皇上被他花言巧语迷住，赐给他金牌，五千武卫军驻守中都城，如果我是蒙古大汗也不会罢休。蒙古人逼近中都了，皇上听说他还在游玩打猎，胡沙虎蓄意谋反。”

“皇上的脑袋丢在了胡沙虎手里，多么好的元帅呀！”阿纳米笑起来，仍不忘嚼着牛肉干，“皇上脑袋掉了，还睁着眼端详他的好元帅呢！难道我还要感谢胡元帅，他不杀皇上，我还得坐大狱。”

“你醉了……”耶律楚材说。

“我没醉……我认识你，你是同知开州事……皇上不死，还要割你的舌头呢……舌头，舌头。杀皇上也没罪，胡沙虎又立新皇上了。他亲自命人接宣宗继承皇位。新皇帝能不感谢胡沙虎大元帅……”

“你醉了……你旅途疲劳，稍作歇憩，之后咱们再饮……”耶律楚材劝阻阿纳米。

“你瞧不起我……我没醉，皇上才醉了，我在路上遇见了迎接皇上的车队……皇上坐在金轿上醉了。”

“咱们休谈国事……新皇上继位，必然会有新的气象……咱们休谈国事，夫人上茶！”

“你还能升官，为金国效力吧！”

“吃金国的俸禄，就得恪守职责呀。”

“…没有酒了，没有牛肉干了……我这辈子，只有这顿饭吃得最香最饱……吃了你的饭饮了你的酒，我要说……”

耶律楚材只好让阿纳米把话都倒出来。他让夫人去看院门是否关闭着，背后讲叨皇上，要犯罪的。

“别怕……契丹人……我也……不是完颜氏。大金国把你们老祖宗打下的辽国江山推翻了，你九世祖是辽国开国皇帝，东丹王是你八世祖，这我知道，普天下都知道。中都原来叫燕京，是你们契丹国的……”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你累了……我给你弹几个曲子……”耶律楚材将阿纳米扶到太岁椅上，夫人将一杯醒热的茶水送上来，然后将琴送到楚材手里，她发现楚材过于激动。

楚材弹起琴，他想用琴声把阿纳米送进梦乡。琴声萦绕房梁，漫进阿纳米的心里，阿纳米饮下茶水，嚼着嘴里苦香的茶叶梗，按着自己的思路说着，声音很轻。楚材为阿纳米的醉语伴奏，不如说在为自己的灵魂哭泣。

“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阿纳米仍在醉语之中。

“你认识石抹明安吧，皇上派他去蒙古质问成吉思汗凭什么侵略金国，他没有责问大汗，却归顺了蒙古，说臣素有归志；你认识郭宝玉吧，就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身为金朝猛安，天天盼望天朝改姓，去了蒙古大汗麾下；还有耶律捏儿，像你一样，契丹人，辽国亡了，金国以参议应允，他辞而不受，听说大汗举兵，对我说过，为国复仇此其时也。他不让我去朝廷禀报蒙古军情，果然像他说的那样，皇上让你进狱，而他呢，去成吉思汗那里献策，当了元帅……。成吉思汗起兵攻朔方，金人怀疑辽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千户，以女真户吏居防。千户耶律留哥，在辽东起兵自立辽王，打败了讨伐他的三十万金军，他也是契丹人……”

“难道你羡慕他们吗？他们……都是失节的人。你不怕再进大狱？”

“难道我害怕大狱？反正总也是个死……我怎么走到了今天的，你可知道？”

耶律楚材不再说什么了，对于一个醉鬼，哪有理可辩？况且有时真理就掌握在魔鬼手里。酒后吐真言，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生怕阿纳米再惹出事非来，殃及全家的性命。他又无力堵住醉鬼的嘴。

“大辽的社稷，天变得怎么这么快呀！我也是……”阿纳米说到这里，泣不成声，他摇摇晃晃往屋外走。

“你们让我走，我要看看……”

耶律楚材不好挽留，派人送阿纳米过了一个山岗，他走到一棵古树前，说自己到家了。这时，侍从才离去。他们不能送了，因为再往前走会误入蒙古军队的占领区。

从此阿纳米的去向不清了，有的说他投了蒙古大汗，有的说他死了，死在那棵古树下，有的说他被蒙古兵杀死了。

确切的说法：他撑死了，肚子里全是牛肉干。在1213年，到处都是饿死鬼，唯有阿纳米死的幸福。对于阿纳米的死，耶律楚材伤心得神经断裂地痛。他又拿起琴，来到城墙下，为亡灵弹奏。

第二节 辉煌是一堵墙

澶洲城墙的荒草被黄压压的金兵踩倒了，金兵知道那个弹奏者不是街头卖艺人，因为他们看见守城的元帅和他打招呼。加之他的琴弹得好，不好惊扰他。

“好指法，是琴师弭大用的味。”

“我是他的弟子。”

“你不是本地人，从京都来的吧！”

“我是从京都来的。”

“听说京都被蒙古人包围了？”

“蒙古军队像天兵一样出现在山东、山西、河北和辽东，蒙古人骑着马在中都外游逛，都要进居庸关了……”

“蒙古人能攻进中都吗……那可是皇城呀，没有了皇帝，我们该怎么活。你再奏个曲子。”盲人用竹杆敲打着城墙的青砖，用耳朵去找前面的弹奏者。

“你说蒙古人能打到擅州来吗？”

盲人回答：“打不到澶洲城下……”

“为什么？”

“你知道值州之盟吗，就发生在这里。”

“整整二百年了。”

盲人闪动着眉毛。

“该死的耗子，光天化日之下，啃我的肉，让你咬！”盲人死死攥住耗子，“你以为我是死人呢！”耗子被盲人摔死了。

“你怎么不扔它？”

“我好久没尝到腥味了……”盲人将耗子塞到破衣兜里，耗子尖嘴从衣兜眼里探出未。盲人说：“自从眼睛瞎了，我的耳朵就长了，眼睛长在了耳朵里。耗子成群结队往外跑，城墙是个耗子窝，多少年没听见这么多耗子了，是不是又要天塌地陷？耗子的鼻子比人的鼻子好使，是不是长毛野兽要跑过来？他们的腿部长在马背上了。墙上又贴出安民告示：国家有难，百姓以抵御外敌为本。墨味好香，肯定是那个同知开州事的家藏墨宝。兴许是他先父文献公留下来的。二十年前，听人读过文献公的文章，他来擅州寻过古迹，他祖上的荣光就在这座城墙上呢。咳，现在，城墙底下成了耗子洞，别看它们天天用青砖磨牙，它们搬不走城墙的，也吃不透擅州城的故事，官府大人可记得祖上的荣光？”

耶律楚材弹完几个曲子，琴弦断了一根。他坐在冰凉的青砖上，用普通人的眼睛看安民告示贴出后的反响。他离开了那个自言自语的盲人，登上北城城楼，向北望去。擅州湖上的水依然很蓝，湖水还没有结冰，把天上飘来的雪花都融化了。湖的两岸一片荒芜，湖的西面是一座巨大的坟场，宋国军人的游魂在那里；湖的东面也是一座坟场，是契丹军人的坟场，无数个圆土堆，上面的蓬草枯死了。荒凉的气息在两个坟场中游荡。耶律楚材初来擅州的时候，去湖东的坟场凭吊过。那是他们耶律氏家族最兴旺最风光时的佐证。不知为什么他同样也去湖那边的坟场转悠。回来的路上，脑袋发凉，诗意直往外钻。眼下这个观察角度独特，他似乎发现宋国军人和辽国军人还在打仗，他们的血都流进擅州湖。古人谁会想到今天这番景色？这里既不是宋国的，更不是辽国的了，宋国半个身子被金国吞掉了，辽国早已不见了影子，辽国

的军人都在澶州的坟场里睡着了。对祖先的追忆只有伤感。他的家族从祖父那辈起就成了全国的遗民。耶律楚材向西望去，遥远的西方还有一个黑契丹国。七十年了，契丹人很难听到耶律大石的音信。耶律楚材不堪回首那只在记忆中活着的故国。做为辽国开国皇帝的第九世孙，披上金国的臣服，没有祖国的时候，全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了，所有的自豪只有在诗句里：

赫赫东丹王，让位如伯夷。
藏书万卷堂，丹青咸画癖。
四世皆太师，名德超令著。
我祖建四节，功勋冠黄阁。
先考文献公，弱冠已卓立。

八世祖耶律信从小随从太祖南征北战，降服突厥、党项、沙陀、鞑靼，平灭渤海国，太祖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册封耶律倍为东丹王。耶律倍建城郭、宫殿、寺庙，在东丹府西宫建书楼，在辽水之畔医巫闾山绝顶建望海楼，善骑射，工书画，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针灸，可同时用契丹、汉字书写文章。他的绘画《射骑》、《猎雪骑》、《千鹿图》，到后来成了全国宫廷藏画。就是这位多才多艺的“东丹王”，失宠于母亲皇后述律平：“他简直成了中原儒生，还能骑射打仗吗？”天显五年十一月，没有继承皇位的东丹王，被母亲和弟弟皇帝逼走，他在海边木桩上题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将笔投进大海，他跳上小船，向大海的那边中原的后唐漂去了。在后唐，他丢掉了耶律氏，成了宫廷画家李赞华。后来，辽国击败后唐，后唐国主在败亡前要李赞华同他一起自焚，李赞华没有从命，亡国之主赐给他一柄利剑。八世祖耶律倍的血流进了画作里，东丹王的遗骸后来埋葬在医巫闾山绝顶上。祖上的荣光到了天祚帝时，被起兵于黑龙江的阿骨打断送了。悠悠岁月，阿骨打打下的金国江山，会不会丢在眼下这位皇帝手里？耶律楚材的眉睫和胡须上，挂上了毛茸茸的白霜，他信手一振，一切的回忆和白霜都化去了。他回到了现实：我是这个澶州的副官呀！为官上任，便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

几只白色的鸟在他头际扑刺刺打个旋儿飞了。一泡鸟屎落在了城墙的青砖上。他又轻轻地弹起琴。往城里看去，城墙的影子长了许多。再往澶州湖那边看，契丹军坟地落下一群老鸦，哇哇哇叫着。

城墙一角的盲人还在说古……耶律楚材又向盲人走去。

“……宋国皇帝当年瞧不起辽国，以为萧太后临朝，是攻打幽州的好机会，派潘美、杨继业力元帅起兵攻打辽国，没想到宋国的大丈夫被辽国的萧寡妇给打败了。杨继业成了萧太后的俘虏，杨继业三天不吃不喝，气绝而死。萧太后被她的劲敌的勇敢行为感动，在古北口山上修筑了祠庙。萧太后牢牢地守住了辽国土地和石敬瑭奉送的燕云十六州。有一年秋天，天气比现在还早的时候，萧太后和皇上到延芳淀打猎，猎餐之后，谁也没想到她要誓师南征。她身着盔甲，腰佩长剑，站在高山上向澶州这方面眺望。士兵将青牛、白马放倒，血水流了一地，她在血地上祭天焚香。士兵又将一个死犯推上来，绑在一棵大树上，萧太后传旨：射鬼箭。那个死犯变成了一个刺猬，浑身插满了箭镞。萧太后跃身上马带着三十万大军向澶州奔来，走了整整两个月，到了澶州湖边，扎营驻寨。萧太后骑着她的白马，在澶州城下遛马。开封城里的宋国皇帝听到了萧太后战马的嘶鸣弹蹄声。一些大臣为皇帝性命担忧：契丹逼到澶州，迫近黄河，威胁宋国，请陛下赶紧躲避，迁都到金陵。宋国

皇帝慌慌张张地问丞相寇准怎么办，寇准说：“准若想逃跑，用他们的血祭鼓。主上要亲征，军民之心才稳，江山才不动摇。”

耶律楚材先父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杨氏是漆国夫人，从小就向楚材讲述家族的辉煌。“澶渊之盟”，是辽国最光彩夺目的场景。“是真的吗？”幼小的楚材用疑惑的目光问母亲，“你看见了？”母亲说：“你先父活着的时候，经常讲起辽国的故事，讲萧太后统帅三十万人马逼到澶州城下。”楚材不信：“太后是女的，五十岁了还能骑马，你现在都不敢骑马。”母亲说：“那时候的人不同现在，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骑马，现在的人，都爱坐轿子，你以后也要像先父那样坐轿子。”耶律楚材又问：“先父不如萧太后，萧太后敢骑马？”

耶律楚材想起小时候的事，也就想起了仍在中都的母亲，母亲现在怎么样了？千万别让蒙古人攻进中都。太阳像一个熟透的红柿子挂在西山老树上，只要落地，即红浆四溢，把山染红。盲人整个身子轮廓正在红柿子上。

“宋国皇帝登上了擅州南门城楼，往北一看，惊呆了。城北辽国的军帐像无数座山包，萧太后在大帐里，不慌不忙地下棋。真实呀，城楼上的宋国皇帝何尝不想同萧太后和棋。辽军以军事进逼，好让宋国皇帝首先提出议和。两军杀得死去活来，城上城下都是死尸，这下耗子老鹰们可以饱餐了。萧太后亲率十五万入攻城，天上降下箭雨。萧太后接见了来国求和的使者曹利用。曹利用向萧太后按帝行礼之后，说：‘我主恐战事不止，黎民涂炭，故遣臣来与太后议和。自古以来，岂有兄弟之国以剑相对的道理？’萧太后说：‘你们想让我退兵？我率领大军长途到此，就只讨得这句话？如此说来，唯有让刀剑说话了。’萧太后又开始向澶州城下箭雨。宋国皇帝从脚前拣起一枚箭，箭头上有一封信。宋国皇帝打开信，见信上写着：大辽天兵破城只在旦夕，有日可取下开封，念及上苍不忍生灵涂炭，再给你一次议和的机会。宋国皇帝随之写了一封信，让士兵射下城去。宋国皇帝同意用白银求和：‘每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差使臣送往北朝。’萧太后骑着白马走向澶州城，接收宋国皇帝的跪拜。她和宋国皇帝对杯，说：‘辽宋两国，结百年之好。’她走下澶州城，率领几十万大军北去。从此，她再也没来。后来，宋国的军队从城里撤走了，来了大金的人马。北宋亡了，南宋无力重温旧梦了。可是蒙古人想来这里，我听见了安民告示，蒙古兵打不到这里来。咳咳，城墙里怎么钻出这么多耗子……”

一只硕大的耗子从两块松动的青砖中间探出头，摇晃着鼠脸望了望盲人和弹奏者，叽叽叫了几声，随之出来几十个耗子，在人之间穿行。这时，围观看告示的人散开了，捉起耗子，几位百姓为捉耗子还动手打了起来。耶律楚材携琴走过，来到那张告示前，站了少许，见无人前来观看。他望着立于城墙上的金兵和城下蹲在洞前等待捉耗子的人们，再也走不进关于澶州城的回忆了。

果然西山树上那个“红柿子”掉下去了，红光四溢，城墙上也涂上了浆汁。耶律楚材正想回府，发现远处两匹马向他奔来，马上的人不停地挥动鞭子，他认得紧跟其后的那个人是他府上的侍从。马蹄还清脆地在他跟前响着，使者便说话了：“左丞相中都元帅完颜承晖有令：传同知开州事耶律楚材回皇城。”耶律楚材看完中都元帅的亲笔令，抬头发现北方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星光很快就灭了。他走到那盲人跟前，让侍从将几枚铜钱送给盲人。

盲人接过铜钱说：“我听见西面有一颗新星升起。”

侍从笑了：“哪有用耳朵听星辰升起的。”他回过头来，见耶律楚材上了马，抚琴而去。“你知官人是谁嘛？”“辽太祖阿保机的九世孙，耶律楚材大人……谁卖给我几只耗子……”几个铜钱在盲人手中作响，如清脆的马蹄声。马蹄声已经远去。

耶律楚材携带妻儿行进在通往燕京中路的路上。这是一条险恶之路。虽然中都有母亲漆国夫人的殷盼，但他总没有回家的美好感觉。风冷嗖嗖的，苍狼嗥叫着。妻儿萎缩在车上不敢作声。楚材望见一路颓败景色，犹如走在杜甫的侍篇中。虽然有中都元帅派来的金兵侍从，他仍然感觉是在奔走黄泉路。河北、山西、燕京一带六十多个城池遭到了蒙古旋风的袭击，中都被蒙古大军团团包围，进入中都，要穿越死亡之谷。耶律楚材心事重重，但表面谁也看不出来。他以足够的雅兴翻弄《论语》、《左传》、《金刚经》和那本祖上传下来的《占星术》，轻轻地弹奏那把心爱的琴。琴弦上的音符在寒冷的苍穹下，显得很微弱，手冷得生疼，指法也难讲究了。

车在飞快行驶，驭手挥动鞭子笞马。三匹枣骝马身上汗淋淋的，都变成了白龙马。孩子好奇地把脸探出车外，想用小手去摸马屁股。耶律楚材实在感到孤寂，便拿起《论语》，让孩子随他读“之乎者也”。车行驶在窄小的路面上，一阵颠簸，那本《论语》被风卷走，在路上像树叶一样飞扬。车夫想停车去拣，耶律楚材摆了摆手：“家母为我保存着各种版本的《论语》呢。”

几天的行走，他们一行来到了河边一个村落。白色的太阳高悬于浅灰色的天空中，一个古钟在树上破碎般地响起。整个村落的人纷纷聚集在一棵古树下，撞钟那个老者长髯飘拂着，眼睛茫然地望着苍天厚土。耶律楚材下车混于人群中间，来到古村前，望着那位长者，血液澎湃起来。

那位长者姓萧，显然是这个村落的族长。他身着黑裘皮，窄袖，绯衣，长鞍靴，有蹀躞带；头戴皮帽，头额两侧各留有一绺长发，脑后也留露出一绺长发。耶律楚材心想，这是典型的契丹人服饰、发型。只见几位青壮人将一头青牛，一匹白马放倒在地，牛马鲜血流淌了，顿时结成血冰。长者焚香，烧纸，绕古树三周，余族人绕古树七圈。之后，几百口族人面朝北方，祭天地，祭山河。那位长者诵着祭辞：

只要有鲜血流淌，
契丹先祖永远给我荣光。
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
妇人乘小车驾灰牛而来，
相遇雄伟的木叶山上。
合流三水养育八个萨满，
黑山黑水是我出生的地方。
自从营扫辽天天狗吞日，
我们开始迁徙流落。
不管血液流向那里，
木叶山总是我的故乡。
河呀一百年前收下我们，
今天我们不得不离开你。
河呀你昨天阻止追杀，
今天化冰为水阻挡蒙古兵。

长者还没诵完祭辞，树下一片哭泣声。耶律楚材绝然没想到在这里找到族人。他们竟然在这里顽强、痛苦地生活一百多年。可爱的契丹，难道你还得背井离乡？他潜然泪下，忧愤地弹奏着胡琴。琴声增加了祭祀的庄严、忧伤气氛，引发了所有祭祀者的情绪。

“你是何人？”长者问道。

“我是耶律氏，东丹王八世孙。”耶律楚材收住胡琴，颓然跪在地上。

“我听得出来，你弹奏的是萧观音的琴谱。”长者说，“我姓萧，今年八十八岁，与萧太后同族，这棵树是从木叶山移来的……”

耶律楚材向古树焚香。

“明天我们就离开它了……蒙古人已经到了对岸……”长者萧氏说，“我不走了，我要守护这棵树，死也死在树下，而他们必须逃生。”

“蒙古人快打到河边了？”耶律楚材问。

长者唤来一个剽悍的年轻人，这个人在楚材面前跪下述说：蒙古大军攻到了河对岸，对一路上所有的村镇、城邑进行破坏，数千里生灵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百畜，全被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丘墟。蒙古军野蛮如兽，以杀人为莫大的乐趣。这位男子，凭着一副好水性渡过河，寸死里逃生。

“蒙古人哪里去了？”耶律楚材问。

“像旋风一样没影了。”

长者接过年轻逃难者的话，说：“天气骤然寒冷，万一封河，他们会像旋风一样刮过来……”

“我估计，今夜就会封河……”耶律楚材说，“虽然蒙古人像风一样飘浮不定，但是，他们如果想过河，早就杀过来了。”

长者双手扶树，扭过身来，眼睛仍然黯淡。

“旋风刮到河边就无力了，他们主要是为了围困中都……明天早晨，我就踏冰过河，去中都城。”

“族人听说蒙古军烧杀掠夺，惶惶不可终日，谁也不愿离这棵古树而去，万一……”

“相信皇帝陛下，会有兴国除敌之策……”

“山高皇帝远呀，我们区区性命，谁人可怜？”

“金国灭了辽国，除了让你我耶律、萧姓改为移刺、石抹以外，还得到过什么呢？”长者说完，便后悔自己因为眼前站着的毕竟是吃官府俸禄的人。见耶律楚材并未在意，念及契丹先祖的庇护，长者眼睛升腾希望之光。

“你明天过河，我们送你！”

“愿佛祖保佑我们，”耶律楚材双手合于额前，“阿弥陀佛！”

河岸上这棵古树的树冠，在寒风中摇撼。几只鸟在树上凄凉鸣叫着，鸟懂得人语呐！

寒夜早已把村落里的人冻醒了，他们来到河岸，向契丹皇族后裔耶律楚材一行送别。长者从那棵古树上折下一根硬枝，递给了耶律楚材，让他过河时拄着。

27

“请你再弹一曲《萧观音》！”长者拂着长髯哽咽着说。

耶律楚材弹着琴，走向冰河。他发现儿子的脸蛋被族人吻出红痕，自己的手指也是红的，此时，整条冰河像一具琴，弹奏着……

河水都是向东流去，
人都是向死而生。
苍穹下寻找公道的日子，
为何喜欢从鞘中拔出宝剑。

第三节 案板上的蒙古人

侍从在一座城镇的树林旁说，前面就是泽州了。耶律楚材叫车停下，自己登上一个高岗，泽州城尽眼里。泽州不愧为有个“泽”字，城镇两面是不冻湖，泽州镇是去中都必经之地。城外有很多军帐，几面狼牙旗飘扬在淡云之中。他走下山岗，叫车等候。他领着妻儿进了一户人家，呼唤多时，门才开了，探出一张惊悸的脸。老人哆哆嗦嗦收下耶律楚材硬塞在手里的银两，又哆哆嗦嗦按他的吩咐，找出剃头刀，给耶律楚材和他的孩儿剃成髡头额头两侧和脑后各留下一绺长发，其余部分的头发全剃去了。当耶律楚材和妻儿从草屋出来的时候，发现几个侍从已经逃之夭夭。好在马车拴在了一棵树上。他成了一位驭手，他们无可奈何地向泽州城方向驶去。

还没到泽州城池，就见几个蒙古兵骑马而来。耶律楚材一边安慰妻儿，一边将中都元帅给他的书信藏进鞋里，蒙古兵把车围住，车上的女人和孩子抱成一团，孩子双眼捂在母亲两乳之间，他尖利地哭叫，女人用尖黄的下巴揉着孩子的头顶。耶律楚材下车行蒙古礼。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被人视为洪水猛兽的蒙古兵。蒙古兵长相粗野，颧骨高耸，头上的髻毛像蓬草粘在上面，双腿稍有罗圈状。蒙古兵不容耶律楚材说什么，便将车扬翻了。几本书被马蹄踩得稀碎，飞蝶一样飞去。那本《左传》被马屙上一泡稀屎。蒙古兵嚎叫着去撕扯女人。耶律楚材平静他说：“我们是契丹人，我们是契丹人，八百年前我们同一个姓。”蒙古兵中有一个懂些汉语，膘了他一眼，说：“这个女人是我的了！”耶律楚材拂着漂亮的胡须说：“我们举家从河南来，去辽东找耶律留哥！”蒙古兵问：“耶律留哥是什么人？”“就是前年冬投奔大汗的辽王都元帅，他是我近亲，我们去辽东有大事要做，”蒙古兵们互相使个眼神，便将耶律楚材和他妻子放开了。眼下，稍有闪失，全家三口性命就会死在蒙古兵手里，耶律楚材声称：“即使见到大汗他也会放行的。”蒙古兵说：“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谎我会把你们斩成肉泥。”耶律楚材的眼神刚毅不拔。蒙古兵半信半疑，恐怕杀错，便将耶律楚材一家三口像牲畜一样赶进一个大栏子里。这里面有几百落难的女人、孩子和老人。耶律楚材发现他的几个穿便衣的金兵侍从，也在人群里，其中有一个金兵满脸是刀痕，仍滴着血。都已经沦落为蒙古兵的羔羊，他们彼此间的恨爱都没用了，但是，他们需要的是共同掩护。最好的掩护是装作互不认识。

其实，耶律楚材和木栏里所有人处境是一样的，将像牲畜一样被驱赶去掩护围攻泽州城的蒙古兵。蒙古兵不会把仁慈放在他们的额头，再说蒙古兵心中除了装着“克敌”二字，根本就没有仁慈的概念。耶律楚材在尿味臭味充斥着的木栏里，双手合掌于胸前，轻轻地祷告着，鞋壳底那封中都元帅的书信像泥鳅一样咬他的脚心。如果中都元帅此时知道身陷围困的耶律楚材还有效忠的感觉，会给他晋级加爵的。

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从中路围困中都：一路攻下二十余座城池之后，在泽州城受阻。他调选的五百名精兵，携带云梯绳索，连续十几个夜晚，也没爬上城头。泽州城金兵知道一旦抵抗失败，蒙古军将会血洗城池，他们便宁死不投降，向城外围攻的蒙古军射箭雨，用投石器投掷石弹和火药炸雷，蒙古马蹄在泽州跌伤了。木华黎心想：你们金兵龟缩城堡里，他让城堡附近的农人充当防守兵，把村落里所有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成群地赶到一起，让他们在进攻城堡的部队前头当盾牌。城上金兵民团怎么忍心往哭天号地的亲

人们头上时箭、投石弹和浇松油呢？

“儿子，你往我头上射箭吧！”

“儿子，你往妈身上扔石头吧！”

耶律楚材顺着声音看去，还没容得他看清老人的面孔，他的脸上便成了血葫芦，血渗入眼里，被血的汪洋淹灭了。当他从血泊中站起来的时候，听见妻儿悲痛欲绝的哭声。一场城堡战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揉开血浆粘迷的眼睛，望见的是世界的死迹：残喘的战马，长出箭簇的士兵和咽气的妇女、孩子和老人，而蒙古兵旋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金兵在城堡里庆祝胜利。

城门打开了。很多没死去的人，往城内爬。耶律楚材如果不是被老人血水喷倒，如果不是妻儿扑在他身上哭号，也许他的头颅已离开身躯了。他没有死，领着妻儿进了城。

从此他的恐惧在血色中诞生，
血色总是跟随他走。
每每将一束束新绿带回家，
总是发现，鸡冠壶上长出，
红鲜的头颅花卉，
向他眨眼冷笑。

走进城门，觉得左脚被什么狠狠咬了一下。他想起了自己沉重的使命，便把中都元帅的书信从鞋壳里取出，纸上出现红色脚趾纹，一个个黑字如蝌蚪在桃花水中游动。他来到一个小水塘前，妻子帮助他洗去脸的血污，他久久地望着水塘，泛红的涟漪中呈现出老嫗的面孔，似乎还在喊：“儿子，往我头上射箭吧，儿子，你往我身上扔石头吧！”他不敢看下去，急忙领着妻儿往人群处走，去救助于泽州太守，尽快离开泽州这个地方，不知蒙古兵什么时候飞到城下。他打听很多人，却没人告诉他太守的住处，太守早已躲藏了起来。

他来到一个胡同里，发现青砖墙角聚集不少人。这是商业街，因力蒙古人围城，店铺都已无粟可卖，关闭了。有几家店铺的粮食被金兵“征收”去了。眼下一店铺又开张了。店前被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耶律楚材个儿高，不用跷脚便看到了店主，店主面目狰狞，手里挥动一把闪亮的砍刀。

“谁买两脚羊肉哇，快点买，比草原的羊肉还膻肥……”青砖垒就的案板上，铺着一层苇草，草上躺卧着一个男子。男人全身裸露，只是脐下用一块破布盖着。他通身发亮，店主将一瓢水泼在男子身上，将刀刃在上面抹了抹，腱子肉更加突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人，颧骨高耸且红，嘴唇很厚。他两眼望着天，又扭头望着店主，努了努嘴，似乎有话要说。

“现买现割……买了回家煮炖，加上酱油醋等调料，香得很呢……谁想尽孝，割取股肉，给老人做药服用，还治病呢……”

店主叫卖着。

“我就想啃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没少杀人……我啃他的手指……可我没钱。”

店主将那男人的手指剁下两截，扔到那买主的手里，那人捧着两截手指往人群外挤。“我好几个月没闻到腥味了……该死的蒙古人。”

耶律楚材挤进入群里，一下被店主盯上了。店主问他：“你买舌头肉，

还是买心吃？”

耶律楚材说：“从哪里捉来的？”

“天下有这等好事，送上门来了……他来找太守……这个蒙古人。”

此时的蒙古人异常平静，望了耶律楚材一眼，头来回摇晃。他有话要说。

“蒙古人的话咱们听不懂……”店主用刀子指着蒙古人，“我们好好过日子……你们来杀我们金国的人……今天，我们要吃你的肉。”

“让他说话，我听得懂蒙古话。”

“让他说完话，然后我才买……”

店主信以为真，把蒙古人嘴里塞着的東西取下。

“我是奉大汗之命，向太守劝降的……”蒙古人说。

“他是蒙古大汗派来的使者，让泽州城人投降……”

店主火冒三丈，要剜使者的舌头。

“大汗的脾气，也许你们不知道，抵抗的话，攻下城来，把城里一切都烧掉，城里人全部杀死。”蒙古使者说。

耶律楚材将几枚钱递给店主，说：“我不要他的舌头，听他把话讲完！”

蒙古使者闭着嘴唇，嘴里淌着血。

“请把他的劝降信拿来……”耶律楚材说。

“你肯给钱吗？”店主问，他从蒙古人的衣兜里取出劝降信，递给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将信也在蒙古人的血上蘸了蘸，又投给店主几枚钱。“他们是一伙野蛮人……佛主会惩罚他们的……我把他买了！”

“你是什么人……想吞独食？也是蒙古探子吧！”店主问，“你是什么人？”

“没有被蒙古兵杀死的人……”耶律楚材指了身边的妻儿，“还有他们……”

“谁买两脚羊肉呀，想割哪块都行……眼睛、鼻子、心肝肺、胳膊腿……多新鲜的肉！”店主嗖地一刀，从蒙古人腿肚上削下一块肉。

“我都买了。”耶律楚材说。

“我看你也买不起。”

“我自然买得起。”耶律楚材从衣袖里取出左丞都元帅的书信。

“噢，你就是文献公的公子，耶律大人？”店主将刀放到案上说。

“我本来是都城南柳村人，二十多年前，我看到过人们为文献公送葬的情景：秋天八月，车驾临奠，宰相百官相陪护丧……我十年前流落到泽州，以宰猪卖肉为生，今天，我开始卖蒙古人肉……我妻子儿女全都被蒙古人杀了。”

“看在老乡之面，你把他卖给我。”

“我不想全……自己还想品一品两脚羊肉的味道呢，还得用几碗肉汤祭我妻儿的亡灵……”

蒙古使者闭上眼睛，等待被肢解卖掉。

“古往今来，凡仁义之师，刀剑相拼于战场，但不杀使者。杀使者只能增添更大的仇恨，人间残杀何时了？”

耶律楚材上前解开蒙古使者身上的绳索。蒙古使者从砖案板上翘起身子，又被店主按倒。

“蒙古使者，请你回去转告大汗，滥杀无辜，佛主已经发怒，赶快退兵，

再说蒙古十万人马，何能吞没五千万人口的金国！更谈不上投降的道理。”

店主仍然不情愿放掉蒙古使者。蒙古使者从案上起来，一点也没有感激耶律楚材的意思。

“因为金国人恨你们侵略杀人，才想吃你的肉，因为泽州城堡的人不屈服，才敢于放掉你！”耶律楚材只有这样自圆其说。蒙古使者向耶律楚材施礼之后，跃马而去，跑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耶律楚材领着妻儿向背而去。他走的是环形路，苍天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与谁相遇的。

守泽州城的金兵首领，在胜利的喜悦中，接见了耶律楚材，并为他配上了侍从。耶律楚材狂饮了泽州城的“庆功酒”。出城时的心情，比劫难后的心情更复杂，因为他对蒙古人的脾气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越往东北走，路越难走，天也越冷。

第四节 金国的风景

一场大雪，把所有道路都下白了。白色中的金国像穿上了丧服似的。

这一点，金国皇帝也意识到了，蒙古兵不好战胜。狼来了，已经被吃掉了很多人，狼并没满足，仍伸着长长的红舌头，望着金帝国的中都不肯离去。金国皇帝派使者多次谋求议和，都没有得到成吉思汗的首肯。重兵临城，金国皇帝依靠元帅守护城门。伟大的金帝国竟出现胡沙虎、术虎高琪这样“勇敢”的元帅。

金国元帅胡沙虎被蒙古军打败，知道皇帝会不高兴，进京把金国皇帝的脑袋割下来，之后，又为金帝国江山社稷着想，迎立了一个新皇帝。皇帝感谢胡沙虎的“功劳”，封他为太师、大元帅。金帝国的统帅大权，掌握在伟大的胡沙虎手里了。胡沙虎命令术虎高琪元帅反击成吉思汗对中部的进攻。金军大败。金元帅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居庸关的把守上了。金国把所有的智慧用在修关锁道上。在居庸关上铸铁门，在内关外百余里处、布设铁蒺藜。蒙古军进攻受阻，成吉思汗派两员大将驻兵于居庸关外和金国军队相持，他率领一路大军绕道远行，偷取悦狐道，南入紫荆关，又一次打开了通往中部的通道。胡沙虎向术虎高琪下了生死令：“如果打不退蒙古军队，将你斩首问罪。”术虎高琪被成吉思汗追击到了中都近郊。勇敢的金元帅术虎高琪向胡沙虎学习，痛击敌人不成，杀进京城，揪掉了大元帅胡沙虎的人头，将血淋淋的人头送进宫殿，呈献给皇帝。皇帝发现了元帅手里另一把刀子，便笑了：“你杀得好，早就应该把他斩了！”术虎高琪胜利了，受到了皇帝的奖赏，左副元帅的桂冠戴在了术虎高琪的头上。金国皇帝同时任命尚书丞完颜承晖为中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受命于危难之中的都元帅承晖，有天晚上做梦，梦见了同知开州事、占星家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正在澶州城上弹琴，承晖问他：“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你占卜一下，是战好还是和好呢？”耶律楚材只顾弹奏，琴声把人心托起来了，忽然琴弦断了。承晖醒来，提笔疾书，派兵十万火急地送往开州。

耶律楚材在漫天的大雪中走着。他还没到中都城的时候，蒙古使者骑着红马，踏着白雪，走进了金国的宫殿。红马在金国的红墙里面感到了什么，抖鬃摆尾刨蹄，在石板的祥云浮龙上，撒了一泡浓黄的臊尿。

龙椅上的金国皇帝非常严肃地质问蒙古使者：“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在草原上猎猎、放牧，竟然让马蹄迈过长城？”

“这是苍天赋予成吉思汗的权力。”

“你们蒙古人怎么对自己的大汗也指名道姓？”

“大汗也是战士，和我们一样？”

“蒙古特使，你的手指头怎么掉了？没手指能写字吗？”“我们蒙古人是用马蹄写字，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成吉思汗的土地。”

“看看你……胸毛多得简直像长毛野兽。”

“原来你们也和我们一样……不长草的草原，是因为大地失去了肥力。”

“噢，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手指……”

“让你们的人吃了。”

“……你们大汗的马队，早晚被金国的军队吃掉的。”

“你们金国黄河以北各州，几乎都落在我们手中了，留在你手里的只有中都而已。苍天让你衰弱到这种地步。假如我们更加严厉地逼迫你的话，苍

大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苍天会发怒，让你们马上回到草原去！”

“为了安定我们大汗的愤怒，你不能送给大汗一些礼物吗？”

蒙古使者还想听什么，这时宫殿响起了公鸡般的沙哑的叫声。

“退朝！”

金国皇帝不知怎样才好。他从宫殿的窗向外看去，蒙古使者骑上了红马。红马跃起前蹄，仰天嘶鸣。皇帝瞥一眼自己的金轿，又去看蒙古马上的那个使者。

“他掉了两个手指！”金国皇帝说：“这个阿刺浅呀！”

阿刺浅这个蒙古使者，用自己伤残的手拉了一下缰绳，红马飞出金国的宫殿。

黑狗年来到金国土地上的时候，苍狼和蒙古马已经围困中都五个月了。金国北方在落雪，皑皑的大雪不忍目睹战争景象和遍地疮痍的山岭、道路和城镇，纷纷扬扬地覆盖着，愈发使中都四周变得凄凉、寒冷。黑狗年在这里很难听见犬吠之声。时下京师乏粮，军民饿死者十之四五。听见苍狼和蒙古马在朔风中的尖噪，看城郭外围四起的狼烟，皇帝龟缩在宫殿里痛哭流涕：

“羞耻，羞耻呀！我有什么脸面见金国的百姓，对不起列祖列宗！”宫女们用柔软飘着香草气的衣袖为皇帝揩去那忧国忧民的眼泪：“陛下日夜为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千万要注意龙体呐！”“商女不知亡国恨，你们这些误事的女人，滚！”皇帝昏庸的头脑被蒙古旋风吹得清醒了许多，他立刻召见右丞相都元帅承晖，承晖面对金銮殿龙椅上的皇帝刚要下跪，皇帝手一挥，让他免礼了。完颜承晖说：“多事之冬，应该唯才是举，广召能人，这才是兴国安邦的良策。”皇帝眼睛一亮：“丞相有何良策？”承晖说：“在东华门设置招贤所，平民哪怕是小孩、乞丐都可以进言献策，越多越好！我已经召前贤文献公之子耶律楚材进京……”皇帝一听耶律氏，脑袋就开始发痛了：“这些辽国的遗民很少有跟完颜家族同心同德的，那个耶律阿海，石抹明安……还有叛贼耶律留哥，都是辽国贵族后代，对金国总是耿耿于怀，如果他们不帮助蒙古人攻打金国，也不会使江山落得这般……”右丞相都元帅承晖说：“对辽国遗民警惕是必要的，但不能因噎废食。耶律楚材通晓天文地理，占卜凶吉，比如那次地震，就被他言中……再说，他是中都出名的儒士，恪守忠君之道。让他负责招贤所，还是胜任的……也不是让他统兵打仗。”

虽然承晖的话没完全消除皇帝的疑惑，但在大敌临城之下，只有依承晖的主意办了。

耶律楚材还在归途之中，金国的招贤所便在一片鞭炮声中正式开业了。招贤所门前，花红绕柱，大概整个中都只有这里才有点过年的样子。谏言者的队伍排得很长。世上哪有这般好事：只要奏疏被收下，便得糠饼一块。在“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的京城，这个招贤所怎能不热闹呢？很多人为了那一块糠饼，到招贤所谏言，面对鱼目混珠的现象，招贤所只有准备若干皮鞭，来驱赶混饭吃的求生者。

耶律楚材终于到了中都。遥远路途的颠簸，出生入死，他一家三人的脸色像被霜雪冻死的白菜叶，没有丁点“富贵人”的气色。他万般也没想到故乡中都会败落到这种地步。

一条黑狗在路旁艰难地伸长没有血色的长舌头，呼哧呼哧喘气，两只眼睛望着被它用爪刨开的土坑。狗歇了一会，继续用爪刨土。狗以敏锐的嗅觉

闻到地下埋着的死人。狗首先叼住了一只冻硬的胳膊，生怕路人跟它抢食，呼呼叫着，啃着死者的肉。死者还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狗的行为惹恼了一群乞丐，他们搬起石头重重地砸在狗的头部，狗脑浆四溅。乞丐们为争抢死狗和地下的女孩展开了一场恶战，正好被路经这里的耶律楚材看见了。狗和女孩的尸首被人们弄走了。一个女人跑来，趴在冻土地上嚎啕大哭。

“女儿呀，你是被活活饿死的……妈妈没吃的给你……你爸也被抓去当兵，被蒙古人杀死了……我可怎么活呀。女儿呀，你临死时咽下半截冻萝卜……就是它……”女人从地上拣起没被狗吃尽的一截手指，“这个冻萝卜……”她用牙去咬，“冻萝卜……我的女儿……妈又给你拣来了冻萝卜……”女人疯了，哭着笑着向那群乞丐的方向跑去。

“爸爸，她怎么还笑呢？”儿子问。“……”耶律楚材拉着儿子的小手往前走。儿子挣脱开他，跑到上坑前，从地上拾起一个小铜钮——小女孩生前戴的护身符，拿起铜钮去照太阳，惨白的阳光透过铜钮的圆孔照在楚村儿子的脸上。

“扔它！”楚材的妻子去夺孩子手中那个铜钮。

“让他拿着玩吧！”楚材眼睛潮湿了。一路上，疯女人的笑声就在耳边，他总觉得那个女人还在吃半截的“冻萝卜”。

他们一行来到了西山，望着白色苍茫的山峦，楚材伤感万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香山？眼下的香山很难与思念中的“流泉遍布，鸟语花香，景色宜人”的香山对上号。

“要到家了，要见到祖母了！”孩子指着一处院落说，“祖母也想你了……”孩子母亲轻声轻语。他们都有几分担心，走到家门情更怯。

“你们先回家吧……向母亲请安！”楚材用一种理智割断了投向家园的目光。车辇在雪地上发出白兮兮的声音。

“先去哪里？”侍从问。

“元帅府……不……去尚书省！”楚材的声音被驭手的鞭子抽碎，纷纷落在雪路上。

他们在风声鹤唳的气氛中，驶向东华门。尚书省就在东华门内。他从街上来往的人脸上，看到金国官员们的惶惑。街头上的招贤所不知道它的主人已经到来。招贤所的皮鞭在寒冷的空中飞舞。木桩上悬吊着一个男人。男人的棉衣被皮鞭抽得开出白花朵，男人凄凉的呻吟声成了招贤所的一种音乐。

“为什么打他？”

“国难当头，他蛊惑人心，说中都沦陷指日可待。还说金人已失去了尚武进取之气。”

“……我忘说那个‘没’字了，金人没失去尚武精神……妈呀给我一刀吧，求求你！”

“看见没有……准若利用谏言之机，胡言乱语，骗取食品……就像他这样！”

“……既然让人谏言，当可让人言尽……”

“你是什么人？”

“他就是应丞相的命令，进京的同知开州事……”

菜叶似的脸出现在尚书省的时候，丞相完颜承晖笑了，使耶律楚材着实被吓了一跳。他知道招贤所木桩上的男人的错误是说了不应说的话，暗自警告自己不要在丞相面前犯那个男人所犯的错误。他感到木桩上的男人对自己

有某种喻示的意义。于是他在说话之前咬了一下舌头。但有时舌头还是没听他的警告，忘了自己是契丹。

其实，完颜承晖的笑只是笑而已。楚材迢迢归来，脑袋没落在蒙古人刀下，真是一种奇迹。丞相笑出了“这层意义”。

承晖的书案上堆着很多尚书省的奏折、谏言。他要在这里挑选出一些他认为重要或必要的，送到日理万机的皇帝那里批奏。

“晋卿，你从中都天象中看到了什么？”

“丞相，天象不太清晰……得容我再观察几日，对于中都的形势，鄙人已经有奏折。”

完颜承晖揉着腥红的眼睛，翻出耶律楚材的奏折，说：“明天上朝，我上奏皇上……”

他抬头看了楚材一眼，又埋下头去看奏折。

成吉思汗降生于猪年（1155）。当时他父亲也速该处于势力强大之时，他是蒙古大部落的统治者和首领，诸部落推戴他为自己的君主，只有塔塔儿与他敌对。也速该出征塔塔儿时他妻子诃额仑正怀着成吉思汗。也速该击溃并征服了塔塔儿君主铁木真，将他们的帐庐、马群与畜群洗劫一空，回归时，儿子降生，他给儿子起名叫敌人铁木真的名字。

“这个铁木真诞生那天时，世界就面临不幸。”

“他生下来就好战，手里攥着殷红的血饼，这是蒙古伤兵说的，他看我的外貌以为我是蒙古人。”

“你们契丹人跟蒙古人过去有血缘关系吗？”

“我不知道……蒙古人对大汗列祖的历史有口皆碑，他们是苍狼的子孙，丞相。”

“晋卿，蒙古人是茹毛饮血的动物，以行为落后残忍著称于世。”

“苍狼却有当世界君主的野心，从他所侵略大全国的行径足以说明这一点。给世上一切傲慢不逊和自命不凡者的颈上，套上顺服之轮。蒙古民歌是这样唱的。”

“自蒙古人入侵以来，大金国的江山遭到浩劫，无数人头落地，美女被凌辱抢占……”

“丞相，落后的蛮族袭扰我先进的文明古国，是何缘由？”

“当喊狼来了，孩子就害怕……是这个道理……最终还是狼怕人。”

“蒙古狼，叼去了多少生灵……”耶律楚材想起回中都路上的遭遇。

完颜承晖又翻过去一页，手不停地颤抖。成吉思汗几个字刺激着他。

成吉思汗十三岁那年，死去了父亲，军队众叛亲离，

他的命运陷入困境。成吉思汗在连年征战中养成了以杀人为乐的性格，他终于杀死了强大对手太阳大汗。他有句口头禅：喂肥了马，秋天出兵吧。

“蒙古兵入侵大金国边疆，也是秋天起兵的，可是我国当时并没有察觉。”

“丞相，恕我直言，当时呵纳米进宫报告蒙古动向……”

“噢，听说有个阿纳米，是个案犯。”

“阿纳米死了……死在了……吃牛肉干……不……我有愧于他。”

“蒙古兵到了黄河边，抵达海岸，洗劫了除中都以外几乎所有的城镇……”

“如果都像泽州城的人那样抵抗，也许不会出现目前的局面。”

“唉，泽州城已经从金国土地上消失，成吉思汗对反抗者丞相完颜承晖又翻过几页，目光扫视着说：“他们用灾害之鞭和毁灭之刃把反抗者杀得七魂出窍，直到各部成了清一色，听命于他为止。”

“丞相，我回京途经泽州，正赶上蒙古兵攻城，当时他们没攻下来……”

“眼下中都成了一座孤城……成吉思汗派人来逼降。竟然有人想臣服蒙古，被我砍了头。”

“兵临城下，并不等于蒙古人就能吞并中都，只要军民励精图治，中都上空阴云会散去的。蒙古兵是没有根的风。”

“晋卿，你看中都将向何处去？”

“丞相，鄙人才学疏浅，很难谈到正处。”

“国难当头，还存何杂念？”

“对于军事我确实是门外汉，用兵之略是国家兴亡之本。天下太平，人心所向，能和则和，以战求和。以往看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只要自己战胜自己，金国才兴盛有望。”

完颜承晖翻弄奏折说：“我的耳朵有些沉。”

鼠年（1205）成吉思汗征讨唐兀惕，将那些地区能找到的牲畜全部驱走，带回许多战利品；虎年（1206）成吉思汗下令建九脚白旄纛，召开大会，他获得成吉思汗称号；兔年（1207）再征唐兀惕；龙年（1208）征服气儿吉恩和脱黑台、古失鲁克；蛇年（1209），畏兀儿君主听说蒙古强大，投靠蒙古，将全部畏兀儿国土献上，做成吉思汗的奴隶和儿子，获得成吉思汗的垂青；马年（1210）秋天，成吉思汗征服唐兀惕，唐兀惕王将女儿嫁给他，他遂凯旋；羊年（1221）哈刺鲁汗、阿儿恩兰汗臣服成吉思汗，五十七岁的成吉思汗准备出征金国……

“中都的希望出路在于和议……战事长久下去，对金国无利可为，北宋汴京被围，两个皇帝被动走，北宋灭亡是金国的荣耀，对于我金国也是前车之鉴呐……眼下成吉思汗随时可能攻进中都。”

“丞相，战与和并不矛盾。可以派使者去和蒙古和议。同时金国元帅要身临沙场，求得战争的主动，万万不可为了和平而放弃刀枪，以往忘战误事的例子很多。只有金军挫伤蒙古兵的锐气，求和才有可能……”耶律楚材发现丞相都元帅气色不对，感到自己失言了。

“高琪元帅请求对蒙古人实施决定性的会战……”

“按说现在成吉思汗的军队已经疲惫了，马匹也瘦弱，将士的身体也消耗了……”

“晋卿，我请你来，仅仅为了听你谈这些？我还不知道那些元帅怎么回事？我身为都无帅，对军事不生疏……我们最精良的军队在前线被蒙古人粉碎了，有多少军队够用呢？我们在城里，他们已将居庸关攻克，我们的守城兵器和火药炸弹也没阻止蒙古兵马的长驱直入。凡是尝试过的，换来的都是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再拒绝蒙古人的倡议，真要惹怒他们，结果更坏。”

耶律楚材不敢再说什么。丞相继续看案上的谏言和奏折。

“丞相，中都众志成城，即使成吉思汗想以攻中都为目的，也难以实现。他们进攻金国，意在抢掠金帛子女、牛马，眼下没有打算占领中原城池、推翻金国的打算……”

承晖眼睛在看奏文，耳朵在听楚材的话。

成吉思汗承认耶律留哥为辽王，户籍已达六十余万，

势力遍及辽东，牵掣金国几十万兵力。

承晖对耶律和言悦色，内心复杂起来；“做为一名契丹人，辽国皇族后裔，晋卿对金国是以国为家。在金国还能找出几个像楚材这样的耶律氏？如果都像耶律留哥、耶律秃花、石抹也先这样的契丹，金国的江山会何样呢？”他唤侍从为耶律楚材换茶。

楚材品着茶，承晖伏案疾书。

皇帝陛下：

我军仓促集募，身虽在都，家属散居各路，其心向背不可知，战而败，各鸟兽散。即幸而胜敌，亦各思归就其妻子，谁与我守？祖宗社稷之计，岂可为此孤注，当熟思之。莫言遣使议和，须彼军还，再图后举。

承晖停笔，在奏折上轻轻地吹了几口，目光移到正在品茶的耶律楚材身上，说：“明天皇帝要在尚书省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和战之策，不知晋卿你有没有奏疏，最好你把天象观察情况禀报陛下！”

“是呀，我应该去看天象了。”

他从左丞都元帅眼里发现“信任”二字在跳动，如莹地上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忽然钻进自己眼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五节 梦中的蟋蟀

金国的文武大臣们，在尚书省大殿里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皇帝威严地坐在龙椅上观看大臣们用舌头和牙齿战斗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耶律楚材眼里的风景。他是以宫廷侍从的身份参加这一场宫廷辩论会的，他以细腻的心境观察皇帝两手轻轻叩龙椅的优雅姿态。中都城外马蹄声碎，决定金国命运的皇帝在宫廷耐心地倾听大臣们的论战——金国对蒙古是战还是和。皇帝坐累了，大臣们喊累了，辩论会暂告休息。皇帝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来到一处温暖如夏的房间歇息，皇帝意识到龙体邪气入侵，他不想听文武大臣们的嘈杂声。皇帝胡说乱言，要看斗蟋蟀。耶律楚材听说，心里好笑：什么时候了，皇帝辽想斗蟋蟀。这天晚上，一个斗蟋蟀的场面出现在耶律楚材的梦境里，荒诞不经的梦——

皇帝说：“我要看斗蟋蟀。”承晖赶忙命人取来两个蟋蟀罐。皇帝又说：“我要看你俩谁赢谁输！”高琪元帅放出一只黑头蟋蟀，承晖放出一只褐色蟋蟀，黑头蚰凶猛，褐色蚰显得很柔弱。皇帝让人占卜，哪只蟋蟀能赢。承晖说：“金国的星象家就在尚书省。”皇帝说：“就是前几年占卜金国要发生地震的那个契丹人？”承晖说：“从开州回京的耶律楚材。”

“这只蟋蟀叫什么？”皇帝问高琪。

“白牙紫青，”耶律楚材回答，“陛下，您看它，紫青头，细线贯顶，紫青项堆白毛，紫青方翅闪金光……对敌交战多能奏功。”

“这只呢？”皇帝又问承晖为阵的蟋蟀名字。

“陛下，它是纯粹的中都种，褐青大阔翅油葫芦，实为罕见、珍贵。此虫褐青头皮，褐绒顶，褐青宽厚的大阔翅，一身褐紫披装，形色端庄，鸣声洪亮，宽厚浑圆，声相超群。”

“可是自从它进官，我很少听见它叫……”皇帝又问。

“不是春天，也不是夏日，秋天也过了，在大雪的冬季，它不爱奏清脆的曲子，但它仍有攻敌的力量，大将军也。”

皇帝笑了，一般人是很难看到皇帝微笑的容颜的。

蟋蟀在堂。

十月蟋蟀入我床。

趋织鸣，懒妇惊。

蟋蟀者，秋虫也。

“你在背诵白居易的《闻蛩》吗？”皇帝诗兴大发，没容楚材吟诗，他便吟起来了。

闻蛩唧唧夜绵绵，

况是秋阴欲雨天。

犹恐愁人暂得睡，

声声移近卧床前。

“如果不是蒙古人入侵，中都被围，我还想编写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著呢。”可爱的金国皇帝吟诗作画斗蚰样样精通，就是面对蒙古人——“长毛野兽”无能为力。他想从斗蟋蟀中观察斗人的战法。“如果退了蒙古兵，明年开春，朕亲自到香山上捉白牙青、白牙紫、白牙青飞翅、铁弹子，和重青一线。”

大臣们奉承皇帝：“陛下多才多艺，盖世无双。”

耶律楚材说：“香山是我的出生地，我从小就以捉蟋蟀为游戏。每年都有流行的颜色，体色与这年的颜色相符的蟋蟀是优品，长安人不是‘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吗？”

皇帝说：“选虫如选将……他俩结营临阵，看谁胜谁负？”皇帝把脸面向楚材。

“斗蟋蟀，也讲孤虚乘旺之说，春为木旺，夏为火旺，秋天为金呀！”

“你是说斗蟋蟀也要避开不利的日子，选择有利的日子进行格斗？”

“陛下，您说的对！”“可是这是隆冬季节，有的想战，有的想和。”帝分别瞥了高琪和承晖一眼，说：“两位元帅……我的将军。人们也把蟋蟀称之为将军，你们知道何时起有将军这个称号的吗？”

高琪说：“我没有考究，陛下。”

完颜承晖说：“陛下，我考究不周。”

皇帝说：“宋人认为蟋蟀能统领天地阴阳之气，你说呢？”皇帝又问耶律楚材。

“陛下对昆虫太深研究了。人为什么称蟋蟀为将军，因为它善于争斗，不顾死活，有的善攻，有的善守。”

“《史记·项羽本纪》里说：‘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承晖说。

高琪唯恐在皇帝那里落个无知的印象，急忙道：“《史记·李将军传》中说：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

两只蟋蟀被放进白木盆里。皇帝和高琪、承晖等人围在盆前观赏。皇帝此时眼里的元帅都成了蟋蟀。

“大将军”和“黑头”迅速交口。大将军首先发起攻击，咬住黑头的牙，猛地一抬头，牙往前上方一领一举，同时四个抱爪都伸开支高，前身也同时向前方猛然一挺。承晖脸上露出生气，不自觉地抬头看了高琪一眼。高琪呼喊着：“稳住！稳！”黑头明显不如大将军的腿劲大，它寻找机会还口。黑头的尾须被大将军咬断，大将军一副得胜的样子。它稍没留神，被黑头咬上，牙尖刺痛大将军，大将军的舌、上唇、下唇受伤。但它没有因痛败走，此时承晖一副沮丧着急的样子。皇帝作为观战者，有明显感情色彩，倾向于大将军一方。大将军求生心切，受了伤。它以守以主，防攻结合，以自己腿劲大，铺身的优势，牢牢控制黑头，稳住腿，防备失足。它瞅准机会，以闪电般速度把黑头扭翻，狠狠咬住按在下边。黑头也不示弱，拼力摔甩，它用力将大将军甩掉到盆壁上。它头破了，但没晕头转向。大将军松了一口气，企图换位置，黑头抓住时机，将大将军狠狠咬住，想将对手摔到自己的背后，没有成功，又被大将军控制住摔甩的节奏。“好，好！”皇帝喊了起来。这时黑头来回转来转去，像转磨盘一样，本能使对手移开。大将军乘机来一个“狮子抢腰”，把黑头的脖子和翅根咬伤，流血，黑头瘫倒在地。“它死了，它死了！”皇帝又喊。别人也以为黑头死了。黑头慢慢苏醒，就在人们为大将军喝彩的时候，黑头突然爆发而起，向大将军撞去，同时出狠口。由于大将军无防，当即被咬成重伤，无力抵抗而逃。这时黑头惨叫一声而倒。大将军也因流失血液过多而死亡。

事与愿违，皇帝和承晖非常失望，问耶律楚材怎么占卜的，耶律楚材说：“两只蟋蟀相斗没有胜者，如果说谁是胜者，那便是陛下。”

听耶律楚材这一番话，皇帝高兴起来，问：“谁是真将军？”

“黑头！”

这时高琪跪下：“陛下，我听说蒙古现在马瘦人病，应该乘此决战。”

承晖也跪在地上：“陛下，不可孤注一掷。黑头死得壮烈，可是它却不能使中都人走向平安，黑头学不得。”

下朝后，皇帝命人将蟋蟀黑头埋葬，承晖说：“蟋蟀大将军也因流血过多死了。”皇帝很伤感他说：“一起埋葬……冬天，不是斗蟋蟀的时候！”

“埋在后花园里。”承晖说。

一场梦被吵醒了。传令兵说都元帅让耶律楚材到他住处。原来都元帅已经被皇帝任命金国使者，让他跟成吉思汗议和，元帅承晖命令耶律楚材为他此行占卜。

承晖问耶律楚材：“他们是否答应？”

“大概成吉思汗已经准备好了议和条件……”契丹耶律楚材婉转他说。

承晖乘坐的车辇在雪地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车辙，因为天气渐暖，辙印是黑的，向远方白色深处伸去。车辙的这端是耶律楚材。

楚材手痒了，弹起琴。此时也有个人在对漠风白雪低吟：

悠然望西北，

暮色起悲凉。

承晖这个金国皇帝的特使，从蒙古兵营大帐里回来，拿回一张成吉思汗列就的议和条件。后人编撰历史书时，将这份索债清单写进了史书卷里：

金国公主一人，护驾将军十人，细军百人，单男女各五百人，彩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金银珠宝等物数众。……

金国皇帝看见承晖送上的“议和条件”，喜出望外，用羊毫笔在上面写上一手漂亮的书法。尽管成吉思汗不懂汉字书法艺术，看见金国皇帝的签字，同样是高兴的，因为成吉思汗急于带战利品挥师北去。承晖成了和平使者，金国皇帝亲自为他设宴洗尘，为承晖夹菜的时候，他问：“契丹人占卜出结果了吗？”

承晖回答说：“中都上空，出现一条彩云！”

第六节 阳间与阴间

想知道活人活得好坏，到坟上去看；想观察帝国宫殿的辉煌，到皇陵上去看。自从回到中都城，耶律楚材总觉得舌头和眼睛是多余的东西。没有舌头，就不用去回答大臣皇帝的提问，没有眼睛，就不用看见人世间的征战、杀戮，更不会去观察帝国的天象。还有那两只耳朵，没有它，也就不需要听到刀枪剑戟的拼杀声，乞丐的讨要声和人与动物的嚎哭与嘶叫声。问题是耶律楚材的五官非常完整，并且功能还有些超常。比如说那双契丹眼睛吧，它能看见帝国的昨天、今天甚至于未来。金国皇帝让他预测帝国的命运，他真的想把舌头和眼睛废了。尤其是那次耳朵听见天鼓声地鸣声，惹得前任皇帝不高兴，甚至要审判他的舌头，摘掉他的乌纱帽，让寡妇守业的母亲为他担惊受怕一场。金国已不是昨天，还敢想明天怎样吗？既然老人小孩都看到了金国的气象，还用得上我去看天象吗？做为金国的人，虽然皇帝对他这个契丹皇族的后代有几分戒心，耶律楚材还是想当好金国官，祈盼金国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让自己的后代永吃金国的俸禄。

有时他又为自己有一双明亮而忧伤的眼睛而自豪。这天，他的腿撑着身子，脖子歪着脑袋，来到了金国的皇陵。几个皇陵都有共同的气氛——萧杀、寒冷、阴森，守陵人已不知去向。耶律楚材唯独在金章宗皇帝陵上遇见一个守陵人，而这个守陵人脑袋和身子分家了。守陵人头颅像一个圆瓜样坐在皇陵的石碑前。耶律楚材感到头顶发炸冒冷气。唉，这就是金国昨天的皇帝呀！皇帝死了，对守陵人以及杀守陵人的蒙古兵，还有那个坐在金殿上的晚辈无法有脾气。在冻土底下的皇帝曾给楚材家族以“皇恩”，家父耶律履生前就侍候过他，给他当过文墨官——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尚书右丞。楚材十七岁那年自恃清高，按照金国的制度宰相一级官员的儿子，可以通过考试在尚书省当官。可是他不愿参加这种考试，地下这位皇帝当时还活着，听说此事，特旨赐他应试。同时参加考试的十七人中，他成绩独优，这样，他开始做金国的官了。此时，地下宫殿里的皇帝已不认识自己亲手提拔的同知官了。耶律楚材只见过他尊容一面。他用手在石兽上轻轻抚摸，像被咬了一口，冷石差点粘掉他一块肉。他抚摸皇帝陵碑，便没有方才那种感觉。不能怪石头太凉，应该责怪自己的手心太热。

从这个皇陵走向另一个皇陵，他走了很远的路。这座皇陵简直不像皇陵了。人死去没几年，坟丘比几十年的皇陵上荒草还多。他是死得最惨的一个金国皇帝，头颅被自己的元帅砍掉扔进护城河，被鱼鳖吃掉了。下葬时放上一个石头脑袋。石头脑袋永世不烂，就像他的坏名声一样，现在所有的金国人包括皇帝都在骂他废弛了政纲、军事，失掉了太祖阿骨打的赫赫威风，使金国遭受到小小蒙古的欺负与凌辱。他死了，也就不去计较活人对他的待遇了，也没法关照自己的妻妾和公主了。唯一的儿子死于非命，是他对儿子的“皇恩”。当今的皇帝怕他的儿子谋反，于是把儿子杀了。

耶律楚材思绪万千。这个陵地，正是他观测金国天象的最佳位置。

“我就是那个听见天鼓声的契丹人呀！”

“你就是？”楚材好像听见了没脑袋皇帝的问话。

“你没有脑袋了，怎么还能说话？”楚材心里发问。

“你以为皇帝说话都用嘴吗？除了开国皇帝，有几个皇帝用得上脑袋的……”

“怎么，你说这种话！”

“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正因为我‘柔弱鲜智能’才被章宗皇帝看中，我也没想到我这辈子能当皇帝，没想到因为当皇帝误国误民，自己也丢了脑袋。章宗晚年杀戮宗室，自残手足，不治戎备，世人是知道的。他的聪明之处，是选个无能之辈为皇位继承人，把金国害了，也把我推上了断头台。我的列祖列宗呀，大金国的社稷，有可能毁在下一个皇帝手里，断送江山的不是我！不是我！”

耶律楚材心里突突跳。风把雪刮来刮去，索性捧起雪粒向他扬来。风雪直往他耳朵里钻：“你看出金国的天象了吗？”

“我还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现在正观察天象呢。”

“你不是说中都上空出现祥云了吗？在哪个方向？”

“噢……前几天是出现过一次……现在……”

“现在怎么了？是不是替扫中天，赤气满空？”

“我还没有发现这种星象。”

“你听说过你的太祖阿保机驾崩时的景象吗？”

“听说过。那是天星元年（926）七月甲戌，是夕，大星陨于屋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燎绕，长一里，光耀夺目，落入行宫。有紫黑色蔽天，逾日乃散，就是这些。”

耶律楚材感到头一阵阵眩晕，他在一块圆石头上坐下小憩，仰望天空。

“怎么，你坐我的脑袋，你快离开这里！”冥冥之中耶律楚材又听见地下的皇帝在驱逐他。于是他向一个山岗走去，那里背风，他便倚着一棵古松坐下，凸起的树根将他托起。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听见了哭声。

“父亲呀，你怎么不管我了，我和娘整天被他们关在宫墙里，他们说皇恩，其实是在监视我们。哥哥不明不白地死去，哥哥给我托梦说，他是喝了毒酒才死的。父亲呀，叔父当了皇帝，比毒蛇还狠，可他的嘴比蜜还甜。你虽然不像前几代皇上那样聪慧，但也不像现在人们认为的那样坏。世人都尊皇上，都怕皇上，都恨皇上，又都梦想当皇上。有人说当皇帝的大多属于三种人，一是地痞、二是流氓、三是富豪。父亲呀，你属于哪种人，你不属于哪一种，你只是我父亲，父王父王，不，父亲呀！你看一看你的女儿吧！他们把我封为岐国公主可我没有常人的自由与幸福……娘说你托梦我们娘俩了。我们才来看你，给你送钱来了……你可要舍得花钱呀！”

耶律楚材立耳听了一阵，才断定不是幻想。起身又向王陵走来，老远就望见王陵前有两个女人在下跪，焚纸，烧香。老女人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面团，上面描着眼睛、眉毛、鼻子、耳朵和嘴。

“夫哇，我把你丢的东西找回来了……你睁眼看看我们母女吧……你在地下躺着，不管我们，我们终日被监视像囚犯一样活着。”

阵风刮来，将燃烧的纸灰吹到了她的身前，她们捂着脸，移动方向又跪下。这时，她们发现有一个人站在身后。

“皇后节哀，先王驾崩已经两年了，他知道了母女的心情，也就安息了。”耶律楚材安慰两个在风雪中哭泣的女人。

“……您是何人？你叫皇后……我是皇后？现在金国人谁还把我看作皇后呢？”

“皇后、公主回宫吧……现在兵荒马乱的，万一……”

“您是谁呢……”“皇后”努力去想，“您也在为先王祭祀？”

“我在观察天象。”

“噢，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金国赫赫有名的占星家耶律楚材，晋卿？”

耶律楚材望一眼泪眼楚楚的歧国公主，公主的泪水滴在燃烧的雪地上，火光照在她脸上，令她孱弱凄楚的面容增添了几许颜色。

“那年，您观察到了金国大地震，现在您又观察到了什么？”“皇后”问。

“皇后，您还记得过去的事？”耶律楚材把话岔打开了。

“记得，记得……您差点惹来杀身之祸……看在您先父的面上。”

显然，这个落魄的老女人当年参过政，楚材想。

“先王昏庸呀，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又没少杀；自己临死都不知被谁杀的。”

“母亲，您都说些什么？”公主又哭起来，哭声很美丽。

“您看……”皇后指着天空说：“那是什么星，先王的那颗星还在天上……是太白星？”

“不是，不是。”耶律楚材发现“皇后”精神有些失常，“回宫吧……蒙古兵随时都有可能来！”

“蒙古兵来了，蒙古兵来了？”皇后身子颤抖起来，“蒙古兵来了！”

皇后和公主在风雪中消失了。陵前的纸灰被风雪淹没了。

“人生就是一场梦呀”，楚材叹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纸是灰，灰是纸，陵寝是死者的宫殿，宫殿是皇帝活着时的陵寝。”

他的天职是在天上，地上的事是皇帝的。总是仰望，脖颈累了。

“金国的天象还用人去说吗？天象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下。”

他的手又被王陵上的石头狠狠“烫”了一下。这一“烫”，使他离开死者的陵园。

雪已经把金国的首都下白了，天是白的，地是白的。然而，在尚书省大殿外，出现很长的红色。这里正在举行重要的国事活动——金朝的文武大臣隆重热烈地欢迎蒙古使者的到来。蒙古使者是骑着红毛白嘴马踏上金国的红色地毯的。

金国的礼炮和蒙古马的嘶鸣交织在一起，嘹亮地响彻在早已失去精神的金国天空。耶律楚材的耳膜随之震颤；他站在众多文武大臣后面的一角，从一个个冠冕的缝隙之中，发现红马上的那个蒙古人好面熟，从来很少怀疑过自己眼睛的楚材，以为自己的眼睛偏偏在和平降临之时出现了问题，最终他证实了自己的眼睛还是雪亮的。那个蒙古使者就是在泽州城差点被人割成肉段卖掉的那个阿刺浅。

阿刺浅见了金国皇帝不会下跪，宽容的金国皇帝没有指责阿刺浅的失礼。他坐在龙椅上，欠了欠屁股。

完颜承晖和阿刺浅分别代表金国和蒙古帝国在“议和”文件上签了字，并互相交换了“文本”。之后，阿刺浅参加了金国皇帝为他举办的国宴。吃惯奶酪，喝惯奶汁的阿刺浅，对金国丰盛的佳肴产生了兴趣。阿刺浅不会用筷子，便从鞘中抽出把锋利的蒙古刀割肉吃，并且剝一块膻香的羊肉送给金国皇帝吃。金国皇帝马上想起了《史记》和《左传》里的故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蒙古人的刀子扎进大金国皇帝的嘴里，尽管刀尖上是羊肉，就在这时

耶律楚材眼疾手快地端起一个瓷盘，让蒙古人将羊肉放在盘上，为皇帝解了围。其实人们都知道阿刺浅绝然没有行刺的目的，但又怕大金国皇帝失去面子，皇帝的面子比金山还值钱。在金国皇帝早已失去大国君王面子之后，还想保留一点尤威。

阿刺浅举刀送肉的时候，他的目光跟耶律楚材的目光撞在一起了。

“我们好像在哪几见过？”阿刺浅说。

“大概是在……”那津楚材欲言又止。

阿刺浅像见到大恩人一样想和楚材拥抱，见楚材没有拥抱的意思便罢了。他斟满一杯酒送给楚材，楚材将酒一饮而尽；楚材也向阿刺浅回敬一杯，他的眼睛发红：“你们曾经失言，但愿今天不会……”

“怎么？”

“泽州城被你们马队踏平了。”

“噢……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大汗的脾气的。”

“我更知道你们大汗是最守信的。”

“泽州城……不是大汗……而是万夫长木华黎摧毁的。”

一些大臣察觉楚材与蒙古使者的微妙关系，脸色变得比中空的天空还难看。到手的和平不能被一个契丹人给断送了。使者一旦变脸，那将意味着什么。楚材施礼离开了宴会，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

海量豪爽的蒙古使者阿刺浅，此行一个重要任务是拿着成吉思汗所列的名单，清点全国的“贡品”和战争赔偿品。做为一名金国的微官，耶律楚材陪同阿刺浅在金国“巡视”。

阿刺浅查看完金国准备的绸缎、军马、金银珠宝之后，问金国的丞相：“公主呢？”

“他们在后殿等待您的挑选，”承晖回答。阿刺浅的笑声撞在了楚材忧悒的脸上，打了个旋儿，散落在宫殿的长廊里。

“我们从此和好了。”

“是的，公主将去蒙古大帐，为成吉思汗繁衍子孙。金国皇帝从此成为蒙古大汗的郡侯。”

“……汉朝时，就有胡汉和亲之说了……你听说过王昭君吗？”

“草原上有很多昭君墓，不知哪个是真的。”

耶律楚材自叹道：“不知她的血流到谁身上去了。”

七个公主好似七枚娇艳的花朵被插在寒冬下的鸡冠瓶里。她们所有的表情突然冷却了。她们平时娇气惯了，今天像军人一样直挺挺地排成队，等待蒙古使者的挑选。她们被皇恩感动得或吓得流淌着十六七岁的泪水。金国皇帝想把她们打扮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公主，献给成吉思汗。她们是世界最伟大的“战士”，抵得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大军。当她们泪眼滴滴为国家的和平选嫁的时候，帝国的君主们开始微笑了。耶律楚材发现了前皇帝的公主也就是在坟墓上流泪的那个姑娘。在七个公主里她排在倒数第二，姿色却在最前面。她的眼睛红肿着，却没有眼泪，泪水已经在父亲坟前流尽了。阿刺浅像挑选军马一样认真。他用蒙古人的审美目光为大汗选择美女。窈窕淑女，并非就漂亮。他认为的漂亮，除脸蛋之外，还要身体敦实，因为蒙古女人都要善于骑射，能随男人打仗、迁徙。从公主们的表情看，都不想被人选中，于是想法毁掉漂亮，但去也去不掉。有了陵地那一面，楚材对歧国公主命运有几分关注。父王死了，母亲精神失常，她孤苦一人去朔北，是何等心情？楚材时

不时地用身子遮挡蒙古使者的视线。仅仅七个公主，使者都会光顾到的。

“都笑一笑，谁当上大汗的夫人，会幸福一辈子的！”大臣们劝慰道。

几个公主同时“哇”地一声哭了。泪水把胭脂冲刷掉了，脸蛋也就不漂亮了。唯独岐国公主没哭。她不但没流泪，反而笑了起来，笑声如蒙古马颈上的铃铛一般清脆。

阿刺浅手一指，所有人的视线都射向了岐国公主。她还在笑呢。

“这位公主最俊俏！”阿刺浅说。

耶律楚材知道岐国公主为什么笑，还是问她：“你真的愿意去？”

岐国公主嫣然一笑：“愿意！”

“你是金国的好公主。”承晖说。

“早晚的事……”岐国公主莫名其妙他说，“我母亲曾是金国的皇后……可她已经疯了。”

耶律楚材手伸在空中，采住几个雪花，送到眼前的时候，雪花已经化了。

他说：“明天将有大雪。”

第七节 使者的惶惑

果然如此。大雪并没有在金国首都站住。那层白颜色消失之后，一座辉煌宫城裸露出死亡的景象。战死的马和饿死的人，开始腐烂，尸骨堆上蠕动着蛆虫，飞舞着苍蝇，他们在举行春日的大聚餐。瘟疫在残酷的季节在死亡的土地上生长，不堪回首的回忆和欲望，再次被蒙古马踏进血水流淌的野地里，蒙蒙的春雨浇开了所有的秘密。

丞相中都元帅完颜承晖在尚书省一个僻静的房间里，解下了盔甲，脱下了军裤，露出了那个简直不可救药的臀部。满脸蜡黄长须掩面的太医用宫廷秘方，为元帅敷药。前来进行公务的耶律楚材对元帅的病情一目了然——他腿的内侧和阴囊外表出现大面积的溃疡。承晖是一位韧性很强的元帅，为了中都奔波，无暇顾及自己的病。耶律楚材还以为他是骑瘦马巡察中都的防务时磨破了皮肤，或感染了一种什么病毒。

“元帅，春季到来，瘟疫开始流行……”

“和约已经签订了，可是迟迟没有生效，蒙古人想利用自己的最后攻势，来换取更大的好处……该死的蒙古人！”

太医将一包黄色的药面敷在元帅皮肤的溃疡处。元帅不时发出轻轻的呻吟声。

“太医……元帅的病……中都形势危急，离不开他呀！”

“……不能骑马，出外坐车辇或轿子……等伤口定皮。”太医含糊几句。

“元帅，这病是什么时候得上的？”对医学也略有研究的楚材，此时变得很迂腐，他没发现元帅那张尴尬的脸。元帅真是难以诉说自己的痛苦，脸红如猩猩。

太医和楚材万没想到，元帅落得这股痛苦，完全是为了大金帝国的面子哟！

数日前，承晖代表金国皇帝到蒙古兵营再次谒见蒙古大汗。此日之前皇帝下达圣旨，要他一定让蒙古大汗高兴，不要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因为蒙古人是一群野蛮人，听不懂花言巧语，只知道战争的实惠。承晖是以金国的左丞兼都元帅的身份去见蒙古大汗的。虽然全国到了兵临城下的程度，还要保持大国的风度，给金国特使换上一身最华丽昂贵的服装，同时也表示对主人的尊敬。终日在城郭里生活的金国元帅至今还没有了解大汗穿惯了征衣，住惯了蒙古幕帐的游牧习俗。衣冠楚楚的丞晖一行向蒙古包大帐走去。

一路旅途奔波，承晖身体很疲劳，加之脚心处一个鸡眼隐隐作痛，他的步履蹒跚，身子发晃。走到大帐门口时，看到里外一片幽暗，他思索进帐要施什么礼，头一阵眩晕，手扶在大帐的门柱上，脚踏在大帐的门槛。这时，大汗的卫兵蜂拥而上，抽出战刀，将承晖一行拿下，承晖以为自己误入了蒙古大汗的鸿门宴。一个万夫长止住了卫兵“处死使者”的行为。按着蒙古人的禁习，谁要进蒙古大帐时靠上门柱，立即处死。眼丁的一切，恰恰发生在有完美礼仪规矩的金国特使身上，令蒙古人不可思量。蒙古人毕竟面对的是金国的重臣，并且还是特使，如果当场杀掉，将使金国人更加激怒。如何按礼法处置金国的特使，只有经大汗的裁定了。

沉默的苍狼成吉思汗，在这件事情上显得非常仁慈和宽容，承晖这位金国特使被免于刀刑。

蒙古人在大帐外摆上一奇大无比的火盆，顺着大帐方向摆了三个火盆，火盆上燃着马粪草和别的什么东西。让穿着漂亮衣服的金国特使，在一个个燃烧的火盆中间迈过。萨满教巫师在火盆旁狂舞，吟着咒语。皮鼓咚咚响着。

让他的灵魂，在圣火中净化。

蒙古人对火十分崇拜，万事万物是被火所净化的。因此，当使者或王者或任何人来到他们那里时，不论是谁，都要被强迫携带着他们带来的礼物在火之间，加以净化，以免他们施行巫术，或者带来了毒物或其他有害的东西。

人乡随俗，承晖一行向大汗赠送的见面礼通过蒙古人的“圣火”。一些绸丝品被火烧着，剩下的破烂不堪，被蒙古人接过去，晒在日月之下，俸供苍天。承晖通过“圣火”的时候，被火神手指重重按了一下，当时他没在意。走进大帐，向烟雾缭绕中的大汗施礼。坐在地毯上，他感到毛毡中有无数根尖针刺入他的皮肤，他坐而不安，又不能失去使者的仪态。原来，火星把他的裤裆烧着了，火一点点烧，他支撑不住了。这时，蒙古大汗又向他递过一个“索赔清单”。清单上有一排数字。承晖起身签字画押的时候，外部的火已燃到了里面，他完成了使命急匆匆退出大帐，换下了失火的礼服……事后承晖回京后，没有将这件有失形象的事向皇帝禀报。

为了表示对停战和好的诚意，金国皇帝答应了蒙古大汗的一切要求，其中包括让丞相、都元帅完颜承晖作为“人质”，送蒙古大军出居庸关的要求。

成吉思汗要回草原去了，完颜承晖要率人相送，他对自己忧心忡忡：病快点好呀！

“病得上了，由不得人……”太医安慰元帅。

承晖躺在睡床上，翻身就读《三十六计》，这时一位副元帅向他报告：一个叫李雄的将帅召聚数万金兵并与一些友邻部队相邀，占领了中都之北百十里的狭隘两侧，准备当蒙古大军北归居庸关时，给予痛击。

“南北已经讲和，千万不能擅自出兵！”

承晖传达完皇帝的命令，对耶律楚材说：“你虽然不是武士出身，过几天跟我一起，送岐国公主和蒙古大汗出关。”

耶律楚材从窗前踱到丞相跟前说：“蒙古人终于要撤了。”

“你看到了什么？”丞相问。

“我在看大殿……麒麟和龙又爬上去了……”

“噢……”

“雪已经化了。”

“雪是化了……今天还很冷……春天来了，怎么还冷，你又看见了什么？”

“几只鸟儿飞进了花园。”

“东南角那棵楠树，还是你先父栽的呢。会不会是落在那棵树上去了？”

“没有，鸟在地上啄食。”

“除了土、石头、砖，还有什么？”

“有草籽。”

“青草出来了，还有草籽？”

“干枯的树下没有荫凉，蟋蟀还没有从土洞里蹦出来。小桥下的水开始流淌了，不知是谁把水里的鱼搅没了。”

“你观察得很细……”

“什么时候让我回澶州？”

“你想回去？”

“我想留在元帅的身边，为金国做事。”

“你看天象……又看到了什么？”

“太阳水洗似的，没有红云，雾仍很大。我从香山来这里，经过一个桥，桥已没有了护栅，想不到湖水上漂出了人……那么多。”

“没人找尸首？”

“大概家中无人了，人脸都变形了，亲人也难认得。”

“那是通往祭坛的地方。”

“祭坛上也死了很多人来祭祀的人。”

“人成了祭品。”

“唯独宫殿里没发生那种事。”

“想不了那么多了……先送走蒙古人……”

这时，元帅又轻轻地呻吟了一下。他的臀部又痛了。

耶律楚材按照皇帝的旨意，为送歧国公主出宫去成吉思汗的大帐成亲，选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果然那一天太阳从犬牙交错的宫殿龙角之间冉冉升起。阳光射进窗根，很多根木给一夜哭肿的歧国公主的脸上映上窗根的阴影。几位宫女为歧国公主打扮，“用狼粪涂面”，当歧国公主从铜镜里望见黄面女色时，惊愕的红舌头从黑洞洞的口腔伸出又迅速缩回去。金国人完全用蒙古习惯打扮公主的。公主望着跳上殿脊的日头发呆，她被人们藏进小屋里，金国太阳便永远从她的眼中消失了。十几个蒙古人进入庭院，逐屋进行搜寻，终于在一间小屋里将歧国公主“掳”走。一面如羊皮的大布蒙在她头上，虽然这之前告诉她这是蒙古人的“抢亲”仪式，但她还是叫喊不止，这愈发显得蒙古人的骁勇。

耶律楚材望见公主两条挣扎的腿在空中划出几条凄凉的红弧，他喊：“公主丢了一只鞋！”那只在青石道上跳跃滚动撞出几道伤痕的红鞋，重新穿在公主脚上的时候，楚材从金国大臣们的脸上读到了和平的喜悦，似乎整个宫殿都在微笑。

“修百年之好！”

从歧国公主尖厉的哭声中，人们发现一个疯女人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喊：“女儿，我的女儿你在哪儿，你快来给妈我捉虱子……”车辇隆隆起动，车上伸出一只玉袖，无奈地挥动着，一块红绸子飘浮在金国的上空。

“晋卿，你怎么了？”有人问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说，“我倒想起了一句宋词……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你用得着为个公主悲伤吗……‘和亲’是历代皇上都做过的，从汉武帝时起……”

“不……从汉高祖时起……最著名的便是昭君出塞了……我是在为歧国公主高兴呢！”楚材的眼角闪着晶莹的东西。

“母亲……母亲……”车帐上又伸出一只手，在通往蒙古大帐的路上挥动，“母亲……”

“……她既然愿意去怎么又哭……”有人问。

“让她再看帝城一眼吧……哎，你看见没有？”楚材也问。

“歧国公主的疯母亲挎着那个篮子里，有一个白色的圆东西……上面还描着鼻子、眼睛……”有人悄声议论。

“噢……据说，那个胡沙虎指使一个太监，把皇帝杀了，把皇帝头颅投进了这条河……”

楚材目光投向死水一样的城河中。

“你占卜……公主去蒙古大汗那里，会得到宠爱吗？”

楚材的视线被扯断，一半落入河里，一半在他脸上。

“……会的，会的，歧国公主聪慧。”

“她哭得那样……怎么去见成吉思汗呢？”

“大汗见她会高兴的，他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看到敌人在丧失了他最重的东西时流泪，以泪洗面’……”楚材向歧国公主乘坐的车上望去。

“歧国公主，是皇帝主动送给的……我们这不是在送公主吗！哪能说是被他们抢去的呢，两国和好总得有最真挚的表示。皇帝把前皇帝女儿送给大汗，大汗还好意思不撤军？”

楚材淡淡一笑：“成吉思汗有许多妻妾，多得对面都不认识。”

“我们的歧国公主，为蒙古人生儿育女去了。”

“以后蒙古贵族血液中，将有金国……完颜氏的血统了。”

“保证再没有战争了？”

“至少在一个时期无战事。”

“汉朝送给匈奴的宫女最多，动不动就送去了，匈奴也请求汉帝赠宫女，称汉皇为丈人……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昭君出塞，出现了汉匈和平……可是昭君的儿子，新单于首先发起对汉朝的进攻，不知昭君是何感想的……”

“最终还不是匈奴失败了，有的到了中原，变成了汉人……有的被迫西迁……一个比现在蒙古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的民族，从此消失在人类厮杀的舞台上，”

“……请您就不要为歧国公主挥泪伤感了。”

耶律楚材慢慢合上了眼睛。歧国公主的车帐和丞相完颜承晖的车队，在颠颠簸簸的大路上行驶。

马啸啸，车辘辘。路面上很多青草和黄花在车轮之下死去。承晖一行，毫无生气地向蒙古兵营驶去。很快，送行的队伍，通过中都的城墙，通过京外第一道长城。金国的部队在长城上目送“和亲”的队伍远去。城上点起了狼烟，那不是传达敌人“进攻的消息”，而是告诉蒙古军营，金国送歧国公主的队伍，很快就到达了。

“晋卿，你又怎么了？”

“没怎么。”

“如果我们这几千人马都像你这样，岂不成了送葬的队伍。”

“怎么这样说呢……今天是金国的喜事，金国公主出嫁的日子，我可能太激动了。”

“是呀，蒙古兵侵略我大金国，有十一个月，中都被围已历时五十月，大汗娶金国公主北去，在天象中没显示？”

“天象已经告诉了我……先王当年去蔡州接收蒙古人的贡品，就是走的这条路。那时，成吉思汗要向我国使臣下跪施礼……现在，先王绝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公主，就要进蒙古大帐，将成为曾经是自己敌人的妻子了……”耶律楚材与人同辔而行。

站在高高的山岗上，耶律楚材很远就望见了如云朵一样的蒙古大帐。

“那是成吉思汗的白云朵！”同行者说。

“不……那是一首唐诗……可惜是为蒙古人写的。”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长城呀，你虽然很高很长，却没能保护住五千万的金国人，没能挡住蒙古十万骑兵。长城呀，今天，一个岐国公主，就使蒙古退兵了……”

“不仅仅一个公主，还有几百匹战马，如山的帛衣、绸缎，还有那么多武器装备……”

“大汗呀，我们给你送来了公主！”耶律楚材面对云朵一样的蒙古军帐说，“这可是从金国漂亮公主中选出来的佼佼者。”

耶律楚材在蒙古军帐旁走过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是在夕阳下人与苍狼对峙的幽暗风景中走着，担心自己被狡猾凶残的狼吃掉，自己所扮演的是往狼口里送天鹅肉的差事。夕阳的余辉给蒙古兵的盔甲镀上了一层红色的金属，他们像随时准备捕捉猎物的红犬。金国的公主像一只躲避神箭的惊弓之鸟，从一个个盔甲间慌张地飞进那顶飘扬着九尾白旋的大帐里。耶律楚材再也没机会目睹小鸟从帐里飞出冲入蔚蓝的天空。

岐国公主走进大帐，什么没看见，她揉了揉惺松的眼睛，望见飞星乱溅，又一个个破灭，最终她定睛看见从圆窗口投进一束血红色的光照在王座上如雕塑一般的大汗身上。成吉思汗并非像金国人讲述的那样满身手机，也并非人们传说那样雄悍无比。雾茫茫中的王座上的男人就是成吉思汗。他的右侧空着一个王座。他像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请她入座，并将一碗酸热的奶汁放在公主的面前说：“喝下它吧，你的先祖阿骨打当年就是喝马奶、吃野兽肉长大的，可惜……阿骨打的子孙现在不爱喝马奶了。甚至连马也不骑了……”成吉思汗说：“公主长得漂亮，长相有点像金国的先王永济。”公主说：“陛下，您见过我的父亲？”“请你以后就直呼其名，叫我成吉思汗。你愿跟我到草原去吗？”“愿去。”“那为什么眼睛哭肿了？”“扔下了我的疯母亲……”“噢？你的母亲——皇后疯了？”“……”“你的父亲活着时不止一次地接受我的跪拜……没想到他的头颅坠入了城池……我为你父王报仇了！你恨送你的那些人吗？”岐国公主几滴泪水落进马奶之中，奶里稍稍有几许涟漪，被她干裂的唇吸没了。“你会弹琴吗？”成吉思汗问公主。公主点了点头。这时几盏红烛燃起，烛光被草原上的风吹亮拉长。琴声悠扬地从大帐里传出……所有的穹庐都发出苍狼那高亢、浑厚的嗥鸣。

琴声传到耶律楚材的住所——一个矮小的蒙古包里，四周皆是手持刀剑的蒙古兵。金国丞相，这位护送公主的最高的金国官员，忍受着臀下溃疡的隐痛，回望中都。

“元帅，明天我们返回中都吗？”

“不……蒙古人让我们把他们送出居庸关，送到抚州野麻池一带……他们在干什么呢，这般热闹？”完颜承晖掀开军帐窗帘一角，回头问耶律楚材。

“在祭火……”

天空上闪烁着繁星，地下点燃着盛大的篝火。由牛马粪和杂草堆成的“塔”，在夜幕下熊熊燃烧。成吉思汗和岐国公主坐在“火塔”旁边，“火塔”前供桌上摆满了香气四溢的供品，有头部带有黄斑的白绵羊的胸脯、丝绸条包裹的羊胛骨，大帐的门楣上系着五色彩绸的芦苇。成吉思汗焚烧一只有着彩带和涂有黄油的绵羊胛骨，诵读着对火神的赞辞：

驱逐魔鬼和索扰人的敌人，

清除流行疾病和瘟疫——
每日、每月和每年的灾难，
阻止豺狼冲入盲群，防止盗贼出现，
预防冰雹降落，发生旱灾、风灾和饥荒。成吉思汗和公主跪在毡垫上，
将最鲜的羊胸骨肉献给火神，并将一些饮料、奶油和其它上供品投入冲天的大火之中。

“这也是举行婚礼的仪式？”耶律楚材说。

“没有邀请新娘亲人的婚礼是下道德的。”承晖说。

“新郎、新娘忘记了金国这门亲戚了。”耶律楚材说。

帐外仍在疯舞狂歌。

我们在狼群中……

羔羊与苍狼共舞。

羔羊的舞姿优美吗？

羔羊的歌声动听吗？

“苍狼为何不起舞歌唱，他们得到了金帛子女，牛羊马畜……”

“晋卿，这仅仅是金国的施舍而已……”

“元帅，我们经过一个山嘴时，你看到那黑鸦鸦的人群了吗？”

“看到了……”

“那是金国的百姓呀！”

“人多少？”

“有几万人。他们成了蒙古人的羔羊，蒙古人攻城时，驱使他们去干土木
木工程作业，蒙古人要北归了，还要把这几万人带走？”

“会是这样吧！”

“这些人已经饿得皮包骨，瘟疫流行，他们能越过戈壁大漠？”

“也许蒙古人北归时，让我们把这些人带回金国。”

“也许是也许！”

成吉思汗的歌声直往蒙古包里钻，金国使团成员耳朵不能拒绝它。他们很清楚，三天后成吉思汗要让他们送过居庸关，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耶律楚材呆呆地望着灯盏，火苗被晚风吹得东歪西倒，他泛起一阵伤感。他苦于不可排泄，他看到幽黯灯光背后帐壁上挂着一把琴。琴在他的怀中漫出一阵阵沉郁悠长的调子，从帐窗上漫了出去，融在苍茫的夜空里。

“谁在弹琴，世上还有这么美的琴声吗？”成吉思汗问。

“从金国使者的帐里传出来……大汗！”

“这琴是我们蒙古人的，竟然金国人里也有弹这么动听的？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欢渡这个美好的夜晚吧！”成吉思汗命令警卫官说。

“大汗，那位高个子年轻的金国使者，已经脱衣入睡了……”警卫官回来向大汗禀报。

“难道拒绝我的请求……”

警卫官去了又回来说：“他说难于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夜晚……他说，他要养精蓄锐，送我们回草原。”

“如果我有这样的琴师，是多么高兴的事……总有一天，他会属于我的……大家都回帐休息吧。”成吉思汗问歧国公主，“你认识这个弹琴的人吗？”

“认识……也不认识，他不但是个琴手，而且还是个占星家，契丹

人……”

“噢……”成吉思汗仰望星空，“最亮的那个星座是我的，他有一天会这样告诉我！我要把天下的能者都聚在大纛下。”

耶律楚材令人心碎的琴声，萦绕在成吉思汗的耳际。这个契丹人琴手知道什么东西都难以软化成吉思汗那颗石头般的心肠。琴声在石头上漫来漫去，石头敲击声本身也是天然音乐。

三天后，大旗挑起春天鲜亮的太阳向北走去。十万大军气势非凡，蒙古兵知道自己将要回到阔别几年的草原，尤其是带着这么多的战利品，他们无限自豪。只有征战、杀掠才会得到一切。

过了居庸关，成吉思汗下马，全军停止前进。成吉思汗牵着他心爱的骏马在草地上来回踱步。马啃着青草，他非常爱听骏马吃草的声音，他勒了一下马缰，骏马冲着中都的方向哐哐嘶鸣。成吉思汗随战车高歌前进。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大军北归，成吉思汗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到了抚州境界，他开始闷闷不乐。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同样，耶律楚材也闷闷不乐，觉得要失去什么。他提出去金国人——俘虏中看一看。丞相说：“成吉思汗会答应吗？”果然，成吉思汗没有答应，成吉思汗对金国的丞相说：“你们不要送了……以后，每年金国要在这地方向蒙古帝国送交贡品……我知道中都人，比狐狸还狡猾，靠不住。至于那些俘虏，苍天会有安排的。”

有人提议：“大汗您想见那个契丹琴手吗？”

“我怕蒙古的马蹄被他的琴声缠住，以后再说吧！他叫什么？”

“耶律楚材，辽国皇族后裔。”

“记住了！”成吉思汗说。

成吉思汗率领十万大军，带着金国送的贵重物品，歧国公主，押着数万俘虏向北而上；金国丞相一行骑着疲马细车回居庸关，进中都城。完颜承晖和金国皇帝不会想到，成吉思汗又在金国的边境上呆了数日。

回到尚书省，耶律楚材几乎夜夜弹琴，丞相问他：“蒙古人已经北去了，中都解围了，晋卿，你还有什么心事？”

“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他正在弹琴，见一位衣衫褴褛的人被卫兵送进殿内，楚材见那人在自己跟前颓然跪下，便收住了琴，问：“怎么了？”

那人断断续续他说：“蒙古兵把我们的人……都杀了……他们除了工匠和手艺人外，一律分给士兵……砍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楚材眼里冒火。

“怕把瘟疫和疾病带到蒙古……又怕放人回金，这些人了解他们的底细……于是就开杀戒了。”

耶律楚材平静下来，仍旧弹奏他的琴。很多蚂蚁爬出洞穴，有的叼着蚁卵，排成很厚很长队伍。他说，“天又要下雨了……此事禀报陛下了吗？”

“听说皇上到香山捉蟋蟀去了！”

“今年，蟋蟀多……”

他惊奇地发现，蚂蚁叼着两只蟋蟀的尸体爬行。没有生命的蟋蟀触须仍在那圆形的盖骨上挺立着。

第八节 诸宫调

皇帝本来有一副好心情：蒙古兵撤了，中都解围了，大赦国内的文告也已经发出，他想到香山捉蟋蟀。蟋蟀们很对不起饱经战争之苦的金国皇帝，竟然都躲在洞里不出来，甚至也懒得鸣唱了。当皇帝一行气急败坏地将美丽漂亮的蟋蟀罐扔之山野返回时，在路上遇见了浩浩荡荡的蚂蚁搬家的队伍。按着统理天下事的皇帝对金国百姓成千上万地被蒙古人屠杀都无法经意，哪还有功夫关注蚂蚁搬家这区区小事。龙眼没有溜神，他命令出巡的队伍万分小心，不要影响蚂蚁们的行动。“你们看蚂蚁搬家了，蚂蚁也知道搬家。”杀人不如踩死个蚂蚁的皇帝，开始将浩浩荡荡的皇恩施与普天下的黎民百姓。那份早已失去的雅兴又纷纷回到了皇帝的怀里。这毕竟不是斗蟋蟀的季节，皇帝想听董解元的“请宫调”了。

“皇帝要看杂戏，你把董解元的子孙们找来！”丞相完颜承晖回到尚书省，让静思弹琴的耶律楚材召杂戏班子进宫。

“又有戏可看了。”耶律楚材的手指在琴弦上又轻轻地弹了几戏台子就搭在尚书省里。龙凤飞舞在朱红的大柱和大仿上，仿上有柱头补间等斗拱，顶部正歇山上，有兽头在搏风。皇帝在尚书省用国宴来招待皇室成员以及群臣故老，人们翩翩起舞，进酒，皇帝说：“我有数日未听见有人唱歌奏曲了，今天，我给你们歌上一曲。”人们坐在殿上，倾听皇帝的歌声。后人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听上自歌，其词道创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慨念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大金国江山何处去也！嘘声一片。

耶律楚材倚着朱红高柱，欣赏金国的独特风景。杂戏还没有开台，皇帝成了演员。他心想，陛下，可比当年的章宗呀！有一次章宗在宫中设宴，优人们为他演杂戏，章宗问，金国有无祥云飞临？优人说，我还没听说，可能皇上见到了。皇帝说：我知道，但不详细。优人说：云朵有四种状态，若向上飞则风调雨顺，若向下飞来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去四方的使者来朝进贡，若向里飞来，则使人加官进禄。皇帝笑了。皇帝哪知优人用“里飞”谐音李妃，影射皇妃李氏势位显赫，官吏走她的门路，得到要职。耶律楚材负责为现在的皇帝筹备这场歌舞，尽得皇帝大臣们的欢心。

“崔莺莺”“张生”和“红娘”上场，琴师是京城第一琴手栖岩老人，楚材曾多次请教老人，商榷妙机，然后弹奏，因为邀请栖岩老人商讨琴事的人太多，老人每天忙于应酬，楚材终日得不到老人对指传声的机会。今天借皇帝光，听栖岩老人弹奏“西厢记诸宫调”。栖岩老人本来不愿与“勾栏”里的歌妓们合作，无奈于皇恩便来了。

皇帝和大臣们的心思又不完全在杂戏上。

“中都燕京历来是兴胜之地，以前辽人的，先帝与宋国达成海上盟约，夹击残辽，没想受到契丹人耶律大石的抵抗，宋国全线崩溃，为了粉饰太平，宋国皇帝用重金从先帝手中暂时赎去燕京。后来燕京成了大金国的重镇。海陵王于天庆五年三月，记号广燕城，建宫室，历时十二个月，建成燕京城宫室，号示天下，迁都到燕京。六十年了，有了燕京，大全国才征服江南。在这以前，我们南征宋国之时，只有六万人马，却打败了北宋的数十万大军，攻克了汴京，掳走了来国的徽、钦二帝等一千一百多宋皇室人员，北宋灭亡了，那是大金国最辉煌的年代。六十年后的燕京，却让蒙古给围困一场……有愧于列祖列宁，我们是阿保机的子孙，再也不能让蒙古人干那种事了！”

“陛下，……我们送去了岐国公主，和亲了，可是蒙古人像野兽一样，杀了我数万臣民，生灵涂炭……”

“成吉思汗并没有回到草原深处……”

【大石调】【玉翼蝉】檐宫客，赵帝阙，相送临郊野。恰俺与莺莺，莺帏暂相守，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空悒悒，频嗟叹，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乍歇，向晚风如漂冽，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衫袖上盈盈，搵泪不绝。幽恨眉峰暗结。好难割舍，纵千种风情，何处说？

【尾】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他们怕把瘟疫、疾病和俘虏一起带进蒙古，把几万人分给蒙古士兵们，全部杀掉了，只有工匠，艺术家和学者幸免于劫难……蒙古大汗的性格……一点也没有恻隐之心。有时，人与动物较量，善良的人要吃亏……黄河以北诸州郡如摔碎的釜，何时锡好重燃？”

“那个‘红娘’是京都红粉女子……没被蒙古兵掳去……她叫什么……叫白兰？好名字……噢，她生母曾经跟董解元学艺……？”

皇帝呷口茶，“啧啧”品味。不知是什么味，失去味的盐，还咸吗？

耶律楚材专心观察琴师的指法，不时地凝视张生、崔莺莺和红娘几眼，议论属于大臣们的权力。

“从长计议，中都不可不守，中都总是面对蒙古人的威胁。”

“中都已经解除围困，应该迁都……到南京汴梁，那里有现成的宫殿、城池，城市民风淳朴。迁都到南京，阻长淮、大河，扼守潼关，大金国江山才能巩固。”

“是呀，那里的宫殿是宋人建设的，在某种程度上，宫殿比燕京的还要雄伟华丽。”

皇帝的眼睛已经明亮起来，说：“南京留守仆散端，三次奏书，都谈迁都之事！”大臣们争吵的频率，使演唱伴奏的人受到鼓舞。

【越调】【上平西缠令】景萧萧，风浙浙，雨霏霏，对此景怎忍分离？仆人催促，雨停风息日平西。断肠何处《阳关》？执手临歧；蝉声切，蛩声细，角声韵，雁声悲，望去程依约天涯。且体上马，苦无多泪与君重。此际情绪你争知，卑说甚湘妃！

“你们看我，我岂成湘妃了……若是……为金国，我甘愿当舜，南巡死于苍梧……谁能为舜，愿意溺于湘水呢？”皇帝望着自己的大臣们。

大臣们都表示有当“湘妃”之心，有报国之志。

耶律楚材从栖岩老人手中接过琴，弹奏着“诸官调”。他的指法分明比琴师逊色许多，扮演崔莺莺的歌妓用复杂的目光膘了他一眼，然后对准“张生”。老臣徒单镒的陈述，声音压过了张生的情绪。

“臣看来，固守中都是上策，中都不守，河北、山西、山东之地皆会动摇，也将波及其它，所以此路皆不能守，局促在河南一地，南有宋兵，北受蒙古之攻，四面受兵，无路可出，只有坐以待毙……”

皇帝的目光在崔莺莺身上，他已经进入了戏情之中。可是老臣徒单镒还在滔滔不绝。这一幕，皆映在弹奏者耶律楚材眼里。

“若是真要迁都躲避蒙古人的话，则可以退回辽地。辽东是女真始兴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据险而守，也只不过放弃对关内的统治而已，犹能保有祖宗之旧地，以图谋再起，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夫人道：“教郎上路，日色晚矣！”莺莺啼哭，又赋诗一首赠郎。诗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身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黄钟宫】【出队子】最苦是离别，彼此心头难弃舍。莺莺哭得似痴呆，脸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种恩情何处说？

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红娘心似铁，把莺莺扶上七香车。君瑞攀鞍空自撚？道得个“冤家宁耐些”。

皇帝从戏情中回到现实，问老臣徙单镒：“你说什么？”老臣白白浪费了对大金国的一腔感情，他的话没有钻进皇帝耳朵里去。皇上的视线再次被“崔莺莺”和“红娘”给缠住了，当他的视线绷断时，发现老臣变成了一口喷井。

红水源源不断地从老臣嘴里涌出，冒着气泡，流过宫殿，流向戏台，一直往前流去，红水漂起了“崔莺莺”的鞋，“红娘”惊愕之中忘却了自己的使命。耶律楚材的目光被染得鲜红，仓忙将琴递给栖霞老人，跑向老臣跟前。栖霞老人惊呆得将琴摔落在地，琴发出血淋淋的声音，他的胡须成了玉木纓状。

“老臣……”皇帝惊叫着，挽起龙袍。

皇帝乘着车辇回宫了。驭手奋力挥动着鞭子，可是那道血光还在追向皇帝。皇帝也没注意到自己每走一步都是血印。

耶律楚材亲眼看见老臣停止血喷，血粘乎乎地被人踏了，血顺着地上张牙舞爪的龙身往地下渗入。这是全国宫廷在蒙古撤兵后遇到的第一件不幸的事情。当时耶律楚材还算镇静，从官服里掏出旧琴谱，擦去老臣嘴腔的血，用了一张又一张，旧琴谱如鸟飞落在红色的地上。地上挥发着浓烈的气味，使人想到死水塘里那股腥味。很多人用清水冲刷，也没完全将血色擦去，人们每当经过这里，都不自觉地惊叫一声，心提到胸口上。老臣的睡房是用香山百年松柏木制作的，皇帝亲自来吊唁，泪水洒进棺里，他企图用自己的龙袖将老臣的眼睛合上。老臣像活着一样望着他，皇帝急忙走了。金国为老臣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燕乐规模宏大。鼓乐升天。王磬、方响、掐箏、筑、箜篌、琵琶、五弦、吹叶、大笙、小笙、铜钱、长笛、尺八笛、短笛、毛员鼓、连鼗鼓、贝和拍板，几乎所有的乐器都用上了。哀乐多悲仍没有使老臣合上眼。栖霞老人说：“老臣，难道您想听我弹奏一曲《悲风》？”他用带血的指在琴弦上弹拨，飞起泪雨，老臣仍没合上眼睛。楚材看见老臣最后一滴泪水从眼角滚落。“我再给您弹一曲您生前曾命我弹过的。”栖霞老人说。

大弦忽一捻，
应弦如破的。
云烟速变灭，
风雪恣呼吸。
数作拨刺声，
指旁阵霹雳，
一鼓息万动。
再弄鬼神泣。

老臣听着栖霞老人的琴声，眼帘垂落下来。

耶律楚材发现栖霞老人那把琴上，仍挂着几滴黑红的血痕，看样子他用什么东西擦过，但没有擦拭干净。栖霞老人的手指也已经血淋淋的。

他好久甚至可以说从来就没听过这种绝响奇音。他多次请教老人时，也

未曾听他弹过这部曲子。听这部琴谱，所有的血液都加速流动起来，高山流水般地。金皇宫所有的音乐都不能与之相比。如果说庞大乐队演奏的是靡靡之音，而这支带血琴盘上飞出的便是大江奔流。从宫廷蹙脚的燕乐中，除了听见噪音之外，还会听见什么？音乐已败坏到这种程度了。新曲恰恰是从栖霞老人旧琴上发出的——自然之作，别人是奏不出这种音乐的。它强烈振撼着琴痠楚材：是什么人早已在遥远的年代调正拨准的。他感到自己那些用来擦去老臣之血如鸟飞到红色地上的旧琴谱，是一些过去或失真的只能在苍白的陵墓中悠荡的颤音，鬼听了都不会感动的死音。从先人手中接过的这支古老的琴，在栖霞老人手里诞生了新的乐篇，只有鬼使神差。琴弦上滑落的凄惋而狂逸的音符，骤然间跃起，冲向金国一片晦气的天空。这种久违的音乐，撞击着耶律楚材的心灵。

他与别人共同走在金国的送葬队伍里。每个人都好像在为自己举行葬礼，尽情地吹奏和哭泣，金国给了他们这种机会。耶律楚材望着灵旗和红棺，以及如雾如雨的葬乐，隐隐约约感到里面有着自然界的聲音，这种声音又恰恰是从栖霞老人琴上飞出的。

参加丧礼之后，耶律楚材有一种渴望：向栖霞老人学习胡琴的技艺，尤其是想得到老人秘传的琴谱，再听一曲老人的妙音绝声。

当他再次去寻找琴师的时候，栖霞老人已不见踪迹了。他去“勾栏”那里向歌妓白兰打听栖霞的下落。白兰说：有一天栖霞来“勾栏”处和歌妓们合作了几个曲子，就走了。临走时栖霞夹着那个旧琴说，中都再也不是弹琴的地方了。难道他消逝于山野弹拨自己的自然之曲去了？

君有过刚强谏力争，

国败亡则竭节致死。

栖霞你怎么早早走上了“智士”之路？

邦有道则见，

邦无道则隐，

或灭迹山林，

或优游下僚。

我还去找谁弹琴切磋妙音绝声的琴艺呢？

耶律楚材回到家里，闷闷不乐地对夜弹琴，母亲漆国夫人，也陪儿子流下几许凄惋的泪水。

“栖霞手里的琴谱，是不是先祖阿保机在松漠里发现的又在天祚年间失传的琴谱呢？”

“也许就是那个琴谱吧！”

“你父亲临去世前说，寻找契丹先祖的琴谱，就靠孩儿楚材了。”

琴声如水。

“我到哪里去寻找，平日我抄的很多琴谱，都不是。”

“反正你得找下去，以了却家父的夙愿。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那部契丹琴谱一式两份，用大契丹字和小契丹字各抄一份，一份被耶律大石走出西方带去了，另一份流落到了金国的民间。琴谱上分别滴着阿保机先祖的箭血。”

母亲在琴声中说古——

琴声，契丹先祖在遥远处的回望之音。

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演河而下，

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成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所生八子，各居之地，号八部落。

八子的部落，分别是愁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优佛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挈部、称部和吐六于部。每个部都有自己的琴谱，他们弹着琴，从北魏走来，十万契丹人骑着十万骏马逐水草而居，随水草畜牧，来到隋代，又到了唐朝，射骑征杀，每部推选出一名琴师酋长，三年举行一次弹琴盛会。大贺氏酋长在琴鼓声中走向祭台。琴声中走来“遥辇九帐”，迭刺部是九帐中的最好的琴手，所有的声音都由它调正。到了公元901年，契丹出了一个耶律阿保机，从松漠里抬起一支奇怪的东西，头像人头，发如鬃毛，拨动鬃毛，奇怪的东西发出各种声音，有的像哭，有的似笑。骑在马上弹它，它成了契丹的号令。

阿保机从天神手里接过胡琴。阿保机将琴谱传给儿子耶律突欲和耶律德光，耶律突欲传给耶律娄国，娄国传给国隐，国隐传给合鲁，合鲁传给胡笃，胡笃传给内刺，内刺传给德元；另一个琴谱由历代契丹皇帝传递，传到了天祚帝。金国亡了辽国，德元手里的那个琴谱流传到了金国。天祚帝手里的那个琴谱，一种说法让天祚帝丢了，另一种说法，让耶律大石带到西辽去了……

这样，契丹祖传琴谱随着辽国的消亡而失传了。耶律楚材这个名字，是阿保机八世子孙耶律履结起的。楚材一家从祖父德元时就归附了金国，连祖传的琴谱也成金国的了。楚材父亲常常怨恨德光，为何将琴谱失传。德光说，谁还能听出阿保机的声音来，既然人都是金国的人了，琴谱也应该随主人嫁人，成为金国人的琴谱；琴谱让金国人失传了，能是契丹人的罪过吗？耶律履无话可言，在世宗、昌宗两朝做官，一直升到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右丞。他利用官职之便，寻找祖传琴谱，终究没有发现琴谱的下落。

耶律履六十岁那年，夜夜弹琴，先祖在他的梦中问他：你在为谁弹琴，你在为谁弹琴？你手里的那个琴，还是耶律阿保机传下去的琴吗？可怜的契丹后裔呀，再也弹不出契丹人的骁勇之声，松漠之音了。耶律履弹得满脸是泪，满脸惭愧。愈是这样，他愈是要弹。有一天夜里杨氏在琴声中喜悦他说：“我又怀孕了！”耶律履不再忧伤，激越地弹奏着。儿子生下还没看见金国的太阳，就听见了琴声，他哇地一声哭了。“怎么，他哭声如琴声般……但比琴声嘹亮。我年纪六十了，得到这个儿子，这是我家的千里驹，以后必定成为伟村大器，唯有他，才会寻找到先祖的声音。”夫人在为刚诞生的婴儿沐浴，耶律履为新生儿弹琴奏乐：“《左传》有言：楚虽有村，晋实用之。就叫他楚材吧！”

他给儿子留下一个名字，两年后就去世了。楚材父亲死于金国的夏天六月，殡于都城南柳村。皇帝诏百官会丧，派人到家中慰问，赐钱一百万。“秋天八月，皇帝车驾临奠宰相百官陪同，赐谥耶律履为文献公，赐钱二百万，帛四百匹，重币四十端。九月庚午，葬于义州弘政县东南乡先莹里，诏同知临海军节度使营护丧事。”京城一著名的琴师为耶律履奏乐。夫人说：“文献公活着时就爱弹琴，死后仍然想听琴曲。”

杨氏将文献公的遗物收藏起来，唯有将那只胡琴，悬挂于屋墙上。几岁的楚材对琴产生兴趣，一个劲儿乱弹，弹得母亲泪水涟涟：“你什么时候能弹琴呢？”耶律楚材十几岁起，就到先莹上为父亲弹琴。父亲最爱听《高山流水》，和他自己创作的琴谱《秋月》。何时到先莹上弹奏先祖阿保机的“妙音绝声”呢？这成了耶律楚材的最大心愿。在金国的土地上，还能寻找到先

祖的绝响吗？

阿保机的声音哪去了？

大石的声音哪去了？

栖霞的声音哪去了？

歌舞升平之中的辽国，早已烟消云散。耶律楚材从宫廷记事的尘迹中，没有闻到祖先的威武阳刚的气息。风将“宫廷记事”一页页吹落，他任凭风吹去。一种失望感从心里产生，琴上的音乐没有一个是欢乐的。母亲说：“孩儿，你心闷，就弹琴吧，我给你唱萧观音的《回心院》。当年她也这般弹琵琶……她对帝王绝望了，才写《回心院》，她把词交宫廷艺人赵惟一制曲，没想到触动了道宗皇帝，唱着《绝命词》起驾了。天乐为她伴行。咳，辽国几位像萧观音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还被逼自尽……”母亲唱，儿子弹奏，妻儿暗暗落泪。

张鸣箏，

恰恰词娇莺。

一从弹作房中曲，

常和窗前风雨声。

张鸣箏，

待君听。

琴弦断了。传递皇帝圣旨的马蹄声，响彻在中都的上空。

“母亲，帝都要南迁了！…

“……”母亲并没感到惊愕，说：“你的两位哥哥，辨才和善才多日没有回家了，朝廷的事，比任何时候都忙。”

“蒙古人又要来了！”耶律楚材说。

狗年（1214）五月，皇帝诏示国内，帝城南迁到汴京。中都成立行尚书省。皇帝封平章政事完颜承晖为右丞相，定国公，都元帅；尚书左丞抹撚尽忠为申国公，左副元帅。他们二人协助皇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

帝城南迁，缘于皇帝做了一个梦，他从梦城爬出来的时候，听见守夜人喊天报水漏的声音方落。他感到自己脸太脏了，总想洗脸，扎进脸盆里，便望见蒙古大汗挥动刀子把金国公主的脑袋砍下来，金国公主血淋淋的人头滚到他的眼前，狞笑不止，两只耳朵长成了手，挠破了他的脸皮。他又一睁眼，看见成吉思汗的战刀向他刺来，他猛地一闪，战刀把中都城捅出无数个黑洞，每个黑洞都有蒙古兵。当他将头湿淋淋地从脸盆里拿出来时，头上方的天空裂开一个巨大的伤口，滴血，变成了血雨。他祈问苍天，苍天让他离开中都，不然将成为当年的宋国徽、钦二帝，被人掳到遥远的北方，金国就没有皇帝了。苍天向他指路，将帝城迁往汴京。皇帝召来占星家耶律楚材，给他圆梦。耶律楚材说，天象告诉他，金国的灾难已经开始了。皇帝就是天子，天子做事，不必问百姓。皇帝又问他，你做过什么梦没有？耶律楚材说，别的什么也没梦着，只梦到了皇帝要南巡，天下所有乐器都响了。

皇帝笑了：“知道哪一天是黄道吉日。”楚材行礼：“朕走的那天就是黄道吉日吧？”

皇帝说走就走，并且整个金国跟他同行。金国臣民的一封封奏疏足以让皇帝批奏数月，尚书省的奏疏如山，丞相知道皇帝元暇批奏，皇帝也不喜欢文牍主义的泛滥，只是把大学生四百人的联名奏疏传到皇帝的榻床上，当时太监刚刚把享受“最后龙温”的宫女送走，皇帝把国事看得比女人还重要，

他望着四百书生的苦苦挽留，感动得泪水盈眶：“朕有这样的臣民，何愁金国江山不能千秋万代？朕离开此地去汴京，那里曾是宋国的帝城，有比中都还雄伟的宫殿，有护城河，更有有文化教养的城民，从此，金国将走向盛世和辉煌了。”

很多金国的贵族，没有写上随皇帝南迁的名单。皇帝要轻装前进，尽快在汴京为朝理政，将所有的妃嫔留在了中都，用事实告诉金国人，皇帝爱江山胜于爱美人。连日来，都城宫殿里哭声一片。皇帝很生气，哭是不吉利的，大臣安慰皇帝：你的臣民对陛下有感情，才依依不舍。皇帝说：“劝慰中都城民，不要哭了，走到天涯海角，朕也是金国皇帝，宋国和蒙古将有一天成为金国的天下。”皇帝下诏书，未经允许，任何人也不准离开中都，否则，以背叛朝廷罪论处，在中都城的树上，悬挂人头。

灾难就要重临中都城了。绝望成了中都人的普遍情绪。皇帝为了安抚民心，将皇太子留在中都。

耶律楚材一家将要离开香山老家，随宣宗皇帝南渡。上了南渡的名单，耶律一家要感激皇恩浩荡。漆国夫人杨氏喜忧参半，召集长子辨才，仲子善才，次子楚材到跟前，痛哭了一场，几位儿媳也绕在膝前陪哭。

“母亲，您不要哭了，随皇上南渡，这是喜事，高兴才是。”辨才说。

“这一去，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呢？”杨氏仍然流泪。

“汴京比中都好，是宋国皇帝住的地方，河南是鱼米之乡。”善才安慰母亲。

“我们都走了你父亲他们在这里多孤单，年节谁去给他们上坟焚香？我担心，有一天，祖坟被蒙古人的马蹄踏平。”

“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已经去过祖坟，向先父告别了。”楚材说。

“你跟先人弹琴了？”

“弹的是先父最爱听的《水仙》。”楚材回答道。

“他们舍得让我们走？”

“跟皇上南渡，这是祖上的荣光！”善才说：“为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是谁逼得皇上南渡，是谁逼得我们生死离别，背井离乡……蒙古人。”

“是蒙古人，母亲。”善才说。

“你们是金国的臣，吃金国的俸禄，要记住，好好扈驾皇上南渡！”母亲说：“楚材，你为何没言语？”

“皇帝要走了，灾难又要来了。”楚材用忧悒的目光对着家人。

“我们南渡，正是要躲避灾难。”善才说。

“以后，谁回香山，年年祭祀祖坟……天呀，让我死了吧！”母亲说：“我怎忍让他孤孤单单在这里……”

“有萧母、郭母她们……”辨才说。

杨氏突然停止哭声，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

“母亲，不要为死人悲伤了，我不去汴京，留在北方，逢年过节会代你上坟献香的。”耶律楚材非常随意他说。

“你说什么……你说疯话……我们一同南渡。”母亲说，“啥时了还惹我生气？”

“母亲，我说的全是真话。”

“皇帝已经下诏了，我们去汴京。”

“丞相完颜承晖，留我在行尚书省做事！”

“你别欺骗母亲了，我们一起走！”

“从今天起，我就是行尚书省的左右员外郎了！”

楚材取出丞相的手迹给母亲看。

“你自己留在中都，我能放心吗？”

“我是金国的臣，身不由己，再说，蒙古人也不会像人们说的那样。”

辨才和善才，都年大于楚材二十来岁，他们把楚材视为自己的宝贝；尤其是父亲去世早，楚材把两位兄长视为两棵伟岸的树干，说：“两位兄长，我们将分居南北，母亲多靠你们赡养了……我在中都守家，年年代你们为先父焚香弹琴。”

第九节 皇帝跑了

狗年五月一天的壬午，金国中都上空几块黑云像黑鸦群汇集在一起，天神挥动鞭子将中都天空抽得遍身鳞伤，中都人纷纷走出家门，在泥泞的路旁窥视如落汤鸡般的黄旗和黄色的车辇。金国皇帝带着几万军队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向城外疾进。

“苍天也留不住金国的皇帝了。”

耶律楚材坐在车上，送母亲杨氏、妻子梁氏和儿子铉儿去汴京。天不停地往车篷里淋雨，铉儿伸出两只小手接雨水，然后往自己的脸上泼，发出无忧无虑的笑声，笑声感染了全家，脸上皆失去笑容。梁氏生气地把孩子打哭了。铉儿不知道笑也是过错。杨氏将孙儿搂在怀里，瞥了儿子儿媳一眼。耶律楚材和梁氏对视着，省略了所有语言。耶律楚材手伸向儿子的颈下摸了摸那个护身符，便想起了从开州回中都的历险过程。他将头伸向车篷外，说：“雨点大了。”手里捧上几滴晶莹的水珠，弹在儿子的脸蛋上。他想起一支很明快的曲子。

“到汴京住些日子，我们就回家来！”

“你们听到琴声，就知道我想你们了。”

“如果不是为了母亲和孩儿，我真就不去汴京了……以后的日子，只有让这把琴陪伴你了，你想我们的时候，每月的十五，对着月亮弹琴，我们在地上看月亮。”

这时，琴弦上的音符变得凄凉沉重了。

“我们都是月中人呀！”母亲杨氏哽咽着说。

“你回来时，儿给你弹一支名曲，我最好能寻找到先祖留下的琴谱。”

“找到它吧，我见你父亲时，也有个交待了！”

这是杨氏给儿子留下最后一句话。

皇帝南渡扈驾的队伍被皇帝催得疲惫不堪。中都城死气沉沉。耶律楚材不堪回望那车辘辘、马嘯嘯冒雨行进的皇帝车队。他在为名誉扈驾，实为被金国皇帝监视的契丹人感到悲哀：全国皇帝怕契丹人跟蒙古人串通一气。皇帝南渡，宁可不带妃嫔，也要带走所有的契丹贵族。

过了几天，就是月亮满月的日子。坐在行书省的庭院里，耶律楚材望见天狗吞月的整个过程。他弹着琴，看着月亮一点点被天狗吃掉。他想：

皇帝还在路上呢。

我的母亲也在路上颠簸呢！

我的妻儿望见天狗吞月了……

在漆黑的夜晚，月亮被天狗吞掉的夜晚，耶律楚材被金兵们急促的跑步声惊醒。当他来到丞相住所时，从烛光里看到完颜承晖惨暗的面孔：

“你们契丹军都要攻到芦沟桥了……”

“我们的契丹军？那是皇帝的御林军。”耶律楚材只有在心里反驳。

“你有什么退兵良策？”承晖都元帅问。

“我……契丹军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你利用自己在契丹人中的声望，劝止他们的叛变行为！”

都元帅让耶律楚材出使契丹军营中……

原来，皇帝行驶到涿州时，害怕从驾至良乡的契丹军，记他们将铠甲器械统统交还完颜氏军队。契丹军听说皇帝变脸了，于是自己也就翻脸了；他

们拒绝执行皇帝的命令，没有缴械。领军主将被砍了头。全军推举斡答、比涉儿、札刺儿三人为帅，集结部队向后转，直逼中都。

耶律楚材毫不忧虑地表示去契丹军营中。承晖要的就是他的“态度”，他脸色由阴变晴了，说：“晋卿，我相信你，才向皇上说情，把你留在中都，委以重任的。”

耶律楚材还是登了1189年修建的石孔桥。芦沟桥两岸有重兵扼守，抚摸着被露珠淋湿的“狮子”们，他自言自语他说：“狮子，我们虽然是同年生，但不会同年死……你会活一千岁……我是桥中人，你以后不会忘记吧……我不知往哪端桥头走才好哇！”

他没走过去桥南端，于是又走回了桥头。走了一趟，也就“心到佛知”了。承晖认为，耶律楚材和契丹军不可同日而语。契丹军和蒙古塔塔儿部联合，从渡口渡河，绕到了芦沟桥北边，夺了芦沟桥守军的马匹、武器和粮食，赶走了中都城郊的马匹和羊群，向蒙古草原走去……

又是一个十五的夜晚，耶律楚材来到了芦沟桥上，他弹起他心爱的胡琴，月亮把他的影子投进芦沟河里，被夜风吹碎。

你还是先父走过的桥？

你还是我曾走过的桥？

你还是他人将要走过的桥？

狗年六月，在鱼儿泊避暑的成吉思汗听到金国帝都南迁的消息，将金国奉献的公主推出怀中，说：“你们金国人，既然已经讲和，又迁都到汴京，这不正说明金国对我们还有怀疑吗？以送公主求和为名，来欺骗我！”

岐国公主跪在地上，像蚊虫一样不敢哭出声。成吉思汗笑了，说：“这与你无关！”

苍狼终于又回头了。他唤来阿刺浅：“你出使金国汴京，指问全国皇帝，为何迁都！”成吉思汗命令契丹将领石抹明安、耶律阿海、耶律秃花为前锋，会合大军包围中都。

蒙古使者阿刺浅到金国新帝城汴京、指着金国皇帝的鼻子说：“你太狡猾了，是你又挑起了战争！”金国皇帝再三向阿刺浅解释也没顶用，阿刺浅跃马而去。金国皇帝首先想起了留在中都的太子，一封诏书被传令兵发出：“太子回都。”这是狗年七月的事。

那天耶律楚材又在弹琴，皇太子被琴声吸引，问：“你的琴声，让人想哭！”

“谁不想哭呢，蒙古人又围打中都来了！”

“皇父的诏书到了！”

“太子一走，中都城……”

“我不走，难道中都城就不会被蒙古人攻破？”

“不敢肯定，但太子在中都，则声势很大；边隘有守，中都城人心才稳，以前唐明皇所以保住蜀地，只因皇太子承位灵武，稳住了天下人的心，听说翰林完颜素兰也这样认为的。”

“诏书不能违呀！”

又是在一个雨天里，皇太子踏上了去帝都汴京的路途。耶律楚材应命送太子出中都城。回望淫雨的中都，他心里不是个滋味！

难道中都的灾难真的到来了？

猪年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投降蒙古，木华黎攻打下金国的北京，

中都成了风雨飘摇中的孤岛，耶律楚材在孤岛的舟上弹奏唐后主的著名词曲《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后来的中都局势，对耶律楚材来说，皆是弹琴填写愁词怨曲的心情了。虽有这份心情，他却无力去“风雅”——来自躯内、胃肠的喊叫就让他很难“自慰”了。

成吉思汗靠常在“鱼儿泊”的地方吃鱼、打猎、避暑，他的蒙古马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围困长城南边的中都城。中都城外的金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纷纷被击溃。大饥馑和疫病也助了蒙古军一臂之力，上百个城镇陷落，唯独昔日的金国帝都——中都熬过了寒冷的冬季。

大饥馑降临城下，中都城绝粒六十天。

一位佛人禅师亲眼看到耶律楚材在家门里，“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说：“你不太俭朴了吗？”

耶律楚材喝着菜根汤说：“蒙古人围困京城，绝粒六天了，今天吃菜根，明天不知吃什么呢？”

耶律楚材站起来，迎着风的方向，果然闻到一股香味，他正想说什么，禅师说话了：“为何饥馑？缘于气味……”

禅师走了。耶律楚材不知他是禅师，但闻到了佛家禅味。

史书上记载，他“饥肠如鼓，注菜根充餐”。

耶律楚材仍然“守职如恒”。他愿做一个无愧于自己称呼的左右司员外郎。他无暇思索“饥馑缘于气味”的问题。

今天，确实被这种香喷喷的气味所吸引。在这饥馑的中都城，怎么还有人家买得起肉吃？他如何也想象不出哪个富贵官吏饭桌上能摆上肉食。他沿着香味的方向行走。由于身体层弱，举步艰难。他来到破烂不堪的房舍前，停下脚步，他更不敢相信这户破落人家里能飘出饭香来。他走进了院子，见一个面色憔悴的女娘往一个锅下填柴。几块砂石支撑起的黑锅，加着木盖，白丝丝的水雾从锅里溢出来。香味，果然是从这黑锅里飘逸出来的。

“你在做什么饭菜？”

“……”那个女子不敢正眼望对方，“我在为母亲熬肉汤。”

“你母亲怎么了？”

“母亲要饿死了……她说想肉吃……”

“你家能买得起肉，怎么能说你的母亲要饿死了？”

“……”姑娘眼睛红红的，如桃。“母亲养我们一场，她老人家临终前，就一个愿望，想尝一口肉，哪怕闻一闻肉味……我们当儿女的……”

“你还有什么人？”

“哥哥？”

“你哥哥呢？”

“哥哥说，去为母亲买肉……没回来，他让人把东西捎回来了煮肉的锅沸腾着。

“如果母亲病能好了，我肯献出一切，”女子打开锅盖，白雾散去。

耶律楚材看到一块股肉在开水中煮着，他似乎知道了什么。

女子小心翼翼地翻动着那块股肉，泪成串地掉进沸腾的锅里。

“这是哥哥的肉呀……他怕母亲知道，没敢回来……”

耶律楚材再也不忍看下去，走开了。那香喷喷的人肉味，追逐着他。

一阵呕吐。菜根都从他的腹内吐了出来。后来，他在中都看到听到很多食人的现象。中都立有许多庙宇和牌坊，表彰人们对父母或婆婆、岳父母的孝行。

行尚书省接到了很多这种“孝行”的上书：

——××儿媳，为婆母，祈祷，献大腿。

——××州人，秦氏家族二女，为生父，祈祷，献脑和大腿，作粥。

——涿洲人，赵氏家族之女，十九岁，为父母，献双乳，炙烤食之。

——××村，儿子，为母亲献右胁部脂肪。

——××村，儿子九岁，献大腿、胳膊，为母亲作粥。

……

“金国应下文告，禁止割取人肉作为孝行或医疗之用，尽管割取股肉等是孝举，但变了形的肢体是对授予儿女身躯的父母的亵渎。”

耶律楚材向都元帅完颜承晖进言。完颜承晖无可奈何他说：“晋卿，大概你还没到军营去看……蒙古兵围攻中都，已绝粒数月，守城的士兵吃什么呢？我已经向皇帝陛下求助了，听说将军李英率部而来，到目前，没见到他送来一粒粮食。人吃人的现象，是多么残忍……”

“是蒙古兵残忍，像野兽……食人现象，是蒙古围城引起的！”

“是天灾，也是人祸。”

“文告，现在能当饭吃吗？现在士兵都处于饥饿状态，汉朝时不是‘饥食虍肉，渴饮匈奴血’吗？五千钱买不了一升米，全城人现在饿死无数，还有士兵，现在，有的士兵开始吃死人肉和饿死的人了……荒郊没有一个新坟不是被扒的……”

“怨我对百姓民情缺少了解！”

“该死的李英，把粮食送哪儿去？”

“蒙古兵压境，他们每人负重……听说他下令让每人背三斗粮食，元帅也不例外。”

“我的中都军民……我已签发命令，表彰将军乌拉，他不忍自己的士兵一个个饿死。没有食物，士兵吃树皮、桑叶、草根、艾草、皮革，最后只有吃死于战斗中的人了。他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士卒们吃，感动了守城的士兵，决心与中都共存亡……如果我们坚持到夏天，中都城才有希望。”

“元帅，城市是由人组成，如人食人现象泛滥，中都城不等蒙古人来攻，自己就难于存在了！”

“皇帝派人援助我们……皇皇金国大军，会战胜长毛野兽的……”

“人为什么吃人，人为什么杀人？”

耶律楚材的食道系统发生了问题，一想到那个姑娘煮股肉的情景，觉得空荡荡的食道有很多东西往上爬，爬出很多黄水及其它。

“人杀人，人吃人，人恨人，人爱人，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中

都城民，老年人吃新生的肉，中都城外的军人，有的强者吃弱者，这就是人吧！”

他想起了禅师的话：“饥谨，缘于气味。” 89

他去拜访禅师，或许禅师们会告诉他什么。

佛号钟声不绝于耳，那里才有美好的音乐呐！楚材，以前想学禅，总遭棒喝，由于心中有儒风荡漾他不便常去佛寺。今日，他想起自己的行为，感到太浅薄了。

他去佛寺，参见一位和尚。

“什么是佛？”

“佛即是心。”

“什么是心？”

“心即是佛。”

“什么是禅？”

“禅就是禅。”

“人为何食人？”

“为了活着死。”

“人为什么杀人？”

“违背了佛。”

“怎样才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耶律楚材知道了这位和尚叫圣安澄公，他问圣安澄公：“我能成佛吗？”

“直拨人心，见性成佛。”

圣安澄公告诉耶律楚材讲述六祖慧能大师悟道的公案，成佛靠悟性，六祖靠长久的修炼，才达到大彻大悟。

“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室，随时随地打坐参禅，能人世出世……跳出私欲烦恼丛生的陷阱。”

“我现在整天面对的，是人杀人的世界。”

“劝人不杀生，即是佛！我这有一本梁人撰写的《高僧传》，你拿去读吧，高僧的语录，或许能回答你的叩问。你有心得，随时可以到寺院来面谈。”

“你知道吗，中都城外，有些寺院，住进了蒙古兵，马嘶取代了佛号……”

“罪孽！”

从佛寺出来，耶律楚材便回到行尚书省，克守职责，终日听蒙古兵和金国军队征杀的消息和战死俄死的数字统计。

人还在杀人，人还在吃人：佛寺的钟声依旧，耶律楚材“守职如恒”。

金国皇帝派往中都的授兵，许多人被蒙古兵杀死或被赶到黄河里淹死了，送粮将军李英的一千多辆粮车，被蒙古兵掳去了。蒙古兵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中都的城门。

死亡和腐烂对金国遗弃的帝城比任何时都显得热情和留恋。蒙古兵的围攻和金兵的退却像夹道欢迎一样，使死亡的五月开始浑发臭气。这使中都元帅对大饥谨的恐惧，得到了彻底的缓解，士兵和居民大量地死去，他们的尸体成了活着的士兵和居民源源不断摄取热量的蛋白质。而这些人体蛋白并没增加守城将上的战斗力，倒是蒙古大汗的夺城政策——凡是遇到抵抗，攻城之后，将围城内的人全部洗劫，使金兵在不是守城死就被蒙古兵血洗的两种死亡中进行选择。多数金兵选择了前者，有的甚至把死亡当成一种人生享受。

中都元帅承晖是这座死城的首脑，他效忠于金国皇帝，想把中都拖出死地。他一次次地询问耶律楚材对前景的看法，当然希望耶律楚材的占卜结果给他以及整个中都城带来必胜的信心。不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不会承认失败的。在中都危急时刻，耶律楚材的善良欺骗显得非常重要。耶律楚材总是在大的悲观描述里透出一线希望之光。占星家、佛门弟子、全真教徒们成了这座死城的灵魂。

耶律楚材预测猪年五、六月是决定中都命运的时刻。承晖冥冥之中悟到：有时欺骗自己比欺骗别人还重要。

完颜承晖与抹撚尽忠在尚书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之前承晖说：

“昨夜，我听到了狗吠之声。”

“昨夜，我也听到了鸡鸣之声。”抹撚尽忠眼睛里全是奇怪的目光。

“晋卿，你听见了什么？”承晖问。

“我听见了我的琴声。”楚材没作过多解释。

“这些声音，会给中都和金国带来好运的。”

“几天来，寺院的和尚们懒得撞钟了……”

这时，一个人端上来一个鸡冠壶，并将一个高杯斟满。中都元帅问自己的将军和尚书省官吏们：“你们鼻子都好使，闻到了什么？”

“我闻到了茶叶味。”

“闻到了酒味。”

“护城河水味。”

“闻到了肉汤味。”

到了耶律楚材回答的时候了，他说：“我闻到了大金国的气味！”

承晖动情了，眼睛发潮，说：“我闻到的却是美女的芳香。”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都元帅，唯独抹撚尽忠目光漂浮不定。

“又有一个将军的妻妾，洗洁身子，抹上香水，之后，跳进了自己烧沸的锅里……将军发现了她的遗言：分给全军的将士品尝。”承晖宣布为这个红粉女子致哀。

“一个红粉女子，为金国表现出这般情怀……守城胜利之后，我首先要为这位烈女立碑。为了国家，一个弱小女子能做到的，大男人们也一定应该做到。”承晖把目光射向抹撚尽忠说；“我的副元帅……”

耶律楚材发现抹撚尽忠左拇指在食指和中指关节上狠狠地抹了一下，骨节响了两下。抹撚尽忠说：我要和元帅同生死，请元帅放心，我们要与全体将士为保卫金国的江山，流尽最后一滴血。

承晖唤侍从，将那杯肉汤敬给副元帅。

耶律楚材的食道有无数虫爬出来的感觉。他急匆匆转到一边。呕吐不止。他呕吐的时候，承晖召集的军事会议，以品尝美女汤为最后的仪式而结束。

那日耶律楚材离开尚书省，回到家里养神，没想到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等在他家的门口，完颜师姑是抹撚尽忠的心腹，他言称是奉抹撚尽忠命令而来。副元帅想秘密南巡，了解中都城的防务，让耶律楚材同行，提供天气、星象有关情况。耶律楚材说，没有承晖的允许，他不能离开中都城。完颜师姑的笑使耶律楚材惊讶万分。

“皇帝把中都城交给一个窝囊废，中都城的沦陷指日可待……现在中都军政大权在抹撚尽忠元帅的手里。”

“国难当头，正副元帅应该齐心协力才是。在尚书省，两元帅不是结盟

要为全国社稷殉情吗？”

“怎么，你这个通晓天文地理的人，也变得笨呆不可救药了。”

“请等我观测完天象再定吧？”

完颜师姑气急败坏地指着院里的榆木墩，说：“你就是它。”

“别说南巡……我整天想去汴京呢！噢，今夜是十五，今夜月还是不圆……皇帝让我守职中都的。”

抹撚尽忠掌握着生杀大权，可按违抗军令罪砍掉耶律楚材的脑袋，问题是他忙于南巡，无暇顾及罪该万死的契丹人了。别说他无法割去契凡人的舌头，连留在中都的妃嫔们，他也关照不上了。本来，妃嫔们知道抹撚尽忠要弃城南逃，并且打好行李集中到宫门了。尽忠说回来接诸妃们同行，诸妃们都信以为真。尽忠和爱妾以及随从人员出城，走到中山有人提醒尽忠：“诸妃等我们呢！”抹撚尽忠一副大将风度，说：“皇帝走时，都没想到这些妃嫔，眼下十万火急，我更管不了她们了。我将保护妃嫔的任务，交给了完颜承晖，他是都元帅，有义务那样去做……他不是想喝美女肉汤吗，够他喝一辈子的了。”

皇帝留在中都城的妃嫔们，悠扬的哭声真比琴师耶律楚材的琴乐悠扬，感染夜空。都元帅听到这哭声，彻夜难眠。有这妃嫔的哭声，中都城还想得起动听的琴曲吗？承晖问耶律楚材，你怎么没有跟抹撚尽忠南逃呢？

“我没有力量出走。”

“你怨恨我吧，当初是我执意把你留在中都的。”

“不怨也不恨，一切都是命也。”

完颜承晖说：“人愁的时候，唯有胡子长得最快……你连剃须的时间都没有了。”

耶律楚材拂动着长髯，说：“如果它变成小姑娘辫子该多好啊……整个中都城，有几个女该顾得打扮。”

“留着它作何用。”

“有一天，我怀抱胡琴，遁迹于山林……”

“你有出家上山的念头？”

“难道你的信念俱焚了？”

“……没有。只是现在我喜欢参禅了。”

“陪我去城墙巡视守城将士。”

完颜承晖和耶律楚材登上北门城墙。几面金旗脏兮兮、呼刺刺地在墙头上飘扬。墙上还没有死亡的士兵在轻微地呻吟、蠕动着。没有战死的金兵向城下的蒙古兵射箭，发出的箭镞，都软弱无力，像落叶一样飘进蒙古军营中，蒙古兵在用沙土袋，垒起高高的土台，几乎和金国的城墙高度平齐了。蒙古军精选的神箭手轮番向金兵射击。一支箭镞呼啸着从完颜承晖和耶律楚材两人之间穿过，射在一个士兵背上，箭镞在士兵背上颤动。

“都怪抹撚尽忠那个贼！”

完颜承晖祭了太庙，再祀家庙，回到尚书省，把完颜师姑叫到府上，问：

“抹撚尽忠声称为中都尽忠，突然南逃，你知道此事吗？”

“知道，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他现在早已离开中都了！”完颜师姑毫不掩饰他说。

承晖愤怒他说：“你们把国家社稷置于何地？”

耶律楚材目击了完颜师姑人头落地的情景，他临死眨动着眼睛，叭叭着

嘴巴，似乎在说：中都要完了！

中都城真的要沦陷了。

五月的太阳惶惑地挂在中天，完颜承晖流出他一生的泪。请史师安石进府，完颜承晖口述遗书：

“承晖自幼攻四书五经，竭力效忠皇上，陛下赋予我守护中都的使命，我未能守住，只有羞愧而死尽忠了。”

遗书藏于史师衣服内，送他上路。

承晖戎马一生，最后想欣赏耶律楚材弹琴。

“晋卿，你为我弹支曲子吧！”

“你想听什么？”

“……栖霞琴师弹的琴谱。”

“可惜……不知他去向了，也许在汴京呢！”

“弹什么曲子都可以，只要是你会弹的。”

“《高山流水》行吗？”

“不不，我不喜欢……我可不是嵇康，他是身戴木枷，押上刑场被处死的……”

耶律楚材为完颜承晖弹了十几支曲子，琴弦被弹断了两次。他接上琴弦继续弹奏。完颜承晖斟了一杯毒酒，一边饮，一边听琴曲。琴弦又断了……

耶律楚材也欣赏到了金国元帅死前的从容和平静。流血的眼睛望着他的琴，元帅无言之语尽在他的眼里，一只眼望着琴，另一只眼望着酒杯……

酒仍飘着芳香，血散发着腥气。

他看到酒杯上站着两只蟋蟀，蟋蟀叫着，他似乎被蟋蟀咬了一口，酒杯轻轻地放下了，他重新拿起断弦的琴走出门外。

天像一块黑布笼罩着整个中都城，天上稀稀疏疏的星辰，眨动着鬼眼。马蹄声如海潮从远方隐隐袭来……

知道开始，也就知道结果了。

耶律楚材知道有这一天的到来，他为这天的到来经历了漫长的心灵煎熬。

第二章

扈从西征

第一节 大道苍沧海

一万五千骑蒙古骑兵，从四面八方驰进了中都城。蒙古马蹄和蒙古刀对一切生灵毫无恻隐之心。进城前，刀像削树梢一样，削掉了很多人的头颅。他们感到这样做也未免太累了。没有反抗的屠杀，也没劲儿。如果知道这样，狗年成吉思汗猛劲儿也就冲进中都城了——上了金国皇帝的当，一个娇气气的金国公主，差点把大汗征服者的雄心软化了。

蒙古马队走进中都的时候，都元帅的尸体刚刚收殓。人们来不及哭泣，急忙去寻找活路。耶律楚材亲眼目睹了蒙古人血洗尚书省的惨绝人寰的一幕。疯狂的杀手像在惨叫的羊群中挥动刀子。人们下跪，用眼泪来求饶，有一点力气的人四处逃窜，又四处撞碰。天渐渐亮了，东方的天空，却没有中都街道上的颜色红。上苍放出这些疯狂的苍狼、野马，在成熟的西瓜地一样的城里践踏数天，满街横倒竖卧的城民、士兵就像拔秧敲开颅的西瓜堆，腥气冲天，火光冲天。蹲在红墙一角的耶律楚材也失去了理智突然弹起了琴，几匹蒙古马失惊，被地上的人拦倒；有一匹马的蹄子踩进死尸的腹腔里，死尸也随着马蹄活动起来。蒙古马对背上的人发出几声咆哮，蒙古兵来不及用刀收割契丹人耶律楚材的脑袋，便被蒙古马驮走了。

耶律楚材弹奏的琴曲，成了这座城池的最后音乐。后来很多蒙古兵围着他欣赏琴声，胡琴和音乐使他们彼此得到了沟通。蒙古兵受琴声熏染，也忽略了这个琴手——行尚省左右员外郎。几个身披盔甲的蒙古兵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胜利的舞蹈。耶律楚材掀开血红色的眼睛望见一个个扎在地上的长剑和战刀。琴弦断了，蒙古兵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死城里舞蹈。他们没有认真去想。长髯人手里的那把琴，成了一柄特殊的盾牌。

木华黎带着马队走过三道城垣，穿过几重宫殿，堂堂皇皇地坐上了金国皇帝的宝座。他望着多如蚂蚁在地下跪拜的金国官人和将军。

蒙古万夫长对金国城池里的人产生了好奇，继而，这种好奇变成了恐惧——他们怎么变得这么快，对自己的敌人表现出比父母还要恭敬的礼仪。

宫廷里的管家，为了要讨得蒙古人的好感，各自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去面见“侵略者”。

马厩官员，给蒙古人牵来了优良血统的骏马；掌管服装的官员，捧上了绣有美丽的花纹、飞禽走兽的朝服和布匹。

掌管宝物的官员，献上了金光闪闪、玲珑剔透的金银珠宝和宫廷古玩。

他们还想为“侵略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蒙古万夫长面对“歌舞升平”中施札的金国中都官员，感到可怜；他们都是奇怪的人，为了生命，可以轻易举手投降，他们随时可以背叛任何人。虽然蒙古人喜欢他们这样，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

木华黎对金国的降臣们说：“你们听，我的红骊马在叫我呢。这也算是宝座？”他用手拍打着龙椅，“这上面爬着的都是死龙，须是假的，眼珠也是假的……死的宝座，只配金国、中原皇帝们去坐……我们蒙古大汗的宝座在马背上，是能飞能走的宝座”。他唤来士兵准备干草，将金国宫殿付之一

炬。

这时，成吉思汗的使者从草原特意赶到中都，负责收集金国宫殿、国库中的所有珍贵物资的阿刺浅也来到殿上。他目光在众多的金国降官中扫视。他来回走动没有发现他所要找的人。于是，他用蒙古语喊：

“契丹——耶律楚材！”

“契丹——耶律楚材！”

无人回应，他又喊了几遍，仍无人答应。便指问金国降官：“你们知道那个契丹人吗？”

一个人胆胆怯怯地抬起头，含糊着说：“也许随副元帅去了汴京，也许……死了。”

阿刺浅又问：“你们的都元帅完颜承晖呢？”

“都元帅不忍看中都城被蒙古大汗攻下，已经服毒自尽了。”

阿刺浅命传令兵迅速将中都城战情报告给在草原避暑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听说金国中都元帅完颜承晖之死，非常悲伤和惋惜：“我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对手都不存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金国就一个好元帅，还死了，可惜呀，我未能得到此人！”

成吉思汗下敕令，追封完颜承晖为“忠义王”，命令木华黎代他祭奠昔日敌人承晖的亡灵。

“大汗何时去金国巡视中都城？”他的侍卫长问。

“我不去，虽然我们攻下了它，但我们还很难战胜他们……整个城池里，都有毒。跟他们经常在一起，我怕我的马队被污染，失去草原人的勇敢。宫殿是魔鬼住的地方……”

金国的宫殿变成了火海，中都城的夜色，远处望去，就像篝火燃烧。金国祖宗的神位和诸妃嫔都被蒙古兵们掳走了，载满珍贵货物的蒙古运输队，源源不断地流向古北口外，流向克鲁伦河畔的蒙古金帐……

这个城市在五月里腐烂了，五月是为金国中都准备的。蒙古人还没意识到人死后会腐烂。腐烂中爬出的蛆虫，变成了苍蝇，在中都上空、河床、路面上飞舞。

大瘟疫在这里流行。

耶律楚材没有变成刀下鬼，简直是一个奇迹；阿刺浅没找到他，他在大屠杀中漏网了。

大屠杀过后，耶律楚材在死尸中奔走，背着自己的琴，不知为亡灵弹奏，还是为金国弹奏？

“如果发生在冬天，该多好！”

活着的人，就不会为肚子发愁了。这么多的生命都在春天里腐烂了，包括人何的记忆。

他不再有恐惧感。对于各种变形的肢体，尤其是那些发乱流脓的头颅，他不再躲躲闪闪。苍天派来很多很多的鹰鹫和黑鸦，它们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些生机。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疲惫了。他已经埋葬了一百个人，要埋葬的人很多，他埋葬的都是孩子……他又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很像他的铨儿。如果铨儿不去汴京，会是怎么样呢？他说不清皇帝南渡是好还是不好。他给那个孩子擦了擦脸，把孩子放进土坑里，填上土，又移来一丛野

花，花色白的，像孩子发白的小手。

“这是你的孩子？”死人堆里发出一声微弱的问话。

“……是……”他发现那位老人很难活下来了。

“大人坏……孩子不知坏，为何让孩子死去……”老人奄奄一息他说，“狼来了……折断他的翅膀和牙……”

“苍狼没有翅膀。”

“有……翅膀……”

老人死了。

琴声呜呜咽咽鸣了一阵子。几只鹰落到了老人身上。

耶律楚材说：“苍鹰呀，你让老人升天吧！”

他向鹰群投掷石块。苍鹰飞起来，又落下来，叫声很响亮，他在路上遇到一位中年人，中年人怀里夹着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死去的男孩。

“你把他送哪去？”

“我拿回家去……”

“埋了他吧！”

“……不……我饿了……”

“你给我吧……让我把他埋葬。”

“我的老母几天没吃饭了……张口要吃肉，想肉吃……你没吃过人肉吧，人肉好吃，孩子肉是‘和骨烂’，香着呢。”

“孩子没长大，就死了，就被人吃了……”

“这不是我的过错……你去找蒙古人吧……他们杀人：他们放火，然后他们才走开……”

夜幕又降临了。

月亮地很白。他望着灰苍苍的原野，似乎想起来是什么日子了。

今天是端午节。

“汴京的人，现在都在月下吃粘食呢……往月河里投糯米，流放灯火。”

他在月亮下弹琴，《月亮》就这样产生了。琴谱的第一个旋律就是：月亮出来了，月亮又灭了……

月亮真正灭的时候，耶律楚材来到佛寺门外。他被起早扫院的和尚发现。

“为何佛门没有马蹄印？”

“蒙古人是一步步叩头走来的。”“敬香火了。”“月亮没了，香火还亮着。”

“澄公师傅在吗？”

澄公在打坐，见耶律楚材进门，便问：“你来何干？”

“请教高僧的语录。”

“那你就去读《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去吧！”

“我向您请教禅宗妙机。”

“禅在你手上。”

“哦……我手上皆是血。”

“你到清池里洗一洗。”

“这个世界还有清池？”

“清池处处有，唯独你没发现。”

他在清池里洗手，正好太阳在池里洗脸，洗得满池是红色，不知是血，还是阳光。

“金国要完了。”
“你去草地上找……”
“我什么也没找见。”
“每片草叶上，都有一个太阳。”
“那是露珠，”
“还有什么？”
“听见了蟋蟀在叫。”
“金国的皇帝走了，谁还斗蟋蟀呢？”
“蒙古人善骑射，蟋蟀罐都被他们烧了。”
“有一天，他们的后代也会斗蟋蟀。”
“噢……今天什么日子。”
“中都烧头七了。”
“我记住了。”
“以后，不要再向我谈论心得了。”
“为什么，师傅？”

“你过去在金国当官，身居高位。且儒生多半是不信佛的，只不过喜欢搜集几句佛家语录，作为谈话的资料罢了，所以我原来不敢对你严加要求。现在看来，你是真正想学佛了，因而我不再敷衍你。我年纪已经老了，不能教你了。有个万松老人，儒、释兼通，造诣精深，解说佛法，贯通无碍，你去拜访他吧。”

澄公和尚说的万松老人，就是金末曹洞宗（曹山本寂、洞山良价两位禅师创立）的宗师行秀。他俗姓蔡，河内人，礼邢州法隶净土寺落发，具戒后，抵燕京，栖息潭拓寺，后去彰德府磁州的大明寺，参雪岩满，经二十七天，领悟了禅宗要旨，他的道行极高。迁到中都万寿寺后，备受金国朝廷的尊崇，十分显赫。1193年，金国皇帝诏他人禁内升座说法，皇帝亲躬相迎，闻法感悟，赐锦骑大衣，建普度会，每年设斋。万松不屈王公，有一次金皇帝派遣使者前来赐钱二百万，使者传敕时，命他跪听，他不肯应命，说：“出家人那有这种规矩？”使者威胁说：“那我就回去了！”万松说：“你传圣旨，我怎能不听，你若是不传，那就听便了！”使者不得不让万松老人焚香站着听敕。

在澄公的指引下，耶律楚材到报恩寺去谒见万松。万松在幽静的松林大刹里，评唱宏智的《百颂》。百鸟在树上争鸣啾啾。很难想象这里竟是中都城里的“一块净土”。

耶律楚材问行秀禅师道：“人类的灾难到来，如何回避？”

行秀道：“何不向无灾难的地方去？”

楚材问：“哪里是没有流血、死亡的地方？”

行秀道：“不会有更深的灾难的，就是无灾难之处。”

楚材问：“这里是吗？”

行秀道：“便是。”

楚材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行秀道：“岛屿没有水，可是它终年在海水中浸泡着；大刹无杀机，四外城池都是血水……你进刹之前，弹出的琴声都带血味，你闻一闻你的手指。”

耶律楚材闻了闻自己血涸的手指。“我从血泊里爬出来，求佛心切！”
楚材说。

行秀问道：“你看松树杈间是什么？”

楚材道：“是一种植物。”

行秀问：“植物下是什么？”

楚材道：“是腐枝败叶。”

行秀问：“树也曾为它流过泪，落在自己身上的败叶腐烂了，长出一种新东西，还有什么比它再珍贵的呢？”

楚材又问：“那就是佛吗？”

行秀道：“慧能六祖告诉，自心即佛。怀海说，自古至今，佛即是人，人即是佛。”

楚材又道：“师傅，请为我指出迷津……怎样才能达到大悟？”

行秀道：“凡夫自成佛是有六阶次……”他一一列举之后又说，“佛伦遗教，要节制六根，不要让六根追逐六尘，以免放逸坠落。节制六根，就像管治凶悍野马，一定要紧紧地轡住……”

楚材若有所思他说：“管治凶悍的野马，一定要紧紧地轡住……这就是悟。”

行秀又道：“你带着尘世的血垢，来寻找……”

楚材道：“清净。”

行秀道：“清净者，一尘不染也！”

楚材道：“这就是慧能的见性成佛？”

行秀道：“怀海说：佛只是来去自由，你读过他那首名诗吗？”

楚材道：“读过！”

放出泐山水牯牛，

无人坚执鼻绳头，

绿杨芳草春风岸，

高卧横眠得自由。

“佛性真得元形无相，不受时空所限制，不被任何环境相牵累？”

行秀道：“无处不滞，通贯十方。”

楚材问：“不强调佛性的清净特征，而强调毫无拘束的自在自由，符合曹洞宗旨吗？”

行秀目视楚材许久，说：“流水才是活，禅宗需要丰富和发展……”

“果树嫁接，果还是那个果，但味道更新了。那棵海棠就是嫁接的……”
行秀指着海棠说。

“我能品尝吗？”

“现在还青涩……去嫁接自己的……在自己的佛树上，采撷大道。”

行秀发现楚材知识渊博，求学佛诚恳，有良好的悟性，便收下了楚材。

从此以后，楚材在万松门下参禅，“杜绝人迹，屏斥家务”，即使是数九严寒，三伏酷暑，从不间断。这样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参了几乎三年的禅，终于领悟了禅宗的要领。他从万松老人那里受到了启示，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人的禅法。

万松老人正式收他为及门世俗弟子，给他取了一个法号，叫湛然居士。
楚材从此自称嗣法弟子从源。

一日，耶律楚材又参拜万松老人，正值一位全真教徒诘问万松：

“弟子几十余年，打叠妄心不下，乞师方便。”

万松道：“我的妄心有多少时了？是不是本来有妄心？既然有妄心，怎么生断。妄断者即是，不断即是？”

全真教徒听后脸廓然，行个礼离去。楚材心想：“师傅谈真妄不二，事理双照的皆有妙谛，又没违背曹洞宗的门风。”

他望见池中水，鱼在水下游来游去。“水面有水波，这是什么道理？”他询问万松。

万松道：“有波必有水，有水不一定有波，性海无风，心波自涌。”

楚材点头称是。

“鱼为什么要往外面游呢？”万松问。

“它不安心于此水，”楚材答。

“鱼也有人世的念头，何况人呢！”万松说。

“鱼是活泼泼的生命，鱼的行走路线，总是逆水而上。”楚材答。

“你看青鱼叼着什么？”

“柳叶。”

“柳叶上有什么？”

“没看见。”

“上面是个‘仁’字。”

楚材心领神会他说：“是个仁字。”

“在红尘世界远游，必须以儒家学说作舟哇！”万松说。

“我从三岁起，就在母亲的指导下温习儒学……”楚材说。

“友人诗曰：赠君一句真截处，只要教君能素养。但能死生荣辱，哀乐能羁，存亡进退尽是无生路。至于‘西天三步远，东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呀！逆水行舟见精神，乘风破浪才是好境界。世人都说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国，在湛然身上，能否实现正心修身，家肥国治？我说，你去寻找成佛之道，才不愧于《大学》的篇什。”

耶律楚材说：“我要遵照宗师的要求，在这个乱世之中做点事情。”

万松说：“不要羞羞惭惭，佛法是真理之源，但不是真理的唯一源泉。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是三位圣人，三圣人的理论对世界都是有用的学说。”

楚材听了万松这番话，心血立刻被什么贯通了。他欣然执琴，向自己的宗师弹拨出自己“大道”的感悟。

大道苍沧海，万古长澄清，
酌之而不竭，注之而不盈，
偃鼠得满腹，亦足饱鯨鲸。
又如大圆镜，历劫长圆明，
中间无影像，应物而现形。
又如万钧钟，寂然藏雄声，
随叩而即应，罔者自铿铿，
小击而小响，大撞而大鸣。
又如长明烛，积岁长荧荧，
分为百千万，光明如日星，
惠之而不费，是为无尽灯。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诏书

蒙古九旄大纛在中都的上空猎猎飘扬。旗帜告诉黎民百姓，这是蒙古人的天下了。

中都城在历史上曾几易其人。

多少万年前，猿人在这里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火种，猿人的头颅沉睡到西周时，苍天之指在这里刻出个“燕”字，这里是燕州；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它叫“幽州”，一直叫到唐五代十国，成了辽国的南京；辽国契丹人走了，金国人来了，它开始叫燕京；金国海陵王来了，把燕京叫成中都，到了1215年，金国皇帝把它“让”给了蒙古人。

这就是金皇帝的逻辑：我打不过蒙古，去攻打比我还软弱的南宋朝廷。他不堪回首过去的帝城和臣民，提出了新的和约和请求。“假如牝鹿和牡鹿都被杀尽，只剩下兔子可供猎获，那么兔子不也可以吗？”成吉思汗又派出了自己的使者阿刺浅到金国汴京，转达自己的讲和条件：“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放弃皇帝的称号成为河南王，作大汗的陪臣。”

金国皇帝说死不答应。成吉思汗的马队跃过黄河，黄河以北八百六十二座城池，都踩上了蒙古马蹄印。黄河以南的蒙古马队发现了各种反叛的旗号，怕陷入游击战的沼泽地，便明智地踏冰渡过黄河退却了。

成吉思汗在作世界征服者梦的时候，金国皇帝腾出时间向西夏、南宋递出交战书，他不知道成吉思汗这时已给金国灭顶之灾留下了个伏笔，说：“宋国和金国有世仇，又开始斗杀了，对我蒙古军有好处……”

大气的成吉思汗把中都看成是陷阱，他无意去那里观光，于1216年的夏天，率领他的蒙古旋风，携带着堆积如山的财富的庞大辎重队，返回鄂嫩河，饮马去了。在被占领的金国土地上，仅留下两万蒙古兵和效忠他的契丹军。

鄂嫩河、克鲁伦河河畔的蒙古苍狼那蓝幽幽的眼睛开始对准了遥远的西方……西方有一个花刺子模王国。

花刺子模王在位的晚年，居民过着最美满的繁荣和太平的日子。一群群商人到可能获取利润的任何边陲地区去。由于蒙古部落是游牧民，远离城市，他们十分珍视各种织物和垫子，因此同他们通商可以赚钱的消息便远播开去了。为此，有三十不花刺商人带着各种货物及蒙古人需用的其他物品来到了那里。当时成吉思汗对伊斯兰教徒十分尊敬，为了对他们表示更大的尊敬，在纯白色的毡帐里接待了他们。他们回去时，成吉思汗吩咐后妃、宗王们和每个异密，各派两、三十亲信带着金银跟随他们前去，到算端国内去进行贸易，换取当地的珍品。当时集合起了四百五十个伊斯兰教徒同那些商人一起动身，去花刺子模。

使者和商人来到了打答刺城，号称“海儿汗”的人见蒙古使者没有对他表示应有的尊敬海儿汗生气了，此外他还眼红他们所带的财物。

花刺子模王不顾成吉思汗的诏敕，没经深思就发出了杀死人、没收商人财产的命令。

海儿汗奉命杀害了使者，这一下他就把全世界毁了，使所有的人民都遭到了不幸。海儿汗毁坏和荒废了整个世界，使全人类失去家园、财产和首领。为使者的每一滴血，无辜者的鲜血流成整整一条乌浒河；为偿付他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每个十字路口都要有千万颗人头落地。在这个命令下达之前，有一个商人从牢里巧妙地逃了出来，躲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躲了起来。当他

得知自己的同伴死去以后。他马上来到了成吉思汗那里，报告了其余诸人的悲惨遭遇。成吉思汗再也不能忍耐和平静了。

成吉思汗采取一个重要策略：首先派出使者出使花刺子模，向国王询问商人被杀的真相，转达成吉思汗的质问和威胁。当时花刺子模国王为了自己不失为一个大国君主的体面，杀掉了成吉思汗的正使，剃掉了两个副使的胡须，然后放他们回国，去见成吉思汗。胡须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权利的象征，割掉胡须，在伊斯兰教徒看来是奇耻大辱。成吉思汗自然不甘心吞下这颗苦果，他找到了名正言顺进行西征的理由。另外，同时派使者阿刺浅再次出使金国帝城给皇帝送个酸枣：只要不跟我们为敌，我们便手下留情。暗示好战的全国皇帝，放心大胆地侵略南宋和西夏。阿刺浅从汴京回草原，路经中都，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继续访求辽国契丹皇族的后裔。

阿刺浅骑着红马走在中都城的街道上，马蹄声清脆而悠扬，他暗自发问：耶律楚材你在哪里？

阿刺浅在万寿山下竟然遇到了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到寺院焚香回家的路上，被阿刺浅发现的。

阿刺浅勒住马辔：“你还认识我吗？”

“噢，认识，是佛保佑，你在泽州才没被人解肢买掉。”耶律楚材话中带刺。

“我找了你好久，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上次离别没客得多叙，当时你还在金国尚书省……送岐国公主，你去了大帐，可惜当时我不在。”

“我救了你一命，是应该的，因为杀害使者是无能和不道的行为……我上次跟你说过，蒙古军把整个泽州城人屠杀光了。”

“我上次忘告诉你了，攻泽州城的有很多人是契丹兵。”

“……”耶律楚材双手合于胸前，一副忏悔的样子。

“我们蒙古人和契丹人有很近的血缘关系、金人对契丹人从来就很戒备。”

“大汗对契丹人印象非常好，是契丹人帮助蒙古人打败了金人，金国防守北边的契丹军投向蒙古，攻打中都，大汗依靠了契丹军，如果没有契丹军的配合，中都也不会很快被攻下来。成吉思汗重用的契丹人，耶律留哥、耶律阿海和秃花兄弟，跟你一样，都是辽皇室的后裔。”

“我已经步入佛门……不谈尘事。”

“你还在为了值得同情的金皇帝痛苦，伤心？”

阿刺浅的话点到了耶律楚材的要害之处。“佛门可以净心，能治理天下吗？”

耶律楚材没想到落后，没知识的蒙古人，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他说：

“蒙古人确实有一种大气，千年际会风云异呀……”

“你是契丹人中的佼佼者。精通经史，旁及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和医卜之说，你随我去见大汗吧！”

耶律楚材思虑一会儿，说：“当年我被俘，没被杀头，释放之后，便拜谒禅师，杜绝人迹，屏斥家务，奇寒酷暑，也无日不参禅。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已经三载，眼下还没有真正悟到佛祖禅机。所以，我还不能与你同行。阿弥陀佛！”

“大汗素有吞并天下的志向，想把天下的能人都召于自己麾下。大汗如果知道你还在这里，早就……”阿刺浅露出几分敬佩的目光。阿刺浅策鞭而

去。马蹄刨起的尘烟消失在耶律楚材的视线里。

“金国皇上、大臣，都爱宫殿、蟋蟀和金轿，可是蒙古人却喜欢骑射，征杀……天下竟有这样的幸福……？”耶律楚材望着天上蠕动的云朵。

成吉思汗经常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打败敌人，像驱赶家畜一样追逐敌人，跨上敌人的马骑，夺取敌人的全部财产，看到敌人在丧失了他重要的东西时流泪的脸，把敌人妻妾搁在自己的怀抱里。

成吉思汗为什么这样“幸福”？

耶律楚材发问，白云没有回声。

阿刺浅带着使命回鄂嫩河畔的大斡耳朵了。

阿刺浅走后，中都城下了一场大雪，白灾来临了，大量的马群在中都郊外的雪野上死去。

报恩寺里的雪更大，几乎都掩门了。很多枯干的松枝被雪压断。所有的世界都成一种颜色了。僧人们拾起雪上的枝条当薪柴取暖。湛然居士披白雪而来。

“你怎么穿孝服了，为谁呢？”万松问他。“为金国，今天，才是金国中都的祭日。白雪片片，落在我身。”

“你感到寒冷吗？”

“下雪时，天下冷，冷在雪后。”

万松为他掸雪，雪花纷纷飘落。

“乾坤大地，不见尘纤。‘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楚材鼻孔突然滴血，“白雪红血，雪白血红，人间一景。”“为何流血呢？”

“为何人要杀生，佛祖劝人不杀生呢？流血前头晕，失血之后，头清醒、清亮多了。”

风刮起，树冠摇晃之后，树静了，风止了。万松老人问寺院的僧人：

“你们听见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听见。”一僧回答。

“你听见了什么？”万松问湛然。

“我什么都听见了。”湛然居士说。

“哦，具体说来。”万松问。

“鸟冻死在飞翔的路上的声音，金国与南宋交战的鼙鼓铜钹声，一只白嘴唇红马的马蹄声……”湛然居士说。

“声音在雪的上边，还是在天空？”

“在雪的下面。”

“噢，这叫隐隐传来。”

“声音是一条线，那头在鄂嫩河大斡耳朵，另一头在长城这边……”

“你能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

“不是听，而是……闻一闻这雪，舔一舔这雪，摸一摸这雪，看一看这雪，悟一悟这雪……”

“你有多少器官？”

“师傅，你告诉过我，人人都有，心即是佛，一切在于自我发现。”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大概是蒙古使者骑马飞去的时候。”

“他留下什么了？”

“很长很长的东西。”

“ 多长？ ”

“ 几千里。 ”

“ 什么？ ”

“ 马蹄印。 ”

“ 声音不是往那边走，而是在这下面。 ”

“ 你呀，佛祖心中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概成吉思汗的诏书要到了。 ”

“ 我也这样想，祥师。 ”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蒙古大汗箭一样的传令兵，已经要走进中都城了。

那天，湛然居士又到报恩寺跟万松禅师谈学禅的心得。忽听见叩门声。敲了几下，就不闻其声了。万松还没到寺门前，就听见马嘶声，马还刨着蹄。门开了。

万松和湛然居士看见一头剽悍的红骊马，正在用牙齿叨传令兵的衣服，疲劳过度的蒙古兵倒在了地上。

“ 这就是成吉思汗的速度。 ” 万松说。

“ 他怎么不得胜呢？ ” 湛然说。

蒙古兵从地上站起来。

“ 你从鄂嫩河大帐来？ ” 湛然问传令兵。蒙古兵说：“ 应该说，箭从那里发出，我仅仅是飞了最后的里程。 ”

“ 你是第几位？ ”

“ 不知道。出发时，骑最好的马。马累了，王公贵族、万夫长们把自己最好最快的马提供给传令兵。我们在马背上生活，在马背上睡觉…… ” 传令兵说。

万松老人雪亮的目光望着自己的弟子湛然。耶律楚材接过诏书。

宠遇命前席，客星侵帝座。

“ 叫你何时起身？ ” 万松望着远去的红马，问湛然弟子。

“ 春暖花开时。 ” 耶律楚材回答。

“ 从香山启程，出居庸关，经云中、武川，越天山和大漠，到鄂嫩河边的大斡耳朵，路途遥远，有千难万险等着你。 ” 万松为自己的弟子担心。

“ 你放心，汪洋法海，涵养无穷也。 ”

第三节 天涯沦落人

中都的冬天懒洋洋地走了，中都的春天懒洋洋地来了。懒洋洋的身上也有勤快的东西，那就是耶律楚材的胡须和他的指盖。

他在香山故居门前的水塘旁坐着，身下是一块半截碑，碑文依稀可见，是用大契丹文写成的。写的什么，他不识得，他只知道是先祖辽人在南京时立的。金人占领南京后，辽人的遗迹多遭受此下场。据母亲漆国夫人杨氏说，当年先父出殡，殡队经过故居门前停棺，母亲见儿子见棺不哭反而笑，于是朝他裆部拧了一下。楚材哭声震耳，他见长兄辨才将一个青色的瓦盆摔碎在那块断碑上，所有的族人痛哭欲绝。此时，耶律楚材又回想起了那一幕。族室曾有的辉煌不见了，先父走了，母亲、长兄、仲兄、妻子梁氏和儿子铉儿，都在金国汴京，不知现在过什么日子，以后还会得到恩惠吗？树上的鸟在叫。

“你在叫什么？现在我和你们都是异国的人了。我有翅只有往北飞，有眼只能见南飞雁。佛祖讲，人世间一切都是空的，空的天，空的地，空的房。人生来就向死走去，可是人们还要拼死拼活地生着，都要为欲望所累。”

耶律楚材从水塘里照见自己垂胸的美髯，他向水塘里投去一块石子，他的影子在水中碎了，又很快复原，他又投掷一块石子，这石子是从碑上落下的，上面有半个字，石子又打碎了水中的影子。他不忍再去看。坐在石上想事情。去遥远的北方，涉大河，越高山，过草地，自己应该带些什么，把自己所要带的都带走，这又不可能。你是扈从成吉思汗西征，不是去那里住宫殿享清福。

他想好了，除了书籍，就是那把溅血的琴。冥冥之中，他觉得还缺少什么，如果没有它，就很难越过天山大漠似的。

他想起来了，有一天家中来一老者，满身墨香，老者是被楚材的琴声吸引而至的。两人谈些燕京见闻，老者便告辞了，告辞时，老者说有一本家书送上，作为留念。楚材问什么书籍，老者说：反正你见了如获之宝。老者飘然而去，弄得楚材心里空荡荡的。如果是别的什么，楚材不会在意的，恰恰是书魂勾住了他。

他轻轻地弹起琴，他弹了一曲又一曲，他几乎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人在春天，怎么琴在秋天？”他抬头发现一个女子站在一侧，用手挽着垂柳新枝。他轻轻地合上眼帘，依旧弹琴。他心想，我是参禅信佛的人，怎么跟前突然出现一个妙龄女子？他几乎不敢睁眼了。“怎么，你的琴声跳调了？”女子的声音像春虫一样在他耳旁爬行蠕动。他不得不睁开双眼，又不敢正视面前的女子。

“你能否把琴借给我，听我弹上一曲？”

耶律楚材将琴递过去，女子的手指在琴上飞动，听见的是庸后主的名曲。她弹了《高山流水》，最后弹了《赤壁怀古》。

“一个女孩子，也能弹出这样的琴谱？”

“为何女子不能弹，同是天涯沦落人……”

“你是谁？”

“是我。”

“我是我是谁？”

“一个失去家园的人……”

“你的家园在何方？”

“ 宋国。 ”

“ 北宋亡了，还有南宋。 ”

“ 你的家呢？ ”

“ ” 楚材自在家门不知家在何处。

他觉得跟一个陌生女子谈太多，有伤佛性，便想急于结束这场谈话。

“ 你找到这里，有何事相求？ ”

“ 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 ”

“ ” 楚材哑然。

“ 父亲.....让我来..... ” 女子将布包拿出来。

“ 你家父..... ”

“ 已经死去快一月了，难道你竟有眼无珠，没发现我穿孝？ ”

这时楚材才去正面打量对方。

“ 家父是谁？ ”

“ 就是月前答应送给你书的那位。 ”

“ 是他..... ” 楚材眼里溢出泪水，“ 我至今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却..... ”

女子也泪水涟涟。她小心翼翼将兰花布包打开，露出两本颜色很旧的书，一本书页上写着：《眉山集》，另一本写着《苏诗注》。女子哭着说：“ 这是祖传家书。 ”

“ 难道你是大文豪东坡后人？你家父叫..... ”

“ 家父是东坡四世孙，名公弼，原是威州刺史.....因为我们有这番家世才没被蒙古人杀害。 ”

耶律楚材收下书，安慰姑娘几句。姑娘却说话了：

“ 先父有话，让我把家书和自己一同托付给可以信赖的人.....父家说，论你的修炼，德性，将来是栋梁之材。 ”

耶律楚材慌张起来：“ 虽然说名字有‘ 村 ’，可腹中除了禅意，再无别的..... ”

“ 父亲说你有家室，可是你们天各一方，和无家一样。 ”

“ 我已经入佛门，在家修道，不敢染红尘之事；再说，我又要北上，遥遥万里.....苏小姐。 ”

“ 居士不同僧人.....先祖也信佛呐，你听说过‘ 天女维摩 ’ 吗？ ”

耶律楚材点了点头。

“ 先祖称他爱慕的王朝云为‘ 天女维摩 ’，一尘不染。 ”

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以森林对人身份与子弟们讨论学问，空中一天女将鲜花散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瓣都落地了，唯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肯落下，别人怎么用力去刷，花瓣也不落地。天女问他们，为何要把花朵从身上刷落？有人说花朵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是花瓣之过，而是人之过。已经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区别，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人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眼睛和鼻子才有机会骗他们。能够征服恐惧，才能超越一切感觉。

“ 我马上起程北去了，那边有高山，大河、森林和草原。 ”

“ 我愿随你同行，弹琴赋诗，解除你旅途疲劳。 ”

耶律楚材又找出一个借口：“我大你多岁……”

当年东坡先祖五十七，朝云才三十……他们最知己，朝云先于东坡六年去世，她咽气之前还在念《金刚经》上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苏姑娘手里的《苏诗注》使耶律楚材动情，他更动情于姑娘父亲公弼辞世时的嘱托，而他那颗冰冷的心，被苏姑娘的才情融化了。

“你先父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当时他步履蹒跚，很吃力的样子……没想到……”耶律楚材又轻轻弹奏起，在为亡灵弹奏。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耶律楚材一行走在阳光灿烂的路上，他和新妻苏氏乘坐的蒙古车，载着一些书籍，药品必备的生活用品，和一把琴。自打上路，他的心情就十分舒畅，这种情绪是多年没有的。这也是苏氏给他带来的。如果说参禅的三年心情是清静的，北行中的他，心情是愉悦的。一路和苏氏谈情吟诗，别有一番滋味。

又要到居庸关了，他突然闷闷不乐起来。守关的是一些蒙古兵。很多马在山上悠然自得地吃草，他想起了几年前随中都元帅完颜承晖送歧国公主去蒙古大帐和亲经过这里的情景。似乎一切都发生在昨天，苏氏自然理解夫君的复杂心情，话也少了。

出了居庸关，他们身子背向马蹄飞奔的方向，回望阳光普照下的山峦，败落的村庄，以及面色如水的行人。

驭手是个赤脸、身材精壮而矮小的蒙古兵。他用力勒辔绳，马像箭链一样射出，使楚材和苏氏身体失重，苏氏扎在了楚材怀里，像一只受惊的山兔。楚材生怕苏氏落人车下，紧紧地将妻抱住，回望中都的视线彼拉断，楚材非常不高兴地瞥了驭手——那个矮胖子一眼，正好与矮胖子对视，视线来回颠簸。驭手无名地喊了一声，马蹄速度稍放慢了。

自从登车启程，他们夫妇与蒙古兵就有一种感情代沟，互不言语，互相有戒备似的。蒙古兵对这对夫妇有一种妒意，于是就用驾车速度跟他们来恶作剧。

“这头野狼……”苏氏知道驭手听不懂汉话，便用了尖刻的语言说。想起与家父流离失所凄凉悲惨的生活，怨恨就心头涌发。她看驭手没有反应，轻蔑地笑了。驭手狠狠用鞭答辕马，辕马哧哧嘶鸣。楚材摇了摇头，暗示她不要这样。

耶律楚材坐在车上，细细打量蒙古兵：双眉如剑挑起，高高的额骨似乎随时要脱离出去，外翻的嘴唇很难讲出什么文明语言，脖子上的黑毛使人想象到胸毛的外延，似刚刚从动物蜕化成人，浑身仍带着一股野性。就是他们，征服了早会赋诗填词，修城建庙的女真人，赫赫金国帝城被他们的枪矛戳得血肉飞溅。还说什么，就是耶律楚材这个懂天文地理，经文医书的人，不也乖乖走入蒙古大汗的麾下，大汗下诏，他也得应诏急奔？他越端详越感到车耳上的驭手是个谜。虽然他们不懂唐诗宋词，但他们身上有一股金人的“气”，气是什么？耶律楚材也处于迷雾之中。

车在行驶之中，路边旁不时出现死去的马，横七竖八的人骨，马骨架。

一个个骷髅在望着马车走过。蒙古兵若无其事，死亡之影根本就没有引起蒙古兵的注意；尤其是向导车上那三个蒙古兵不时地哼着长长的蒙古调，他们并没有把耶律楚材当回事，在例行公事，像押俘虏一样把他送进大漠。毕竟是大汗诏书里的人物，蒙古兵也不敢怠慢耶律楚材，缺少心灵沟通的旅行是很痛苦的。如果没有苏氏同行，耶律楚材不知怎么走过这段颠沛的日子。他向苏氏会意地一笑。苏氏惊悸地叫出了声。蒙古兵回头看了她一眼。

原来苏氏看到一群鹰在啄一具死尸的肉。一只鹰叼着一块肉团，绕着蒙古车飞旋，最后落在了车板上，将肉慢慢吞下。蒙古兵欣喜若狂，唱了起来。

蒙古兵跳下车。真是“歌之不足，舞之；舞之不足，蹈之。”他们随着马车边舞边唱：力士啊，像鹰一样飞出来吧！力士呵，像鹰一样飞出来吧！蒙古兵唱的曲调高亢，粗犷又缓慢，跳跃的动作像鹰。蒙古人崇拜鹰，鹰是英雄的代称，成吉思汗的九足白旄纛上就有鹰在飞翔。

鹰在叫着，死尸和盔甲散落在草地上，衣服破碎地在风中飘拂。不知因为什么死去的蒙古兵的亡灵还没有升上天堂。鹰叫着，要把他全部吃掉。蒙古兵对于自己的同类之死，用歌舞超度。

苏氏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感到毛骨悚然。耶律楚材血液中那神秘的东西被偏动，他忘却了一切，完全沉浸在蒙古兵的歌声中。车又前进了，蒙古兵还在歌唱他们的骏马：

它那飘飘欲舞的轻美长鬃，
好像闪闪发光的金伞随风旋转；
它那炯炯发先的两只眼睛，
好像一时金鱼在水中游玩；
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
好像滴满了甘露的宝壶；
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
好像湖中盛开的莲花瓣；
它那震动大地的响亮蹄香，
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吼声；
它那宽敞而舒适的鼻孔，
好像巧人编织的盘肠；
它那潇洒而秀气的尾巴，
好像色调醒目的锦缎；
它那坚硬的四只圆蹄，
好像风掣电闪的风火轮；
这神奇的骏马呀，
真是举世无双。

耶律楚材弹起琴，为蒙古兵们伴唱，悠美的琴声，使蒙古兵的歌声更激昂。蒙古兵第一次用真正的微笑面对弹琴者和新娘。苏氏忘却了忧伤和悲恸，父亲“百日”以来，她的心胸变得敞亮了。这次远途，是他们的新婚之旅，能听到这么好的歌声，并且还是从几个粗野的蒙古兵嗓里飞出的，她眼睛红润起来，也随着音乐旋律哼起来，此时，故国不知那去了，怨恨不知那去了。

音乐，唯有音乐，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语言的东西。好像杀戮、仇恨在他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一样。蒙古兵忘了对方是被俘的金国人，楚材和

苏氏也遗忘了对方是语言不通的蒙古征服者。音乐里只有音符和心灵的跳动。

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他们又走了很多天。进入阴山山脉，天气便凉爽起来。

山川相繆，郁郁苍苍。如果几位蒙古兵身上不是披戴盔甲，腰掖箭支，谁也不会想到战争、流血这些字眼。矮胖子观察到车上这对夫妇是刚刚完婚就踏上了北来的山路的，他跟另外三个蒙古兵嘀咕了些什么。

太阳快西沉了，蒙古兵将马车赶到一个僻静的河边，拾了一些干柴，点燃了篝火跳起舞蹈，耶律楚材和苏氏被圈在了里面，两个蒙古兵分别向他们夫妇敬酒。

把你的黑发放开吧，啊，安代！

不要坐着发闷了，啊，安代！

我们都是朋友了，啊，安代！

该到欢舞的时候啦，啊，安代！

篝火映红了耶律楚材和苏氏的脸，耶律楚材站起身，弹起琴来。蒙古兵围着苏氏唱道：

把你的脚步迈开吧，啊，安代！

跳起来心情才痛快，啊，安代！

把你的手臂甩起来，啊，安代！

跳出汗水来才能免病灾，啊，安代！

太阳在歌声中沉下去，月亮在歌声中亮起来。又是一个满月之夜。耶律楚材弹出一首新曲，不知是什么给他的灵感，这就是天乐吧！这是生命的某种基质，在月光下流淌一种精神，滴溅在琴弦上了。苏氏曾问过楚材，金国亡了，你还在为它悲伤吗？他回答：历代兴亡数张纸，千年胜负一盘棋，因而识破人间梦，始信空门一著奇。苏氏笑了，他问苏氏为什么笑，苏氏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应诏北去呢？他思索了片刻说：上苍让我去实行安民之道。苏氏又笑了：人总是在两难之间生存呀。此刻，耶律楚材已远离了金国，远离了中都，在融融的月光下弹奏出他一生最美的音乐。文人都是这样吧，先祖东坡与友人夜渡，才吟出写人生精品《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和《承天寺夜游》的。

音乐把蒙古人，耶律楚材这个契丹人，和苏氏这个中原汉人的心融化在了月色之中。篝火依然燃烧，天上繁星似锦，矮胖子目光四处张望，在寻找什么。

耶律楚材和苏氏落下车篷，在车上睡下，他们睡得很香。另一个车上的三个蒙古兵也睡了，只有矮胖子，没有睡，他身披盔甲，拿着枪矛，在放哨。远离战场的地方，还会有什么偷袭？睡梦中的人，绝然不会想到月光下有阴谋的发生。矮胖子发现不远处的树林里有束幽蓝的光。他断定是狼，他万万没想到，他们的狂欢影响了狼的生活，狼们要对人进行报复。一只狼发出几声嚎叫，两束蓝光晃来晃去。这激怒了矮胖子，他拿起大弓，向黑暗处射出数箭，他听见一声惨叫。几个蒙古兵惊醒了，问矮胖子，矮胖子说他射中了狼。苏氏听见了他们说话，不敢作声，也不想摇醒酣畅大睡的楚材。夜又陷入寂静。矮个子又发现了蓝光，他心想，你还没死呀，便向蓝光接近，连射出数箭，蓝光灭了。他便放心大胆地向林边走去。

当三个蒙古兵和耶律楚材被几声惨叫惊醒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矮胖子

不见了。三个蒙古兵提着刀矛向惨叫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呼喊矮胖子的名字。

当三个蒙古兵将矮胖子抬回来的时候，耶律楚材才明白发现了什么事情。矮胖子的右手五指全被狼给咬掉了，左腿被咬掉一块肉，还掉了一只耳朵。蒙古兵抱回来一个小狼崽，狼崽的一条腿断了。事情就是这些。

矮胖子对耶律楚材说：“我这只手，以后还能拉弓射箭吗？”

“我带着一些药，会给你治好伤的。”楚材说。

“能给我长上五指吗？”矮胖子又问。

“大约你这辈子只有五个手指了。”楚材握着拳说。

“没有它，我以后怎么消灭敌人？”

“你可以从战场上退役，做别的事情。”楚材为他指点迷津。

“军人不打仗，不奔驰骋沙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面对血淋淋的同伴。几个蒙古人非常气愤。把小狼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狼崽发出一声惨叫。狼崽的叫声很快传给公狼和母狼。自己孩子落人人手里，两条狼哭嚎，整个山野回荡着狼的哭声。

矮胖子说：“役想到乱箭射中了狼崽，我落得这样，跟它无关。”

“它像一只小灰狗……可怜兮兮的样子，放了它吧！”苏氏说。

“不能放了它……有它，狼就不敢轻易伤害我们……我们要尽快完成大汗交给自己的任务。”矮胖子用另一只手摸一下狼崽的身子，然后端起狼崽的下巴，说：“你跟着我们走吧……让你那条腿很快站起来！”

“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善良、凶狠……狼孩你什么时候忘记凶狠、残暴的狼性呢？”楚材给狼崽那条伤腿上药。

他们又披星戴月出发了，他们要尽快离开这野狼出没的地方。

他们马不停蹄地走了三天。

蒙古兵很快忘记了那个不幸的夜晚。矮胖子也变得活泼起来。他不再为自己失去了五指而忧伤，他不能驾车了。耶律楚材坐的马车，换上了另一个蒙古兵，是一个瘦子。矮胖子坐在另一个马车上，由于另外两个兵蒙古总想把狼崽扔下车，矮胖子只好把小狼崽放在了耶律楚材的车上，他们夫妇也喜欢这样。“狼孩以后你可别学会咬人，更不能吃人！”耶律楚材说。苏氏把狼崽当成了狗崽，时不时地摸一摸那条伤腿。狼崽疼痛的落泪。苏氏让楚材经常给狼崽换药。狼崽渐渐活泼起来。有时还伸出红润柔软的舌头舔车上人的手背，尤其是喜欢舔苏氏的手。苏氏也就让它舔去。矮胖子时常到这辆车前来看望狼崽。有一次他看到狼崽站起来了，自己笑了，让狼崽看一看自己的手。耶律楚材说：“你们的伤口很快好起来……还是我带来的药好哇。”狼崽叫了两声，矮胖子用好手拍了拍狼崽的脑门，说：“我知道你凶狠的父母紧紧地跟在我们的后面，过了前边那条河，我就放了你，你也会走路了。”

马车又走了一天，他们终于来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旁。他们很快渡过了河。过河之前，矮胖子说，等我过河之后，你们再放生狼崽。经过多少天的旅途，狼崽似乎与人发生了感情。瘦子把它抱下车时，它舔了瘦子一口。苏氏也摸了摸狼孩。

人马都渡过河了，狼崽在河对岸失望地嚎叫。它已经不会走路了，它没学会跑。离开人时马上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耶律楚材过河时就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矮胖子蹲在一棵树后往箭镞上吐唾沫。

老狼始终跟在马车的周围，企图乘人不备把狼崽夺回去，又生怕遇到人

的伤害。它们终于发现了小狼，小狼声声嗥叫，老狼跑了上去，把小狼拥倒了，用舌头舔小狼那只受伤的腿。就在这时，矮胖子已经拉开了弓，弓绷得很紧，那只失去五指的手用力拉弓，当手指勒出血的时候，箭镞已经飞向河对岸，射在公狼的头盖骨上，老狼迎声仆倒，这时又出现几只狼，一片哀嚎。

狼群冲过河岸。向马车追来，一直追到蒙古军帐，狼才停止了追赶。

耶律楚材一行来到了蒙古兵营。

狼还在远处嗥叫。

苏氏问：“狼也会哭？”

耶律楚材说：“凡是动物，都有泪水。”

苏氏问：“是人妨碍着了狼，还是狼天性就是与人为敌？”

耶律楚材说：“很难说清……”

苏氏问：“为什么这样？”

耶律楚材说：“都是为了活着。”

他们后来再也没见到那个矮胖子。到一个兵营，又有新来的蒙古兵为他们护行。

第四节 黑契丹王国

狼的嗥叫被河水隔在了对岸。

耶律楚材在自己的琴弦上找到了狼嗥的音符，这个琴能弹出狼嗥声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到了蒙古军营，他再也不做那种荒唐的事了。

一千多匹白嘴马的嘶鸣声，要比狼嗥动听得多。怎么蒙古军营有这么白嘴马？一位蒙古大将叫哲别，听说耶律楚材一行是奉大汗之诏去大斡耳朵的，便接见了耶律楚材，说他们是奉大汗之命，消灭了黑契丹王国，为大汗西征花刺子模扫平了道路。他的部队凯旋，将千匹白嘴马和黑契丹王国的首级，献给成吉思汗。

“黑契丹亡了，契丹人的王国从此不见了。”耶律楚材长长叹了一口气。

“你去看一看，那不是契丹人的首级，是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的。”哲别宽慰契丹人耶律楚材，“他篡夺了黑契丹的王位，我替你们契丹人报仇雪恨了。”

耶律楚材说：“我看看他啥模样……”

黑契丹王的首级在蒙古大汗哲别的战车后面挂着，首级新鲜如初，就像刚从地上扒出个红萝卜拎在空中。

“大将的宝剑真锋利，削铁如泥！”

“你说错了，那是巴达哈伤猎人给摘下来的。当时他被蒙古人撵得到处躲，疯狗一样逃进了人烟稀少的帕米儿峡谷，遇到了猎人，他说我是菊儿汗。猎人说，你就是篡夺契丹王王位的屈出律呀。猎人飞刀将他一斩两截，脑袋坐在地上，还在喊我是你们的国王呢……”一位盲人在车轮处说，盲人手里也拿着一把琴，弹拨了几下。

耶律楚材的兴奋点很快转移到了盲人手中的琴上。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音质的琴。

“这琴是你的？”

“它不属于我，它属于所有的契丹人……”

“那怎么落到你手了？”

“这是大汗三大战利品之一。屈出律的脑袋，千匹白嘴马，还有这把阿保机琴。”

“这是阿保机的琴？”

“你有眼睛……看一看琴上面刻了一些什么……”盲人用手摸着琴身上密密麻麻的字。

“你的眼睛怎么了”耶律楚材关切地问。

“瞎了……让人用枪矛给捅的……若不是大将对工匠和手艺人开恩……我也比他强不多少……”盲人指着首级的方向说，“感谢我有一双弹琴的手……可我这辈子没弹好琴。眼瞎了比有眼时要好些，大将让我给他一路弹琴。”

琴上刻着很多种文字：汉文，契丹文，突厥文，希伯宋文，女真文……可以想象到有很多人抚摸过它。除了汉文和女真文，其它文字像天书一样，耶律楚材都不认识。他面对古琴，又感到羞惭：你连契丹文都不认识，你还是阿保机的嫡孙呢。

刻有多种文字的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耶律楚材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神奇的虫子向外爬行，一直爬到琴漫漶不清的文字上。

琴本是用木叶山檀木制作的，琴弦是阿保机采下白龙驹尾丝系在上面的。

耶律楚材抚摸着琴，舍不得放下，他相信血情是很难改变的东西，琴上有阿保机滴上的血，楚材感到自己的血在琴上涌动着。哲别发现耶律楚材对这个旧琴如此痴迷，便赐给了他。他从盲人手里接过琴，盲人说了一句话：“它终于找到自己的主人了……可是，你仅有这把琴还不行，没有阿保机祖传秘谱，还是难以弹出真正动人的琴声来。”

耶律楚材随哲别率领的蒙古兵，向北出发。出发之前，他又去见那个盲人，盲人不见了，最后他从河中发现了盲人，他漂浮在水面上，像琴弦上飞起的一个苍凉的音符。

“大概你知道先祖阿保机那个秘谱……你告诉我呀！”

盲人在河水中漂荡，漂荡，一股急流把他裹走了，向西方漂去。

河水是从西部高山上下来的，河水怎么向西流去了？难道是盲人给他的喻示？

耶律楚材凭着对古琴超常的乐感，他急于想对阿保机琴的音色给予鉴定。他对盲人的话，也有怀疑之处，但对琴的特殊感情，连自己都感到奇怪。

他弹了几个曲子，随之弹拨，音符皆铿锵有力。哲别的队伍在音乐中凯旋。战车上挂着的那个菊儿汗首级在滴答滴答流血，流血的频率简直与琴的音乐旋律一致。

他与苏氏乘坐的马车与哲别的战车几乎并行。苏氏看着那个血淋淋的首级恐惧万分，但她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哲别喜欢听耶律楚材弹琴，他说他跟大汗南征北战从来没听过这么动听的琴声。苏氏背对着哲别方向而坐，而耶律楚材必须朝向他……望着流血的人头，他感到自己头脑眩晕，天上的星象发生错位，很多星星在他眼帘上忽闪忽灭。手按在琴弦上，手好像已经不是他的了，忘记了世界还有什么琴技之说。苏氏接过古琴，琴也不听她似的，音质噪杂，当耶律楚材指按在弦上，阿保机的白龙驹尾丝似乎也有热血流动，他无法解释血的秘密，血到底是一种什么液体？

多少天的行军中，他无数次作梦，其实就是一个梦，关于琴的梦。

耶律楚材连续梦见阿保机骑在白龙驹上，掉几根马尾，白龙驹前蹄跃起，哐哐嘶鸣，鼓琴响起，契丹军如洪水猛兽下山，阿保机在马背上弹琴，踏平了渤海国，来到了扶余城，白龙驹闪蹄，琴弦崩断，先祖又拔马尾丝，将它系在弦上。他想将琴给长子耶律倍……阿保机驾崩，琴落到了次子耶律德光手里。辽国的皇帝，一个个在耶律楚材的梦里死去，只有阿保机琴铿锵作响。响一次，琴弦断一次。

他给自己圆梦。梦告诉他：你的梦还没做完。他拿着琴，往东走去，走到了公元1115年。阿骨打起兵反辽，女真人蜂拥而起，阿骨打坐上了金国皇帝的宝座，接着，他夺取黄龙府。辽国皇帝天祚，集结十万契丹精锐部队，辛征金兵，他也骑在马背上，弹着战琴，无论如何也弹不响，于是天祚帝逃跑，金兵占领了辽国首都上京，攻占中京和泽州。天祚帝从南京（燕京）撤退，出居庸关，直奔鸳鸯泊，遭到阻击，又奔西京云中，过桑于河，水没马身。天祚惊恐之中，将手中的国玺和祖传的琴，扔入河中。琴顺水而下，被皇族耶律大石捞了上来，琴在他手中响起，他回首望一眼狼烟四起的天祚帝行宫。他弹着祖传的宝琴，悲壮地向西走去，跟随他的仅有八十多名契丹人和一百多汉人，琴声比任何时候都悲凉。耶律大石弹完一曲阿保机秘谱，说，

“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軫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

琴在马背上响了六年，耶律大石来到了遥远的西方。他杀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祖宗，整旅西行，来到叶密立的地方，修筑城池。他面对数十万大军弹琴。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耶律大石在叶密城登基称帝——黑契丹王国在琴声中建立。黑契丹王说：“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尔祖尔父宜加恤典，共享尊荣。”

黑契丹王国的疆土，在琴声中不断扩大，东起土拉河，西到咸海，北越巴尔喀会湖，南尽阿母河，兴都会山，昆仑山，面积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称雄于中亚。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国和花刺子模王国，都臣服于黑契丹。

黑契丹王成了一位公正、有才干受人崇敬的君主。他之所以被称公正的君主，这跟他手中的琴有关。他统一各王国后，当时一些臣民对他怀有敌意，派教主来指问黑契丹国王。佛教大师来了。大师说：“释迦牟尼佛祖公元前六世纪传教，到了公元三世纪，传入中亚的，到现在，佛教徒受歧视，您现在是国王了，对佛教还排斥吗？”黑契丹国王收住琴说：“你没看见我从北部带来的佛典吗？契丹皇族早就信奉释迦牟尼了。”佛教大师笑了，走去。

萨满教巫师来了。巫师问：“萨满像其它教主说的那样，原始落后吗？萨满是我们唯一的禅……我们对他永远不会变心的！”黑契丹国王说：“我就是萨满的子孙。始祖在木叶山下诞生了八个萨满……天堂是上界，人间是中界，地狱是下界。请相信萨满吧，萨满降福于你们！”

基督教主来了，他说：“创始人聂脱里在宗教会议上，主张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二性的，因此被视为异端，受到革职流放处分，信徒到处流浪。你当国王了，会像其它国王一样迫害我们吗？”黑契丹国王说：“这里，将成为你们的家乡，是你们的避难所。”基督徒笑了。

犹太教主来了，问：“耶和華是世上的真神；我们有一部流芳千古的民族心灵史《圣经》。可是，哈里发帝国兴起后，犹太人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犹太国，流浪世界各地……”黑契丹国王说：“花刺子模的首府有八百多犹太人，日子过得不很好吗？”犹太教主带着满意的微笑走了。

伊斯兰教徒来了，还未等开口，国王就说话了：“昨晚我梦见了伟大的主……他让我宣传伊斯兰教义！”

黑契丹国王弹琴自悦的时候，国内各种宗教都活跃起来，发展到各教派论争，攻击的程度。伊斯兰教徒报怨：“异端学说猖獗盛行，伊斯兰的国教位置受到冲击。”

黑契丹国王召集各教代表到皇宫，参加“宗教大论辩”。论辩会发生了冲突。国王弹起琴来，各教徒们停止了互相攻击。他们被琴声吸引了。国王一连弹了五个曲子之后，他说：“大家还想论辩吗？”“听国王的……”众教徒说。

国王说：“还是听琴的……各弹各的调，各信各的教。硬让谁改教，是行不通的。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字，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穿自己爱穿的衣服，留自己喜欢的发式，信奉自己的宗教。”

宗教大论辩结束了。大家都夸赞国王琴弹得好。国王说：“请你们都在琴上留下自己的话吧！”于是，佛教，萨满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徒们，纷纷将自己的名字和手印按在了这把古琴上。请古琴作证。

耶律楚材在梦里，列席参加了国王举行的“宗教大论辩”，欣赏到了国王的古琴独奏。

从梦中走出来，耶律楚材发现黑契丹国王的宝琴在自己的怀里，他想根据梦中的记忆，将阿保机的琴谱记录下来。但是，总也没弹出梦中的琴曲。在去大斡耳朵的路上，他以弹琴为乐趣。

他弹琴的时候，便是屈出律首级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因为“首级”痛苦，而中断自己的琴声。因为屈出律毁掉了一个民族。现实中的首级，本身就是一种审判。耶律楚材又追踪到了梦里，去指问太阳汗的儿子、断送黑契丹命运的屈出律。

这就是屈出律首级被悬挂蒙古战车上的过程

乃蛮部被成吉思汗打败了，太阳汗之子屈出律流亡四年，后来听说西方有个黑契丹王国，便想投奔那里，碰一碰运气。黑契丹末代国王的公主中邪一样迷上了屈出律。附马屈出律利用自己地位，纠集自己的部队，在猎狩中抓获了国王，利用国王的名义统治黑契丹国，国王一死，他成了新国王，他又娶了契丹少女为妻。在少女的劝说下，他随她皈依佛教，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他出兵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伊斯兰教，不准教徒和信士进行礼拜，把前来质问他的伊斯兰教长，钉死在教堂前的十字架上。屈出律企图利用宝琴的魔力，使所有臣民都听信他一个声音。可是宝琴在他的手里，沙哑哭泣，最后没有点声色了。蒙古大军突然出现，他想祈求宝琴赐给他以力量。琴依旧沉默无语。他脑袋离开脖子的时候，手里还攥着这把琴。

耶律楚材醒了，梦境离去，只有那个首级悬荡在蒙古战车上。琴声响起来的时候，苍蝇飞虫在首级上面起舞。

他非常痛心，停止了弹琴。他发现自己的胡须长了许多，心想：它能当琴弦用吗？

走了很多天，走得腻味了。苏氏问：“还有多远的路，我们从春天走到夏天。”

“不远了，不远了……前面有一片云朵。”一位蒙古兵说，“那便是大汗金帐的光环。”

第五节 长髯人

站在鲜花盛开的山岗上，耶律楚材的心情敞亮起来，微笑爬上了被愁情漫漫的脸上。他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坐在燕京城想象不到的。草木、野花、山峦和河流，一切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就是溅到身上的露珠都鲜亮照人。他用足够的时间欣赏眼前的自然景色：

克鲁伦河在一片绿洲中穿过，河向遥远的绿色深处伸延而去。河岸上长满白色毛茸茸的东西，像一个个棉桃开放。一个个白桃上还镶嵌着红晕，散落在河的两岸。

“这就是蒙古的大鞞耳朵？”

他的确大开眼界。这里除了棉桃一样的无数的白色军帐，蠕动的马群，身披盔甲、手持弓弩的士兵，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阳关大道，没有高大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宫殿，他有一种从深宫里走出突然看到广阔天地鲜嫩的太阳一样，眼睛发胀，瞳仁要鼓出来似的。过了一会，眼睛才适应了。他向没有城墙和宫殿的帝国走去。

他飘进成吉思汗的白云中了。

在克鲁伦河畔大帐前戏马的成吉思汗，早已从传兵命那里得到了征服黑契丹王国的消息。凯旋的部队和运载战利品的车队，上千匹白嘴马云一样向赛场飘来。

蒙古人一年一度的竞技盛会已经进行十几天，从十几万士兵中挑选出的竞技手们，在这里进行射箭、赛马和摔跤比赛。耶律楚材和苏氏走进人山人海般的赛场时，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耶律楚材看到一位蒙古老人跃上红骏马，飞奔到凯旋的马队中，用鞭子狠抽白嘴马，千匹白嘴，马嘶声响成一片。红马向一个剽悍的白嘴红马奔去，白嘴红马扬鬃飞跑，红马紧紧追逼，几乎与之并行，好像两马处在一种静止之中。这时，耶律楚材注意到，红马背上的蒙古老人鸟一样飞上白嘴马的背上，马鞭在空中炸响，他勒着辔绳，将马驯服地停下来。

马背上矮小老人露出得意的神态，他又挥鞭风驰电掣般冲进赛场。此时呼声四起。蒙古老人骑马来到一个蒙古青年跟前，勒着马嚼，马蹄扬起，老人的身子与马身形成一个直角，老人用宏亮的嗓音说：“草原猎鹰，我跟你比试！”“可以！”两匹野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在赛场上奔跑数十圈，开始总是白马领先。红马紧紧跟在后边，白马背上的青年扭头一看，红马的白嘴唇几乎贴上了他，而蒙古老人咬着嘴唇，像粘在马身上一样。欢呼声此起彼伏。青年在要冲刺到终点时，老人一马当先，白嘴马咬住了白绸带。

老人胜利了，老人战胜了有草原猎鹰之称的青年。

青年咬破了嘴唇，唇上滴着血，说：“大汗咱们摔跤！”

这时，耶律楚材才知道，马背上的矮瘦老人竟然是成吉思汗。他百思不解，堂堂蒙古大汗，怎么会跟自己的士兵游戏呢，而且那个蒙古青年竟敢对自己的大汗发起挑战，仅凭这一点，金国皇帝会让他人头落地。

“猎鹰来吧！”

蒙古兵像头复仇的鹰跃到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说过，做人当学鹰，从空中飞到头上喊叫，不学疯狗咬人之后才叫唤。大汗和士兵交手，互不客气，都想战胜对方。士兵求胜心切，企图像鹰捉鸡一样，将瘦矮的大汗旋悠起来，成吉思汗随着士兵转了两圈，随即一定身，将士兵按倒在地。第二、

第三次交手，士兵把大汗摔倒了，尤其是第三次，大汗倒地后，半天没站起来！观众惊恐之时，成吉思汗突然从地上跃起，忍着疼痛对“猎鹰”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千夫长了……带兵到西方打仗，像摔跤一样，对任何对手都不要手软，尤其是对凶狠的敌人，你要比他还要凶狠百倍、千倍。”成吉思汗指着马群说：“你挑选一百匹白嘴马！”

成吉思汗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观看士兵的摔跤比赛，对上阵的摔跤手们呼喊：“你们都要比我勇敢！”

这时，成吉思汗才顾得上跟战场回来的哲别说：“除了白嘴红马，你还带回了什么？”

哲别说：“黑契丹国王的首级。”

成吉思汗笑了，问：“还有什么？”

“珠宝，工匠和传教士……”

“没有女人吗？”成吉思汗问。

坐在两侧的第一夫人孛儿帖、第二夫人忽兰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成吉思汗。孛儿帖是成吉思汗父母为他定的亲，父亲在定亲回来的路上，遭到塔塔儿人的暗算，毒死在宴会中。从此爱和仇恨之箭射中了他们，他们是患难夫妻。忽兰，是成吉思汗亲证蔑儿乞惕部时抢来的。两位夫人，一个雍容华贵，一个俊俏聪颖，她们投过来的复杂眼神，成吉思汗如同没有看见一样。

“有女人。”哲别回答。

“把她们分赠给战场、竞技场上的英雄们吧！”拥有五百多妻妾的成吉思汗，经常用女人、骏马和土地奖赏部下，女人、骏马和土地是成吉思汗战车的润滑油。他又问，“找到通往花刺子模的路了吗？”

“捉黑契丹国王时，在山地中发现一条通往西方的小路。”

“再没有别的道路了？”成吉思汗异常冷峻地问。蒙古人有个风俗，不从去的路上返回来。“世上的路千百条，只是还没有发现……多一条路，就多一个希望，我们多找当地人当向导。花刺子模在额尔齐斯河、锡尔河的西面，中间还隔着大沙漠和数座高山，沙漠没有牧草，高山上长年积雪，我的二十万大军和几百万头牲畜都要从那里通过，一条路怎么行呢！我想……你的部队和术赤要在人冬这前，在喀什噶尔会师，探清道路。”

一项重要命令就这样下达了。

成吉思汗思维跳跃着，问：“阿刺浅，你推荐的那个契丹人，怎么现在还没应诏到达？我的部队都要出发了！”

阿刺浅说：“大汗，他已经来到了！”

成吉思汗问：“在哪？”

“就是手握古琴的那位！”阿刺浅把耶律楚材叫到成吉思汗跟前。

一位身长八尺，美髯垂胸，声音宏亮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成吉思汗眼睛一亮，好像从鸡群中发现一只鹤。

“哦，你的美髯，像一座黑森林……”

耶律楚材向大汗施以汉礼说：“大汗，我无暇收拾它，它才荒芜了嘴巴。”

“金国败了，黑契丹亡了，你是不是为之愁的？”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你不是走上北国之路了吗？”

“圣主得了中原，明诏我辅佐大汗……才急奔草原来。”

“你不愧为是满腹经纶的人，我只懂得弯弓射雕，不懂得你那么多。”

“然而，你是胜者！”

“征服天下是我一生的最大乐趣……你是契丹人？”

“我是契丹。”

“你会说契丹话写契丹字吗？”

成吉思汗一下说到了耶律楚材的要害处。

“不会……”耶律楚材尴尬的说。

“你没忘记祖宗吧……辽国被谁所灭？”

“女真人。”

“你们契丹人为女真人们做事，面对高山，不得不低头吧，而你们骨子里都对女真人刻骨仇恨……很多契丹人都投奔了我。”

“也许这是事实。”

“你的祖国契丹为金国所灭，黑契丹逃到西方后，又被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篡了权。我进攻金国，消灭了屈出律，为你的契丹先祖报了仇恨，为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雪了恨，你应当感谢我这个蒙古大汗。再说，一千年前，我们都是胡人。”

耶律楚材回答说：“我家自从祖父那时起，就在金国做官，先父为官于金世宗、昌宗两朝，谢世前，先父是金国的右丞。大汗您发兵攻金时，我是开州知事，金国帝京南迁，帝王信赖我留守中都，在中都元帅手下，担任左右司员外郎。当全国的官，吃金国的俸禄，怎么能为金国的悲惨命运幸灾乐祸呢！”

耶律楚材不仅没有感谢成吉思汗所谓的报仇之恩，反而表示了对金国的痴情。这是成吉思汗没有想到的，其实他正中成了成吉思汗的下怀。成吉思汗对那些投降者，轻易背叛自己国君的人，非常愤恨。这样的人，一是被杀头，再就是不受重用。成吉思汗发现耶律楚材是一位有才干、可以信赖的人。

“你怎么没有像完颜承晖那样为金国尽忠呢？”成吉思汗又问。

“人不会一样，各有各的取舍……乍远南州如梦蝶，暂游北海若飞鹏。”

“在我这里，能实现你的抱负？”

“安得冲天畅予志，云舆六驭信风乘。我在大汗这里才有可能看到华夷混一的局面。为统一天下大业，我不愿乘长桴漂海，要乘风冲天。”

“你胸怀大志，可愿随我去征服世界？”

“不是为这，我何必吃远途之苦呢？”

“你都精通什么学问？”

“涉猎过天文、地理、历史、数学、医经和占卜。”

“你最擅长什么？”

“看星象，占卜术。”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面前，没有一点唯唯诺诺的样子。成吉思汗又说：“我们都是胡人，今天何尝不在赛场论英雄呢……我俩比骑马、射箭，还是比摔跤？”

耶律楚材说：“这三项我都不如您，书生怎敢跟大汗比武！若是论观星象，弹琴，我肯定要比大汗强。”

苏氏在身后，用纤纤秀手拽丈夫的衣角，意思你怎么对成吉思汗这样说话。耶律楚材轻轻握了一下苏氏的酥手。

“我二十万大军就要西征了。你的琴艺好，为全军将士献上一曲。”

耶律楚材站在赛场上，抚摸一遍刻有多种文字的宝琴，他眼前又浮现出

琴梦和哲别战车上悬挂的鲜血淋漓的屈出律首级。琴声委婉、凄凉和悲伤，与蒙古赛事气氛很不谐调。

曲毕，成吉思汗从忧思中走出来，说：“我的将士听了你这个琴曲，能去打胜仗，敢于用刀剑收割敌人头颅吗？”

“我不是军人，阿保机的行军曲，我至今没找到，几年来接触的曲子，都是这种。”

“你是不是又在为金国，黑契丹王国的亡灵弹奏呢！”

“不是……站在这里，我想起了隔在黄河南岸的老母、胞兄和妻儿来了。”

“你投奔我……金皇帝会加害于他们吗？”

“不可想象。”

“现在，我顾不上金国了……有一天，我会带着蒙古大军，到黄河、长江上饮马。你为我占卜一下，我什么时候出征西方？”

“不用占卜。大汗今年没有出征的打算。”

“打算什么时候出征？”

“明年春天，王兔吃草的季节！”

“为什么？”

“因为，仅仅才找到一条通往花刺子模的路，再说，大汗西征，不会一二年就凯旋，将要在西方战斗几年。前面一个是辉煌，一个是灭亡。您要的是前者，您要为军马钉铁掌，为马备鞍，消耗掉马的水膘，强身健骨，要准备行军的装备和食粮。过千山万水，要架桥，架桥的工匠和技术怎样？尤其是要准备攻城的枪矛、箭镞和火炮。你不是说，事先就要找好回来的路吗？”

“你为我占卜，西征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大汗告天即位时，是大萨满通天巫预卜的……”耶律楚材知道成吉思汗信仰萨满，便说：“虽然说我的祖先是萨满，可我继承了释迦牟尼的衣钵……我的占卜术，是从汉人的《易经》和《五星占》里学到的。”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占卜就行！”

“请拿来一块羊肩胛骨，”耶律楚材说。

成吉思汗每每出征，他自己都亲自预卜，用的也是羊肩胛骨，以直纹为吉利。许多时候是请萨满来预卜的。萨满头顶神帽，身披神衣，手持圆鼓，九铁环鼓锤，随跳随摇随喊，宛如全身销甲，冲杀在沙场上的武士。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请萨满以外的占卜家占卜。

在空旷的草原上搭起石灶，耶律楚材把羊肩胛骨放在石灶中烧，烧出的油腥味，向外扩散。他拿起羊骨上仔细察看烧纹和裂痕，之后，对成吉思汗禀告说：“兔年春出征，白马年夏大的时候到额尔齐斯河饮水，当年无战事，龙抬头的时候。天神将赐予大汗以力量。”

耶律楚材双手散发着羊骨的焦腥味。

成吉思汗说：“你的预言能灵验吗？”

耶律楚材说：“大汗也是预言家，您说能灵验吗？”

成吉思汗说：“这要到龙抬头时再看！”

其实耶律楚材所说的，正合成吉思汗的意愿，成吉思汗指着哲别说：“他曾经是我从俘虏里发现的，他还射伤过我和我的战马。年轻的长髯者，从今以后你在我的左右，有什么要事，随时咨访，你随我去西征吧！我曾经称年轻的俘虏为哲别（神箭），现在我给你也起一个名字，叫吾图撒合里（漂亮

的长髯人)！”

从这一天起，耶律楚材就成了蒙古帝国的眼睛。

成吉思汗一直在为征服世界进行准备和筹划。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物，他正处在命运的春夏之交，他已经播下了征服西方的种子，虽然他还没享受到世界君主的幸福和荣誉，但他在蒙古大汗登基奠札台上望着归顺自己的草原各部落首领，和被拨开云雾的蒙古部落人的张张笑脸，品尝到了胜利者一代天骄的喜悦。成吉思汗作为一名以证战为乐的人，他永远不会停止战斗，遥远的西方是一个谜，西方的城镇等待他去踏平，西方不屈者们的头颅将被他砍掉，西方人和东方人都将成力他的臣民。总之，他想改变世界，用上帝给予他的鞭子把所有的文明之物，繁琐的文字抽得血光四溅，伤痕累累，把四分五裂的贵族群，像绵羊一样驱赶在大纛下，他要以苍天差使身份把欧亚大陆上的几十个国家缩写一个名字——蒙古大帝国。要像七百多年前挥舞上帝之鞭的匈奴一样，把古罗马帝国华丽宫殿抽坍笞毁。身上流淌胡人种的蒙古人，要到诞生耶稣的马厩旁，让犹太教主吟诵《圣经》；到金字塔下歇脚饮马，在狮人脚下磨枪矛；到印度河畔听投降者讲述《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像赞颂天神的颂辞那样

他使摇荡的地球恒定，
他给原始的山岳形体，
他举起拱环的穹苍，
他划分浩瀚的天空，

……

他是宇宙的统治者！
斧劈森林般的城堡，
掘出许许多多河流，
劈开大山像新造的巨罐，

赶来的如天空白云一样的羊群。蒙古人要到穆罕默德幼年放牧，在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土地上，让“哈里发”捧着带血的《古兰经》，呼喊成吉思汗万岁，让那位美丽的少女讲述阿拉伯人的传说，把“安拉”当成吉思汗，虔诚地对他说：“成吉思汗是世界上唯一的君主，我把自己的一切托靠成吉思汗啦！”

这个世界只有成吉思汗具备了这种能力。他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他有誓死如归的二十万士兵、和把他视为草原太阳的蒙古百姓。他把一切财富都用在军事上，使征战成为蒙古人生存的条件。

你需要骏马，
就去战斗吧！你需要财富，
就去杀敌吧！
你需要漂亮的女人，
就去掠夺吧！
只要你勇敢，
苍天会给你一切需要的东西！
一切的乐趣，
都在讨伐敌人之中！
没有敌人，
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成吉思汗身上没有礼法的束缚，也没有文明人那么多的牵挂，他牛马大的字不识一个，他却有超出常人的记忆和谋略。没有识字人的繁文缛节，他的心灵的草原除了骏马军帐之外没有任何障碍，一切都是游动多变的，不变的只是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坚如磐石的信念：

率领年轻的武士，
 突袭使雷电失声失色，
 倘若匆匆经过一个宫室，
 那不到傍晚时，
 将因为贫困而无一餐之资。

……

我的神射手，
 发矢能击落太空之鹰，
 黑夜掷矛能抛出海底之鱼，
 我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

把抢刺看成是美女的亲吻。成吉思汗要征服长城以南的中原人，天山山脉上的突厥人，帕米尔高原那边的大食人，和远方的波斯人。他首先发出了为之探路的汉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眼睛，把各民族的智者当成自己的参谋部、智囊团，在众多的眼睛中，发现一双最深邃的眼睛。那双蓝汪汪的眼珠就镶嵌在耶律楚材的额头上。

成吉思汗说：“我去西征，除了军队只带两件东西：一件是温柔如鸽的忽兰的乳房，再就是契丹人耶律楚材的美髯、大脑和眼睛。”

离成吉思汗金帐投石之远处，有两个帐幕，一个是成吉思汗第二个爱妻忽兰的帐幕，另一个是耶律楚材和他妻子苏氏居住的帐幕。

耶律楚材受宠若惊。

成吉思汗是战士，更是军事首脑，他有一万人的护卫军，这也是他最精锐的部队，平时昼夜轮流为他侍卫，没有护卫长的禀报，任何人就是万夫长也不敢贸然闯进大汗的金帐中，唯独耶律楚材可以自由出入。好像他是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在金帐前飞翔。

大帐金顶，远处看去像一柄枪矛插在上面。

在草原帐幕的第一个夜晚，耶律楚材就做了一个梦，他跟苏氏讲述了梦境。苏氏说：“这下是一首诗嘛？”耶律楚材梦到了诗意，他急忙记了下来。

春天已经从河冰上走去，
 我在宁静的岸边垂钓，
 鱼儿不断往冰凌上咬。
 我离开全国的土地，
 就像庄周梦到了蝴蝶，
 刚飞到北海，就变成鹏鸟。
 昨天的堤柳在哪里被风吹拂着，
 昨天的梅花在哪里等待信使？
 举着鞭子，了望西方，
 迎着劲风，怎么能乘羸弱的马呢！
 愁得想死。
 李陵南望飞翔的雁阵。
 可他再也回不了汉朝了。

我今天也来到了北海，
骑着骏马，像鲲鹏一样，
感到五车经史都没用了。
只有冲向天空的理想，
飞翔着。

我看到了龙飞九五的大汗，
才踏着凛凛春冰而来，
华夷混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梦中的那双眼睛的确看得很多。梦醒时分，坐在帐幕中的耶律楚材，望着东方：草原上被霜水润湿而溢彩流光的太阳，马群像被放牧的一头头太阳在绿而红的草地上啃青。帐前出现两马交颈长嘶的剪影。苏氏用秀秀的手拂弄手里生意盎然的小草，几朵野花精神地开在她的怀里。这里边一点战争的影子也没有。别说没有死亡和流血，就是昨夜被踩倒的青草，都从地上又站了起来。耶律楚材对苏氏说：“夫人，请你吟一曲东坡词吧！”苏氏说：“走了一两个月的路，全身都是尘土，何时领我到克鲁伦河边沐浴畅游呢？”耶律楚材答应了她，她才去吟诵东坡的诗词。琴声响起《西江月》：玉骨那番瘴，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缘毛么风。素面常嫌粉浣，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凄婉哀伤的琴声，被发潮泛红的晨光射进了成吉思汗的金帐里，当时成吉思汗正用鲜热的蔑儿乞惕人的首领的血祭自己的宝剑。血从剑尖向下流着，他一直看着血流到自己握剑的手指上，他仍然感受到了血的余热，他撕下一块从金国送来的白绸，一点点擦看剑刃上的血。他将宝剑放在大帐窗口，宝剑闪闪放光。这支跟随他南征北战杀死无数敌人的宝剑，越来越锋利了。大汗从自己头上拔下三根黑发。他将头发放在剑刃上，轻轻一口，头丝被割成两截。他举到眼前的太阳光下。

他听见了琴声，知道又是那个契丹人弹的。其实，他猜错了，他不知道耶律楚材的妻子也弹一手好琴。成吉思汗听了一会儿，索性把自己那三根半截发丝扔在了地上，他像一只发怒的雄狮咆哮起来。

耶律楚材闻令来到金帐时，成吉思汗把宝剑按入鞘中，挂在图腾“苍狼”下面。

“你们弹的是什么？”

“东坡的《西江月》。”

“怎么像悼亡曲！”

“正是。”

“为谁悼亡？”

“东坡悼他的爱妾朝云的。东坡被宋朝廷南贬时，只有爱妾朝云相从，她不畏瘴疠，跟东坡万里投荒颠沛，也是七月，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松林中。她为丈夫而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为什么想弹这个曲子呢？”

“随我同来的夫人苏氏，就是东坡的后人……她望见帐前方那片松林，想起故园了。”

“……这让我想起了被塔塔儿人毒死的父亲也速该……这样的曲子太伤感了，我说过，我的将士要杀戮沙场，不能凄凄惨惨的。”

“女人之手，天生就纤弱如草，弹的曲子总是缠绵委婉……”

“不谈这些了，我问你，中原人为什么善打井？”

“井水清洁，定居而安，无井怎么生活，不同于大汗统帅的蒙古人，逐水而迁居。”

“水是苍天赐给人类的甘露，也是大地的血脉……它是宝贵的。我看了金国工匠打的那眼井，很明亮，就像从黑夜里射出的光束。”

“因为，井的头顶上有一轮太阳。”

“这是蒙古人的第一眼水井，大漠上有了井。”

“可惜不是蒙古人自己打的。”

“蒙古人只要征杀，什么都能得到。有井匠，就能打出水来。”

“人生来都好生恶杀……掘井思甜。”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井……我只用刀剑来引导所有源泉流向江河。对于那些抵抗的民族，只有用枪矛对他们说话！”

耶律楚材面对大汗威严的表情，自己无言以对，脸色有些尴尬。

大汗长子术赤就是这时候来到金帐里的父亲面前的。耶律楚材从术赤脸上读到了冷漠。术赤瞥了耶律楚材一眼，对大汗欲言又止。耶律楚材知道自己应该马上退出金帐了。太阳把他长长的影子留在了帐口内。他没走出多远，就听见术赤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们蒙古人难道没有头脑吗？从契丹人那里借个脑袋……怎么听他的鬼话呢，中原人都是一些头脑复杂，习性狡猾而四肢无力，没有胆量的人……即便他说的不是鬼话，也应该画个疑问。他是我们的降敌，对金皇帝还存一份臣子之心，父汗能听进他的话。可您为什么听不进儿子的话？”

“你还年轻哟！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以后打下的江山是你们的。”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

术赤很在乎成吉思汗微妙的情绪变化。术赤知道父亲对自己的身世一直怀疑，母亲被敌人抢去，后来怀孕生下了术赤，成吉思汗给他起名叫术赤，客人的意思。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曾多次用他的骨血不清来羞污过他。虽然自己忠诚于大汗家族，总有被人当成客人的感觉。他想用战功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他亲自向大汗请战，去讨伐那个蔑儿乞惕，用斩断血缘的行动，表达对大汗的敬重。他带领精锐部队，在山野里像挖田鼠一样把蔑儿乞惕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一个个杀死。他知道蔑儿乞惕首领的儿子有巧妙的箭术，是世界上著名的射手，术赤把他从战场上带了回来，那个首领的儿子已经表示顺从大汗的统治，术赤向大汗请求赦免这个特殊俘虏的死刑，请他在以后的战争中带罪立功。没想到成吉思汗割下他的人头，用他的鲜血洗剑。

“别人杀了我，难道你会从心理上顺从敌人吗？他是毒蛇生的，身上有同样的毒气，等他成气候，该出洞咬帝国的铁骑了。”

“……父亲，都说你有肚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大将木华黎原是你的奴隶，你重用了，为蒙古帝国打下半壁河山！哲别曾击伤过你的马，你身上还有他留下的伤疤，你不是照样用他了吗；还有那个契丹人，你不是也给他了特权……天天在你的左右，当你的眼睛！”

“术赤！”成吉思汗在儿子的激将下，满腮的胡须都抖动起来：“难道你让我把割掉的脑袋重新按在他脖子上？”

这时，术赤才似乎清醒了，人头已经落地，说什么也没用了。他带着复杂的情绪，退出金帐。心里连连发问：难道我是你的客人吗，是你的随从吗？

他在大汗面前失去的面子，只有到西方战场上去找回了。退出金帐之前，他却留下了一句话：“耶律楚材不是蒙古人！”

成吉思汗望着术赤的背影，狡黠地笑了，他从“苍狼”下面取下宝剑，嗅了嗅。

他走出金帐，打着手招，望了望天空。他的骏马在咳咳嘶叫。

第六节 鸽子往哪飞

也是这天，太阳在草原露珠上打滚的时候，忽兰那只白鸽子咕咕地把忽兰叫醒了，忽兰睁开眼就望见太阳像张人脸扒在窗口看她。鸽子扑刺刺飞到帐幕的窗口上温柔地叫着。除了成吉思汗分享她的春宵之外，夜里她都跟鸽子为伴。她睡觉时，鸽子在身旁一动不动的蹲着，像给忽兰守夜似的。忽兰望着黑夜里那双豆粒大小的亮眼睛，倒多了几分胆量。忽兰的胆量都不如那只鸽子，有时她的一只手摸着鸽子的羽毛，才能睡着。白鸽也就愿意让忽兰抚摸。自从它飞进帐来，她送它捧粟米，白鸽就再没飞回寒冬，回到银色冬雪里，似乎这个帐幕是它的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没有猎手的眼睛。大汗那次进帐幕时，白鸽吓坏了，在帐幕里乱飞，如果不是窗帘落下，它也就飞出去了。白鸽怕大汗，是忽兰那双温柔的手使它安静下来的。大汗问忽兰，你养个鸽子干啥。忽兰说我喜欢，我怕它飞出去被弓箭射下来。大汗说，只要你喜欢，你就饲养着好了。大汗一来，忽兰就像有了保护神，像只鸽子一样温柔地依偎在大汗宽大的襟怀里。作为勇敢的男人，统帅千军万马的大汗每当征战杀敌劳累的时候，总是从女人那里得到享乐，使自己充血的眼睛在两座乳山间得到一丝歇息。天生胆小的女人，本能需要男人的保护。当大汗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那双鸽子眼，好奇地望着他们。忽兰用纤弱的手数大汗的胡须，大汗笑了：“我的胡须像我杀死的敌人一样多，数也数不清。”忽兰受了惊吓急忙把手缩了回去，鸽子蹲在一旁咕咕叫了几声。大汗多次被吵怒了，又是忽兰把他的肝火安定下来。从此白鸽不敢当着大汗的面咕咕叫了。

太阳那么新鲜，忽兰便想出帐看看。帐幕外面就是草地，草地上自然有很多花朵，草丛里有很多蚂蚱之类的东西。白鸽喜欢到草地上觅食，也更喜欢忽兰跟它一起出来。它在忽兰前边飞飞停停，回头不时地看忽兰，忽兰把手一伸，懂人语的白鸽便降落在忽兰的手上，不住地用发黄的长嘴轻轻地啄那只嫩手。忽兰本来想散完步就回帐幕，可是白鸽总是诱她往草原深处走。看到好多花，忽兰也就从容前去了。

白鸽的眼睛非常敏感，它发现了什么，就胆怯地来回看，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蹦，见忽兰跟着，它也就胆大了。它飞到石堆上，不懂事地飞起飞落，等待忽兰。忽兰当时看着远方，没经意脚下。她不小心被什么绊倒了。她定睛一看，草丛里有两个人头，一个已经腐烂，一个仍新鲜如初，像整个身子藏在草里，只露出个头来一样。忽兰“啊”地一声惨叫，慌张地没命地往回跑。就在她惊叫的时候，那只白鸽飞走了，再也没飞回来。

那两个人头，一个是黑契丹王屈出律的头，另一个是早上被砍头，血被成吉思汗用来擦剑的那个蔑儿乞惕首领的儿子、世界上最好射手的头颅。

忽兰受惊吓患病的消息传到成吉思汗耳里，成吉思汗非常恼丧：蔑儿乞惕人的阴箭射伤了忽兰的魂，敌人死了，还在用阴魂与活人作对。几个萨满狂舞喊唱，也没有把忽兰的魂叫回来。忽兰无声无语，见谁都骇怕的样子。萨满将两个敌人的首级焚烧了，忽兰的病也没见好。

成吉思汗唤来耶律楚材，说：“你读过药典，懂得医术，看有什么好办法？”耶律楚材说：“让她到我家的帐里坐坐，夫人陪她几天也许就好了！”大汗犹豫一会儿，耶律楚材明白大汗的心思，大汗之妻怎么随便进入常人的帐幕呢，他说：“让我夫人去她的帐中少坐……为她服几剂草药。”大汗说：

“只要忽兰的病能治好，去哪儿都行。”

忽兰不愿回自己的帐幕，总说害怕。苏氏是一位感情细腻的女人，女人才真正懂得女人。忽兰来到帐前，惊叫：“他们在那里！”忽兰睁眼闭眼就是那两个首级，血淋淋地冲她笑，苏氏说：“忽兰，去我的帐幕吧。”忽兰和苏氏向帐幕走去，进了帐幕，忽兰吃了药，瞅着苏氏，没有言语。她们由于语言不通，语言障碍影响了她们之间的交流。苏氏为忽兰赋诗填词，忽兰一时难于听懂，忽兰说，我喜欢听琴声。苏氏一连弹了几个曲子，忽兰都没有动情，忽兰又说：“我想听早晨那个曲子”。苏氏握琴，望着耶律楚材，眼睛里有话。因为大汗刚刚下令禁止弹奏影响士兵情绪的曲调。耶律楚材作为一个医师又去禀请大汗。成吉思汗感到很奇怪：我不爱听不想听的曲子，忽兰都爱听想听。耶律楚材说：“音乐就是情绪，它也能治病。”大汗下旨，只准忽兰听《西江月》。苏氏弹琴时，要将帐窗和门关上，防止琴声漫出去。

音乐沟通了两个女人间的情感，苏氏抚琴吟唱，忽兰默默流泪。流了很多泪水，忽兰悬于嗓门的心开始慢慢向下滑动。苏氏说，魔鬼的亡灵最害怕音乐。忽兰闭上眼睛，说：“那两个东西背过脸去了。”琴声方止，鬼脸又转过来向忽兰微笑。苏氏一遍遍地弹奏《西江月》。忽兰很感激苏氏，去抚摸那把琴，手指在弦上划过，又摸到了各种文字——黑契丹第一代国王举行“宗教大论辨”时各宗教教主在上面留下的手迹。苏氏像被虫子咬了一口，手“嗖”地缩了回去。这个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弹奏的。

在忽兰受惊吓的日子，成吉思汗夜夜去忽兰的帐幕，用那副骁勇征服西方的身躯给爱妻以力量，忽兰像受惊的白鸽扎进大汗的怀里，大汗又享受到了女人的温存、胆怯和恐慌。

“你为什么还要去西方征杀？”

“你不知道征战和杀人的乐趣，如果不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去西方报仇，花刺子模杀害了我派去的使者。”

“我害怕……那两个东西，总恐吓我。”

“不要害怕，有我这方宝剑……我不来时，它在你身旁。长髯人夫妇都懂琴艺、医术……给你治病。如果你总是这样，怎么能跟我踏上西方的征途？”

“……你若不在，我请苏氏来陪我，听她弹琴我才有安全感，魔鬼不敢欺负我。”

“依你。只要你高兴，我让她弹那种曲子。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想白鸽，它已经飞走了！”

“骏马奔跑一年的土地，鸟儿飞翔四季的天空，都属于我成吉思汗的。我让人把那只白鸽给你找回来。你要天上的月亮和太阳，我都能给你射下来！”

“鸟儿怕弓箭。”

“我让士兵们给你捉，让耶律楚材为你挑选。”忽兰像个温柔的毛茸茸的宠物在大汗怀里蠕动。安慰忽兰的过程，也就是大汗享受女人的过程。“世上有这样温柔的女人，男人还能不去打仗吗？”大汗心想：“鸟儿，”你们飞进忽兰的帐幕来！”

士兵们捉来很多山鸟，其中最多的是白鸽。

经过耶律楚材的鉴定和挑选，送进忽兰的帐幕，应验了耶律楚材的话：那只白鸽永远地飞了。

恐慌的鸟儿送进帐幕，使忽兰更加恐慌。鸟声凄婉，样子都可怜兮兮的，所有鸽子，都没有飞走的那只鸽子的羽毛洁白，歌声动听，习性温和，通人气。

所有的鸟儿，鸽子都被忽兰放生了。忽兰眼前出现了那只鸽子：羽毛，细爪，以及唇上，都被血染红了。忽兰开始讨厌血色。

“她的一半灵魂被白鸽带走了，另一半灵魂仍被魔鬼缠住。”耶律楚材对大汗说。

“怎样才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

“得病易，去病难……只有慢慢调养。”

他知道大汗不会因为女人恐惧，扔掉枪矛和大弩的。

“你的琴声是药。”耶律楚材回帐幕对苏氏说。

“为何忽兰的病还没好？”苏氏问。

“需要时间。”

“多久？”

“几年。”

“能治愈？”

“就看大汗和你了。”

“……”苏氏疑惑不解。

“靠你的琴声和大汗的宝剑。”

“忽兰总是怀念那只飞走的鸽子。”

忽兰听苏氏弹琴，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忽兰又来苏氏操起了琴，说：“你脸上有血色了！”

忽兰的脸立时变白，苏氏知道自己话走嘴了，因为忽兰怕见血也怕谈及血字。

忽兰说：“白鸽还没有飞回来，昨夜它给我托梦了……它的左翅膀中了一支箭，它向这面飞来，哭喊着，‘忽兰你给我拔掉箭镞’，我没为她拔下来，却把我拔醒了。原来，我的手探在大汗的剑鞘上。”

苏氏弹完曲子，说：“昨夜一只白鸽飞到我的帐幕里。”

忽兰兴奋不已地喊：“在哪里，在哪儿？”

苏氏从书箱里掏出一只鸽子，放在帐的窗口中。太阳的光线镀在上面，鸽子有了几分神采。

“像我那只鸽子。”忽兰说。

“它应该飞到你的帐里。”苏氏说。

“怎么和真得一样？”

“是我为你缝制的，翅膀、黄唇和两只眼睛是我夫卿描上去的，它的眼睛直瞅你。”

忽兰捧着用白绸作的鸽子，说：“让我的手也飞出鸽子。”

“当你手里飞出一群鸽子的时候，那只神鸽就飞回来了……”

“如果它飞不回来呢？”

“你继续等待，它会飞回来的，这是我夫君说的。”

忽兰安静多了，她开始缝制鸽子。白绸依然是中原蚕丝作的，蚕丝是大汗南征时带回草原的。忽兰一针一线地缝作，赋予鸽子以生命。从此那只灵性的白鸽夜夜飞回她的帐幕……忽兰更加温柔灵巧，大汗非常喜欢她，称忽兰是他的鸽子，从远方飞来的鸽子。

有一天，成吉思汗当着忽兰、耶律楚材和苏氏的面说：“你们跟我一起飞向西方吧，那里是富饶神奇的地方……”

在耶律楚材和苏氏为忽兰医病的时候，出征西方的忽里勒台在克鲁伦河旁的绿色草地上举行。成吉思汗对四个儿子，以及他的万户长、千户长们进行了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宣读他的“札撒大典”，严明律令。耶律楚材无权参予军事决策，自然也就无法目击成吉思汗的凛凛威风。忽里勒台上的鼓乐声，淹没了契丹古琴的声音。耶律楚材知道了自己扮演一种什么角色。

耶律楚材为忽兰缝制的白鸽，绘上翅膀，描出黄唇，绿眼。

忽兰把第一只“白鸽”抱回了自己的帐幕里，两双眼睛久久地对视着。大汗见此情景，感到几分宽慰，便又回到自己的金帐。耶律楚材应命入帐听旨，其实大汗想看一看契丹美髯人的眼力。

“我老了吗？”

“您还没有……正处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期。”

“为何在丰腴的土地上只有播种，却没有收获……”

“您有数不尽的子孙……”

“不，我跟忽兰没有。我已经老了。”

“您已有了四棵树，都成材了。”

“……你说哪棵能成大气候？”

“第一棵树，除了勇敢，还有善良。”

“不……罪恶的黑风将一粒种子，刮到我的土地上，偷偷生根。”

“第二棵树，勇敢，四面摇曳，可难以证明它是棵智慧树，”

“第四棵树呢？”成吉思汗绕开“第三棵树”问。

“他从小荫蔽在您的大树之下，很难比大汗还高。……”

“第三棵树呢？”

“总在您的视线里，在绿洲上能生长，在沙漠更能生存，他温敦可爱。”

“还能有第五棵树吗？”

“你的松林里，有数不清的树，只有以上四棵树，长在了风景线上。”

成吉思汗望着契丹人的蓝眼睛说：“你能把它抠下来给我吗？”

“真的抠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如两泡水。”

兔年（1219）的一个新鲜的早晨，耶律楚材第一次见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同时出现在成吉思汗的金帐里。蒙古人以蒙古人的思维方式来决定自己的继承人。大汗的宝座无限诱人，察合台出言不逊；“他是蔑儿乞惕的种，父亲不能把汗位给他这个野种。”语言象一把剑按下去顿时见血，术赤与察合台的厮打，使母亲的心受到伤害。他们不堪忍受一颗血淋淋的心在草地上打滚，才停止了争执。耶律楚材的思索一不小心又回到了金国帝都宫廷。他揣测到事情的结果，果然大汗把深邃的目光射中三子窝阔台：“窝阔台，你有什么说的吗？”

“父王，我担心由于我的胆小，将来子孙中会出现无能之辈，裹在草里牛不食，涂上脂膏狗不理，野兽敢在他面前横越，老鼠也敢在他后头穿行，将来无法继承汗位！”

“……难道我的子孙中就不出生一个英雄？”成吉思汗自言自语，他发现了术赤那张羞红、愤怒的脸。

大汗说：“术赤也许你跟我一样，是孛儿贴赤的客人，铁木真是也速该杀死的敌人首领的名字，也速该的妻子是从敌人手里抢来的……术赤，屈辱

将伴随你的终生，它会使你无敌于天下，征服西方，那将是你子孙后代的土地！”

蒙古帝国的故事，在这里留下了伏笔。

耶律楚材像看风景一样，这里没有他伸舌头的地方。他无法理解大汗儿子之间的仇恨、团结如此透明，更无法理解冰消云散如此迅速。

“儿子们，你们骑马走一年两年，走累的时候，拥抱自己的汗国，那才是幸福！”

第七节 兵甲赫天

按照耶律楚材的预卜，蒙古帝国西征的日子来临了。耶律楚材作为扈从的文职人员将终日在成吉思汗的左右。这一天，他才真正亲眼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军队。所有草原上的几十万雄兵装载着一门门投掷器和投石机，被分解成一个个零件，放在骆驼峰间，骆驼齐刷刷地伏身在地，让主人们装载军械。它们将要把火器和火炮驮往遥远的西方。打败欧洲十字军宗教骑士的阿拉伯人，将要面临蒙古铁骑的洗劫。耶律楚材的命运被系在成吉思汗马尾上了，他经常在云朵般的帐幕里打坐参禅。人间的烟火在他头际绕来绕去，走出帐幕，那双深邃的蓝眼睛看到一个盛大的场面：

车帐如云，
将士如雨，
马牛被野，
兵甲赫天，
烟火相望，
连营万里。

鼓号齐鸣，万马扬鬃。几个剽悍的旗手，护送着那面白族大纛，走向高高的土台。

目光从如铜钉密密麻麻钉在绿草上的士兵的盔甲上滑过，耶律楚材在自己的帐幕门口，就望见了成吉思汗的大鞑耳朵——军帐的金顶。帐幕前那匹白嘴红马，安祥地用尾巴扑打蝇虫。他那双弹琴的手，抚摸马缨时，被红光染亮了。红马的白唇嘴张开着，亮出白兮兮的牙床，空荡荡的舌苔，它温柔地望着他，懂得契丹人与主人成吉思汗的特殊关系似的，如果是普通士兵，它会骄傲地弹蹄打响鼻。红马是从黑契丹王国被驱赶到克鲁伦河畔的，在那达慕上一眼被成吉思汗看中，大汗骑着它战胜了“猎鹰”。从此它成了大汗的“龙驹”。

大汗对它说过，我还要骑着你，走过你的家乡，到花刺子模取国王的首级。龙驹当时哧哧嘶鸣，大汗笑了，说：“龙驹很有灵性。”大概成吉思汗没有忽略龙驹是一匹雌马。很多马从金帐前走过时，它们都嘶鸣不止，大汗于是不让别的马从金帐前过，龙驹便很少嘶叫了。大汗曾问耶律楚材，龙驹为何不爱叫。他说龙驹很想到草原上自由自在地跑一圈。大汗破例给了龙驹一次自由。没想到龙驹和一匹烈马作了一次爱，从此它安稳多了。大汗和耶律楚材都忽略了龙驹的变化。

耶律楚材把它当成一个伙伴，因为他和它都将随从西征。大汗从金帐出来就要骑龙驹走向大忽里勒台，发出西征命令。大汗还在金帐里与他的爱妻和儿子们举行家族盛宴。耶律楚材用手心叩龙驹的白唇，他心里一惊，低头瞅一眼龙驹腹下，发现马奶头胀红如桃。

“它怀上金驹了？”耶律楚材心想，“它还能跟大汗去西征吗？”

上苍对于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植物以及动物，都赋予了繁衍生育的权力，谁能剥夺这种权力呢？龙驹在阳光下，浑身依然灿烂。它冥冥中感受到新生命带给自己的喜悦，世界上最美的是分娩前的雌性。大汗如果知道自己的龙驹怀驹，会是何种心情？正是这些母马繁育了大汗的铁骑。

耶律楚材拍了拍龙驹，然后走进金帐。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和十几名大将在举行酒宴。成吉思汗祭奠列祖列

宗，点燃三柱檀香，清烟袅袅，斟满金杯酒，洒在列祖列宗牌位前，然后向太后诃额仑敬酒祝福。

诃额仑饮下酒水，说：“我等你骑龙驹回来。”

四个儿子和将军分别向大汗敬酒祝福。液态的火被一杯杯饮尽，人人脸庞泛起红润。唯坐在大汗身旁的忽兰一滴未沾。她穿着一套洁白的蒙古袍，怀中抱着一只“白鸽”，手不停地抚弄由耶律楚材描上去的翅膀和羽毛。耶律楚材眼睛出现了幻觉：大汗旁边那位不是歧国公主吗？他到克鲁伦大斡耳朵将近一年，至今没遇到金国献给大汗的歧国公主。大汗妻妾如云，很难都相认，况且别人了。楚材有一次向大汗提及此事，大汗反问哪位公主，使得他立刻陷入尴尬。从此他再没敢探及那位凄楚的全国公主的下落。耶律楚材眼前金星飞舞，很快，星光一个个地破灭消失了。忽兰不安地坐在那里。孛儿帖起身，向忽兰敬金杯酒，说：“如此多的夫人，只有忽兰你幸福从军出征，代我们承担照料大汗和抚慰军队之责。”忽兰接过金杯，不小心将洒酒在了白鸽身上，众妻妾每张脸都有语言，忽兰只顾“保护”白鸽而没有发现。这时帐外传来龙驹的嘶鸣。

“龙驹等着驮我上阅兵台呢！”成吉思汗将目光对准耶律楚材，“我的美髯人，一会儿为我出师占上一卜！”

“大汗，羊骨已经准备好了，在祭台上。”

成吉思汗在众人簇拥下，出了金帐，他望了望正午的太阳，说：

“今天是出征的好日子，龙驹你送我上征途！”

每当成吉思汗跃上白嘴红马，它都扬鬃拔地而起，咳咳而鸣。这次，红马不再威风凛凛，表现出一副羞涩，温存和怯弱的样子，它忘记了自己驮着的是世界君主、战争之神。

“今天它怎么了？”大汗勒辔发问。

“它已经怀驹了。”耶律楚材说。

“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大汗横刀立马。

“它到临产期了。”

“经过我允许了吗？”

几十万蒙古士兵把崇敬的目光投向大汗。红马身上负担着三颗心脏的跳动。

成吉思汗嫌马速度慢，他渴望以箭的速度飞向阅兵台。他没有下马易骑。

耶律楚材说：“怀驹的骏马，怎么能越过雪山……它将是整个铁骑的累赘。”言下之意，留它在草原产下马驹。

成吉思汗点了点头，默默无语地登上了阅兵台。成吉思汗一代天骄，站在高高的阅兵台上，抽出宝剑，高声祈祷：“苍天助我，征服花刺子模！”

他走到白嘴红马前，马用慈祥的目光注视自己的主人。成吉思汗飞刀插入红马的脖颈，马绝命而倒，血染红了白唇。成吉思汗点燃红烛檀香叩拜天地。

红马突然拔地而起，红血喷大。这时，马流出了羊水。一只红马驹从血红的宫门爬出，站在阅兵台上嘶鸣，用它那带胎毛的白嘴吸了一口地上的鲜血，然后，朝西方跑去，跌倒又爬起……

耶律楚材盈满泪水的眼睛，被红马驹牵去。

成吉思汗祭祀苍天大地之后，凛凛威风，朝向他的二十万蒙古帝国将士，宣读他的大札撒：

禁止生命在军旅中诞生。

耶律楚材在灿烂的阳光下，感受到人类的颤栗。他望见观礼台下的忽兰，怀里紧紧抱着那只“白鸽”，西望那只远去的红马驹。

天上，没有鸟在飞行。

成吉思汗的铁骑在血泊中出征了。

成吉思汗骑着一匹白骏马……大羹猎猎飘扬。

西进的蒙古军队经过十天的跋涉，来到一座无名山丘下。万年的河床在山石间割出一条深深的山口。成吉思汗牵着白龙驹，在河边饮水，他深远的目光如剑刺到隔岸的岩壁上。石壁上爬满黑色的线条，一群山人在袭击野兽。

“那是什么？”成吉思汗问耶律楚材。

“从人形看……像是千年以前胡人留下的。”耶律楚材说，“一副人间杰作哇，再有一个千年依然如此。”

“我们的祖先是谁呢……会不会就是他们？”

“也许就是他们……他们以前是这片草原的主人。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人，天之骄子也。千年前胡人被匈奴所追杀，奔走南北，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为室韦，室韦就是蒙古人的祖先。”

“他们哪去了……他们就在岩石上活着？”

“人世如梦，怔杀千年，留得一幅无名画在石上。打败我们先人的匈奴，不是也早已失踪了……声势浩大，驰骋东西的匈奴，在哪里呢？现在只有在汉人《史记》里听他们的哭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强者怎么唱悲歌？”

“正因为他们太强大了……上帝之鞭，把世界鞭笞得遍身鳞伤，可是最先损失的却是那把鞭子……”

成吉思汗一脸狐疑，又问：“据说他们有的去了西方？”楚材称是。

匈奴自消自灭了，一部分人去西方建立了匈奴帝国，征服了歌特人，罗马人，罗马国王每年向他们交纳黄金。后来，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地盘互相攻城，匈奴自己伤了元气，再过七八十年，横跨东西，劫夺四邻的匈奴帝国，从世界上消失了。

成吉思汗勒住马嚼，说：“我不会成为匈奴单于的，蒙古高原，我的帝国，将千秋万代，我的子孙永远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纵横驰骋。我的马鞭，会抽得整个世界向我微笑，谁也阻止不住我的马蹄！”

耶律楚材用清洁的河水洗去长髯上的尘土，久久望着岩壁上狩猎的古人。他们一个个身材矮短，胸部广阔，头很大，眼睛小，褐色皮肤。

白龙驹对着岩画嘶叫。成吉思汗冷漠的脸上泛出自信，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岩画上。

“他们的脸怎么都有伤疤？我的先人……”

“据说，先人从小时候就培养凶悍的性格，婴儿一出生就被残忍对待，用剑割破男婴的脸，使孩子在未得乳汁哺育之前先训练忍受创伤……”

“为什么我们……和他们的皮肤一样紫红？”

“草原上的人，离太阳最近，最先得到太阳的抚爱，也往往受到发怒的太阳的巴掌，于是，人的皮肤是紫红的。”

“你们这些书生，有一天可能把我的宝剑说软了。”

成吉思汗抽出宝剑，在浓密的胡须间挠痒。然后用剑指着另一面空白的

岩石说：“那个岩壁，是上苍留给我们的！八百年、一千年后，我的子孙会在这里看到我的今天，看到龙驹在野地吃草。”

成吉思汗跃上白嘴马，趟过河水，直向岩壁的顶端。

百面大鼓发出隆隆的响声，天鼓响了。那面九脚白旄大纛插在岩石上。成吉思汗骑着白龙驹，他猛地勒嚼子，白驹拔地跃起，长久嘶鸣，压住鼓声。蒙古大军看到了成吉思汗潇洒、英武雄壮的剪影；成吉思汗与白驹的头部同时擎向天空，淡蓝色的云朵跌落到大汗的肩上。此时，随军的工匠和艺人们，开始在那面空白的岩壁上雕刻。成吉思汗的白驹，把蹄声摔碎在山间。成吉思汗开始宣誓，震惊了耶律楚材和西征的大军。

我想赶路的时候，
把太阳挂在天间。
我想憩息的时候，
把明月挂在黑色苍穹上，
他们要为我的西征引路。
我用所有的兽皮作鼓，
我用所有的绸帛作旗！

火红的太阳在草原上滚动，成吉思汗用至高无上的剑柄驱赶着草原上的一切，向西方挺进。天空的白云、河中的湍流，也没有地上成吉思汗的大军、战车和铁骑汇成的洪流神速：向西，向西。几天之后，河水才归于清洁。岩壁上出现一幅征战图，历史的瞬间，成吉思汗的骁勇和傲慢，凝固在岩石上了。

一场暴雨来到了绿色草原，天和地被稠稠的绿浆搅成一团。河的宁静被雨滴注射成碎镜；高高褐色的山岩，被雨水冲刷，暴雨向前追进，使岩壁上留下的几幅岩画清晰非凡；暴雨追上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成吉思汗欣喜异常，仰脸用口去接天降的圣水。

苍天为蒙古铁蹄洗礼。

大纛在雨幕里飘扬。白旄在旗帜上活灵活现，发出隆隆呐喊。成吉思汗想起了岩画，感到自己的行动已经得到苍天允许：苍天助我。

耶律楚材和卫兵侍从们簇拥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雨过天晴，旷野异常鲜亮。

“我的长髯人，再过几天，大军就到金山脚下了……过金山时，把那面大纛插在金山顶上。”

“不知扈从的辎重队里还有绣旗的。”

“大纛是军队的魂，只要它不倒，我的将士就得冲锋陷阵。每支部队，都有一面旗。春蚕吐丝，汉女织布，俊女绣旗……”

这时，耶律楚材才知道绣旗女跟随在部队的后面，真不知道这面威武雄壮的大纛将出自那个绣女之手。男人的勇敢，是女人的温柔之手绣上去的。

大军在夕阳沉落之前，在一处丘岭地带安营扎寨了。

大汗的金帐，座落在山岗上，九脚白旄大纛竖立在帐前。忽兰的帐幕和苏氏的帐幕设在离金帐不远的地方。部队要在这里休整，骏马要在这里歇蹄，忽兰渴望得到成吉思汗的温暖。忽兰不知太阳落山后，大汗来不来自己的帐中。忽兰多少天的行军旅途，都是与苏氏为伴，苏氏为她弹琴，忽兰用自己的双手缝作出第三只“白鸽”，前两只已经被她放“飞”了。

忽兰的精神状态很快好转，气色泛红。她想念她的大汗了。

大汗没有来帐中，忽兰知道大汗在与那颜们商讨军事，她也就不便进金帐看丈夫。她把“白鸽”放在窗口上，夕阳把白鸽的翅膀镀上一圈金边。

耶律楚材回到自己的帐中，向苏氏问安。

苏氏说：“我们有几天没见面了，吃住在鞍上，我给你弹个曲子吧。”弹着弹着，苏氏的琴弓停了，她睡了。

耶律楚材得到大汗的圣旨，要他下部队了解绣旗的进展情况。

夜幕下，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在孕育之中。（后来，这个故事长了翅膀，飞了七八百年，被吉尔吉斯人口头流传，又被一个作家记录了下来。）

第八节 眼睛的罪过

故事这样开始了

百夫长稍等了一会儿好像在鼓足勇气，然后走近帐幕，撩开沉重厚实的毡帘，微弯下腰，往里进。帐幕中央燃着一只小火炉，借炉子微弱暗淡的反光，他看见了她，自己的多吉兰，她坐在帐幕深处，身披一袭貂裘。她用右手轻轻摇着摇篮。“我在这儿。”对百夫长的到来她轻声招呼道。“我们在这儿。”她微微一笑，不好意思地纠正道。百夫长飞快摘下箭囊，把努弓和长刀放在门帘旁，伸出双手走到女人跟前。他双膝跪下，两人的脸蛋儿互相紧贴在一起。他们拥抱，互相把头靠在对方的肩上。他们一动不动紧紧拥抱着。此刻仿佛世界在帐幕的圆顶下为他们合拢。留在这顶帐幕之外的一切失去了自己的实际存在。真正的现实只是他们俩在一起，只是他们俩在激情中融为一体。只是三天前来到这个世界的，摇篮里的小不点儿。“喂，你怎么样？感觉好吗？”他问道，勉强克制住急促的呼吸，“我真担心”。“现在全过去了，”女人在昏暗中笑着回答道。“别再去想它。问问他，问问我们的小宝宝。他显得多壮实。那么使劲地吮我的奶。他跟你像极了。阿秀也说，像极了。”“让我看看他，多吉兰。给我看一眼！”多吉兰脱开身子，在揭开摇篮上的棉被之前，情不自禁侧耳细听帐外有何动静。四周万籁俱寂。

耶律楚材带着两个卫士朝营盘最边上的一顶孤零零的帐幕走来……

百夫长久久地望着，尽力猜测在睡着的小宝贝那张还什么没有显露的小脸蛋上的有哪些他的特征。他屏住呼吸端详新生婴孩，可能头一次理解了把后代降世看作万世之业的天意。因此，他好像字斟句酌地说：“如今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多吉兰，永不分离，甚至如果出了什么事。因为你有了我的儿子。”“你——和我在一起？但愿如此！”女人凄然一笑。“你想说，小家伙是你的第二个化身，像佛陀那样。我一边给他喂奶，一边就想这件事。我把这个不满四天的婴儿抱在怀里，对自己说，这是你新的化身。现在你想到了这点吗？”“想到了。只是不完全如此。我不能把自己比作佛陀。”“你可以不比。你不是佛陀，你是我的蛟龙。我把你比作蛟龙，”多吉兰温顺地小声说。“我在大纛上绣了一条龙。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你。在我绣的所有大纛上——这全是你。有时，我在梦中见到它，在梦中绣一条龙，它充满活力，只是你别笑话我，我在梦中拥抱它，我们合为一体，我们腾空而去，龙带着我，我和它一起飞去，在最甜蜜的瞬间发现——原来是你。一觉醒来，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可是早先就对你说过，你是我的火龙。我不是在开玩笑。果真如此。我把你绣在大纛上，作为龙的化身。结果我现在生了个龙子。”“你听着，多吉兰，我想对你说。”百夫长沉默片刻，接着说，“现在，我们生了孩子，得想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聊聊这件事吧。我早就想说，以便让你知道你最痛苦的，令我害怕的，不是在战斗中丧生，而是怕失掉自己对你的相思之情，怕失去它。我随军东征西代，总是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相思离我而去，别让它和我一起完蛋，而将它留在你的身边。我什么主意也想不出，但我想让我的相思变成一只小鸟，或则变成一头小动物，变成一件如此活生生的东西，使我能把它交到你手里，并且说——收下吧，这是我的相思，让它永远陪伴着你。那时我再也不怕牺牲。现在我懂了——我的儿子降生就是出于我对你的相思，如今他将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们还没给他取名哩。你给他想了个名字吗？”女人问道。“是的。”百夫

长回答道。“如果你同意，我们就给他起个好名字——库南！”“库南？”
“是啊。”“哦，太好了。库南！小骏马。是啊，三岁的骏马。最健壮有力的年华。鬃如暴风，蹄如骤雨。”多吉兰朝婴儿俯下身子。“听着，你爸要告诉你的名字！”百夫长说：“你的名字是库南。听见了吗，儿子？你的名字是库南。”他们默然不语，情不自禁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刻所陶醉，夜晚静悄悄……

耶律楚材问卫士长：“你的家乡在哪？听口音像是汉人？”卫士长说：“我家在燕京，大汗打到那里时，我和父亲投奔了大汗，我们契丹人在金国受到监视，我被金国投过监狱，妻子投河了。”“没留下孩子？”“孩子断奶饿死了！”“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在夜幕中行走。

只有比邻的一座营盘里断断续续响起并无恶意的狗吠声，远处传来马的拖长的嘶声——兴许今晚战马记起了群山中的故里，奔腾不息的河川、茂密的牧草，马背上的阳光……获得名字的婴儿安然沉默，他那襁褓中的命运暂时还和他在一起睡，但很快他就将醒悟过来。“多吉兰，你自己明白，你不能带着小家伙留在此地。得尽快离开。”“离开？”“是啊，多吉兰，得离开，越快越好。”“可是上哪儿，怎么个离开法，你怎么办？”“我们一起走。”“一起走？这不可能！”“你是百夫长！”“我已经想过了。”“你怎么能逃脱大汗的手心，能上哪儿，这样的地方天底下没有，你冷静些。”“我们可以穿上异乡人的衣衫，混在流浪者中间，去浪迹天涯。”“哪儿有容我们独自安生之处？摆脱上天也比摆脱大汗容易些。你离开军营，得以脑袋为代价。我和儿子在一起并不孤单。”“有时，人们逃跑是由于可耻行为，是由于丧失名誉，是由于害怕，背叛而受到惩罚。逃跑是为了求生。我们不得不以这样的代价作为回报，无须等待宽恕。大汗从不放弃自己的令旨。得离开，多吉兰，乘为时未晚，没有别的出路。别摇头，没有别的出路。幸福与不幸本是同根生，有幸福就不必害怕遭到不幸。”“我只是在想什么更好些，去死，还是依旧活着。我没有考虑自己。如果需要，我就去死，只是我不敢扼杀那个由于你而临降到我身上的小生命。”“别难过，别，你不该这么难过，不管生还是死！我们并没有想牺牲还没有出生的小生命。现在他出生了。如今必须为他而活着。逃跑并活下去。我们俩都愿意要儿子。”“你能否告诉我，如果我被处死，他们能让你和你的儿子幸免于难吗？”“你和阿秀乘篷车走，她陪着你，我骑马在一旁相随，万一有什么事也可抵挡一阵……”“只要能同你在一起！不分离……”“……”“有一个幻想，想在白绸上绣一幅画：水面已经合拢，只泛着涟漪，四周有植物、鸟儿、蝴蝶，但姑娘已经不在，她忍受不了痛苦。让看到这幅绣品的人，感到了凄凉的河面上飘着一支悲伤的歌。”“我逃过那条河……”

他们又谈了很久，忽而突然沉默起来，忽而重新讨论，面临前途莫测的命运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现在这已经是三个人的命运，包括了一个新生的小生命，小东西可不叫人等，一会儿就手脚乱动，哼哼唧唧，在摇篮里哭闹起来，活像头哀嚎的小狗。多吉兰急忙抱起他，对自己的笨手笨脚觉得不好意思，她半扭过身子，把他紧紧贴在乳房上，那是百夫长多熟悉的一对乳房啊，先滑，白皙，在炽热的激情中他曾无数次亲吻过，他暗自把他们比作屏息不动的小鸭子的圆背。现在这一切都以哺乳期母性的样子呈现在眼前。百夫长惊奇赞叹得目中含笑。小不点儿吧唧吧唧吮着奶，小不点儿吃饱了，小鸭子的

圆背使他感到满意，“哎哟，真痒痒。”多吉兰高兴地笑起来，“瞧他多么活泼伶俐。一给他贴上，就甭想移开他，真的，我们的儿子大像你了。我们的小龙，大龙的儿子！瞧，他睁开眼了！看啊，看啊，你的眼睛，鼻子也是，嘴巴边丝毫不差……来，抱一会儿。那么活灵灵的小肉团。多好啊，就像抱着一只小兔。”“你要知道，多吉兰，这不是小兔子，而是我手上的一颗心……”夜深沉，百夫长走出恋人的帐幕，朝上空银光闪烁的月亮瞥了一眼，充满着孤独感。他不想离开，想重新回到多吉兰身边，回到儿子身边。茫茫无际的草原上深夜那神秘莫测的银铃般的声响蛊惑着他。某种不可思议的不祥之兆笼罩着他，使他明白当命运把他们拉进大汗的事业中，随他一起西征，为他献身的时候，他们就面临危险——因为孩子的出生而不可避免的惩罚任何时候都可能落在他们身上，将他们毁灭。由于他们的命运同君临四方的统治者绑在了一起，由于这里存在着某种反自然的，从今以后他们的生活势不两立，相互排斥的事物。因此，结论只有一个——逃跑，去寻求自由，拯救孩子的生命……

成吉思汗的使者——耶律楚材一行三人远远发现了前边的天空有一簇繁星，孤单的绣旗女的帐幕在灰朦朦的夜色里，依稀可见。此时，百夫长已经回到自己篷帐，做逃跑的准备。绣旗女阿秀为情人相见当“警戒”之后，也回到了帐幕，与绣女多吉兰端详摇篮中的新生儿。在这个世界上阿秀是情侣百夫长和多吉兰的守护神，在他们幽会以及多吉兰怀孕，分娩的过程中，阿秀使多吉兰一次次躲避了厄运的搜捕。大汗站在祭天台，杀马宣布大札撒的时候，阿秀望见女友多吉兰惊悸地双手搂怀的表情，从这一天起，她们被卷入西征的蒙古旋风中，担负着大汗赋予的绣大纛的任务。每次来人督促，阿秀都把未绣好的旗面堆放在多吉兰的腹前。多吉兰的肚子一天天在大纛的掩护下隆起。大纛上的大龙，在多吉兰的手里一天天长出金鳞。前几天那场倾盆大雨袭来的时候，绣女坐在篷车上，辎重队为了防止大纛受雨淋，当即架设了帐幕。大纛绣制的过程，一般是不允许看的。多吉兰忍着剧痛，生下了早产的婴儿，婴儿尖厉的哭声被大雨浇灭，新生儿诞生的血水，滴在了大纛上。绣女怕让人看出破绽，把一朵朵血花绣成了龙鳞、龙珠……。耶律楚材的叩门声，使两个绣女的视线惊恐地从新生儿身上移到帐门，好在孩子正在熟睡中。“厄运之神来叩门了”，阿秀心里的“小兔子”上蹿下跳，她急忙将大纛展开，遮住了帐边的摇篮。大纛在阴暗之中，如豆的灯火被窗缝钻进的夜风拉得很长，几乎要断灭。阿秀去开帐幕门。耶律楚材望着从帐门探出的那张恐慌的女人脸，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愚蠢和失礼。夜幕沉沉，怎么能惊扰绣旗女的安睡呢。可是他又不能违背大汗的意志。大汗要让大纛在金山上迎风飘扬，他却没想到绣女为绣旗，手被针扎出多少血眼。耶律楚材在绣女帐门前露出一副尴尬。

“再有两三天，大纛就绣好了！”阿秀说。

“我能欣赏一下你们的绣艺吗？”

耶律楚材一副书生气，他不敢看对方。

“多吉兰……大汗的大纛正在连夜赶作……”阿秀用轻柔柔的语调给多吉兰提示动静。她又怕惊醒那个未谙人事的婴儿。她急忙转进帐里，和多吉兰共同把大纛展开，大纛几乎占据了帐幕整个空间，大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围障，挡住了耶律楚材的视线。

多吉兰轻声轻气的说：“就剩下龙须和几只龙爪了……”

耶律楚材被绣女们的精湛绣艺所吸引，用手轻轻抚摸大纛上面即将诞生的“大龙”。龙是中原人的图腾，没想到大汗也开始喜欢龙了。如果不是中原人，谁能绣出草原上的龙呢？他问绣旗女是哪里人。多吉兰说：“我的母亲娘家人过去给金国皇帝绣龙袍……大汗到中都时，把我召来了……”“我是蒙古人……跟多吉兰学艺。”耶律楚材没想到她俩人手艺这般灵巧。阿秀沉着自如他说：“多吉兰，是天女下凡，她手上有股魔力，线团和绸布在她手里就变成了旗帜，她绣出的龙，我都摹仿不了……我们……等你们走后，连夜绣旗！”耶律楚材在绣女神态中，发现了什么，但他没发现在这里有一个新生儿正在摇篮里自由自在的呼吸。

“再过几天，大纛就绣完了”多吉兰说。她暗暗祈祷：“儿子，你千万别醒，别哭叫，你的哭声会把一切希望都断送掉的。”

耶律楚材往帐外走，到门口时，他又回头望了一眼，那条巨龙在两个绣女的手上蠕动。大龙在这幽静的夜空下，帐幕里张牙舞爪。他对卫士说：“大汗如果看到这面旗，会奖赏绣旗女的。”

他们跃上马背，策鞭向大汗的金帐方向奔去。马蹄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耶律楚材勒住马，说：“怎么有婴儿啼声？”两位卫士勒住马，倾听夜空，说：“有哭声……”

对于耶律楚材来说，哭声令他有几分激动，是一种下意识的情愫。因为他好久没听见生命诞生时的啼声了，他自从跟苏氏来草原，苏氏多次跟他说梦见了孩子，一个男孩在太阳下撒尿。他怪苏氏想得太俗。苏氏说：上苍给了女人孕育生命的权力，我为何不盼望他早早出生呢！夜幕下，他感到脑袋发炸。

婴儿那声长啼，并不一定是福音。

耶律楚材骑马在夜幕下踌躇了一会儿，再也没听见婴儿的啼哭。此时——绣女将大纛捂在了摇篮上，多吉兰将自己的乳头塞到婴儿的嘴里。如果月亮多只眼睛，会看到被伟大的母爱而憋青的脸，他是草原上不准出生的人。大汗没有赐予绣旗女生育的权力。更没有赐给新生儿啼哭的资格。

难道是一种幻觉？夜空宁静如死去一般，哪有哭声？谁敢用自己的生命来跟成吉思汗的“大札撒”相对抗？大概那是天之声吧！

回到自己的帐幕前，耶律楚材对两个卫士说：“今夜怎么了？”卫士说：“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你休息吧！”说完马蹄声远去，夜又恢复了平静。

这一夜，耶律楚材几次被婴儿的啼声吵醒。他分明梦见苏氏怀中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用那只小手去够琴，好奇地用指盖抠古琴上不清晰的文字。苏氏在弹奏《西江月》，耶律楚材说：我好久没弹琴了，今天我为我的儿子弹一曲阿保机的军乐谱。两人在争执之中，孩子破嗓般哭叫起来，孩子手指流血，血染红了古琴。他们夫妇呼喊：“孩子，孩子，你别哭！”

苏氏把他推醒了，说：“你平日还说我呢，你盼孩子都盼疯了。”苏氏说她也梦到了婴儿的啼声。

“去看大帐回来时，我的确听见了婴儿啼声。”

“草原上，西征的军中，怎么会有孩子落生？”

“我相信我的耳朵。”

“你知道啼声从那里传出的？”

“似乎是绣旗女的帐幕里，可是，绣旗女怎么能生孩子。在帐中，除了

那面大纛，我什么也没发现。”

“如果是我们的孩子呢？”

“不会的。”

“如果是呢，哭声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不会的，出征时，大汗宣读了大札撒，谁敢违抗大汗的命令？”

“分明你已经听见了啼声……如果是我的孩子，我要抚养他，大汗不允，你向大汗解释……让孩子活下去……女人不生孩子，大汗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呢。”

“你说的也许对，大汗宣布不让人在军中生育，是为了战争，战争就是残忍的，战争它不但不让人出生，它还使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使生灵涂炭。”

“你怎么说这种话？”

“心即是佛，佛陀好生恶杀。”

“既然如此，你怎么千里迢迢应召扈从呢？”

“……哪个英才伟岸不是这样，秦王汉武的旗帜也是从死者的尸体上飘扬的，大汗胜过于他们……在大汗这里……是蛟龙总能腾跃。”

“你真是自相矛盾……一个婴儿的啼声都搅得你不能安生。”

“天已经亮了……你听见鼓声响了吗？”

隆隆的鼓声，使草原从噩梦中醒来。

鼓声——那是大汗的声音呐！

忽兰，做了一夜的恶梦，她睁开眼，望见了她的“白鸽”，“白鸽”陪她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她把白鸽重新放在帐幕的窗口上。离远儿端详它。她和她的“鸽子”都不知道夜里草原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终于发生。有人一早报告咸吉思汗，大车队的一名妇女生了个孩子——置大汗最严厉的禁令于不顾。这个男孩子的父亲是谁不清楚……成吉思汗没有立刻理会，因此没有立即回答。成吉思汗像受了侮辱似地默不作声，恼火地加快了坐骑的步伐，轻裘大氅的下摆飘动着，有如惊弓之鸟的双翼……他郁郁不欢，这从他石雕般肃然的脸色，一眨不眨的锐利双目露出的忧郁目光和顶风冒雪般不自然的骑马姿势上可以得见，但是任何一个固紧急军务难于靠近他的人都不知道。大汗之所以神情忧郁，主要不是因为某个刺绣女工和她那不知名情人违禁令的挑畔事实被揭露，而是因为这一事件使他记起了另一件全然不同的往事。那段往事——蜜月里，他年轻的、自小由父母提亲的妻子李儿帖被蔑儿乞惕部族在一次袭击中掳走。当他在反击中将她夺回时，已经过去了许多岁月，许多个日日夜夜，精确计算他们的生日，他缺乏勇气……大汗带着此种痛苦活着。带着如此鲜为人知的淌血的心灵活着。自从李儿帖生下头生子术赤后，咸吉思汗精确计算了日子，结果是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

婴儿，可能是他的儿子，也可能不是，这件事使他终生失去了平静。这段往事在他心中留下了痛苦的、不可泯灭的耻辱的痕迹。每当忆起这件事，他的心就重新淌血。现在，有人竟然不服从他的旨意，有人敢于把自己不可遏止的肉体的强烈情欲置于他的伟大目标之上，有人蓄意违抗他的圣旨！在他的骑兵中竟然有人渴望的不是尽心尽力为大汗效忠，不是对大汗的绝对服从，而是在床榻上与女人同枕共寝！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女人，一个如此卑贱的刺绣女工——难道她死了就无人刺绣了——竟然藐视他的禁令，当大车

队的所有女人没有得到他的特殊许可掩住肚子免得怀孕时，她竟然拿定主意生孩子！……成吉思汗恼怒地想，这种事本不值得他高度重视，但既然不准生育子女的禁令是他本人制定的，既然卫士担心自己的脑袋搬家，急忙直接向大汗报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大汗他就是自己最高旨令的人质。他不能取消自己的旨令。于是惩罚就不可避免了……

灾难已经降临。婴儿的啼声总是在耶律楚材耳畔萦绕。啼声变得尖利，要击穿他耳膜似的。他带着轰轰作响的耳朵，去了金帐。

大汗不但没有对耶律楚材发怒，反而将金杯送到了他的面前。

“你不但有一副聪明的大脑，而且还有一双超常的耳朵，你把敏锐的耳朵送给了卫士，他们找到了那个哭叫的狗崽子。”

“……”耶律楚材第一次感到自己嘴的木讷。难道我的耳朵是灾难的声源？难道我把灾难送给了刚诞生的婴儿？难道上苍在冥冥之中驱使我去捍卫大汗的札撒——在那高高祭台上白嘴红马的血泊中诞生的法律。大汗……能宽恕他吗？救了一个婴儿，就救了一个世界！

“上苍告诉我，他们是多余的人，不处罚他们，大军就不能越过金山，就不能到达西方消灭花刺子模！”

“大汗，你不是说将那面十人才擎起的大纛插上金山顶吗？”

“这与严惩绣旗女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大纛上的飞龙还没有明珠，没有龙爪，没有明珠，怎么能识破风云；没有龙爪，怎么能腾云驾雾？”

“哦……还需要几天绣完？”

“再有……少说也得三四天。”

“我可以看到三个日出，四个日落！”

“大汗一朝分娩，十月怀胎……”

“你是说，孩子怀孕是在我颁布大札撒之前数月？”

“是这样的。”

“长髯人提醒我……是谁让绣旗女怀上孕的？”

“不知道。”

“我想知道，他就混在我的大军中……我的大军将要从他们尸体上跃过去。”

“大纛呢？”

“我有的是绣旗女。”

“可是……哪位绣旗女能像婴儿母亲那样把大龙绣得活灵活现？”

“大龙本来就飞到了我的旗帜上，用他们的血祭旗吧……当大纛绣好的时候。”

“还是让她把龙绣完吧！”

“……我要征服整个世界，我要上天缚住苍龙……我不会对妨碍我大业的人发慈悲……我的长髯人……”

“他们是顶着星辰来的，婴儿是顶着太阳生的……万一。”

“难道杀了他们，苍狗能吞日，星辰陨落？”

“……”

“我召你扈从西征，不是为了让你劝说我将宝剑永远插入鞘中！”“大汗我想看到大纛在西方上空飘扬。”

成吉思汗自言自语地说：“别让忽兰看到血……多少天来，一直是鸽子

陪伴她。”

“ 她的身体康复多了…… ”

“ 她也想让我……给她一个孩子，不行！ ”

第四个日出的时候，一面新的大纛被十位英武的士兵护送到金帐前。

大汗比任何人起得都早，他从金帐里就望见了晨风中的大纛，龙在旗上翻滚跳跃。

山岗上的鼓手擂响了军队的集合号。令人胆战心惊的隆隆声震撼四周大地。牛皮大鼓轰然作响，咆哮如雷，一如落入陷阱的猛兽，鼓声召集诸将士来参加对在征途上生孩子的淫妇、绣旗女工的处决——很少有人知道她多吉兰。各路骑兵披坚执锐，在萨满的鼓声下列队，好似参加盛大的阅兵，他们在山岗四周围成半圆形，百人接百人队，军容威武整饬；两侧为装满货载的辎重营，辎重营里是人数众多的辅助人员和各行各业的的行军工匠——搭营帐工人、军械匠、马具匠、女裁缝、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全都年富力强，正当芳年。当众处决就是为恐吓和教训他们这帮人安排的。任何人胆敢破坏大汗的旨令，格杀勿论！鼓在山岗上轰响，擂得人人血管里的鲜血变冷，擂得人人魂飞魄散，从而迫使人们根据成吉思汗的旨意作出的安排保持一致，甚至表示赞许。就在这经久不息的牛皮大鼓的轰鸣声中，一顶金色大轿朝山岗上疾行而至，轿内便是降旨对那个死也不说出使她怀孕人姓名的不听话的危险女人处以极刑的大汗本人。金轿在褐色的山岗上那些沐浴着初升阳光，在风中猎猎飘扬、绸面上绣有喷火大龙的大纛中间放下。那条飞腾的大龙是大汗的象征，但连他也料想不到使绣品充满神圣的刺绣女工，绣龙时想到的并非他大汗本人，而是另一个人，是她怀抱中像条敏捷无畏蛟龙的那个男人。四周所有人，谁也想不到如今她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生命。这一时刻果然来临……击鼓声平息下来。聚集起来的人们全都紧张不安，连骑士胯下的战马都一动不动。成吉思汗本人的脸色也石雕般紧张而不自然。残酷无情紧闭的双唇和细长眼睛眨着阴森森的目光，显露一种蛇的神态。当多吉兰从离刑场最近的一顶帐幕里被押上来时，鼓声已然止息；健壮如牛的刽子手架着她的胳膊，把她扛到套着双马的大车上……她得以给婴儿喂了最后一次奶。什么也不知晓的可怜的小东西热切地咂吧着小嘴，在别有用心，轻轻止息的鼓声中始终处于半睡不醒的睡梦中。女友阿秀呆在一旁，压低声音呜咽着，竭力忍住不放声痛哭，不断用手掌捂住嘴……刺绣女工最后一次紧紧抱住孩子，悲戚地吸了一口孩子身上那股甜丝丝的气息，颤抖着双手把他递给女友：“ 乘他还活着，替我好好照看。” 这时，她被强行拖出。起伏的丘岭中，大汗的金轿在一个山岗上闪闪发光。被拽出营帐的多吉兰来得及用眼角看到这顶大轿，上面端坐着伊如上天那般不可向这的成吉思汗，大轿四周，一面面她亲手绣制的喷火蛟龙大纛在草原微风中猎猎飘扬。“ 母马，你的公马在哪儿？” “ 绞死那条母狗，立刻绞死！” 人们叫喊道，“ 谁使你生的孩子？” 百夫长骑着战马处在队列的首位。多吉兰和百夫长的目光相遇。在一片喧哗和忙乱中谁也没有注意他们俩如何艰难地把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多吉兰颤栗了一下，拂开额上散乱的头发。她的脸上蓦地泛起了红晕，旋即又消退不见。只有百夫长本人能够想象到，那闪电般目光相碰对多吉兰意味着什么——这一瞬对她来说该是何等悲喜交集…… “ 不，我孩子的父亲不在这里！”

耶律楚材站在大汗的侧后，大汗背影与多吉兰那张模糊的脸，同时出现

在他的视线里。人们的叫喊声和多吉兰的平静回答像一个结的两绳头，向各自方向挣扎，他的心难受，从前见过那么多死人，也没像这样使他吃惊而积虑。

“今天是个好天气……我每天都看的清晰：我的大军我的马群，还有如山倒的兵令！”成吉思汗似乎在想别的什么事情。

“不，我孩子的父亲不在这里！”

耶律楚材的心血向上升，头脑发晕，他勒住自己的马的嚼子，马嘶叫了一声，成吉思汗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如针刺向他，成吉思汗不容忍这时人与马惊叫，也就是说，他不容人们对多吉兰这样的“母狗”同情。

耶律楚材望了望天空，天空一个云朵也没有，可称之为晴空万里。一匹高骆驼嘶鸣着，走进他的视线，骆驼被几名强力壮的彪汉牵进刑场。骆驼的双峰，成了众人关注的风景。

古老的处决将执行。多吉兰将被人绞死在驼峰间。为她找好了平衡物。如果处死两个罪犯——犯人吊在一根绳索上，分别挂在两边，如果处死一个罪犯，则在绳索的另一头绑上沙袋。

大鼓再次响起。耶律楚材发现忽兰和苏氏站在山岗的一个角落，向刑场窥望。忽兰依然手捧着白鸽——这是她缝作的第四只“白鸽”。忽兰穿着一身洁白裙袍，像是天空飘落的云朵。耶律楚材走过去，对苏氏说：“你们回帐里吧！忽兰看这样场景，对她精神刺激太大，不利于恢复身体。”苏氏是被忽兰叫来的。忽兰想看一看，大汗的威严——对一个罪犯的处决——没想到罪犯竟然是一个女人，给大汗绣旗帜的女人。忽兰问：“大汗为什么要杀她？”“因为她生了个孩子，”耶律楚材说。“女人生孩子也是犯罪？”“因为大汗宣布札撒，不准军旅中生儿育女。”苏氏听着丈夫的话。吓得脸色惨白，跟忽兰一样。耶律楚材发现两个女人同时捂嘴，脸里盈泪。“你们回帐里……”两个女人没听见一样，望着自己的同类，如何走向绞刑架。忽兰咬着唇，不小心，让她的鸽子“飞”落到地上。脚前正好是一个积水坑。忽兰又拾起鸽子，鸽子水淋淋的，也溅湿了忽兰的衣袍。耶律楚材回到大汗身后时，刽子手们已经作好处决罪犯的准备。他们挥动着带刺的大棒往驼峰上敲打，驼峰涌出血来，骆驼不情愿的跪下，驼头猛劲向上扬，想从地上站起来的架式，刽子手带刺的大棒在骆驼眼前晃了晃。骆驼低头啃掉了一片青草，牙齿将青草嚼成绿浆咽下。

“大汗……过三天，天狗吞日。”耶律楚材平静起来，不加顾虑他说。

“天狗吞日？”大汗又听到了一个沮丧的消息。

“是的……我早晨起来，就看到了这种天象！”

“……”大汗露出狐疑的神色，“萨满一月前说那天没有太阳，可是太阳照常升起！难道处罚一个罪犯，天上能失去太阳？”

耶律楚材不好再说什么。他冥冥之中窥见了天狗在狂吠，它向太阳跑去。此时的太阳正悬挂在没有云朵的天空上，突然，他听见一听尖叫，这声尖叫给刑场上的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是从绣旗女嘴里喊出来的。他听到尖叫声之后，发现苏氏拉着忽兰惶恐地离开了刑场……

大汗视线依然被拴在驼峰之间。多吉兰又喊起来：“我的儿子是无辜的，让我给他喂口奶……”

人们又在训斥：“那条公狗呢，母猪！”

这时突然在骑兵队列里响起谁的声音。一个人坚毅地高喊道：“我是孩

子的父亲！是的，是我，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全场顿时静寂下来，人人顷刻呆若木鸡——此人是谁？正当绣女工未曾泄露的秘密将永远随她一起带走的最后一刻，是谁在响应死神的召唤？人人大吃一惊：队伍里冲出百夫长。他勒住马，蹬着马镫面朝人群，再次大声重复道：“是的，是我！这是我的儿子！我儿子的名字叫库南！我儿子的母亲叫多吉兰！而我是百夫长！”语声坚定，他在万人注目下滚鞍下马，猛地挥手朝马的脖颈拍了一掌，战马扬尘而去。而百夫长自己边走边卸下武器和铠甲，把它们扔在一旁，径直朝已经被刽子手架在手中的刺绣女工走去。他走着，四周悄无声息，人人盯着一个自由地走向死亡的人。走到作好准备被处死的恋人跟前，百夫长跪倒在她的面前，将她抱住，而她将双手放于他头部，他们屏住气息，在死神面前重新融为一体。此刻，牛皮大鼓再次擂响，百面大鼓同时擂响，顿时隆隆声大作，有如一群惊恐万状的公牛，吃力地发出狂吼乱叫。牛皮大鼓咆哮吼叫，要求金体一致的服从和全体一致的激情迸发。众人顿然清醒过来，恢复了原状，战鼓下达了口令——全体作好出发的准备，继续出征。刽子手立即着手行刑，他们将百夫长摔倒在地，迅速将他双手绑在背后，对刺绣女工也如法炮制，并将他俩拖到卧驼跟前，迅即套上一根绳索——一头套在百夫长的脖子上，另一头抛过驼峰套在刺绣女工的脖颈上，并在大鼓经久不息的隆隆声中，急忙让骆驼立起身子。牲畜进行反抗，不愿站起来。骆驼拼命叫唤，发出短促的唔唔声，凶狠地把牙齿磨得咯咯响。但是在棍子的敲打下它不得不站起来，挺直了自己高大的躯体。双峰骆驼的两侧，在一根绳索上，在濒死的抽搐中，吊着两个真心相爱，至死不渝的恋人。……牛皮大鼓依然隆隆作响，响得暴怒而吃力，在为驮着两具尸首的骆驼伴奏开道，一条绳索抛过驼峰把两个被绞死的恋人分开，挂在两侧，百夫长和刺绣女工已停止呼吸，在驮畜的双肋边左右晃动——那就是向世界的未来统治者溅满鲜血的台座供奉的祭品……死者的尸体被埋进事先挖好的坑年，刽子手牵着骆驼——活动绞刑架——从部队和辎重队旁经过，扬长而去。鼓声未息，鼓手们挥汗如雨。

第九节 杭爱山下

从祭天西征以来，已经死去了两个母性，一个是大汗那匹白嘴红马，一个是刺绣女工。成吉思汗一切为了征服世界目标的实现。耶律楚材内心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审判和被处决的以及祭天的仪式，是由耶律楚材的善良怜悯引发的。这是他在打坐参禅三年里所没想到的事情，自己的命运之绳系在了大汗西征之轭上，只有痛苦而又充满希望地走下去了。

驮着两具尸首的骆驼在鼓乐的伴奏下，将骆铃永远地留在耶律楚材的心灵深处。两位恋人从驼峰滑入坑内的瞬间，在他的眼中定格。

恋人依然拥抱着，他们对耶律楚材连看一眼也不看，就走上了天国之路。耶律楚材从士兵的手里夺过铁具，将油黑的土以及青青芳草，埋在他们身上。最后在恋人的头上移植两簇野花。

两簇野花很快被马蹄踩死了。

耶律楚材没有观赏到野花的丧礼。

他依然被婴儿的啼声所感染。他又来到了金帐。

“你又来为婴儿求情？”

“处决了大人……不应该审判婴儿的啼声，大汗！”

“不会的，他不是为死者哭啼，而是在为我征服世界的大军伴奏！”

“我从来没听说过如此动听的哭声，只有婴儿才哭出这种声音……”

“既然好听，就让他哭啼吧，那个红色的马驹不是在万人瞩目下向西方跑去了……”

“一个婴儿，一个女人，怎么能走出茫茫草原……天上一朵云彩也没有，天不会下雨，天不会刮风，天不会下雪……”

“我不怀疑他能生存下去，敢于在大汗旗帜下偷情的人，不是平庸之辈，他们的孩子会以天水为乳，会活下去的。我至今纳闷，你为什么对一个女人一匹马大发慈悲呢？”

“因为，她们都是生命。让那个婴儿活下去，是大汗的恩赐。”成吉思汗又想起了来路不明的术赤，说：“他有一天，可能成为我的一员猛将。让他活着，以后力我去征服敌人！”

耶律楚材发现自己很难跟上大汗的思路，大汗跟常人想的就是不一样啊。

战争之神最有魅力的时候，

收割人颇作花卉。

战争之神，

微笑的时候，

花丛里是尸首。

成吉思汗的大军继续向西挺进。耶律楚材与苏氏同乘一辆篷车，紧紧跟在那辆金篷车，金车碾起的尘上飞落在他的篷车上，尘土钻入篷纱，往他们的眼睛里钻。耶律楚材自踏上西征路途以来，很少抚琴吟诗。苏氏弹了一曲东坡的《水调歌头》，愈加使耶律楚材思绪万千。琴声扯不断耳畔婴儿的啼声。不懂人间语言的婴儿用哭声来声讨自己由于对哭声特殊敏感，才把婴儿父母送上断头台、绞刑架。苏氏企图用琴声将尖利的婴啼压下去，他忍受不住残酷的处决场面。望着前边的活动金帐，心想：大汗终究是大汗，他讨厌婴啼。尽管轻轻弹拨，琴声还是不断向四周扩散，伤感情调。苏氏发现丈夫

已经睡了，便停止弹奏。耶律楚材的梦被婴儿哭声惊醒。

他一直向哭声方向走，他企图握住婴儿的手。将一瓶腥热的乳汁饮进婴儿的嘴里，婴儿如果不饿，身骨不痛，他是不会哭啼的，他用哭声向人间求奶。

他将奶汁送上婴儿的唇边，婴儿拒绝饮奶，仍用哭声抗议。他向一个不懂人事的婴儿忏悔：是我使你失去了父母，是我，是我！婴儿仍旧哭。

刺绣女工阿秀紧紧抱着婴儿，向苍天唤雨，她的头顶是一朵朵白云。“给好孩子一口奶吧，让我们走出草原。孩子别哭了，我就是你母亲，是你母亲！”阿秀掀自己的纱衣，将乳头放进婴儿的嘴里，婴儿吸吮着。要把她的乳头咬掉似的，奇迹出现了，阿秀乳汁如泉涌，不时地射出来。草地上的伟大母性没有丝毫羞涩，她将白乳献给了草原最年轻的生命。阿秀抱着婴儿向东方走去……耶律楚材听见南方也有哭声，他停步判断哭声的方向。是南方是黄河以南，在汴京城内。他沿着哭声找到了母亲，两位兄长，妻子梁氏和孩子弦儿。全家人目光如水，皆是责备。

“铉儿，你哭什么？……给你奶汁。”

“铉儿，我离开你时，你已经八九岁，怎么现在变成了婴儿？”

梁氏艾怨道：“孩子想你，天天哭，哭了几年，哭回到了婴儿时代……”

母亲指着脑盖说：“你把我们都忘了……都忘了！成吉思汗是世上最凶残的君主，你随他去西方干什么去？”

“母亲……他是凶残，夺去了很多生命，他却能改变世界……能在东西方架设一座长桥……”

“你看吧，那座桥是什么砌成的……你以为是用石头修成的芦沟桥呢！……全是人头，老人的，婴儿的，男人的，女人的头颅。是一座骷髅桥。”

“可它上面能通行！”

“你再往河里看……看见什么了吗？我的儿子，漆国夫人的儿子！”

“母亲，我看清了……桥下是红水。”

“你闻一闻是什么？”

“一股血腥味！”

“对了，那是一条血河，人类在流血。”

“我并不想那样……更不想让他那样使生灵涂炭。”

“我的儿子，怎么说嘴打嘴……人与魔鬼同行，你也变成了魔鬼。”

“他也是战神……只有他，才有能力弄活死水一潭的世界。”

“噢，那就不用枪矛去改变，用弓弩去征服？”

“是的，母亲。”

婴儿啼叫，带血的啼哭。

“孩子你别哭。”

“为什么不哭……”铉儿吐出梁氏的乳头，问他。婴儿放嗓哭啼。

“别哭，别哭……”

“不让我哭……你为什么喜欢听成吉思汗的马蹄声！”

“你别哭，你别哭！”

“世上还有一种东西，会使我不哭。”

“是什么，孩子？”

“是琴声……我想听阿保机的琴谱。”

“我已经找了多年。”

耶律楚材决定到西方去找。母亲告诉他不要去西方，而往东方走。

“在东方找不到，说不定在西方能找到……因为我已经在东方找到了东坡的琴谱了，阿保机的琴谱在西方，是耶律楚大石带去的，遗落在西方了，找到他，我就找到自己了。”

“婴儿的啼声是世上最优美的音乐！”

“母亲你说什么，说什么……”

耶律楚材要问个究竟，他从一个梦追到另一个梦里，追了几年，仍然没追上婴儿。

他从梦中醒来，恍然大悟，哭声就在跟前。“夫人，你哭什么……你又不是婴儿，你哭什么？”

苏氏抚琴，说：“我不知哭什么……”

“怎么也有原因吧！”

“我也想要个孩子，要个婴儿……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优美最，动听的音乐！”

“你也这么说……方才我做了个梦。”

忽兰也在白天说梦呓：

“这是我的鸽子，第四只鸽子，其它几只都让我放飞了。鸽子，胆小的鸽子，难道你就不怕大汗吗，敢在大汗金帐里栖身的鸽子原来是胆小鬼。我并不比鸽子的胆大多少——我也像鸽子一样栖身在大汗的身旁。大汗他身上的每根毛我都熟悉，可是我在他的怀里胆越来越小。其实大汗的怀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谁敢到大汗身上拔一根毫毛？没人敢，但我敢，我敢，因为我胆小。大汗西征偏偏从众多妻妾中选了我，我问他为什么，他脸上的胡须说：因为你胆小如鸽。我是一只鸽子，大汗这样称呼我。我的胆小是从……哪一天胆小的？大汗说，我在你的温柔的怀里，变得格外胆大起来，我想去征服世上最强大的敌人，征服世界各地。从刑场上观光回来，我满耳朵是哭声，婴儿在哭了。大汗说我怎么跟那个契丹人一样。我问他，长髯人也害怕哭啼？大汗说，多亏他发现了婴儿的哭声，我才及时对违反我意志的那对男女进行处决。咳，长髯人你为什么把婴儿哭啼告诉大汗呢，你不是不知道大汗的脾气。百夫长死了，刺绣女死了。如果刺绣女不死，我让她给我绣一个鸽子，她死了——婴儿的哭声给她带来了灾难。两只蚂蚁被大汗轻轻一振就死了。婴儿的哭声总跟着我。大汗说，你进我的金帐住吧，一直到西征结束。事实不可能。大汗说他从来没遇到这种晦气的事。一个婴儿哭声扰乱了神思，吓坏了我的忽兰，吓得天上的云朵都消失了。我在大汗怀里嗅到一股血腥味，我几乎眩晕了。大汗就喜欢看我这样子，说我是一个女人。我说我白托成女人了，作为女人最大的耻辱是不会生孩子。大汗说我会生孩子，只是苍天暂时不让生，因为生了孩子就食言了，大札撒的权威性受到影响。那对男女如果不是违反了禁止在军中生育的禁令，怎么会被吊死在活动的绞刑架呢。我对大汗说，我要生个婴儿，有了孩子也许以后就不孤寂了。大汗无语。大汗在摸他那把宝剑，一手抚摸他的满头秀发。他说这两种东西同样光滑。我说，神仙都鼓励人们多生儿育女呢。大汗你怎么拒绝生育。大汗说请女人缩回红舌头，少管男人的事。我不敢言语了，我怕他动怒，果然他发怒了，他挥起宝剑将鸽子杀死了，鸽子在地上打扑拉。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他说他累了，大汗从来不说自己有病，累了也是身体不舒服了。他自言自语他说：今天是第三天。今天是处决刺绣女和百夫长两名罪犯的第三天。三天

前长髯人说过今天将是天狗吞日。天狗吞日不是什么好预兆。天狗吞日是不是由于杀了那双男女，婴儿的啼声引起的。想到天狗吞日大汗就病了。我说不见得预测准，大汗说但愿是这样。耶律楚材拂着长髯说他性命担保，如果出现天狗吞日，证明那对男女不应该处决。大汗说，真要天狗吞日，是我违反了大意，我将对那条札撒进行修改。太阳还在金帐窗口上的时候，长髯人便应命来到了金帐。很多萨满也来到帐外，他们说正午不会出现天狗吞日。大汗对长髯人的信任已经超过了萨满，萨满说长髯人是在蛊惑人心。天狗吞日是凶兆。大汗诏数大将拜大救日。长髯人对大汗说：日者太阳之精，而成象光明盛实，布照四方，出则天下明，入则天下晦，万物不能观其体，犹至尊之不可窥逾，有人君之象。若明王在位，群臣修职，天下太平，人民丰乐，则抱珥重光而阳景辉映；人君有瑕，必露其虐以告示焉。日为至阳之精，人君之象。出军而日食，军伤将亡。大汗听得入神，他目不转睛地望日。天空一片青白，太阳仍然在天上，我也没看到什么大狗呀。长髯人说，还没到时辰。过了一会，人们看见日头，被天狗一点点吞下。天狗藏在远处，是一只白狗，它的牙齿锋利，将日头吞掉了一半。萨满们击鼓打钱，狂舞狂喊，驱赶天狗。苍白的天狗留下半个日头，逃得无影无踪。这时我发现大汗的脸色异常难看，没有精气。长髯人帐前弹琴，弹完一曲《春日》，太阳一点点又长圆了。他对大汗说，成享在天，谋事在人，人不可违天意。人君有了缺点，日就会显露迹象来告示。“君有什么缺点？”，大汗问。长髯人回答：“杀了绣旗女...天地发晴，大纛上无光。”“怎么还有半个日头？”“因为你放了婴儿，让婴儿活下去。”太阳又出来了，西征的队伍又要出发了。鼓乐齐鸣。大汗说：停止进军，把酒祭天，抚慰亡灵。大纛呼刺刺飘起来了，大汗对长髯人微笑道：大军西行，随时咨询。长髯人回到自己的帐幕，点香弹琴，琴声依然如哭——婴儿的哭啼。大汗睡了的时候，我望着安静地躺在身边的人——他跟任何人没有两样，我怀疑他就是飞鸟见了都失声的人。他呼吸不紧不慢，他就是大汗吗？他就是想改变世界的人吗？你能改变世界，为何不能赐给我一个婴儿——大汗！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那个长髯人都不会改变他的意志。长髯人的琴声又钻进金帐里来了，多亏大汗睡了，他睡时都睁着一只眼，他似乎在说梦话：这个漂亮而有魅力的长髯人呀.....你的琴声如水.....但滴芽不了我的心！大汗又说，再过不多久，大军又到乃蛮部境内了。大汗忽地坐了起来.....向帐外看去.....他一定是想起了征服太阳汗的日子。他跟我说，以前太阳汗是个强者，可他是个蠢货，他帮助大汗消灭了王罕，他割下了老头儿的脑袋后悔了，说为什么将这样伟大君主杀死呢？应当将他活着带来。人死不能复生，脑袋掉了不能重新长上。他将王罕的头镶上银子在自己的宝座上摆了若干年，为王罕举行祭奠，以国王的葬礼对待王罕。太阳汗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王罕的脑袋，忽然发现王罕笑了起来，太阳汗吓了一身冷汗感到在自己的王座上放敌人的头是不祥之兆。大汗说到这里，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汗水，说，有一天，太阳汗对王罕的头颅说道，你讲话呀！这时王罕吐了几下舌头，太阳汗让人踩碎了王罕的头颅。最后我揪掉了太阳汗的脑袋.....听大汗这么说，我吓得直往他怀里钻，你怎么竟讲这些故事给我听，我怕，我怕.....我似乎看到吐舌头的王罕脑袋.....我又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大汗说我，你永远不懂得——战斗、杀敌是军人最大的乐趣.....我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当初太阳汗率军越过金山，到杭爱山哈端河这边来，当时我人少，我在这片草原上布置许多疑兵，让自己的军队布满山野，太阳汗

看到这情景，惊呆了，说蒙古兵篝火多于星辰，我杀了太阳汗……大汗不说下去了。太阳汗所宠爱的妻子古儿别速被大汗娶过来了……王罕的大女儿阿必合，也成了大汗的妻子，大汗把王罕三女儿唆鲁和贴尼给了拖雷，唆鲁和贴尼后来生了蒙哥、忽必烈……征服乃蛮部之后，是虎年，他们在斡难河边，举起了九尾白纛，举行大会，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逃到黑契丹王国……人头被哲别割下来，送到大汗那里……屈出律的脑袋真吓人，吓飞了我的白鸽子，我的白鸽子不知飞哪去了……我喜欢鸽子，而大汗喜欢大弓，喜欢鸣镝。听说那种箭镞飞行中，发出一种呜呜叫声，敌人听到箭的鸣声就骇怕……鸣镝是汉人近侍刘仲禄做的，他因为善做鸣镝得幸于大汗。大汗摇着鸣镝说，我要让鸣镝响遍世界……他说话总是吓人，我不喜欢鸣镝，我喜欢鸽子，我喜欢婴儿……大汗你给我一个孩子吧……

成吉思汗大军又来到了杭爱山下。他雅兴大发，让耶律楚材抚琴，刘仲禄手持新作的鸣镝，陪他游杭爱山。山上皆是奇花异草。刘仲禄采了一些山药献给大汗，他遗憾他说：“可惜杭爱山上没有人参灵芝草。当年秦始皇出游封禅时采过神药，为了长生不老，唤人炼丹，派徐福带三千童男三千重女漂洋过海去讨长生不老药。大汗说，世上真有长生不老药吗？楚材回答：徐福有去无回，秦王没吃上长生不老药，他施行暴政，死于巡游途中。秦王焚书坑儒，自有报应。大汗对楚材这话不感兴趣，大汗感兴趣的是长生之道。

“大汗，金国有个长春真人丘处机，年高三百余岁，此人不但有治天下之术，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刘仲禄说。

“长髯人，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大汗问耶律楚材。

“在中都的时候，我听人说过此人，他十几岁时，辞亲人居昆仑山，又谒重阳全真开化王真君嘉于海宁，是金国全真道的首领，他出身汉人，不愿接受异族的统治，隐居山林聚徒讲道。”耶律楚材说。

“丘处机，是当今的活神仙呀！道教之主，大汗为何不召他来西方讲道？”刘仲禄问。

“大汗，虽然金主、宋帝召他不起，汗王召他，他会有表示的。”耶律楚材没想到成吉思汗对道人产生兴趣，便竭力推荐。

“长髯人，你代我起草诏书，要温言对他，越快越好，”成吉思汗迫不及待，从地上拔根青草，举于眼前，旋动着说：“铸虎头金牌召他！”

耶律楚材回到帐幕挂起琴，提笔书写诏文：

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蓄，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来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失割舟剡缉，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已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见，抱真上

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形，阐祖宗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迳，莫可称教。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不已。岂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于不应，亦岂违众生之

愿哉！故兹诏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笔。

写毕，耶律楚材将诏书向大汗重述一遍，大汗听完诏书，惊叹耶律楚材文才盖世。虎头金牌铸成了，金牌上铸着几个字：如朕亲行，便宜行事。

“不限岁月，一定把他请来！”侍臣刘仲禄出发时，成吉思汗嘱托他。刘仲禄持成吉思汗的诏书和虎头金牌，重回东方，到登州栖霞县聘请丘处机去了。

第三章

人狼共舞

第一节 血与雪

黄兔年五月，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大军登上了金山。金山的景色尽收他的眼底，令他惊讶：

天兵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山峰飞雪，积冰千尺许。上命所冰为道以度师。金山之泉无虑千百，松桧参天，花草弥谷，从山巅望之，群峰竞秀，乱壑争流，真雄观也。自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于西海。噫，天之限东西者乎！

登上金山，大汗命令部队将刺绣女工绣的那面大纛插在金山之巅。十个士兵将旗立了起来，旗杆被风雪摇断——风雪呜呜叫，如婴儿啼声。耶律楚材看见大汗恼丧的样子，说：“苍天早已为大汗准备好了旗杆。”大汗问：旗杆在哪儿？耶律楚材说：“前边不是吗？桧树挺立，只有那棵桧树能擎起大纛！”大汗眼睁睁看着旗手将大纛升到高高的桧树上。大汗说：“金帐就设在这里。”耶律楚材的幕帐离飘扬大纛的那棵桧树很近。

耶律楚材登上金山，意味着他的全部生活进入了全新的境地。希望、痛苦及各种情感等待他去体验。金山离中原很远了，离他过去生活的环境很远了。

河中漂浮着寒冷的冰块向山下淌去，弹在石滩上，冰块被击碎，冰裂如雪，形成令人目眩的漩涡，奔泻吼啸。为什么叫金山？金山有金子，金子在河底下。那些冒险者最终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生命的禁区，或被野兽吃掉或矽冰雪，河水所吞噬。耶律楚材在自己的帐旁发现了颓圯的简易小屋。人们可以为金子断送生活，而人活着仅仅是为了淘到金沙？他解不开人类包括他自己的生存之谜。金山成了淘金人的高高墓地。他发现了一个骷髅，头顶带着几络黑发，他断定死者脸部被野兽啃了，其余的骨骸被冰雪掩在下面。冰河嘎嘎响声和风啸兽噪，向成吉思汗大军表演着大自然的无限能量。大纛的颜色给金山带来的是魔物，动物离远远的地方窥视树上呼刺刺跳动的魔物。上苍创造世界以来，这里从未发生过这种现象，没有这么多的人马从它的脊梁上跋涉。老鹰和一群群小鸟企图用自己的喉咙，唤醒金山的神经——对打破这里平静的大军给予一些颜色看。而这些纷至的景色，恰恰被耶律楚材抓住了，风雅成诗，他不知道走向金山之后，迎接他的是黑暗还是光明；是寒冷还是温暖；是信任还是怀疑。

山谷里，冰冷的河流和充满生命力的大军竞相向山下流动。冷厉的太阳射在刺绣女的艺术品——大纛上。大汗把自己的威严留在了山上，猎猎飘扬，闪闪发光。耶律楚材在寒冷中除了听见石裂、马嘶和鸟鸣声之外，还听到了隐藏在人们身上的抱怨和叹息声。冰凌从河面上升起来，向生命施以虐威，人流马队与河流并行，昭示着大汗对世界的巨大反叛的能量。

鼓声隆隆发作，将冰河的呐喊压住。成吉思汗发出“铲冰开道”的命令。十几万骑兵，数十万匹战马，在这人迹罕至的白色雪山上走出一条带血的通路。

在大风雪中，他们用牛皮包住马腿，人穿上双层的毛皮大衣，在几千米

高的山上，与冰雪的世界搏斗中前进。他们为了暖和身体，用小刀切开马的血管，吸喝了马的温热的血液，又把血管封闭起来。将多余的笨重物体一点一点扔掉，减轻了许多必要的东西。一切为了行军。道路的两旁几乎都被马的骸骨所覆盖，因为马肉在温乎的时候吃掉，马血在热时就喝掉。行军路上，冻死了许多士兵。

过了金山，到达也儿的石河畔，正值盛夏。成吉思汗在河边饮马。听契丹长髯人弹琴，他好久没有这种好心情了。望着清清的流水，他想到了留在金山上那些士兵和军马。

“我要让花刺子模的血流成河，让他们用百倍千倍的代价偿还我的商队和死在金山上的人命。”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起草战书，遣使通知花刺子模的算端，自己已决定发兵出征，向算端过去的所作所为——杀害商人等事件进行报复和清算。

走过草地雪山的女人，一步就迈进了盛夏，其心情如夏日的花朵，怒放野山。忽兰被金山冰雪冻伤脚拇指和苏氏猫咬似的右手手指，被高山淌下的河水洗好了。夏天是属于女人的，夏天的女人更像女人。忽兰将她的“鸽子”放飞于金山上，在也儿的石河畔她开始了“新鸽”的哺育。新鸽在苏氏的琴乐声中扎上了翅膀，大汗向花刺子模发出战书的那大，忽兰向大汗提出，她要苏氏到河边草地上采花找鸟窝去，并且不让任何人随行。

被战马驮向遥远的河边，忽兰忘记了战争给她带来的恐惧，这应了耶律楚材的预言：当二十只“鸽子”飞出的时候，忽兰的精神就会好起来了。

她们暂时从战神手掌里走出，来到属于女人世界的河边。

“昨夜，大汗的心情好，我的心情也好……我好像是做了一夜的梦，我吃了一夜的黑鱼，鱼在我的口里和肚里来回游动，我望见了很多小红鱼，成群结队向红肚子里游，他们互相追打，大鱼吃小鱼，红鱼越来越少，最后一条红鱼变成了一个婴孩，在我怀里。我高兴地喊：你下生，怎么不会哭。没想到孩子变成红鱼，游到河里不见了。”

“……”苏氏无言地笑着。

“你笑什么？”

“你要有孩子了！”

“……在河边，能怀上孩子？”

“我们都是从河里游来的，人是一条河，女人在河里……”

忽兰和苏氏来到一个河湾子上。这里水深不过膝盖，河里的卵石和游来游去的小鱼清晰可见。

河水如温柔之手，替她们洗去漫长旅途带来的尘土。鱼群在她们身前身后游来游去，有的鱼在她们脚心和脐眼上蠕动。她们绝然没想到金山的西边有条美丽的河，她们俩互相擦洗，互相欣赏，她们不会想到头顶上有天之眼，窥望着女人野浴。

“呀……你的背上怎么有一块瘀血？”

忽兰用手托着双乳，说：“大汗留下的掌印，”她从对方身上发现了什么，“你的手背怎么也有了一道痕迹？”

“在中都的时候……我和父亲都成了大汗的俘虏……生怕我们逃跑，士兵们用绳丝把我们一个个连上，绳丝勒的……”苏氏说。

“噢”，忽兰望着苏氏洁白的身体。

“还痛吗？”苏氏仍在打量忽兰身上的瘀血。

“阴天时还隐隐作痛。”

“我也是……现在不痛。”

“我现在也不痛。”

“河水真好。”

岸边的草丛里扑刺刺飞起一群白鸟，在她们头际打几个旋儿，飞向远方。她们慌慌地将身子缩进水里，过了好大一会儿，草丛仍没有动静，她们才放下心来。

“他时常给我按摩……尤其是阴雨天，那样才好受些。”

“可是大汗从来没发现我身上的那块瘀血，或是他发现了不说……大汗心不在女人身上，而是用于征战。”忽兰露出几分艾怨。

岸边草丛又惊起一群白鸟，白鸟依然在她们头际打旋儿之后飞去。她们不再经意，在河中尽情游跃。她们忘记了一切——战争，伤病和男人。这是她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幸福如玫瑰，总是与蒺藜相伴。

她们为这一奇观惊呆：两股红水在她们周遭扩散，越散越淡，她们互相看见对方，在红水中浮着，红水将卵石和鱼都染红了。红水向河中流去，流向远方。

她们是生命之源，红水来源于她们体内，她们的生命河与大自然之河交汇在了一起。她们只顾欣赏生命的景观，而忽略了法令、禁忌以及自己的存在。因为她们还原成了自然女人，她们此时不是战争中的女人……

首先破忌的是忽兰，她忘记了自己民族的这一习惯——春天和夏天，任何人都不得在光大化日之下坐于水中，不许在河中洗手，不许用金银器汲口，也不许把湿衣服铺在草原上。因为按蒙古人的见解，这样会引来雷电大劈或别的什么灾难，而他们对此非常害怕，他们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洗涤，将施以刑律，处以死罪。

两个女人——忽兰和苏氏野浴的事，被人发现，很快报告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感情上遭到巨大的打击，处于两难境地之中——饶恕自己的女人和谋上心爱的女人，还是维护古老的习俗？

“为什么偏偏是她们呢？”成吉思汗问耶律楚材。

“女人的失误，是男人的过错……”

如果野浴的不是忽兰，如果没有人将此事在军中扩散，也好，恰恰事与愿违。

“不管是谁……我不接受也不容忍任何人给我的厄运，尤其是女人。”成吉思汗脸色发育，汗水向下直淌。他习惯地抚摸自己的宝剑，“难道上苍让我用她们的头祭旗吗？”

“大汗此事不可轻率，杀与不杀都有损于大汗的形象……千万不能让此事缠住大汗的马蹄。上苍不会不知……鬼使神差……应该澄清事情的来踪去脉，这也许是一种新的预兆呢！”耶律楚材梳弄着胡须，异常平静，使成吉思汗失衡的心态得到一丝安稳，说：“先将她们安置起来，待明天再说。”

成吉思汗希望耶律楚材找到拯救女人的理由及方式。

第二天清晨，耶律楚材来到了成吉思汗的大帐里。大汗正在凝望喷薄而出的太阳。耶律楚材欣喜的目光投向大汗。

“何以喜悦？”

“我到她们洗浴的地方去看了……那只鸽子漂在水面上，水中还有两个铜钮……”

“这怎能引起你高兴呢？”

“那只用金国绸丝布缝作的鸽子怎么藏于水草之中呢……鸽子飞到水里，是因为鸽子有了灵性，鸽子引导他们去的，人有时都要被神支配……再说，如果她们不是为捕捉鸽子怎么能落水呢？”

成吉思汗审问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回答：“我们在河边行走，突然怀里的鸽子飞了，我们只顾望天上的鸽子，走进了河中……”其实忽兰和苏氏按照耶律楚材的筹划行事。鸽子和铜钮，是耶律楚材派人投掷在河中的。

成吉思汗派别人到那个河弯子，打捞上两个铜钮。大汗见铜钮和仍然湿淋淋的鸽子说：“我想她们不会明目张胆，借自己特殊身份去违犯大札撒的！我知道她们是由于被神灵所引……但是……”

耶律楚材说：“苍天会作证，她们是清白无瑕的！”

“但是，她们事实上，已经违犯了札撒……”

成吉思汗宣布了刑律，对忽兰和苏氏的过失，割发代颅。两个执行官，用锋利的剑，分别在忽兰和苏氏头上削下一缕黑发投掷火里。一缕青烟向何的方向飘去。多少军人都目睹了执行札撒的情景。

成吉思汗在也儿的石河畔休憩几天之后，又要向南方起兵了。

头一天，天空还是阳光灿烂，晴空万里，蒙古军南行祭旗之际，天空从早晨起就飘起了雪花。也儿的石河畔，一片银装素裹；树上雪挂摇曳，地上所有的绿色都被雪色掩住。雪雨整整下了两天。地上雪厚三尺。旗杆也被雪变成毛茸茸的，九脚白旄纛被雪卷落在旗杆上。

“苍天对我们发怒，警告我们……”成吉思汗对南征之行产生了疑虑。

“大汗我说过，苍无将证明，忽兰和苏氏清白如雪。”耶律楚材生怕大汗又对野浴事件反思。

“我想……是她们引起的……”

“大汗，六月雪，是上苍示告我们，南下克敌必能胜利！”

“六月雪是胜利的征兆？”

“是的，大汗！在夏天的王国里，冬天的王突然显威风。同样的，北方的君主——大汗要攻破南方的花刺子模君主了。天象预示大汗对花刺子模的战争将取得大胜。”战鼓又隆隆响起，成吉思汗挥军南行。蒙古大军占领了一路上的全部地区。当他们到达海押立境内时，当地异密们的首领阿儿思兰以奴隶顺服之礼来拜见成吉思汗，归顺了他，获得了恩遇，加入蒙古军队助战；畏兀儿亦都护从别夫八里带着自己的左右；速黑塔黑别乞，从阿力麻里带着自己的军队来为成吉思汗效劳。

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率领的部队，由也儿的石河南下，到不刺城，然后过阴山——西金山。蒙古大军爬上了阴山山峰。

不刺之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之顶有圆池，周围七八十里许。即过圆池，南下皆林榆木，树阴翳翳，不露日色。

蒙古军队在青鱼脊一样的阴山上攀登，来到天池跟前，阴山用它的独眼，审视天骄的军队。探马报告成吉思汗前面道路不通。成吉思汗下令全军驻扎在天池，命令二子察合台率领一支部队，修桥开路。在通往南方果子沟的路线上，察合台架设了四十八座栈桥。耶律楚材踏着栈道，到达果子沟吃果子的时候，想起自己过阴山的感受，写了一首长诗。

从也儿的石河到达花刺子模境地的锡儿河畔，有三千里地，隔着很多河川、密林和没有甘泉的沙漠地带。耶律楚材和夫人跟随蒙古军队爬山涉水。

越过阴山之后，耶律楚材到达了黑契丹的陪都虎司窝鲁朵——几年前，它就是花刺子模的陪都了。

第二节 花刺子模王国

耶律楚材终于来到了梦萦千回永远没有放弃的契丹族血源的追忆地——黑契丹王国。他只有随成吉思汗西征，才有机会到遥远的西方寻觅契丹人。他常常把阿保机、耶律大石，以及八世祖东丹王当作一种民族荣耀，这种荣耀像火花时闪时灭。在黑契丹城都巴拉沙衮，耶律楚材想起民族梦想以及传说，在这里寻找现实的影子。他走在苍凉的废墟上，看见如蚁爬行般生活的城民，很难从服饰上找到契丹人。黑契丹国王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亡了，当初耶律大石带来的二百人的子孙散落到各地，有的契丹人开始穿回纥人的服饰，信仰伊斯兰教了。按说这里是契丹人传统保留最完整的部落，可是契丹族特征在巴拉沙衮城廓少见。耶律楚材感到无比的感伤，惆怅的情绪侵入他的心灵。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悲凉地寻找关于消失的契丹族人的记忆——那把刻满各种文字曾被宗教徒们抚摸过的阿保机古琴弹响，琴在他的胸前苍凉、忧伤地响着。借用它唤起契丹遗民的记忆——共同找到失去的故乡。走过千山万水，来到巴拉沙衮，耶律楚材真正感到了历史的沧桑，对耶律大石的敬仰达到顶点。

“我本东丹八叶花，先生贤祖相林牙。抚琴弹奏百年梦……大石你在哪里？当年你不得不西迁。你带领一个民族走出耻辱、平庸和死地。你当年不正因为不甘心于契丹族的败落，才悲壮地出走。天祚帝归天之前，一直把你当成叛臣，他不会想到契丹朝在耶律大石的旗帜下，在遥远的西方又延续了近百年。你挽救大辽帝国日益沉没的船，在五都俱失，天祚帝一意孤行的情境下，你奋然北走可敦城，转战至已拉沙衮，你一生为打回老家去重建大辽帝国而战斗，东征西讨，征服了高回鹘王国，喀刺汗国和花刺子模国，建立一个辽阔的黑契丹王国……今天，这一切都不见了，以前终年积雪的高山和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了与故国的音信。今天，我到这里来了，不知为何你消失的无影无踪。上苍将灾难重新落到契丹人的头上——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自己的祖先——叶之山下的白马和灰牛呢？”

时值秋天，秋之手将树上的叶子摇得满地，将地染得红黄。郊外的农人从败落的田间往回收粮食——耶律楚材遇到很多说汉语的人。这些说汉语的人，有的是汉人，也有的是契丹人。一位汉人问起耶律楚材，你从东方来？东方离这很远吧！如果不是战争，东方的汉人、契丹人怎么会越过雪山、沙漠到西域，回纥人怎能跟汉人契丹人学会田园里的活计。

耶律楚材在街头见到了中原的汲器。戴面纱的回纥人也用汲器盛水，有的人也用汉语对话。巴拉沙衮城内很多庙宇的绘画和塑像，跟中原的样子相似。

他来到了黑契丹国王召集宗教大论辩的那处房子。看见房子有很多伤痕，一面墙出现几个窟窿，像一双幽暗的眼睛望着他这个拂着长髯的“中年人”。他在墙壁上看到一些血痕，闻到一股熏人的气味。蒙古兵在几年前来这里与屈出律打仗时，用投石器将很多房子穿成洞眼。现在仍保持当初的样子。死尸早已经腐烂被掩埋或被狗吃掉了。有位契丹人说，是契丹军资助蒙古军队消灭了屈出律，所以蒙古兵对契丹人没有进行血腥屠杀。耶律楚材心想，难道你们得感谢蒙古人？几年前这里就归属成吉思汗了。所以成吉思汗在这里驻军。大汗跟耶律楚材一样，看到枪矛对这里居民生活的改变。蒙古的马蹄声超过了庙宇里的诵经声。但人们对蹄声并不感到新奇。

耶律楚材得到大汗的许可，他到黑契丹王国的陵地上弹奏，耶律大石平静地躺在西域的秋风里。他的头朝向东方。耶律楚材向他的族人，他所尊仰的英雄献上几个曲子。琴声在百碑上绕来绕去，碑石无语。石碎边进香焚纸的人祭把仪式之后，仍不肯离去，他们被琴声所吸引。

“你是辽国人吧？”一位年长的男人问。

“……你怎么知道我是辽国人？”耶律仍然抚琴弹奏。

“你的琴声告诉了我。”那人说。“你弹的是阿保机的琴，那琴怎么落到你手了？”

白龙年（1220）四月初，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大军来到了不花刺城下。耶律楚材没想到不花刺城如此美丽，更没想到不花刺将变成一座“死城”。

在东方郡邑中，它是伊斯兰的圆屋顶，是著名的和平城（巴格达）。自古以来就是各教大学者的汇集地。这一天，不花刺——世界的学术中心，迎来了不识字的君主成吉思汗。

虽然成吉思汗不识字，但在他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军人都懂战术。他没有文化，可他有耶律楚材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他是属于大汗的，他是被大汗发现的，耶律楚材的耳朵和眼睛都属于大汗。

成吉思汗把自己的营盘扎在不花刺城池前的郊野上。军队多如蚂蚁、蝗虫，数都数不清。马队一支接一支抵达，就像大海起伏，绕城扎营。守城的花刺子模守将传颂真主的预言之后，想弃城逃跑，逃跑前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耶律楚材是第一个迎来早晨太阳的人。晨曦射在打开城门的不花刺人的手背上。城里的教长，学者们没有像黑城人等待耶律楚材之类的使者去劝降，他们便主动地到蒙古大汗处屈膝请降。作为侍从，耶律楚材跟随骑马的大汗进城，巡视了城堡，抚摸大清真寺的圆柱，望着大汗的铁骑，在伊斯兰教首领举行祈祷的祭坛前清脆地按上铁掌印，又望着大汗登上清真寺的讲坛。

“这是算端的宫院？”成吉思汗问道。

“这是主的庙宇！”有人回答。

成吉思汗跳下马，将马拴在清真寺的柱上，再登上几个阶梯，向城民们说：“原野上没有草了，将我们的马喂肥吧！”

耶律楚材欣赏着大汗作为战胜者的风度，但他也是个字教徒，企图说服大汗，让他知道《古兰经》是教徒们诵的圣书，战马是不懂经文的。他说服不了大汗，此时他也不能说，他也无权说。他眼睁睁地看着装《古兰经》的箱子变成成吉思汗战马的马槽。古兰经册页像蜂群一样地上飞起飞落。战马和士兵在《古兰经》上走路，《古兰经》在马蹄下悲凉地呻吟着，脏兮兮的泥水浇在经书上，《古兰经》全部失去了语言。他从地上捡起了一本又一本，手在颤抖：这就是战争呀！他的举动，被一位以虔诚和苦行闻名河中地区的宗教首脑看见，他也看见了宗教首脑那副受侮辱的表情，他只有深深低下头。

“这成何体统？天啊，眼前的事，是我在梦中所见，还是在清醒时所见？”宗教教主发问。

“别出声……”一位学者看了看耶律楚材，说，“这正是真主吹动的万能之风，而我们无权发言。”

耶律楚材这个佛教徒，亲眼看见宗教经典被践踏。他发现，人一旦处于被侵的地位，就不知尊严何在。

居民们被驱赶到城外祈祷广场上，听成吉思汗谴责算端的演说：

“你们犯下了大罪，你们的大臣都是罪魁。在我面前颤抖吧！我是代表上帝来惩罚你们的！我就是上帝之鞭，你们要甘心挨打，服服贴贴地接受我的鞭笞。把你们的财物和埋在地下的东西交给我！”

耶律楚材将手中的经书掖入衣服内。他等待大汗让他去做起草诏书之类的事。大汗似乎忘却了他的存在。这时一位将领向大汗报告，城内仍有一批花刺子模的士兵和百姓，凭着坚固的内堡进行抵抗。大汗发出命令：“把这个城市放火焚毁！用射石机、筋石、弩炮和火油筒去攻去烧！”耶律楚材被大汗的激情感染了——只有他才有资格当世界的君主，改变整个世界……他的军队，“视战争的宴席为佳肴，把口吞食刀剑看成是满饮一种美酒。”

枪矛下的歌姬们在为大汗翩翩起舞，大汗用他粗犷的嗓音在唱歌；攻击内堡的炮火在轰鸣。

耶律楚材盼望黑夜的来临，箭镞的眼睛只有黑夜中才会闭上。失去目标，能不说黑暗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光明？明亮的月亮依然像一盏吊灯挂在不花刺的夜空，星辰注目着战神的雄姿。

耶律楚材根据大明大阴历的推算；白龙年（1220）五月的某个晚上，人们可以在子夜望见月食。他向大汗报告了将出现的天象。大汗问耶律楚材天象将预示什么？耶律楚材告诉大汗：“我读了北宋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册订的梁人《灵台秘苑》，上面有对三垣二十八宿位置的测定。日光不照，谓之暗虚。乌兔抗衡，光盛威重，数盈，理危僭则小亏，大骄则大减。或臣行刑直法，中怨气盛溢，害及良善；或人君行适时专受所制，则月食不救，则水旱坏。月食者，其分受殃。”大汗相信他对天象的判断，但在理智上大汗又过于相信自己的主剑：“上帝派我来，用宝剑摘掉花刺子模算端的月亮……”

“月食出，则大军折伤。”大汗仍旧不罢兵，与不花刺内堡守军相战正酣。

“离月食不是还有些日子吗，在它来之前，我先要戳瞎他们的眼球！”

耶律楚材应大汗的命令，在大汗阔克撒莱的行官处，观察天象。攻打锡尔河畔历史名城讹答刺的察合台、窝阔台，来向大汗汇报五个月以来的战况，他们把曾经杀害蒙古商人挑起战争事端的海儿汗，押送给成吉思汗处理。

耶律楚材有幸看见海儿汗。海儿汗没想到当初杀死四百多商人，却招来成吉思汗的二十万大军。海儿汗知道自己是战乱的肇祸人，也不乞求蒙古人的任何宽恕。他率军队与蒙古兵决战于城池，打败了蒙古军的一次次进攻，厮杀五个月，海儿汗城池失守，他的所有城民变成了蒙古人的绵羊。海儿汗最后率两个人死守内堡，察合台、窝阔台命令部队活捉海儿汗。海儿汗在同伴尽忠殉节、自己没有武器情况下，仍然像雄狮在咆哮。妇女们从官墙上把砖头递给他，砖头用光了，蒙古兵逮住了他。耶律楚材望着其貌不扬的海儿汗说：“因为你，整个伊斯兰受到磨难。”如果没有这个海儿汗的所为，耶律楚材也许就不会搭上大汗的战车。

“这个罪大恶极的人，怎么处置？”耶律楚材简直想象不出海儿汗将如何走下地狱。

海儿汗在大汗面前没有一丝懦弱和恐慌。耶律楚材从他那双乌亮的眼睛里知道什么叫仇恨。

“你的眼睛很亮。”耶律楚材问。

“是的，我的眼睛很亮，我敢于面对穆斯林，敢于面对算端和上帝！”海儿汗非常平静他说。

“当初，你为什么把大汗派来的和平使者杀掉？”耶律楚材想让海儿汗解开他几年的疑惑。

“强盗想来……先派探路的人。那时候狼就想到了今天，我们终于成了狼口里的肉了。”海儿汗说。

成吉思汗非常嫉妒海儿汗那双眼睛。他让海儿汗“饮下死亡之杯，穿上永生之服”。随军的银匠熔化一碗冒气的银液。大汗对海儿汗说：“你的眼睛很亮，可当初却未能看到今天，你白长一双亮眼睛了！”

白色的银液像线柱一样注进海儿汗的眼睛和耳朵里。耶律楚材顿时觉得自己的眼睛变成了两缕青烟，青烟在他的眼睛缭绕数日不散，甚至望见白云都流泪。

不花刺城的毁灭指日可待——坚固的内堡像喷出火焰的炉膛，护城河壕沟被砖块石头和被杀死的人填平了。比鞭梢高的男人，一个都没有剩下，遇害者达三万多人，而他们的年幼子女，贵人和妇孺的子女，全被变为奴婢。

战争这个怪物，它把作战的双方推向疯狂的沼泽，征服者杀人的手累得失去了感觉，被征服者——甚至孺妇也变成了勇敢的战士。

后来在一个叫忒耳迷的地方。耶律楚材听到大汗面对如蚁的俘虏轻轻地说：“别让他们站着，他们的脑袋怎么会长在脖子上呢？”大屠杀开始了，耶律楚材头上的太阳如血，脚下淌的血水如雨。他望见一位善良的老妇，望见她，他似乎望见了自己身在异地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老妇人对一个蒙古士兵说：“饶我的命，我把一颗大珠子献给你们。”

耶律楚材想用自己的钱财救老妇人一条命。

老妇人说：“她自己有珠子，不会无缘无故收取别人的东西。”

蒙古士兵向老妇索取珠子说：“给我吧，我去送给大汗让他饶你一命！”

大汗来了，大汗要亲眼看一看献珠救命的老妇长得什么样。

“你要珠子吗？让我吞下肚子里了。”老人叭哒着嘴，用手指自己的肚子。

大汗下令剖开了老妇人的肚子，果然找到几颗珠。“噢，她们把珠子都放进肚子里了！”大汗的猜疑，使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张开了血口。

“咳，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耶律楚材问自己：“你也是帝国战袍上的一个虱子。”

他从那位老妇人尸体旁走过，仿佛听到老妇人在喊：“儿子呀！”

他毛骨悚然。他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快点回到自己的帐幕里，去见自己的夫人苏氏。可是，他又不能离开大汗半步。战神时刻关注着星象变化。

数日后，耶律楚材回到帐幕，见苏氏正在弹琴，琴声异常悲凉、苦楚。他上前去安慰夫人，苏氏说他身上怎么有一股腥味。他换了一身新衣，苏氏仍然说闻他身上有味，有腥味。耶律楚材放下帐帘，洗手洗脸，擦身子。又问苏氏：“还有味吗？”苏氏说：“你以为洗了，就能把腥味全洗尽？”耶律楚材望着夫人郁郁不乐的样子，问：“出了什么事？”苏氏告诉他，自从过也儿的石河，大汗为了军中事情，便与忽兰分帐而住。忽兰虽然受到了割发的刑罚，仍然念及大汗的恩情。即使大汗让她死，她也死而无憾。她缝制好许多只鸽子后，精神好多了，并且跟苏氏学会了弹琴。她时常暗暗发笑，苏氏问她怎么了，忽兰说她听见了婴儿的啼声，她指着自己的肚子说，婴啼从那里传出。你要做母亲了，苏氏向她祝福，忽兰说，大汗对大札撒稍稍做了改动——征战的男人，不能没有女人的温存。只要是够身份的人，可以允

许婴儿出生。大汗回到忽兰的帐幕，向即将迎来自己婴儿的忽兰祈祷。大汗亲手将一个珠子系在忽兰的颈上。忽兰非常幸福地依偎在大汗的胸前。那颗珠子在忽兰颈下闪闪发光。大汗向忽兰讲了珠子的来历，忽兰身子颤栗起来。她在大汗的怀里梦见了一位老妇人，去摘忽兰脖上的珠子。忽兰醒来，发现是大汗的胳膊缠住了她的脖颈。睡着之后，忽兰又看见了那位老妇人，手持一把刀，忽兰问她干什么，老妇人说，我剖你的肚子，我的珠子在你肚子里。忽兰喊：这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婴儿。大汗回了大帐。忽兰觉得头眩晕。她将那个珠子投掷到外面，入帐幕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忽兰身上流血如泉涌。她生下一个小肉蛋。她又哭又喊，她不再会缝制鸽子，也不会弹琴了。

听了苏氏的述说，耶律楚材没说什么。他和苏氏都在为忽兰的身体和生命担心。忽兰得了一种难治的怪病。

“我也想要一个孩子！”苏氏说。

“这是要孩子的时候吗？”耶律楚材说。

“我想要一个儿子！”苏氏又说。

“儿子，儿子，儿子！”耶律楚材自言自语，“我也是儿子呀！”

耶律楚材又操起琴来。作为儿子，他想起在遥远的中原汴京的老母亲。弹断了五弦，竟然忘记了自己弹的什么琴谱了。

琴弹不下去了。苏氏泪水已经润湿了他的情丝。他从木匣内取出当年母亲教他的书籍，并将他从不花刺捡来的那本《古兰经》放在一起。书籍封面飞动着，他似乎又听到了老妇人的声音：我给你一颗珠子，饶我命吧，我给你珠子，珠子让我咽进肚子了。他仿佛又看见老母弹琴阅书打发着夕阳过日子，想起当年母亲为他鬓边系“避兵发”的情景——老母将自己的发丝剪下一绺，系在儿子头上，母亲赐发之后嘱咐道，“欲传父母之发，戴上可以避开五兵”。他对苏氏说：“当年我像庄周一样梦到蝴蝶，今日我怀疑自己成为一条鱼了呀！谁知道我的万里思乡之梦，只有到了夜晚才能随风飞回遥远的家乡，飞到老母那里！我看到了这绺黑发，如同又见到了老母。谁想到我戴着母亲的‘避兵发’，天天随大汗征战，不知何时天下太平。”他将思亲之泪滴入纸端：

昔年不肯卧茅庐，赢得飘萧两鬓疏。
醉里莫知身似蝶，梦中不觉我为鱼。
故园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余。
何日挂冠辞富贵，少林佳处卜新居。
天涯惟仗梦魂归，破梦春风透额帏。
灯下几时哦丽句，筵前何日舞斑衣。
垂垂塞北行人老，得得江南远信稀。
回首故园千万里，倚楼空望白云飞。

第三节 哭泣的月亮

攻下不花刺城，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到达寻思干——这个人世间最美的天堂。花刺子模算端曾派十几万精锐部队，驻守天堂，后来，耶律楚材在这座最美的天堂逗留时间最长，写了很多抒情诗和文章赞美它、祭祀它。

讹答刺之西，千里余，有大城，曰寻思干。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西辽（黑契丹）名是城曰河中府，以濒河故也。寻思干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百物皆以权平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沁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也。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以容狐。八谷中无黍糯大豆，余皆有之。盛夏无雨，引河以溉。率二亩收锺许。酿以薄桃，味如中山九酝。颇有桑、

能蚕者，故丝茧绝难，皆服屈陶（棉布）。土人以白衣为吉色，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

成吉思汗围绕着寻思干城墙巡视了两三天，考虑攻城和夺取城门的计划。

兵临城下。城里的臣长与军队听说，蒙古人多如牛毛，只要每个人扔下自己的鞭子，城壕一下子就被填平。虽然花刺子模算端已经逃走，可是城池的人仍要同蒙古人决战一场。成吉思汗把寻思干之战当成一种艺术，想把自己的战争才华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比任何时候都信任自己的谋略家们。

耶律楚材知道自己事实上是西域人的敌人了，他的悲天悯人的心在刀光剑影中淬火。他是成吉思汗的谋臣，谋略是血泊中一支奇葩。

“长髯人，寻思干城是一座地狱，你有取胜的良策吗？”

“大汗，最大的地狱是自己呀，而不是魔鬼。为攻一座城，人都死了，即使得到了城池，又有什么意义呢？”

“长髯人，善良的长髯人，首先消灭对方，然后才能保护自己，我倒想把它变成幸福城……”

“兵书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应该派人去打听虚实，再决定动刀剑和火炮。”

“谁先去呢？”

“我去。”

“你去合适，一则懂得他们说的话，二则有谋略，没有其他入选！”

耶律楚材神秘地笑了。大汗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想起了老母，白白剪下那绺‘避兵发’了！”

“我想的是如何得到这座城池。像羔羊一样赶出城民，从城里得到珠宝，越多越好！”

面对威严的战神，耶律楚材真正觉得经书是无用场的东西了。

谁说佛戒杀生，谁说佛子不杀生？有心当佛子，为什么入红尘？他在跟自己辩论。

耶律楚材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江湖郎中，混进了寻思干城，挂起治病的布幡，手在病人的脉搏上，眼睛却观察花刺子模兵的动向。佛子掌握这座城池的生杀大权——“普渡众生”。

成吉思汗急切地等待着“郎中”的兵书的时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舌头，在跟寻思干白衣土人打“嘴仗”。

“如果不影响蒙古人的走路，寻思干将成为幸福城第二。”

“你去转告蒙古人吧，这是我们的乐园，客人进来应该打个招呼！”

“客人前些年来过，可惜被人杀了，他们的头颅成了满地滚的西瓜。”

“如果蒙古人敢进城，我们割掉人脚当马蹄筋来啃。”

“你登城头看一看，天空下的人数如沙粒和雨滴，即使是苍鹰，还不等飞上天空，翅膀就会被箭雨淋断！”

“……”白衣土人的舌头发软了。

耶律楚材摘诗引典的手，写出了关于寻思于命运的书信情报，用飞箭射到大汗的面前。大汗命令军队在拂晓围攻寻思干城。双方战死了许多人。夜里双方各自回去了。次日，成吉思汗亲自上马统率围城的全部军队作战。他们向野地上和战场上的守军射箭、挥剑。城民对这一天的厮杀害了怕，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有了分歧。次日，勇敢的蒙古人同犹豫不决的城民重新展开战搏。伊斯兰教的法官、同教长们突然来到了成吉思汗处。这些法官和教长们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来到大汗处的，耶律楚材向他们作出了承诺。

“突厥人与蒙古人本是同根生，何苦互相屠杀？何不投降？”

“听说蒙古人对降将斩尽杀绝，降是死，战也是死，我们只有与城池共存亡。”

“我是契丹人，被降于蒙古大汗，在大汗行宫数载，与他交情甚好，他不干涉我佛事，你们若有心投诚，我愿向大汗进言，保你们性命无虞！”

黎明时，城人打开了黑色城门，让蒙古军进城。当天，蒙古人平毁了城墙和宫前斜坡。成百上千的男女被蒙古人押着驱赶到野外。法官、伊斯兰教长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被赦免了，还有五万人左右得到赦免。

教长们对耶律楚材说：“真正的佛陀弟子，都是好生恶杀，讲信誉的人。”耶律楚材自叹弗如。

成吉思汗向城民颁发告示：倘有人藏匿不出，那就要他流血丧命。由于很多人害怕屠杀，躲进了地窖、地洞里，被蒙古兵发现都遭到杀害。

耶律楚材从远处看到一群大象——这群大象原是貌似凶神，可扭弯圆柱和蛇作耍，披着五颜六色的铁甲，是花刺子模算端特意装备寻思干城的，前几日守军受重挫时，他们把大象投入战斗，大象冲入敌阵，脚下践踏了許多人。眼下，他们也象自己的主人一样丢盔弃甲了。耶律楚材问象夫，带着大象干什么去？象夫说去见成吉思汗，请发给大象食物。大象向耶律楚材嘶鸣，他祈祷说：“你们会得到大汗送给的食物的。”

“大象养驯前靠什么为生？”成吉思汗问。

“原野上的青草！”象夫回答。

“赦免大象的罪过，让它们自己去原野上寻食去吧！”

大象获释了，可是，等待大象的却是饥饿死亡。一群巨高的大象都饿死了，饿死在无草的原野上了。

耶律楚材无力保护人，何况保护大象呢！一位守将率领一千多士兵攻占城门，进入内堡，千名勇士退守大清真寺，用火油筒和箭链进行激战。成吉思汗的军队同样用火油筒，将礼拜五清真寺及里面的一切，焚烧一空。

成吉思汗指着熊熊燃烧的清真寺，问耶律楚材那是怎么了。大火灼热，在百米外仍感到燎脸。耶律楚材无力也不可能让守城人都举起手，也无力将灾难之火熄灭。他说他再去对剩下的城民和守军进行劝说，尽管他深知自己“嘴唇”的力量有限。意想不到的的是他们全部停止了抵抗。耶律楚材却不知

等待城民的是什么。三万多降兵被大汗安顿在郊外。将突厥人和大食人分开。他们依照蒙古习惯将突厥人召集起来，理发结辮。

“让他们晚上观赏月亮吧……”大汗说。

“大汗，今夜子时将出现月食。”耶律楚材说。

“让他们最后看一次月亮吧……他们的月亮将要沉落了。”

“大汗能不能宽恕他们？”

“就看他们能不能把我死去的士兵救活。不能让死去的士兵太寂寞了……有三万人呢。”

“……”耶律楚材不敢再伸自己的舌头了。“月亮呀，月亮，拯救月亮吧！”他在心里呼唤。

一颗圆圆的明月挂在星辰闪闪的夜空上。人们都说，地面每个人都顶着一颗星儿。降兵和城民在月亮地下仰望故乡遭受蹂躏的月亮，月亮再次照在自己的头上。

夜，五更未尽，月食就发生了，比耶律楚材推测的时间提前了。

月亮被苍狼吞食了，月亮被蒙古兵的枪矛戳掉了。

太阳不知哪去了。

月亮也摔碎了。

在这没有月亮的五月十五的夜晚，三万多突康里人，都被溺毙于毁灭的海洋里，被火焰所焚化。许多花刺子模大臣、士兵和城民悲愤地自杀而死。

第二天夜晚，当月亮再次升起的时候，寻思干的废墟上响起苍凉如水的琴声。几只纸船在护城河上漂着，灯火幽亮。琴声依旧，可是船火熄灭了。天空的星辰异常明亮，倾听一位长髯者的琴声。

“为什么月食提前了？”

“我要编订一部新的历法，让天下人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日食，什么时候出现月食。”

苍天有声。

一位可执掌天文历算的人、能看天象的人，却无力让战神收住长鞭，将宝剑变成玉帛，也无力占卜自己的未来。

夜幕下的大汗在与大将们彻夜饮酒，庆贺攻城胜利。醉者说，大汗把花刺子模的月亮都摘下来酿酒了。大汗想起自己的长髯人来了。

他对天上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况且人间的事呢？

“我想听他的琴乐。他的眼睛——天上人间的事情都看得见！”

此时，耶律楚材仍在月下弹奏，一个新曲谱诞生了。

她正襟危坐，点香弹琴，进入清静凝思的境界。

“千山皓月和烟静，一曲悲风对谱传。”

即便是这样，他仍在目睹人间不尽的悲歌。琴声终究有停下来的时候。

他又从天象中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地上的距离、历法的推算与太阳和月亮有关。一个“里差”的概念，从他灵魂之窍里出现了。后来他据自己的“里差”概念来修改历法，“既校历而觉差，窃效颦而改作。”一部新的历法《西征庚午元历》诞生了。这里的“里差”就是八百年后的人们所称的“经度”。耶律楚材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经度”概念的人。“里差”——经度概念，产生在成吉思汗刀光剑影之中。

成吉思汗日夜征杀，也是很辛苦的。在他实现战略战术意图之后，继之

而来的是激动喜悦。他让耶律楚材陪着在被夷成废墟的寻思干城内进行巡视。战争没有使他感到疲倦，他反而把休息和安逸看成是一种孤独，不可忍耐。他望着被烧成废墟的城池，一股军人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与同辘而行的耶律楚材说他以前无数次说过的话：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打败敌人，像驱赶家畜一样追逐敌人，跨上敌人的骏马，夺取敌人的漂亮妻妾与财富，看到敌人在丧失了他最重要的东西时流泪的脸，把敌人妻妾和女儿搁在自己的怀抱里。”

“……”耶律楚材脸上没有大汗那种喜悦，似乎天上所有的阴云都积在了他的脸上。

“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应该跟我共同分享这胜利的喜悦。”

“这座古城被枪矛戳成无数窟窿，变成瓦砾了，属于大汗的是什么呢？”成吉思汗勒住缰绳，白驹哧哧嘶鸣：“它是世上最好的音乐了，整个世界都会听到……它在为我高兴，你太幼稚了。”

他们围着寻思干巡视了两天。成吉思汗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我厌恶，厌恶所有的城市。它是军人的陷阱……你没看到，术赤开始沉溺城市的糜烂、奢侈生活，开始住进豪华的宫殿日夜跟歌妓们欢乐，窝阔台和拖雷也被这里的葡萄酒沉醉了。他们都要把札撒忘了……”这个以战争为乐的大汗陷入寂寞之中，他把耶律楚材当作唯一倾诉苦衷的人：“一个月醉一次可以赞赏，两次还说得过去，不许醉三次，没有清醒的头脑怎么去打败敌人？”

耶律楚材直言不讳地问他：“大汗，难道寻思干城，没有一点可取可鉴之处？”

“有！”大汗斩钉截铁地说，“伊斯兰人里有优秀的技师，能制作比我们蒙古人的装备优越得多的新式武器——弹射器，弩炮和新盾。我要让窝阔台当炮兵指挥，来监督这一些人作业，学会火焰喷射器的使用技术。火球飞行到敌人中间爆炸的威力，是我的宝剑和枪矛不可比拟的。我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马队，有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我还担心缺什么呢？”

“宝剑和枪矛换不来强健的身体。”耶律楚材说。

“我真觉得自己有些老了……”一股忧郁之情袭上大汗的心头，“万一有天我死去，我的子孙会穿上锦绣的漂亮衣裳，会吃上美味的食物和甜美的果子的吧。他们会骑上骏马、享受美女的吧。他们也许会忘掉前辈创建的一切，会忘掉父兄所经历的无数困苦的呀！我讨厌城市，它是葬送骁勇之气的罪恶之地！”

“大汗，难道您让自己的子子孙孙征杀下去？征讨，杀敌是为了什么？”耶律楚材问。

“长髯人……征杀是目的，而不是宫殿城郭。我的马蹄能在城里自由飞奔。”

耶律楚材陪着大汗骑马来到寻思干郊外，在森林和果树园里游览。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耶律楚材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我好长时间没看到你这样子了！”

“没想到西域的风景还这么美好！”

“你应该把它写成诗，吟给我听。”

耶律楚材没有赞美征战，反而吟诵西域的美丽风光：

西方好风土，大率无吞桑，

家家植木棉，是为垆种羊。

飞泉绕曲水，亦可斟流觞，
早春而晚秋，河中类余杭。
濯足或濯缨，肥水如沧浪。
杂花间侧柏，园林如绣妆。
烂醉葡萄酒，渴饮石榴浆。
随分有弦管，巷陌杂优倡。
佳人多碧髻，皎皎白衣裳。
市井安丘坟，畎亩连城隍。

“可惜这些景色不能移植到我的蒙古草原上去，我将它封给我的儿孙吧！”成吉思汗沉浸在诗人制造的“诗境”中。“让忽兰也来这里散一散心……谁想到她被病魔缠住了……美景不是药。刘仲禄去请丘处机，听说他有神丹妙药，吃了可除百病，长生不老……为什么他现在还没来？”

耶律楚材也急切地等待丘处机来西域。他的心情比大汗还急。他看出来，大汗对儒学、佛事并不感兴趣，虽然耶律楚材向大汗讲了很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道理，大汗却听不进耳里。耶律楚材心想：大汗还是野蛮人，整日征讨，来不及修文崇善，不知道佛道儒三圣之教为何物。远来的僧好念经呀，丘处机来西域向大汗讲道，帮助大汗明辨好生恶杀、用道德匡时救世的道理。

上次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起草诏书时，把丘处机比作话神仙，比作姜子牙，诸葛亮，希望他辅佐新朝，登上“三九之位”，治国安邦。刘仲禄终于见到了丘处机，宣读了诏书。丘处机盛情难却，愿同刘仲禄去见成吉思汗，北行到燕京，听说成吉思汗已经过了金山，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受不了一路上的辛苦和风霜，想等成吉思汗东归之后再朝见，便写了一篇《陈情表》。

刘仲禄派随从曷刺带着《陈情表》来到西域。曷刺将《陈情表》上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非常失望地对耶律楚材说：“长髯人，你念给我听！”

陈情表：

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插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哀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令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仗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湏洞，天气苍黄，志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听，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今人戒欲，悉为难事。道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诺且在燕京德兴府等首盘桓住在，先令人前去奏知。仗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去世），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仗望圣裁。龙儿年（既庚辰年）三月日奏。

耶律楚材将丘处机的《陈情表》读罢，成吉思汗更是如饥似渴——盼丘处机早日到西域讲道，献长生不老之药，说：“我一定要在这里见到他，长髯人再起草一份诏书。求神仙尽快来西域！”成吉思汗一脸的虔诚。于是令耶律楚材起草了第二份诏书。

成吉思汗皇帝敕真人丘师：

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指丘处机的三位师兄），德

重多方，命臣奏阙玄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边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族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扬威德，略驻牟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菜，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州途之虽阔，瞻几杖似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

第四节 血祭寻思干

就在耶律楚材用狼毫笔为丘处机书写诏书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各路大军挥动被血洗热的枪矛在花刺子模的土地上像收割西瓜一样割杀人头，成吉思汗削铁如泥的宝剑像风一样。誓死如归的英雄好汉在蒙古人面前，大骂不止：“矮小的蒙古狼，狼狼……”这一使成吉思汗终生难忘的细节发生在耶律楚材写诏书的第二天。可惜这个宁死不屈的脑袋不是花刺子模国王的。大汗让耶律楚材对这个说话的人头施咒，耶律楚材为死者合上了眼睛，死者的脑袋还在地上跳动了几下。成吉思汗一连气又砍下了几个投降过来的花刺子模国王将领和臣子的头。在杀他们之前成吉思汗得知了花刺子模算端的下落——算端从寻思干逃跑后，已经渡过了阿姆河，他的大部军队及近卫军的将领分散到各村落和乡间，他身旁只留下少数人。成吉思汗虽然不识字尤其不认汉字，他却很喜欢欣赏耶律楚材写诏书的姿态，发布训令，让耶律楚材执笔。大汗的命令变成一个个黑蝌蚪在纸上痛苦地游走。

“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哲别，速不台：朕命令你们去追击花刺子模算端，直到将他追上为止。我为你们向伟大的神的威力祷告，你们不擒获他不要回来。如果他被你们打垮后，带着几个人躲进陡山、狭洞里，或者像‘必里’（伊朗神话中犯罪的天使）般地躲过人眼，你们要像强风似地吹到他的国土上去，归顺者可给予奖励，对流露出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

算端渡过阿姆河后，向他儿子札兰丁建议：“最好的出路是把军队召集起来。攻打蒙古人，如果你要去伊拉克方向，那就请把军队交给我，让我到边疆上夺取胜利。”算端在阿姆河上打鱼吃的时候，哲别和速不台的部队已经追击到了阿姆河对岸。算端听说寻思干已经陷落的消息，对着自己的领地连喊四声“安拉万岁”，又向伊拉克方向逃去，到哈伦堡去避难。蒙古大军追击，成吉思汗率领一支部队来到了瓦杜鲁尔城下。

耶律楚材在城下陪同大汗勘查地形。大汗让他占卜。他说，这座城坚如磐石，攻下来将付出巨大牺牲。大汗并没有因耶律楚材的占卜结果而放弃攻城。他的性格决定他要将灾难降临这座城市。耶律楚材知道当大汗头发炸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头将要落地。瓦杜鲁尔城城墙很高，大汗命令部队在城池四周垒起比城墙还高的土台子。命令箭队居高临下向守城的士兵射箭，所有箭镞都像桔杆一样飞落在墙内。大汗说：“箭头像我的长髯人手中的软笔一样怎么能行！”耶律楚材自感与大汗智慧差十万八千里，或说在杀人的技巧上、军事上他就是个白痴。大汗不这样看，将这个军事白痴放在身边，成吉思汗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大汗知道他虽然在攻城上无能为力，而在其它方面却智力超人。大汗对城池守而下攻，他四处派人寻访弓箭匠，终于在夏军中发现一个名叫八斤的匠人，命令他制造更强大威力的弓箭。八斤真有这方面的奇才，果然改造了所有的弓箭。用重新改造的弓射箭，几乎箭箭射入城池。蒙古箭手站在高台上射箭，守城士兵像在暴雨中抬不起头来。城池很快被攻破。大汗亲自召见夏人八斤，赐予重赏，敕封他为兵库总监。八斤感动万分，特意精心制作一把大弩献给成吉思汗。大汗如获至宝，比得到一座城池还高兴，他对前来呈献新历书的耶律楚材说：“长髯人，这是一把可用来射穿太阳的雕弓，你试一试它的弓力。”耶律楚材无意拉弓，对匠人八斤是一种羞辱。八斤取过弓箭，登上高台，瞄准一群飞雁，他猛地松开弓弦，箭矢飞出，飞雁坠地。大汗拔出带血的箭镞让耶律楚材赋诗。耶律楚材说：

“雕弓射雕雕可餐，箭镞铸犁犁五谷。”八斤听出了弦外音，冷笑令秋天都感到寒气凉冽，他说：“大汗，立国需要强大的军队，军队需要精锐的兵器，军人用它去打天下，而那些舞文弄墨的骚客，只会为江山喝彩，为大汗歌功颂德，享受皇恩。如今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年代，什么样美丽、甜蜜的语言，都比不上一支雕弓的力量。大汗重视兵器，喜欢拉弓射大雕，就拥有整个世界，当上世界的君主！对于那些坐享其成，满嘴诗文的骚客还是疏远些好，防备柔弱纤细的诗文，腐蚀江山之箭！”耶律楚材舌枪唇剑，迎击八斤，说：“总监，看来你只知剑的锋利，却不知谁发明的冶炼术。带兵需要好的将领，作战需要好的兵器。当然，制造好的兵器需要八斤这样有份量的人，而治理国家需要英明的大汗，大汗又需要有比匠人还要智慧的文臣。马上可以打天下，马上能治天下吗？”耶律楚材举起那支狼毫笔，八斤手持带血的箭镞。

“两种武器，都有它的作用呀！”成吉思汗异常兴奋地说，“长鬃人的笔虽然软，可以为我起草诏书和训令。这些命令需要用八斤的箭将它传到四面八方。说硬，笔能入木三分，说软，箭也可被敌人的血洗热，我征服世界，需要这两种东西。”

成吉思汗将八斤献上的雕弓收藏起来，爱不释手，关于耶律楚材与八斤的争辩，他很快就忘了。雕弓成了成吉思汗一生的艺术品。长鬃人是他谋略的工具，用的时候就拿起来，不用的时候可放在脑后，因为大汗以战为乐的性格是他人难以改变的，就如同耶律楚材难以改变赋诗弹琴的嗜好一样。

成吉思汗来到他特制的军车前，用他的宝剑敲打敌人的头颅。四匹骏马驾驶的车上四周挂满了敌人的头颅，这些人头是够资格的——统帅万人以上的将军或地方官。他用宝剑叮叮当当数着，当数到第三十个人头的时候，他问侍卫长：“这是谁？”“是瓦特鲁尔城守将的头，”侍卫官说。几十个人头随着骏马的奔驰，像打击乐器一样发出一种闷响。有的头颅还新鲜如初，有的头颅上飞舞着绿色的苍蝇。苍蝇们轰轰叫着追逐战车。

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占卜，他的战车向何处奔才有好的预兆。耶律楚材说：“大汗应该回寻思干，去欣赏秋天的景色，并且在那里过冬。忽兰的病情已经加重，她经不起旅途的颠簸了，需要大汗的抚慰。”成吉思汗不再欣赏敌人头颅发出的声音了，他将宝剑放入大帐里。到另一个帐幕见忽兰之前，他对侍卫长说：“让他们到远一点的地方赎罪去……”大汗惟恐让忽兰遇见满车的头颅。大汗知道忽兰喜欢的是音乐，而不是金戈铁马。

成吉思汗从自己的白驹身上，割下一缕马尾丝，马毛根根如雪，大汗将它送给“长鬃人”耶律楚材。

自从血祭寻思于后，耶律楚材很长时间没弹奏，想起古琴，想起大汗让他为忽兰弹奏的事，他的心灵隐隐作痛，手指有一种胀破的感觉。

“近日几个晚上，我总听到声音。”苏氏望着正给琴上弦的耶律楚材说。“什么声音？”“像呻吟声，又像笑声，使人听了害怕。”“怕什么，在军帐里，魔鬼离人远去。”“不，人们天天杀人，天天有阴魂诞生。”“你看见了？”“那为什么我见到鬼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声音从何处发出的？”“好像从琴上。”“噢，我也听到它在响……”耶律楚材将成吉思汗白驹尾丝系在阿保机琴上。手轻轻一弹，琴便轰轰作响。“你用它弹个曲子。”耶律楚材弹奏一支《秋月》。苏氏脸上浮现出一副安详的表情。她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种声音随琴乐而起。她笑了，孩子在腹中听见琴声手舞足蹈。她从来没把自己的喜悦说给丈夫听。孩子自从怀孕以来她的情绪喜忧参

半。一想起那个刺绣女工和那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她的心在滴血，生怕由于怀孕给丈夫、孩子和自己带来厄运。孩子真是生不逢时呀！“我们有了孩子！”苏氏终于把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耶律楚材自顾弹琴，让舒展、流淌的音乐告诉苏氏，他的心情非常高兴，丝毫没有女人那种恐惧和忧郁感。“生下他吗？”“为什么这么问？”“大汗允许他出生吗？”“他需要，蒙古帝国需要……忽兰怪胎的流产，使大汗改变了军中生育的禁令。”“咱们的孩子怎么敢冒犯大汗的大札撒呢！你忘记了刺绣女？”“那个婴儿的哭声经常把我从梦中吵醒……孩子往我身上屎撒尿……是我使他父母走上了绞刑架的。”“虽然你在大汗左右，可你永远不会拥有这种权力。”“是忽兰救了我们的孩子……大汗认为忽兰坠胎是苍天对他的警告。”“忽兰为我们赢得了生育的权力，她却一天不如一天。”“她很难回到家了……”“不应该这样说……只要大汗东归……也许她的病会好起来。”“大汗不会很快东归的……花刺子模国没有最后被征服……天下统一的局面没有实现，他还要征服呼罗珊、伊拉克、阿塞拜疆、印度、俄罗斯……”“忽兰天天想回草原回家去……”“她不弹琴不缝作鸽子了？”“她说是鸽子欺骗了她。她总是害怕。你去为她的灵魂弹奏吧……用琴声拯救她的灵魂。”

回到不花刺，很快进入了冬天，滔滔的大河变成了一条青鱼，只有“脊翅”蠕动，河面越来越窄，骏马可一跃而过。

在大冰河旁，耶律楚材为忽兰弹奏数日。忽兰的病仍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了。有一天，忽兰像好人一样，谈笑自如，脸上泛着红晕。

“我喜欢听你的《水仙》。”忽兰说。

耶律楚材将《水仙》弹给忽兰听，大汗在一旁也听得入神。忽兰提出让苏氏陪她到冰河上看一看，大汗说：“冰河上除了冰，什么也没有。”

忽兰还是来到了冰河上，她的脸庞和冰一种颜色。忽兰一直往河上游走。苏氏说：“我们的家在雪山的那边，只有翻过雪山，才会到草原、燕京和中原。”忽兰要寻找漂走她黑发的那个水弯儿。苏氏说：“这已不是昨天的那个河了。”忽兰说：“就是那条河，是那条冲走我头发的河。”苏氏只好说是那条河。

大汗拿着大弓和手抚古琴的耶律楚材并辔而行。耶律楚材眼里是一副宁静的画面。河边上两位穿红袍的女人向上游走着，白雪红袍形成的色彩反差，有一种毛茸茸的诗意。成吉思汗猎鹰一样的眼睛，发现了目标——只牝鹿在远处的树丛里用蹄子刨雪吃草。牝鹿并没有发现人，它在雪树中呦呦鸣叫，牝鹿发现了食物，它发出呼唤幼鹿吃草的信号。成吉思汗将拉满的弓松了下来，但箭始终在弦上。他在等待着更多的鹿出现。他示意耶律楚材不要弹琴，在这个时间里，大汗忘了忽兰，他又成了一位战士。耶律楚材望着引而不发的大汗感到周身生发一种力量，人不仅仅与同类发生战争，还在自然界里与动物争夺地盘。耶律楚材发现几只鹿向牝鹿靠拢。如果此时他的手指在琴弦上稍拨动一下，鹿们就会从大汗的弓箭中逃生，然而他没有。忽兰和苏氏也发现了大汗拉弓的情景，她们并没感到害怕，还是沉浸在欣赏野鹿优美姿式和动听的鹿鸣之中。大汗、野鹿和女人的忘情样子都同时进入了楚材的眼帘。

大汗是一个熟练的猎手。箭在弦上，大汗想用黑色的箭镞圆自己那个奇怪的梦——一个看不见人影的人对大汗说过，忽兰还在受难，处于黑色悬崖边上，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只有用雌性的血——女人或动物的血来代替忽

兰的死亡。突然出现的牝鹿给大汗拯救忽兰生命带来一线希望。大汗一边瞄准，一边向耶律楚材讲述奇怪的梦。还未等耶律楚材说什么，黑箭已经追赶上那飞奔中的牝鹿。牝鹿发出一声惨叫，其它的鹿跑散。受伤的牝鹿不知道黑箭来自那个方向。牝鹿向冰河方向跑来，鲜血在雪路上洒出一溜鲜红，牝鹿发现了忽兰和苏氏。忽兰苏氏也同时发现了受伤的牝鹿，鲜血在雪上淌开，牝鹿在忽兰面前卧冰而死，鲜血一直向河心淌去……忽兰听到了自己的一声惨叫。

“她想要回家……她寻找自己回家的路呢！”耶律楚材目光在自己的琴上。

忽兰的目光也在耶律楚材的琴上，说：“我想家了……我想听个曲子。”

耶律楚材为忽兰招魂而弹奏。在琴声中，忽兰听大汗说：“忽兰，我征服花刺子模之后我送你东归！”大汗安慰自己的爱妻。

“不用你送了，我可以沿着河往上走……”

“忽兰！你喜欢这里吧，这儿是富饶的地方。”

“你把我放到河里……我自己能回去的……”

苏氏为忽兰擦泪，自己却无泪可流。因为即使泪水成河也不会淹没大汗征服敌人的意志和决心。

耶律楚材说：“大汗我们回大帐吧……”

大汗的思绪回到现实的冰河上。大汗记住了这段冰河，上面有一只牝鹿，鹿血已冻成红冰了。

几天之后，忽兰在耶律楚材的琴声中平静死去。耶律楚材特意为忽兰谱了一支送行曲。在琴声中，忽兰的遗体被一辆战车缓缓地送到大冰河。没有棺槨，忽兰穿着白色的衣服，被士兵抬到冰河上。忽兰是望着耶律楚材手中的琴“走”进冰河的。冰河立刻冻封了。忽兰在透明的河冰下，她手里举着一个白鸽，这是苏氏特意为她缝作的。她没有向河下游走，而是向河上游走……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忽兰之死，对成吉思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大汗仍然没有流泪。他问耶律楚材：“忽兰为什么往雪山方向走呢？”耶律楚材说：“因为走过了雪山，就望到草原了！”

为忽兰送行的成千上万的士兵，一直驻扎在冰河边上。成吉思汗用这种形式悼念和祭祀自己的爱妻。

一日，天气异常寒冷，冰河上被冻开很多裂缝。天空突然传来隆隆的雷声，成吉思汗非常惊慌，他问耶律楚材：“冬天打大雷，是什么征兆？”耶律楚材说：“花刺子模算端将死在苍野之中。”

果然，白龙年（1220）十二月，算端在里海的一个小岛上死去了。仓卒之间没有衣服装殓，只用他的衬衫包裹了一下就埋葬了。

“上苍，给了我一双敏锐的眼睛！”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信任程度，如大冰河一样透明而深刻。

耶律楚材那双蓝眼睛天天看着成吉思汗如何从敌人如山的尸体上攀登，用白光闪闪的宝剑去割九天上的云朵。他的琴声未能救忽兰的命，胆小如鸽的忽兰最后在世界上最刚毅的人怀抱中死去。成吉思汗失去爱妻的打击很快被征杀的乐趣冲淡了。只要有宝剑、成吉思汗将有数不尽的美女。即使这些女人温柔如鸽，也不会在大汗心中占有忽兰的位置，诸如歧国公主、西夏公主等等很多公主的名字，甚至面孔都被战马恹恹中的大汗忘得一干二净。

苏氏看到了忽兰的死亡历程，忽兰永远活在了她心里，她经常泪水涟涟。耶律楚材抹去妻子如线长的泪水，说：“人总是要去天国的……你应该为了你腹中的孩子着想，别让他从胎里就带着痛苦和悲伤。”

“再给忽兰弹支《水仙》吧……我又梦见了她，她说如果听不见长髯人的弹奏，她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

“可是我的琴声并没有救活她……也许恰恰是我的琴声使她提前离大汗和我们而去……”

“她对我说，她只要越过雪山，回到草原，她就能找到那个婴儿，找到那只活着的抖动翅膀的白鸽。”

“是呀，她性情如鸽。她在冰河旁跟我说，她不能亲昵我们的孩子了……她摸着我的腹部说的！”

信流乘坎过西天。
钵里吞针亦偶然。
只这一花则点额，
不知二子暗登肩。
既来此世难逃数，
且应前生未了缘。
俗眼见时难放过，
并脏陈首万松轩。

白蛇年（1221）闰月，耶律楚材在不花刺城，梦见了万松老人，万松法语谆谆，犹如1218年中都离别时一样清晰。耶律楚材坐在一个华亭上，仿佛看到了昨天的小舟，禅师万松老人在湖边直钩垂钓。“我是梦中作梦吧？不知愁底更添愁。师傅，我随大汗西征到几万里之外，还没有什么作为，竟然发现自己的头发、胡须变白了。我想如果真的撒下尘嚣归隐该多好，可是怎样才能骑仙鹤飞到扬州呢？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几年不曾得师傅的佳音，可我胸中时时都有您，常常恨自己离开师傅太早了……您的道化在燕京很有声望，我不如您呀，至今还没有奔逸绝尘。我总有‘宗门淘汰犹嫌少，习气薰蒸尚未除’的感觉呀！作为天涯沦落人，面对和煦的风，却看不到你钩上的鱼……我到底怎么了？又总是羡慕别人得志、如虎添翼，羞笑自己不如一只鸡。我长久地盼望看到大汗的天兵凯旋回到东方的大斡耳朵……万松师傅呀！”

耶律楚材把自己的心灵体验，写成了诗。他的诗意很快又被马蹄踩碎了。在华亭之上，真实看到的却是发胀变形的死尸。他很难寻找到生活的诗意，天天面对的是杀戮和死亡。讨厌它，他又脱离不开它。

苏氏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在大流血中游到这乱世之春的，成吉思汗和耶律楚材没有想到这个攥着拳头而来、哭声洪亮的男孩二十三年后，成为了大蒙古帝国的中书左丞。孩儿当他像父亲在西域这样年龄时，成为忽必烈的一位重臣。大蒙古国国号改“大元”时还是他和诸臣帮助忽必烈从《易经》里找到的呢。阿保机的血缘与中原大文豪苏东坡的血系交融的新生儿的哭啼声，传到了成吉思汗的军帐，成吉思汗将复杂的目光投向天空，仿佛听到了刺绣女工与万夫长的婴儿的哭声，他在婴啼中不安。忽兰活着时，唯一的——为大汗生个孩子的愿望没有实现。婴儿的哭啼，很快被隆隆的战鼓声淹没，新生儿的父亲又随大汗出征了。

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渐渐地产生兴趣，感到惊奇。这种惊奇诞生

于 1221 年的盛夏。当时窝阔台已经征服了花刺子模帝都玉龙杰赤，拖雷率军毁灭了呼罗珊地区的四都巴里黑马鲁。也里和你沙不儿，花刺子模新算端札兰丁外逃，企图重召旧部重收在耶律楚材的琴声中构思追袭札兰丁的作战蓝图。成吉思汗首先问及战场的经过，打量儿子各自手中的长剑。耶律楚材揣测到大汗的真正用意——对未来新汗的人选进行细致的考察。他若无其事地弹琴，就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窝阔台和拖雷在父亲面前炫耀自己战绩的时候，耶律楚材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发现了他们在治理朝政和卫国御敌中所表现出的本领和才气。

窝阔台报告王龙杰赤争夺战如何激烈。战斗初期，三千多勇士去夺取通往帝都的桥梁，在箭雨和桑木炮弹的掩护下，冲上那座桥。城民拒绝向蒙古军投降，如潮汐般涌上桥头，将三千蒙古兵包围，展开白刃战，三千蒙古兵无一生还。七个月没攻下玉龙杰赤，是城民顽强抵抗和术赤与察合台不合所致。大汗任命窝阔台为统帅后，窝阔台理顺了兄弟之间关系，集中部队攻城，当天就将大纛插上城头，迫使城民乞降缴械，将城民驱逐出城，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准备押送回东方。妇女和孩子都赶进俘虏的队伍。

成吉思汗问窝阔台和拖雷如何将马鲁城的敌人和城民杀掉的。窝阔台说：“我们蒙古军队五万人，每个士兵分到二十四个人头，共杀死了一百二十万人。用刀砍枪刺锹铲箭射，结束了他们性命。”拖雷说，“对他们不能有任何的幻想，马鲁城被攻下后，我下令割下每个人的脑袋，将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头分开，堆成三座人头塔。”成吉思汗又问：“有什么证明杀死多少敌人呢？”拖雷说：“让所有士兵拿着他们割下的敌人的耳朵，论功领赏……这种统计准确，是我想出来的，数人头太费事。”窝阔台说：“每个人长两个耳朵，割耳朵并非最便捷的事……”成吉思汗对三子的话很当回事，问“如何便捷？”窝阔台说：“我下令士兵将自己杀死的人的鼻子统统割下，数鼻子比数耳朵省一半的时间。”成吉思汗说：“在以后的战斗中，用割鼻子统计杀敌的数量……但是要防止只顾割鼻子而不看他们死活！”

耶律楚材看得出，成吉思汗对窝阔台在战争的表现要满意些。成吉思汗又向两个儿子发出追击札兰丁的命令。弹琴的耶律楚材无权过问、参预军事决策。三个战争之神谈论杀人的艺术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嗖嗖被雪刃削掉了。意识到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完好无损地长在脑袋上的时候，他的琴弦断了。弦丝是大汗的白驹的尾毛。大汗听见五弦断裂声，如同听见白龙驹的惨叫。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态，说：“白驹在帐外呢！”

琴开始在耶律楚材怀中呻吟起来，他又随大汗巡视战场去了。

“野兽饱餐死者的尸体，狮、狼相安地共同嚼食，鹰隼无争地在同一张餐桌上享用。苍蝇和豺，野狗和山鹰争先恐后地跑到另一个杀人场上，饱餐男人的胸脯，美妇的脖颈。”

这些战争的残酷画面，长久地在耶律楚材眼帘上浮现，就像苍蝇追着他一样。战争总有幸存者，若干年后，很多座城池出现没耳朵、没鼻子的人，没耳朵没鼻子的人生出很多没耳朵没鼻子的孩子。这些城市一二百年后，仍无法完全恢复耳朵和鼻子的功能。

征服者成吉思汗听说丘处机要来到寻思干了，他想挥师寻思干迎接神仙，听丘处机讲道。偏偏这时候，传来花刺子模新算端札兰丁逃往印度方向下落不明的消息。他又继续去追击札兰丁，发誓亲自削掉札兰丁的鼻子。大汗命令耶律楚材留守寻思干，迎候丘处机一行。

这是黑马年（1222）早春发生的事。成吉思汗的军马正在寻思干郊外啃青。

第五节 居士与神仙

第一枚金光闪闪的无孔铜钱在太阳下飞快地旋转，发出金属声。他用抚琴的手掌将其按平，出现一枚圆钱。铜钱面上是花纹。耶律楚材说这个图案是一个人的名字。苏氏问：“是谁？”耶律楚材没说什么，笑了，苏氏发现怀中的婴儿将一泡尿射得很远。“有人要来这里讲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媾，精之至也。’他虽然不知道男女交合之事，但他的小器却常常勃起，这是因为精气充沛的缘故。”苏氏把婴儿举过头顶，耶律楚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尽管他筋骨柔弱，但拳头却握得很牢固。”“你说你按出一个什么名字？”苏氏又问。“就是这个字！”耶律楚材指着地上的无孔钱说。苏氏想了良久，说：“铸？”耶律楚材笑了，这时儿子耶律铸攥拳哭啼。“他为了自己的名字而高兴呢！”耶律楚材说着，将那枚铜钱拿起，又投掷地上，铜钱旋转，他用手轻轻一叩，出现四个字，还是汉字。他又说：“他整天啼哭，但他的喉咙却不沙哑，这是因为元气淳和的缘故。”苏氏说：“长春真人还没来到，你便讲起道来了。”耶律楚材无言地笑，告诉苏氏：“远来的僧好念经！大汗对丘处机渴求胜于自己。神仙代我向大汗劝戒，我何乐而不为！”

“丘处机就要来到了！”耶律楚材在寻思干慕候远方的“神仙”。

丘处机接到由耶律楚材起草的成吉思汗的第二份诏书后，不便再次推辞，与刘仲禄一起四人，“崎岖数万里之远，际版图之所不载”，来西域拜见成吉思汗。一个清心寡欲、好生恶杀的道人，和一个以征战杀敌为乐的帝王在万里之外的异域相见，是上苍之意。来到寻思干，丘处机第一眼见到的却是佛子合于胸前的祈祷。

“大汗很快知道佛、道、儒三圣人之教是何物了，速以能仁，不杀，不欺、不盗、不淫……”

“你随大汗几年了，向他讲过老子五千真言？”

佛子与道人相见毕竟是愉快的，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人蒙古帝国的大汗。不是志同道合，而是殊路同归。与丘处机相见的第二天，耶律楚材就读到了丘处机作于西游路上的诗句。

十年兵火万民愁，
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正逢慈诏下，
今春须合冒寒游。

“大汗亲临征战，派兵进入印度，寻找到算端札兰丁的下落，就很快来这里听你讲道。”

“一路上，我见到一些没鼻子没眼睛的人，是娘胎生就的模样还是谁的雕塑？”一副清眉道骨的神仙向满腮美髯的佛人“请教”。

“你见到大汗的宝剑就知道了。”

“我正是为不见大汗的佩物而来。”

“大汗知道你喜欢异域风光。寻思干的春日又有花朵开放，蝴蝶飞舞了。”成吉思汗在前线欣赏自己的宝剑、枪矛的时候，耶律楚材应丘处机之邀，来到寻思干郊外踏青游玩。一老一少，一仙一佛，信马由缰，在青草地上拾韵采风。在河边野餐，品着清茶，观赏水中鱼的各种姿态。

“这曾是姜太公坐过的地方吧！”耶律楚材手举着一个毛茸茸的草狗，

投在河中，漂浮水上，一只小鱼好奇地追逐着。

“佛子垂钓，从钩上救鱼，不知鱼鳃流不流血……”丘处机问。

“河鱼本来就在血泊中游戏，水是山野的经脉吧！都说姜太公垂钓愿者上钩，钓了很多鱼，不知周文王嗟没嗟过直钩钓鱼的味道。”

“什么都被你说了，如果有一天大汗变成了周文王，你还是他的侍臣吗？”

“我常想隐居山野，天天这样吟诗烹茶谈玄……周文王未见比得上大汗吧！”

“文王是文王，大汗是大汗。大汗是无敌的雄主，身上有天赐的勇敢和智慧，不然，我不会尽万里之苦来寻思干的。”

寻思干的春日，还给了佛子和道人一份好心情。

丘处机寻芳踏春之后，读到了耶律楚材的和韵诗，读到了《游春十首》。发现耶律楚材与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用的诗韵，是丘处机的。

春雁楼边三两声，东天回首望归程。

山青水碧伤心切，李白桃红照月明。

几树绿杨摇客恨，一川芳草惹羁情。

天兵儿日归东阙，万国欢声贺太平。

黑马年二月十五日，耶律楚材又陪同丘处机师徒去寻思干西郊游春。丘处机吟诗道：

深蕃古迹尚横陈，大漠良朋欲遍寻。

旧日亭台随处到，向年花卉逐日新。

风光甚解流连容，久照那堪断送人。

窃念世间酬短景，何处天外饮长春。

耶律楚材和丘处机诗韵：

金鼓銮舆出陇奉，驱驰八骏又西巡。

千年际会风云异，一代规模宇宙新。

西域兵来擒伪主，东山诏下起幽人。

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寿万春。

佛子和真人踏青寻芳的时候，成吉思汗正率领大军沿着申河右岸溯行，集结几路军马迎击札兰丁，他经过印度北界时，遭当地居民抵抗，成吉思汗一个爱孙中箭而死。城堡攻下后，成吉思汗下令将人畜、禽兽全部杀死，不留一个俘虏，将城市毁成荒漠，以后不得恢复，不让那里生长任何造物。他用自己的宝剑将城堡守将的头颅摘下，挂在了战车上。就在这时，成吉思汗得到丘处机到寻思干与耶律楚材一起在郊外踏青游乐的消息。他擦干宝剑上的血迹，命令阿里鲜带回寻思干一道圣旨：“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劳至矣。今朕已回，亟欲闻道，无倦迎我。”丘处机和耶律楚材从圣旨上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我们到那个城堡里去吧……”丘处机说。耶律楚材望着自己的诗稿感到索然无味了。过了几日他们又收到一道圣旨：“护送真人来，甚勤，余惟汝嘉。仍敕万户播鲁只以甲士千人卫过铁门。”四月五日，丘处机和耶律楚材一行到达八鲁弯附近的成吉思汗行宫。耶律楚材成了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期间的翻译。

成吉思汗对大帐内的侍从说：“我与丘处机会见的事，任何人不得泄露出去！”像剑一样锋利的语言，谁敢以身试法呢？耶律楚材和刘仲禄陪同丘处机来到大汗特意安排的馆舍。

成吉思汗在大帐里。他将宝剑从身上取下，放在了避眼处。他望着自己第六十一个春天的骄阳，发现骄阳下有一个巨大的影子。当他砍最后一个砍敌人头颅时，明显感到自己跃马呼啸时气短，他急切得到长春真人强身健体、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他舒展筋骨的时候，一位骨瘦如柴，鹤发童颜的矮小老人，迈进他的帐内，丘处机对身体并非十分高大的成吉思汗行礼时，腿没有弯曲，两只手在胸前合成“1”字型。望见大汗的同时，他注意到了大汗身后那活灵活现的苍狼，蒙古人的图腾。

“过去别的国家聘请你都没答应，今天你却从万里之遥来到这里，我实在应该嘉奖你！”

耶律楚材把大汗的话翻译给丘处机听。

丘处机回答：“我本是山野之人，奉诏来到这里，乃是天意！”

耶律楚材判断大汗还要说什么，大汗战术韬略多端，但在更多事情上总是直抒胸臆。这是大汗的风格。

“真人远道而来，听说年逾三百，有长生不老药，如果真的这样，请把长生不老药献给我如何？”

“我是七十多岁的人，倘听过肉体活到百岁的却没听说谁长生不老，千岁万岁，长寿的只是老子五千真言。而我只不过有延年益寿、卫生健身的方法罢了，而无长生不老之药！”

成吉思汗难以相信耶律楚材翻译的话，竟然出自真人之口，他把怀疑的目光伸向耶律楚材和刘仲禄，问：“真的没有长生不老之药？”

大汗从丘处机回话的口型上看到一种真实，受骗的感觉顷刻消失了。大汗想起了耶律楚材曾经讲过的三圣人之说，当时他全当耳旁风了。耶律楚材曾告诉大汗孔子对老子的评语，和汉人司马迁记载的孔子和老子相同的地方。鸟兽不可与同群，人各有志。

“我不会画符，真就为鬼所笑了！”大汗对丘处机的兴趣超出了耶律楚材的想象。耶律楚材对丘处机大讲“道学”的作法，有几丝不悦情绪，但他没有在脸色上表现出来。

“我喜欢你诚实不欺的性格！”大汗对丘处机直来直去。他又命令侍从说：“在御帐的东面，重设两个帐幕，让他居住。”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仍然有些好奇，他没请教耶律楚材，反倒问名叫田镇海的内侍：“真人有什么称号，怎样称呼他才好？”

“有人尊称他师父，有的称他真人，还有的叫他神仙！”

“从今天起，我就称他活神仙了！”

成吉思汗又问耶律楚材：“长髯人，以前你见过活神仙吗？”

“我常常梦到佛祖和荷花，也跟老子对过话，”他将不悦的情绪尽量掩饰起来，“老子《道德经》，我可以倒背如流，背它的时候，我就仿佛见到了神仙！”

“他跟您说过什么？”

“他说的，真人已经给您或正准备讲给您听的。”

“你最崇拜谁？”

“曾经崇拜过秦王汉武帝……”

“现在呢？”

“当然是大汗您了，他们不可能跟您相比！”

“为什么？”

于是，耶律楚材把秦始皇求神仙的故事，讲给大汗听，最后读一段司马迁的文章。“秦始皇后来怎么样……？”大汗问。

“他杀人成性，想统治国民，结果葬送了自己。去东海访求仙人的徐福，和三千童男童女，有去无回，很令他失望，他脾气越来越怪，一边杀人，一边想求长生不老药。他又出游天下，别人骗他，蓬莱仙岛的神药是可以拿到的，但海上常有大鲨鱼袭击，应该派些善于射杀鲨鱼的人前去，用大弓将它杀死。秦王梦见自己和海神战斗，海神形状好像人。他下令人们拿着大弓去射杀大鲨鱼。到了之罘的地方，果然出现了一条大鲨鱼，射杀了鲨鱼，秦王沿着海往西走，到平原渡口，他就染上疾病了。夏天，秦王死了，秋月，他被埋葬在郿山。”

“埋了又怎么样了？”

“秦二世派七十万奴隶挖三重之泉，然后铸铜把它塞住，在里面放置秦王棺椁，在坑内修作宫殿和百官的位次，藏满宝物，命令工匠制造暗箭，盗墓人一接近就会被机关里的箭射死……历代总有人想盗挖他的陵墓。”

“噢，他死也没安宁……为什么？”

“因为他的陵寝太豪华了，最引人注目，尽管他们将陵墓隧道封死。在坟上种满奇花异草。”

“……我有那一天，坟不起坎，让万马踏平，在梅花鹿哟鸣的地方，谁人也别想找见我！”

“这正是大汗胜过中原历代君王的地方……真正伟人的英名万古长青，是伟人在世上时就做好的！”

“怎么去做呢？”

“马上取天下是过程，马下治天下是目的。让自己的部下以杀戮为乐，以后的人谁能忘记……”

“你说的什么，难道你敢指责我，讽喻我？”成吉思汗变脸了，耶律楚材看见大汗的明须在挺拔中抖动，“难道你不怕它吗？”

“我不怕。”

“为什么不怕？”

成吉思汗将宝剑按入鞘中，铁器尖厉的声音被大汗朗朗的大笑压住。

“我说过，这正是你高于历代君王的地方！”

“我的长髯人……我喜欢神仙，我也离不开你！我要让你看到那些强大的敌人是怎么被我征服的。”

九月十五日，成吉思汗平叛了巴里黑人的暴动，回到自己的营帐，当天夜里，他命令人架设气势雄伟的帐幕，灯火辉映；下令所有的女人远远离开这里，召丘处机问道。耶律楚材仍然充当他们的翻译，对于丘处机，耶律楚材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翻译质量。但他总有种受惩罚的感觉。丘处机再次见到大汗那张战胜敌人的笑容。

长春真人在大汗面前口若悬河，进行长篇大论的讲道。耶律楚材面无表情地翻译着：

道者，能够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畜皆由道之所生。人仅知道天之伟大，而不知道道之伟大。道开天辟地，尔后生人。人刚出生之际，神光自发，步履如

飞，皆食生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消逝，人体渐渐变重，神光消失了。这是爱欲变深的缘故。大汗原为天人，上天借助大汗之手去讨伐

凶恶横暴的邪恶力量，在圆满功成之日，大汗还必须归天去作天人。大汗在人世间的时候，一定要减声色，少嗜欲，慎残虐，确保体康神健。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长寿就自然存在于大汗的身体之内了。神是真的。有很多人想通过修道变成神，他们朝思暮想着神。只要行善道就能变成神仙，升天而去。大汗，神主张用道辅助君人的人，不靠杀生逞强于天下……我在西域再次看到老子的应验，征杀打过仗的地方，荆棘就长满了，人了不再兴旺。原来，他们也许是强大的，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一类了，那么多的树木被砍伐，是因为树木太强大了就会遭受摧折。大汗的修行之法，应当以外修阴德年固精神为要。所谓外修阴德就要怜恤人民百姓，保护人生，救民于倒悬，免降战祸，使天下太平。所谓年固精神就是保神。

在翻译过程中，耶律楚材发现大汗脸色红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红白青的颜色交替变化，大概是“道”在他身上发生作用。耶律楚材对丘处机有些反感，但他还是看到一丝讲道的效果，自己也感到慰藉。自己扈从万里，也正是希望大汗早一天安静下来。

第三次听道，耶律楚材发现大汗情不自禁地抚摸宝剑的习惯没有了。

北极出现彗星，成吉思汗问耶律楚材什么缘故？耶律楚材占卜之后说：“金国的皇帝明年必死无疑，要换新帝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预测的准确。十二月的一天，大汗询问丘处机，天为何打雷劈人的事，丘处机说：“我这个山野之人，听说蒙古人夏天不到河里野浴，不洗浣，不造毡，认为暴露野地将受到天的惩罚，所以畏惧天怒。这并非是敬天之道啊！我听说三千之罪莫过于对父母兄长的不教不尊，这样，才会惹怒神，受天的警告。我来这里，听到蒙古人有不孝父母的陋俗，大汗应该乘自己的威望告诫众人克服陋习，来敬天敬地。”大汗听了很高兴，说：“神仙说的还合我的心意”。大汗召集诸王近侍说：“汉人尊重神仙犹如敬天，我今天更加相信了神仙的话，我们要记在心里！”过了不久，大汗上山打猎射中一只野猪，马失前蹄。丘处机听耶律楚材这么介绍，他们一起去向大汗进言：“天道好生，大汗寿数已高，不宜出猎，从马上坠下，是天的预示戒告，因为猪也是受天保护的。”大汗说：“我已经深深省悟神仙劝我是一片好意！”他又对身边的人说，“神仙劝我所说的话，以后你们也要依照去做。”

丘处机要东归了。大汗问汉地神仙的弟子有多少，近侍说甚多。大汗下令，人道门的人免去一切杂役，道场得到保护。大汗对耶律楚材说：“神仙要回东方了。你负责铸铜符铁券，给神仙做为朕信守的契约。以后只要持有信符的人，可以免除杀掠！”耶律楚材说：“儒、佛、道三圣人，本是同源，对孔庙佛门呢？”大汗显然对儒学释门不感兴趣，耶律楚材感到一种失落和惆怅，他开始对丘处机积怨了：“他不该只想到全真教徒的生命……”后来耶律楚材牢骚更多了。

第六节 独角绿兽

丘处机第三次讲道的时候，成吉思汗接到了札兰丁又渡过阿姆河埋葬老算端的消息。成吉思汗那颗好战的心又按捺不住了，又亲自率军追击札兰丁。耶律楚材离开寻思干的妻儿，随大汗出征。

成吉思汗在夜幕下行军，他勒住马缰，仰望满天的星斗，问：“长髯人，今夜天象告诉了我们什么？”

“大汗，今夜星光灿烂，说明大汗胜利可望。”

成吉思汗想起自己烧羊骨时看到的骨纹。他向大将忽秃忽询问札兰丁屯驻的具体位置。忽秃忽以前曾被札兰丁打得惨败，大汗不但没割掉他脑袋，并且还安慰过他：“忽秃忽向来习惯打胜仗，从来没有经受过命运的残酷，现在当他经受过之后，也就会更小心一些，他将取得经验，他也将获得战争的必要的知识。”此时大汗又发现忽秃忽的判断不对头，平静他说：“你不该不知道什么地方适宜作战。”这次出征大汗的情绪变化，使耶律楚材感到意外，他对忽秃忽说：“如果换个中原皇帝，你有几个脑袋都落地了……汉将李广就因为被匈奴打败，受到汉帝的革职，最后被迫自尽的，飞将军的翅膀被汉帝折断了……大汗胜于汉帝，也胜于秦王。”忽秃忽从耶律楚材眼里看到一种真实的目光：他也崇拜大汗呀！

在阿姆河畔，大汗听说札兰丁就在不远的地方，命令蒙古军从四面八方将札兰丁围住，说：“我的长髯人看了天象，我们很快就会击败札兰丁。”他回头看到了儿子察合台，说：“你为何还不高兴，我当着长髯人的面命令过你，你不要为你儿子的死悲伤，更不允许哭！你听话了吗？”察合台沉默不语。耶律楚材说：“大汗，察合台和所有的军人，面对顽强的札兰丁，脸色怎会轻松下来呢！”察合台顺着耶律楚材的话说去，才使大汗消怒。

成吉思汗又发出命令：“不得用箭射伤新算端札兰丁，要设法将他活捉到手！”

蒙古军按着大汗的部署，将札兰丁围住。蒙古将领执行大汗的命令，不敢向札兰丁射箭。札兰丁像一头狮子更加顽强，向四面狂吼。算端率领着七百人在军中坚守着，从清早到晌午，一直抵抗着庞大的蒙古军队，他丝毫没有逃走的念头，从左右两方朝蒙古军冲过去。由于没有下达向他射死的命令，蒙古军只能将他包围起来。在厮杀中，札兰丁感到与山海抗争徒劳无功，骑着马向蒙古军冲去，迫使他们后退。接着他疾驰向后，扯紧缰绳，肩上披着盾牌，拿住屏伞与徽牌，用鞭子抽打了一下马，像闪电般地过河去了。到了对岸，他才拭去了剑面上的水。

耶律楚材一介书生，也被札兰丁的英雄气魄感动了。成吉思汗非常惊奇地将手放在额上，对在场的人说道：“生儿当如斯人！谁也没见过世上有这样的好汉，在古代的勇上中也役听说有这样的人，他能从这样的战场上死里逃生，日后定能成就许多事业，惹起无数乱子！”

大汗的目光落在耶律楚材身上：“长髯人，你为这样的英雄弹奏吧！长髯人，你说，札兰丁为什么将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嫔妃们投进河里？”

“札兰丁怕她们当俘虏受辱，还怕被大汗抢去当妻妾！”耶律楚材仍旧抚琴说。

“花刺子模国库的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都没有了，藏到哪去了？”大汗又问。

“一是藏到地下山洞里，再就是投进了河里，很可能投进河了！”

成吉思汗想了一会儿，突然说：“将算端的子孙直到吃奶的孩子，能捉到的，全部杀死！”

崩崩崩崩崩。耶律楚材手中的琴弦全都崩断了。成吉思汗一脸狐疑，问：“怎么了？”

“这声绝响，是献给白尤驹的。”

“我的白驹不是在草地上吃草吗？”

“它已经绝气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它的尾气断了。”

成吉思汗从克鲁伦河出征骑的白驹，在阿姆河畔抖鬃扬尾仰天长啸之后，绝地而死。

成吉思汗向自己的战马告别。他来到马前用手摸了摸马的鼻孔，马鼻孔已经张开，用手合上了一直望着他的瞳眸。成吉思汗向马祭酒，焚香，之后绕马三圈。“以前，你驮我，驮我过金山，过天山，涉大河。今天你却倒下了……你即使到天堂，也应该把你美妙动听的嘶鸣留在人间。”

成吉思汗抽出宝剑，将马尾一剑削下，马尾在地上跳了几下，立在地上，好像白驹整个身子钻进地里，只把尾巴留在了世上，好像一个风铃在山野上回响。

“长髯人，白驹从此活在你的琴弦上了，只要你弹琴，白驹就天天嘶鸣！”

耶律楚材从地上拔下白龙驹的整个马尾，用它轰打马身上的飞蝇。

成吉思汗又说：“长髯人，你带人去河中打捞札兰丁扔下的金银珠宝去吧！”

若宽若长的阿姆河，水流湍急，到哪里去捞金银珠宝，披星戴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只不过是大汗对他的长髯人的一种小小的惩罚。耶律楚材没见到金银珠宝，却在河岔上看到了死亡的景象：二十三个女人和孩子的尸首漂浮在水面上，用一种变形的面目回望人间。有几个女人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孩，还有一个女人一手拽着一个孩子。她们的手像被一把对接的铜锁，紧紧扣在一起。

耶律楚材禀报大汗：“我只看见了札兰丁的女人和孩子在阿姆河上漂浮。”

成吉思汗说：“这倒省得我费力了。金银珠宝暂时在河中保存吧，早晚也是我的。”

成吉思汗结束了对花刺子模马合算端及其儿子札兰丁算端的战事。老算端已死，札兰丁流落他方。大汗他已派遣哲别和速不台去征略阿儿兰、阿塞拜疆、伊拉克和设里汪等算端的领地，于是他觉得放心了。猴年（1224），他征服大食（伊朗）地区。夏季他又率兵从东印度进入印度本土，在铁门关外扎营。

一日，成吉思汗带领耶律楚材等近侍，观赏铁门关的山川景色。成吉思汗观赏风景，为的是勘察行军作战的地形。铁门关，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常有异禽怪兽出役。一位近侍忽然从密林中发现一只怪兽：鹿形马尾，浑身绿色，头顶生有一个独角，二目如炬。野兽径直走到成吉思汗面前，看见大汗张弓拔箭，手持主剑，一点也没惧怕。野兽说话了：“请你们早回去为好，你们快点收兵回师吧！”说完独角兽转身消失在密林之中。成吉思汗十分吃

惊：“我从军万里，任何东西部不敢阻挡我的去路，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个独角兽。长髯人，它说人语，怪模怪样，这一切预示着什么？”耶律楚材说：“这种独角兽为角端，一昼夜可行一万八千里，懂得四方的语言，是恶杀之象，它是受上天的遣使，来转告大汗天意。大汗率军出征西域已经数载，连克数城，杀敌无数，同时，蒙古军伤亡也不少，将士都思念家乡和亲人，忽兰不是思乡而去了吗？这个角端厌恶战争，不忍看人类的残忍，把人看成了怪物——哪有同类动物互相征杀的，只有人类这样。上天发怒，要惩罚人类了，所以它来阻止大汗过铁门关到更远的地方作战。花刺子模当初杀害商人，受到恶惩合乎天意，可是铁门关那边的印度人并没惹着我们。如果跨越铁门关，将受到印度人的抵抗，也会伤我军的元气。大汗，既然角端传达了天意，我们不如及早返回。”

成吉思汗将目光久久地盯着前面的密林。角端没有再次出现。于是，他亲自烧羊胛骨占卜，在羊骨上看见一条黑色纹路。他感到沮丧，说：“长髯人，今夜你仔细观察天象，预测到什么，尽管直说。”

耶律楚材的天象都在心里。他还是走了形式，坐在夜空下的铁门关山坡上，弹奏古曲，琴声向四外弥漫开去。他望着头顶的一颗星座发问：“我是契丹吗，我是蒙古吗，我是谁呢？”

星辰告诉他：你就是大汗的谋士，大汗的占星家！

耶律楚材心里苦笑：

“我是谋士？笔头解作万言策，人皆笑我劳无功呀！”

天上，星星点灯；地下，焚香弹奏。琴伴人生，琴销忧郁。他难以进入清静凝思的境界。

耶律楚材走进大帐，大汗用目光扫视他。大汗的眼睛如灯烛一样幽亮。

“我观测星辰，今后几年是灾难之年，大汗应该当心。宋国、盒国和西夏都把蒙古帝国看成灾星高照，虽然金国宣宗已经谢世，一旦宋、金夏结成联盟，乘大斡耳朵空虚北侵的话，十几万蒙古军在西域如无家可归之子呀！现在，西夏已经不听大汗召唤……我望见又有两颗星殒落了。”

这时成吉思汗终于开口了，声调苍凉悲楚：

“天意东归呀！忽兰、忽兰，我要回师东返了！”

“回故乡，大汗高兴才是！”

“我这是半路撤兵……我计划，以后十八年，年年远征西方一次！”

夏日里，耶律楚材打了一个冷战。他感冒发烧了。

成吉思汗决定，回寻思干老营。

成吉思汗回寻思干时，命令花刺子模算端的母亲秃儿坚哈敦和后妃们，走在前面为花刺子模国家哀悼，直到蒙古军在她们面前走过为止。她们是战争初期被捉获的，所以，大汗没舍得杀掉，准备带回蒙古草原去。

成吉思汗又回到了送走忽兰“回家”的那个锡尔河畔了。

耶律楚材归心似箭，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了。

“术赤为什么还不回来……这个客人！”

成吉思汗从寻思干来到锡尔河畔，他在这里举行了忽里勒合，正式决定返回蒙古。他的儿子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都按时聚到了父亲处。成吉思汗唯独不见术赤的影子。他让耶律楚材判断、预测术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汗，术赤在离这最远的钦察草原上征战，得到命令，返回需要一定的时间。”耶律楚材说。

“我已经派出很多人去迎接……我的大军难道为了一个‘客人’永远等下去吗？”大汗发怒了。

“大汗，对术赤不用怀疑什么，即使他真的是客人，他身上流动的不是你的血，但他在攻打金国、征伐花刺子模中，战功赫赫。在咸海、里海和黑海以北地区，立下了脚跟……”耶律楚材为术赤说情，虽然从前术赤对他有深深的隔阂，劝说大汗对契丹人要有所警惕，但是，术赤在大汗四个儿子中，有最良好的品质，虽然他勇敢，但他不滥杀生。术赤对大汗将无数城池夷平、杀害无辜的老人与孩子的做法，表示过不满。大汗由此无数次指责过这个“客人”。

“我对他不放心正是这一点……有什么理由，置我的命令而不顾？”

“不该对术赤多疑，术赤也许自生下那天起，他就为客人的称呼而背着耻辱，他想用事迹和战功来洗刷它，证明自己身上流的是蒙古孛儿帖赤的血，是大汗的亲儿子。”

“既然是我的儿子，就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听从我的召唤，他在里海、黑海畔驻扎，我命令他配合哲别、速不台作战，他没有随从……我派去的使者也查无音信，千万别成了派往花刺子模的客商！”

“大汗，我判断术赤受了战伤或身体患病经受不住长途行军的劳苦……这次，也许暂时不能与大汗一同回归蒙古了。”

“他病了？你不要用这种话来安慰我，我比你还要了解这个客人的！”

“大汗，我们不能在这里等了，过雪山并不比打仗容易……我们边走边等他吧！天象这样告诉我们的。”

成吉思汗对长髯人的话可听可不听，但是，他对天象的预测不轻易忽视。正当决定回师的时候，速不台从遥远处率军队赶来，成吉思汗爱将如子，他问为什么不见哲别。速不台告诉大汗，哲别在咸海西南的一个丘陵上安息了。成吉思汗克制住了自己的眼泪，察合台儿子战死时，他命令察合台不能流泪。他也不能流泪，他将一枚枚箭镞射入河底，在锡尔河为大将致哀两天，成吉思汗率部队缓缓而行。

当成吉思汗率军行至不刺城的时候，耶律楚材与大汗几乎同时得到术赤在钦察草原狩猎的传闻。耶律楚材知道大汗对术赤要动怒的，果然他被大汗召到军帐。“你说术赤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他比任何人都健康，正在他的汗国草原上游乐呢，全然不拿圣旨当一回事！”成吉思汗满脸成了马肝色。他像一头动怒的狮子，胡须都气炸开了。

“大汗，我们是从花刺子模商人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虽然说不能不信，但应该警惕敌人施离间之计，杀害自己的手足，往往要比战胜敌人还容易的多，千万不要听信商人的话，怀疑自己的骨肉……”耶律楚材欲言又止。

“不论是何种情况，只要违反我的命令。格杀勿论！用他们的血来蘸红我的旗帜，术赤也不例外……如果真是那样，我要把术赤杀得不剩一兵一马，把整个钦察草原变成不毛之地！”

“如果不是这样呢……岂不断送了整个大汗的军队，如何去实现称雄世界的大略？”

成吉思汗在凯旋路上，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重的孤独之中。听说木华黎死了，哲别死了，阔别六年之久的老母亲孛儿帖赤在草原呼喊儿子的归去……偏偏自己的儿子术赤的消息又在身上插了一剑。这些刻骨铭心的煎熬，向谁去倾诉？爱妻忽兰留在了他乡，大汗唯独把耶律楚材当作发泄情绪

的人。耶律楚材谦而不卑的性格常常如水，浇灭大汗心灵焦灼的火焰，使之归人平静。

术赤迟迟不归，察合台想起出师西域前的争吵，对大汗说：“发兵吧，只有用刀剑教训他了！”那次争吵时，术赤揪着察合台的衣领，曾想跟他决斗。眼下察合台又提起术赤的身世问题，对大汗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再等一个时期，如果术赤真的背叛蒙古帝国，我派你和窝阔台去消灭他！”

耶律楚材感到蒙古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旦发生火并，后果将不可收拾。大汗对他的进言，虽然没当耳旁风，但也没听进去多少。大汗的意志是任何人都难以改变的。耶律楚材去找窝阔台，他宽厚、大义，想事情周全，在大汗心中有着殊的位置。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你用智慧和才干作剑，扯开遥远的思念产生的——猜疑和隔阂吧！”

术赤面临着灾难。

窝阔台相信耶律楚材的判断是正确的。用激烈的言辞向大汗陈述：“术赤永远是父汗的儿子，我的兄长。他是父汗右臂，难道父汗想砍掉自己的右臂来验证他的血吗？”成吉思汗脸上难得出现笑容：“是你和长髯人剥开了我眼前的迷雾！漂亮的大胡子呢？”窝阔台说：“他在为一个禅师万松老人的评唱作序。”大汗说：“我不喜欢禅宗，它会把我的剑弄卷刃的。”“父汗，长髯人的妻儿经不起旅途的颠簸，是否考虑让他们在西域多住一个时期，然后抄近路赶回东方。”大汗说：“我们将在路上过冬，孩子难以过去雪山的，所有的城市都设置了长官，唯独高昌那个地方没有，那里汉人多，那就让长髯人在高昌作官吧，当我进攻西夏时，再让他直接奔西夏。”

耶律楚材没想到好战的成吉思汗，将仁慈和抚爱降临到他的头上。

鸡年（1225），成吉思汗班师东归了。耶律楚材暂时留在瀚海军的高昌城。在高昌城，耶律楚材收到故乡友人所著的《糠孽教民十无益论》。他边当高昌城的长官，边参禅，早参，晚参，小参。他沉浸在《金刚经》和梁人释慧皎的《高僧传》里。他参拜曹洞禅宗。洞山和曹山两位禅师话语机峰在纸上，尽管他知道禅所要求的智的直觉，不是语言的交流所可以实现的。语言所指的禅，在语言的意象之外。

耶律楚材心灵归于平静，他读禅宗灯录：蛇吞蛤蟆。

有僧问洞山：遇上蛇吞蛤蟆，是救，还是不救呢！洞山答：救则双目不睹，不救则形影不彰。这也是他的两难困境，救是双眼睛，不见大道；不救则尤形无影，又不显道体。大道本空，本无所谓谁吞谁。救则悖理人事，由空即然空无的道界，是偏中正。救与不救的困境，将逼出的是超越救与不救的空灵境界，任其自由，无拘无束，要救即救，不救则停。此时，不落有无，非有非无，心行起灭，直得涅槃妙用。回到蛇吞蛤蟆，是救还是不救？想到这里，耶律楚材微微一笑，有所悟了。

耶律楚材打坐冥想的时候，他听见高山流水声，他依旧冥想。当水已经冲到他双膝时，他仍旧不语。他儿子铸儿喊他：“爸爸爸。”他回过头见两岁的儿子学着他的样子，苏氏在身后望这对父子。

“将来铸儿也成禅师！”苏氏说。

“未见。”

“有其父必有其子。”

“未见。”耶律楚材看着铸儿将一个于屎送进嘴里，问铸儿，“香吗？”

“香……”铸儿奶声奶气地回答。苏氏终于发现铸儿吃的是屎，打了铸

儿一巴掌，“还香呢，大粪都吃到嘴里了……你也不管还看热闹……扔了它！”苏氏责备父子。

“这就是禅意，谁敢说儿时没吃过屎？”

苏氏为铸儿洗手漱口之后，铸儿又翘着脚尖去够案上的书籍。苏氏阻止铸儿，耶律楚材说：“我的儿子天生有一种本能，喜欢经书。看他喜欢什么？”

案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佛经，另一本是《道德经》。铸儿伸手拿起了《道德经》，小手翻着书页，哗哗直响。耶律楚材眼里划了个问号：“佛门怎么会出了个小道士！”后来，耶律铸长大了，果然与父亲异趣，楚材信佛，儿子信道。楚材万没想到这个孩子，有一天竟不让天下重新刊印他的关于宗教论辩的书。

“将来，我要为铸儿写一部书。”耶律楚材说。

“什么内容的？”苏氏问。

“论述佛道两教之争的事。”

“儿子会给你读吗？”

“读不读，是他以后的事了，我已经开始琢磨它了！”

“大汗现在信道，全真教得宠了、蒙古人很少信佛。”

“丘处机现在凭借大汗给他的授权，成了全真教的教主。大汗下令说，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便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现在，出家人多数是躲避苛役的，躲避战争的，削发则难于归俗，所以僧人少，人道的人多呀！”

“听说中原兴起了一个佛教流派——糠禅？”

“他们排斥佛教的一切教义礼仪，反对崇拜佛象，反对布施忏悔。市井工商之徒信糠禅的十居四五，我生怕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合，毁坏佛教。为患不浅，有伤教化，我要起来护法，对糠禅予以痛斥。”

“从前的义玄就主张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事即眠。在他看来纵情声色、杀人放火都不妨碍悟道。这是胡扯……德山宣监也胡说过，‘这里无祖无佛，骂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于屎橛，菩提涅槃是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坟鬼，自救不了。现在又出了崔浩，李德裕之流，不予以痛斥不解心头之恨！”昨日，听你喊梦话：万松来西域矣！”

“我人红尘，奉大汗之召扈从西征，已经一晃六七年了。我和万松相隔几千里地，他的法语偈颂，至今还在教诲着我。七年里，前后通过九次书信，可是终没见到他的面容！”

耶律楚材蓝晶晶的眼珠，在泪彼中闪动。

第七节 成吉思汗的遗言

红狗年（1226）的端午那天，耶律楚材应诏携妻带儿从高昌城出发，过伊州，涉大漠，由嘉峪关，到达西夏国的肃州，在这之前，回到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不顾七年西征的辛劳，以六十四岁高龄，发动了对西夏国的进攻。在进军途中，成吉思汗围猎野马，一群野马迎面撞来，成吉思汗乘坐的那匹赤兔马惊叫跳跃，把大汗掀下马背，当天夜里发烧，他发出命令：“将西夏百姓之父母直至其子孙尽珍无遗矣。”在肃州那里，成吉思汗见到了他的长髯人耶律楚材。从此，耶律楚材又回了大汗身边。冬十一月庚申，楚材跟随成吉思汗攻打灵州。

见到大汗之时，耶律楚材就被大汗的兔嘴马叼了一口，当他从马前走过，兔嘴马还在咳咳直叫。他对这匹马非常厌恶，他把这种感觉向大汗讲了。大汗说：“这是一匹难得的好马，野马群来，兔嘴马前蹄拔地而起，我被跌落在马下，说明我已经老了，不是马的罪过！”

“大汗以后应该少出征，戎马倥偬，有损健康。再说征杀一世，已经把儿孙们带起来，都成了骁勇的将军了。”

“我的术赤呀……当初我多亏听了你的话……术赤在钦察草原，证实了他是李儿帖赤的后裔。我怎么老涂糊了。”

“术赤是大汗忠厚的儿子，尽管他身心皆是伤，没有跟大汗闹独立，召开忽里台时，我记得他当时赠送了三千匹青色带灰白圆斑点的马。他的业绩，依然活在您的旗帜下。当您看大蠢在各地飘扬，您还有什么自责吗？如果学禅，就会超脱。”

“我发过誓，在我死之前，必须消灭西夏。现在我不是很好吗？”

大汗用拳拍打身子，“我怎么能回克鲁伦河畔放马去呢？”

“大汗，有句古俚，炭火太盛，会烧成焦石。”

“看来，你永远当一个书生了。应该说你也分享到了征敌的乐趣。只有先征服西夏才能打破夏金的联盟，不然我腹部总处于受敌的险境中。从俄罗斯前线归来的速不台攻克了沙州，甘州。”

“大汗，我们要攻下灵州了……回燕京还是回草原？”

“你想家了？有一天我打到汴京，让你和你母亲兄长见面。”大汗没有直接回答耶律楚材的提问。“西夏王率大军来灵州。听说有五十万……我要亲自率军出战。”兔嘴马放荡不羁，跳跃长嘶，大汗象贴在马身上一样。连敌人都不敢相信他是一位六十五岁的高龄老人。

黄河像一条黄龙冻结在山川和平原之间，蒙古骑兵和西夏军都在抢渡黄河，两军在黄河上展开鏖战。耶律楚材这个佛子，站在大汗身后，也向对方射箭，箭镞显得软弱无力。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的脚，射马的腿！不能让他们从冰上过来。”大汗伸手拈住一根黑箭，放在自己的大弓上又射出去。耶律楚材感到自己正处于死亡的冰河上，不是逃生，就是被杀。一种强大的求生欲，令自己摆脱了怯弱，连连向敌人射箭。大汗回眸看到自己的长髯人的好箭法——他一连射中几个敌人，楚材也看到了敌人落马的过程，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西夏军纷纷倒下。黄河用它冰冷的手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死尸。

他看到了蒙古军排山倒海般的胜利。大刀阔斧地杀人屠城。成吉思汗让他起草命令，让灵州为无人城。城里如云的美女，谁抢到是谁的。耶律楚材

感到手的战栗。看到无数的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纷纷凡在自己的笔下。灵州城被自己的黑笔从世界上勾掉。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手指流血了，手指上有两个乌黑的针眼儿。

耶律楚材走进灵州城。蒙古军们开始了抢夺金银珠宝和美女的比赛。军人们做出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金银珠宝和美女拥有多少，成了军人勇敢的标志。耶律楚材在灵州，从此知道了用笔杀人是怎么回事了。“一支写偈语诗文的笔，一支抄禅机、经书的笔，一支软软的小笔呀！使我成了刽子手、魔鬼。你还是佛子？畜生！”

灵州城没有回答他。血城无雪，异常渴望温暖起来。一天，大汗问耶律楚材：“你从灵州城有什么收获？”他回答：“没有所获。”“得到金银珠宝和美女了？”“这些，都属于将军和士兵们的……我得到的是很多古籍，两骆驼驮的都是药材大黄。”大汗笑了，说：“长髯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那些粪纸一样的书有什么用，大黄也不当饭吃。”

“大汗用刀剑取天下，想知道统治天下的道理，还得到古书里去找，”耶律楚材说，“军士得瘟疫，得需要大黄治愈！”

“好好的天气，你怎么想到瘟疫呢！”大汗不愿听到不吉利的东西。

“大汗瘟疫就要来了。”

“它从何处来？！”大汗愤怒了。

“从死尸上，从血泊里，从天空中，从刀戟上。”

“你这话，应该出自西夏国王之口才是。”

耶律楚材不再言语了。

攻下灵州城后，蒙古军又攻占了盐州川。又在温暖的腊月，包围了西夏帝都中兴府，这时，天气骤然变冷，雪深没膝。数万蒙古士兵得了瘟疫。

“难道苍天不让我取西夏，”大汗让耶律楚材占卜。

耶律楚材说：“全军将士眼下要紧的是，吃我用大黄配制的草药。”

蒙古兵死去很多。瘟疫像风吹草一样疾速。大汗命令将士服大黄，数万士兵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令耶律楚材惊奇的是，大汗身体依然健壮，大汗竟然不喝耶律楚材熬的药汤。

“没病，吃什么药！”大汗虽然这么说，但对他的长髯人由衷信赖，一个长髯人，抵得上几万军马，离不开他。要过年了，成吉思汗摆酒宴席招待将军们。酒过三巡，大汗问耶律楚材：“猪年怎么样？”

“常说牛马年好……”

“对，牛马年那两个年景好，马年我六十大寿，征服西域……那年丘处机冬天也到了西域……这个猪年，是最后一年，过完猪年，是黄鼠年……猪年怎么样呢？”

“黑猪年，是个灾年，”耶律楚材心想，但嘴上却说，“猪年，一切行事要谨慎才好，我发现今冬五星相聚！”成吉思汗若有所思，遂即下诏：“尝试不杀掠，现在可以向中外布告，让全军知道朕的主意！”他又对耶律楚材说：“西夏没什么意思了，我想到东面看看！”

成吉思汗从西夏帝城走过，到达金国、宋国和西夏国的三国交界处。猪年六月，成吉思汗登上了六盘山避暑，耶律楚材形影不离。

在这里，金国使者带着皇帝的书信和珠宝来向大汗求和，大汗对耶律楚材说：“我对金国皇帝厌恶透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信任。”耶律楚材说：“我的亲人在那边为我受罪呢！”“他们敢杀了你的亲人？不敢！”大汗说

得非常肯定。

过了数日，西夏国王派使者晋见大汗，首先受到了耶律楚材的接待。西夏国使者表示：西夏人不再作乱了，请求和谈，立下誓盟。耶律楚材向大汗进言说：“西夏国王希望大汗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准备礼物，将城里的百姓迁出来。”

大汗思索了一阵，长叹一声：“……我最近总是做恶梦。骨节都跟我说话，告诉我老了。我从窗口上，看到了我最后的一段路程……”

“大汗，你不该这么想，我给您配药了。”

“药能治病，药能救命吗？我当然希望活到百岁，亲眼见到一个强大的骑马一年也走不到头的帝国的出现。我的儿孙们能像我这样吗？”

“窝阔台和拖雷他们，在战争中已经显示出了超人的才干！”

“不，不，不！”

“他们从大汗身上看到了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要为他们消灭西夏国……可以后呢……我用什么去说他们……”

成吉思汗体内积首要耗尽了，他得了斑疹伤寒。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但他还是饶有兴趣地听他的长髯人弹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跟随我多年，从东方到西方，可至今没找到你祖上的琴谱！”大汗说。“我还会找下去的，虽然现在没找到，可我已经谱出一个新谱。”他给大汗弹了一个新谱，大汗听后非常兴奋，似乎病魔没有了。耶律楚材说：“这就是我跟随你十年，唯独能献给您的东西。”他眼里浸着泪水。大汗说：“察合台的儿子死时，我就命令过他，不许掉泪。硬汉不知什么叫眼泪。我很想听你讲的故事。”

“我忘记什么时候讲的了！”

成吉思汗把从耶律楚材那里听来的故事又讲给几个儿子听。

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条多头的蛇，还有一条多尾的蛇。到了寒冬季节，两条蛇不得不去寻找洞穴。对于多头蛇来说，无论哪一个洞穴，都显得太狭，多头相争不让，最后它们都没有爬进洞穴，全冻死了。而那条只有一个头的蛇，发现一个洞，就钻进去了，用头掩住了尾巴，安全过冬，没有被冻死。说到这里，成吉思汗望了望耶律楚材，最后目光落在几个儿子身上，“你们身上的箭矢都够锋利、漂亮的，你们用它不知杀死多少敌人，消灭了多少个国家。”他给儿子每人一支箭，命令他们把箭折断。儿子都折断了箭。他又取出一束箭，命令儿子们去折，结果谁也折不断。

“若你们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享受权力的富贵的果实，那么，如我一样安乐和幸福。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因为他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在你们当中尤为出众。我意欲让他出谋划策，统帅军队和百姓，保卫帝国的疆域，因此，我正式立他为自己的继承人，把帝国的权柄交给他，长髯人你作证。长髯人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大汗转向窝阔台，“你以后要把治国的大事委托给他。”成吉思汗在病床上留下遗命：“金国精兵在潼关。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易守难攻，不可能一举将其攻破。以后攻金国，最好假道于宋国，然后向河南的唐州、邓州进兵，直捣大梁。大梁距潼关千里之遥，金兵无法从潼关赴援，这样你们就稳操胜券了。”他又下达最后一道命令：“我死后，要保密，当西夏人从城里出来，那时把他们全部杀死！”

七天之后，咸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闭上了那双战神的眼睛。即日：猪年（1227）八月十八日。这是一个黑色的猪年。

西夏国王和帝城人被血洗杀戮后，蒙古军撤退了。成吉思汗的灵车在大军中间。大汗的儿子，除万夫长和耶律楚材等近侍以外，谁也不允许接近灵车。千人组成的近卫队，像云雾一样围绕在大汗的灵车周围，一切企图接近的人和动物都不能幸存。在沉默的灵车所经过的路上，一切生灵都成了大汗的牺牲品，被诛杀掉。

耶律楚材在守灵车经过的路上，他看到皆是死亡。金黄的灵车像个聚热的星体，将一切生机烧成青烟，灵车越过山河，穿过森林，涌入大漠——死亡之旅上，听到的只是哭声。

耶律楚材眼睛里没有泪水，心灵无时不刻在哭泣，为大汗更为自己，为沿途死去的所有生灵。他回想起中原的河山和故乡人。

“让我像灵车里的大汗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隐去吧！”山没有回答，河没有回音。

耶律楚材悲凉时就躲进了诗境里。他的情思随着沉默的灵车向那方走去。闲眠白昼三杯醉，静对青松一典琴，更看他年栖隐处，蓬山楼阁五云波。在死尸遍布的土地上，他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了，也不知道什么是悲伤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又袭击了他：

这个沉睡中的世界，如果没有灵车的旋动不显得更死寂更没有活力吗？谁是野蛮的人，谁又是文明的人？谁是有生命力的？谁是改变世界的？汉人、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回纥人、大食人、各种皮肤的人，是怎么互相仇视，又相互来往的？灵车周围的士兵，并不都是蒙古人呀，你不是契丹吗？跟随任何一个君主和国王，都不会像灵车里的大汗那样……野蛮杀人，没一点恻隐之心？又像他那样正直勇敢、充满人生的智慧。

灵车在原野中行进，死亡依然发生着，车在黑色的泥泞中艰难地行进着。死寂的血液又被悠扬的歌声唤醒：

噢！永恒的苍天奇迹般诞生的大王啊！噢，天命名您，我们的苍天的使者圣主大汗啊！您能叫您的全体国民遭受困难吗？您难道想一个人留在这里吗？您的臣下，您的繁荣的蒙古国民，属于您的首领们、贵族们、所有这一切都在那里，都在诞生地等候。您的妻子，您的猎犬、您的胡琴、您的黄金王座、您的金色的大帐都在那里。这里炎热，您叫杀死的敌人尸体都横躺在这里。您能忘掉您所熟悉的蒙古帝国吗？我们虽然已经不可能当保护您生命的盾了，但是我们是想把您那比坚硬的玉还宝贵的宝石般的遗体运回草原啊！

耶律楚材随蒙古军护送成吉思汗灵车抵达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耶律楚材亲眼目睹成吉思汗被装进棺木。棺木是用完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似人形大小，将遗体放入后，加髹漆，用黄金钉了三圈。耶律楚材成了葬礼仪人。作为占星家，大汗遗体何日下葬，由观察天象后决定，葬礼要按着蒙古人传统进行。拖雷问耶律楚材：“给骏马服用什么，才能保持活生生的样子？”“服汞水！”耶律楚材说。“我们已经为父汗挑选了上等的骏马百匹！”耶律楚材去看那些供给大汗阴间享用的骏马，那头大汗的马也正在马群中悠然地吃草。

葬礼开始，拖雷向父汗遗体敬酒。鼓号升天，全军高歌。歌声弥漫了整个草原。一位漂亮的蒙古女孩走到耶律楚材面前，没有表情他说：“我也要走了，我要到那边侍候大汗去了！”这个小姑娘曾被苏氏的琴声吸引，来到帐里向苏氏学琴。正因为她会弹琴，才被选中了，耶律楚材说：“你的琴弹

得不好，大汗听了你的琴声不会高兴的……”“不，我已经决定去了，到那边侍候大汗是我一生的荣耀！”小姑娘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小姑娘转身就消失在人群里。灵棺开始向葬地运送了。耶律楚材看到几十个美女“守护”在大汗的灵棺旁，他一眼就望见了抚琴的美丽漂亮的小姑娘，小姑娘像活着一样，只是失去了语言。耶律楚材惊愕失声，心想：“她也喝了汞水……我是刽子手！”可是谁也没有他痛苦、残忍的感觉。多少年，蒙古人就这么过来的。为了侍候大汗，很多美女为没得到机遇而痛哭呢。

成吉思汗人葬了。耶律楚材也不知道大汗到底埋在了哪个墓地、哪个墓穴里了。他更不知道大汗在哪片草、哪棵树下安息。因为真正的灵棺人葬、除了皇室成员一律不能靠近。大汗葬后，坟墓无丘，万马踏干，移上树木草坪。

“万物都灭亡了，只有他的本质永存。”耶律楚材说：“这正是大汗胜于历代帝王之处呀，盗墓的找不到他，祭礼的找不到他，大汗给世界给后人留下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大汗葬礼之后，若干年，耶律楚材时常想起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他又想到自己的归隐。然而，他却割不断千丝万缕的红尘。

成吉思汗在梅花鹿呦呦嘶鸣的地方休息了。与他西征归来的契丹长髯人，总是郁郁不乐，他回想自己随军十载的日子，就像一场春梦一样。大汗活着时，自己并未真正受到重用，自己的志向没有实现，大汗去世了，他还会实现什么抱负呢？“何日非官归旧隐，满园松菊小庵清。”在埋葬王昭君的青场处，主发不尽的感伤：赫赫汉室已经只剩下一个“土丘”了，至今她仍未有雪去从前的羞辱。当年昭君遗恨北国，她的美貌被寒冷的风雪埋住了，朝廷何时拜访过这为换来边塞和平的女功臣呢？秋雁在白色的天空中一声声嘹鸣，黑水之滨的猿猴哭曝着残日，十里的东风在通往“青塚”的道路上刮着，吼叫着，满目的凋零景象跟汉宫的春色又有什么两样呢？孤寂的青塚不正是汉人的羞耻？想到在篱下迎着西风的醉态，不敢去想，谁还羡慕万里之外的班超哇！

监国的拖雷，看到了耶律楚材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他此时的心境，挽留他继续为蒙古帝国大业做事。

“父汗生前说过，长髯人是可以依赖的人，大汗去世了，怎么能让你归隐呢？”

“我和夫人苏氏离家十年了……”

“你想回燕京？”

“先父文献公遗留很多经籍和有关辽国的书籍。十年了，我惟恐失落了，没有历史，怎么知道明天呢？！”

于是拖雷下诏，让耶律楚材赴燕京搜索经籍。

第八节 西游录

一别十年，耶律楚材回到了他的故乡燕京。在满目苍凉的土地上，搜集经籍，寻亲访友。过去的亲朋多数人土丘了，他自叹在外漂泊十年，京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没想比当年还颓废。有的旧友见到他很吃惊，发现他的头发，胡髯都变成白了。耶律楚材对一位知己说：“有的人笑我计谋笨拙，不像当初那样。虽然我有些后悔，但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初衷错了。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心中担忧的是什么？那怕风沙险恶，我都得走下去！”他内心是矛盾的，他羞愧于见万松老人，如果有一天能归隐的话，他还想回燕山参拜万松，将好梦安排在诗句里，把闲愁分付在茗香中。

这次燕京之行，他得知全真教主丘处机已经去世了。丘处机虽然归寂了，但是，耶律楚材对丘处机的积怨更深了。他发现燕京到处是道观，而佛门和夫子庙大多破烂不堪，有的已经被改成了道观。

他让自己的灵魂在经籍中旬行，竭力让灵魂靠近古琴，让琴弦响起佛寺钟声般的音乐，让琴为自己哭泣中的灵魂弹奏。

他很清醒，白日梦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在这里会听到祖宗的悄语和翻动国史家典的声音。他这次到燕京，就是趁热打铁，将收集的经籍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刀枪林立，战马呼啸的蒙古大斡耳朵里。他坚信有一天，蒙古汗王及子孙们会熟练地翻阅它，走进并且淹没在里面。

来到燕京，发现全真教蓬勃发展，而佛门和夫子庙香火不死不活。很多僧人、儒生涌入道观，躲避战火，寻找求生之路。他对以教压教，改变信仰、宗教的做法，心忧如焚。世界君主对全真教的恩赐不应成为佛门、夫子庙的灾难之源。他以特殊身份对这种改教风潮给予制止。甚至希望树上的鸚鵡之嘴也会背“之乎者也”和金刚经，懂得禅机。他认为这远远要比诵自己的诗篇美好百倍。于是，他用自己出色的辩才，挑起一场新的“宗教大论辩”，并且想击倒自己的对手。即使在未来的世界上也不想和丘处机握手言和，永远为守望自己的魂魄活着，保持一个佛子、儒生心灵的高贵和清洁。

一日，一位客人来访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他向客人谈起了扈从西征的事和对全真教的看法，这成了宗教史上一桩的著名公案。

客人说：“居士西游的事我早有所闻了。古代有用登泰山观沧海来勉励自己的志士，也有因渺小的险滩就忧患沮丧的懦夫。而今你西行数万里，登金山，瞰瀚海，跃昆仑，到遥远的西方，是不是有了远大志向？您随军西方，一路千辛万苦，有没有沮丧的时候？”

耶律楚材说：“大丈夫的志向一旦确立，就应该如同山峦一般不可迁移。人的情绪不该因为外界的事物变化忽而高昂忽而气馁。”

客人说：“我与你交往多年了，知我者莫如群，知群者莫如我。你早年学儒家学说，后来喜欢佛学，常说，以孔夫子的学说治理国家，用佛教学说修炼心灵，天下的事就好办了。当初你说的话犹在耳旁，就如同星日一样清晰。昔日你赞成丘处机北行，对儒教释道，轩侄不问，是说明你心情沮丧了？”

耶律楚材说：“蒙古帝国开创之际，各项纲领还没形成，而且又去西征，蒙古大汗还没来得及修文崇善。儒释道三圣人的学说都有益于修身救世的。我读过老子的学说，所以说我也赞成丘处机北行讲道，并不是说我忘记儒佛圣教了。”

客人问：“你知道丘处机为何北行吗？”

耶律楚材说：“近侍刘仲禄，向成吉思汗推行医术，说丘处机三百岁，有长生不老的秘方，请他北来讲道。丘处机应诏来到德兴时，自己身体不佳经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惟恐中途垮下来，愿意在德兴等待大汗返回时再谨说。大汗急切让他到北行讲道，让我起草诏书，用温暖的语言对他说，到达得越快越好。我奉命在寻思干城迎接丘处机的到来。”

客人说：“你与丘处机相处的怎样？”

耶律楚材说：“丘处机到达西域时，我是以主人身份礼待他的。相居没几天，丘处机听说我尊崇佛教，他对我说，佛教和道教素来相攻、嫉怨，不契合，没想到你对道教很宽厚，你真是通方之士呀！我对他说，三圣人教早就在中国传播流行了，各教没有尊卑之分，自汉唐以来，就已成定论。我友好地对待他，经常与他联名和诗，焚香煮茗，春游邃圃，寒斋夜话。以后时常与他书简往来，人不能无情！应该以礼待人。对人无礼是不适宜的行为。”

客人问：“丘处机是怎样向成吉思汗谈道的？”

耶律楚材说：“壬午（1221）年冬十月，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道。谈到修神养性，讲的都是些平平之语。他还举例说宋徽宗游神霄宫的事。”

客人说：“丘处机与你交游已久，你听到过不同的议论吗？”

耶律楚材说：“丘处机经常列举王害风（王害风，金代人，是全真教的佛教祖师，俗名王喆）出神入梦的奇闻怪事。又说禅家作恶梦，是因为没有好梦可作的缘故。聪明的人听后，都会彼气得绝倒。”

客人说：“我曾读过《磻溪集序》，有人说丘处机的日记数千言，真得像人说的那样好吗？”

耶律楚材说：“我还没听说呢！他曾给我《播芳文粹》一书。有一天，就一个问题，他跟我商榷，古人的文章愈深奥，别人理解愈困难，黄鲁直所著的《观音赞》里说，通身是眼，看不见自己；欲看见自己，得频繁地用驴耳听。这是何等的丑语脏话，我只有默然不去回答。我私下对人说：山语脱白衲，僧已知落处。从此我对丘处机虽然热情相待，但感情开始疏远了。”

客人说：“你与丘处机有投机相许的地方吗？”

耶律楚材说：“当初论谈、酬咏的时候，稍有过好感。交游深了，了解了他的底细，我不赞许他的地方多了，有十点：初次相见，询问什么是甲子，他说不知，哪有明哲之士不知甲子的呢？这是其一；对大汗讲徽宗梦游神霄之事，为其二；他说自己出神入梦，为其三；说圣贤丹阳子马钰遨游异域，自爱梦境，为其四；不知道鲁直的好意，为其五；西穷昧谷，梵僧或修善之士皆免赋役。丘处机在燕京唯独请免道人的差役，而不为僧人说话。大汗虽然允许免役，命令诏书发出之后，不得过度，可他动辄违诏，广度众徒，为其六；他又进表乞求符印，自己出示师号，私给观额，这是古往今来没有的事，擅自行事，为其七；他又以道徒办军务之急，奔驰驿站为名，用金字圆符为信，发给牌符。王伯平的驹从数十人，悬牌驰骋于各个州，想通管僧尼。丘处机又准备追摄海山玄老，妄加毁垢，为其八；又在天城毁夫子庙改为道观，以及毁垢佛像，夺种田圃，改寺院为庵观的现象非常多。以景州毁像夺寺的事致书于从东居上，而他润过饰非，天地所不容，为其九；他在顺利得势的时候，中毒痢疾，倒在粪厕中，竟然在粪厕里死去，他的徒弟粉饰他的死，说这是为了祈福，为其十。”

客人说：“君子成人之美，不该成人之恶，你为何先是赞许而后嫉妒他呢？君子对于友人当生前死后一样对待，为何赞许于生前，毁誉于他死后呢？”

这又怎样解释呢？”

耶律楚材说：“我与丘处机，作为个人之间是友好的，但是在观念上却不一致，甚至说是劲敌；我喜欢他的诗文，但不喜欢的理论和观念。当初他向成吉思汗讲道时，虽然我发现了他的毛病，但以为我们彼此是异教徒，若攻击他会弄出是非来，所以虽然我心里反感，但表面还以笑待他。丘处机当初说三圣教同，应有区别，说国家、军队上的事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但道德上要求人们戒欲。三圣人教弛而复张，是我的愿望，当时听他那么说，怎么能不赞成呢！可是，他尔后食言偏觉，毁像夺田，改寺为观，改宣圣庙为道庵，一味排斥儒释二教。虽然说君要掩恶扬善，但我对丘处机行为，不能视而不见，姑息迁就。这绝不是对他的嫉妒！我们用道德匡时救世，面对滋生的数起不轨之事，要坚持职守。我这次奉帝国之命来燕京，才得知丘处机已经死了，怎么说我在他死后低毁他呢？”

客人说：“我在路上听说，丘处机是珍惜声望的。至于蠲免道人的差役，并非是丘处机指使，而是他弟子所为。”

耶律楚材说：“我扈从西征，在河中时，豪门子弟四百多人聚集塔刺思城屯田种地，我奉蒙古帝国汗的委任，负责统管此事，对于所有修善出家的人，一概免出差役，对道士也一视同仁。没想到数年后，丘处机却干出如此不公道的事，能不被世人所指？”

客人说：“听路人说，剽夺寺院，毁撤佛像的事，都是他身边的人受蒙蔽所致，丘处机不知道实情。”

耶律楚材说：“若说丘处机不知道此事，我听说丘处机东归时，曾住宿在天城的文成观，当时，悬学的碑石还在，他为何不责斥改道观的道人呢！最近有人致书给我说，景州佛寺，村民让给道士居住了，已建立了道像，旧僧盼望有机会得到改正。从今以后再有这类事，请给予约束。我收到此书，准备将其刻在石上，永垂后世，让人们明辨是非，以此为鉴。”

客人说：“听路人说，当今的出家人多数是逃避赋役，为了活下去，怕削发了则以后难于归俗，所以出家当僧人的少，入道观的人多。由于战火不断，精舍寺场被拆毁破坏，若是道士不居住，便被权贵所占有了，或拆毁后被当薪柴烧掉，万一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

耶律楚材说：“聪明的人士是不会这样看的，这样认为的皆是愚人鄙士。号称出家的人，做出小人干的事，改寺毁像，以君子责备贤者。此曹开始在没有佛像的寺院居住，后来毁坏有佛像的寺院，夺山林的精舍，从远至近，从少至多，深存下去，肯定有图谋。假设有人在坟地上夜宿，有人爱这儿山岗的雄丽，林麓的秀茂，是说此我不住，以后会有人住，我将献出骸骨，扔掉所有的沟壑而掩埋我的父母，与这种人情相比，有什么两样？古人美，不是六月穿羊裘，而是不拾遗金的人。既然身为道士，怎么忍心作出巧取豪夺的事呢？他们那样行事，有磨灭佛教的意思。修护寺舍为了不废其名，不毁其像，真可谓举坠修废。果真是想弘扬本教，选地结缘，创建宫观，不是为了道门的光荣？大丈夫寓住别人的字舍，岂不感到羞耻吗！战争的事，哪个朝代都发生过。自汉到唐、以至到辽宋，朝人更替，干戈从没停止过，但未听过改寺为观的事。而今这些人所作所为，已经引起神明的震怒，促使丘处机尽寿！”

客人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感到凡是看来容易的事往往多磨难。今天这些人毁撤庙宇的面貌，改建精蓝，白衣之会，殆及天下，对我很有启发！”

耶律楚材说：“过奖了，过奖了！虽然我听了些事很气愤，往往事物速

成，则亡得也快，晚的也许会有好的结果。昔日佛教从西方传来，迄今已有千余年，历代奉行，高僧奇士，比比而出呀。成为国家贤师的人，举不胜数。近世圆通和尚为三朝国师，也未有改道观为佛寺的事。是因为佛祖之道，根深蒂固，是任何人都不改变呀！若是佛人以得志夺取道观，道士得权就毁圻佛庙，这种教门相争夺之风怎能平息呢？今天那些扰攘人的居安，毁佛像，游手好闲的人充市的现象，会使他们不攻自破。三圣人之教，不相凌夺，各自安于生民！总有豪迈的人，不惜身命而护持宗法，向朝廷申诉，使罪魁祸首无处所藏。三尺佛法皆是殷周的淳政，汉魏的徽猷，隋唐的旧书，辽宋的遗典，并非是一代人的法典，实属万代之法，对毁像的要施严刑，明令禁止邪说的泛滥，还用着我在这喋喋不息吗？”

客人听了耶律楚材一习话，勃然大怒，说：“应将祸害消灭在未萌之中！”

第四章

战袍之虱

第一节中书令

在燕京城，耶律楚材访旧探友。有一天，他走进佛寺，在香火青烟旁见到了阔别十年的师傅。万松像是在佛祖埋根千丈生发出的藤蔓上仰望佛光。穿过寻香逐气的人，伴随行玄体妙的脚跟向那里走去。他鼻孔撩天，从这藤里穿过。站在这根藤蔓下，凝视自己的老师。

藤蔓摇曳，发出轻轻的叹谓：“怎么梢上的藤最先知道了秋天？”耶律楚材说：“虽然须髯如雪，但仍没攀仰到机锋。”

师徒二人在燕京城疮痍的景色中行走。师傅所有的话语都在不言之中。耶律楚材遇见一架牛车停在一富家门前，一伙满脸杀气的人在往车上装财物。牛车走了，富家主人流着泪水向牛车揖别。

“这是怎么回事！”耶律楚材问。

“感谢盗贼呢！”万松说。

“他们是什么人？”耶律楚材问那富家主人。

“他们是大汗派来的人……”富家主人回答。

“大汗并没有让他们这样干。”

“石抹咸得卜不是大汗派来的吗？那些人是石抹咸得卜的家属和世家子弟！”

“为什么向盗贼作揖呢！”

“感谢他们留下了我们的人头。”

耶律楚材一脸窘态，与万松师傅默默前去。

“那是什么？”万松老人指着牛车留下的车辙问耶律楚材。

“是盗辙。”

“不，是红尘滚滚！”

耶律楚材点了点头。

“……怕有一天佛门也让它淹没了。”

耶律楚材将经籍运回克鲁伦河畔，同时也把燕京见闻禀报了监国拖雷。拖雷派遣耶律楚材和一位叫塔察儿的人，返回到燕京，穷治这帮“剧贼”。

石抹咸得卜这位燕京最高行省长官想宴请耶律楚材。楚材想起了石抹咸得卜之父契丹将领石抹明安血洗燕京时的情景，他脸上的胡髯被手拧得直响。石抹咸得卜说：“我们都是契丹人，都是为蒙古帝国效力，需要互相关照，当年是家父将你推荐给大汗的。”耶律楚材合手揖说：“我真得应该用实际行动感谢你的家父了！”他将绳头拧成一个环说。

燕京盗贼全部逮捕下狱。子弟亲属入狱，燕京贵族们向塔察儿行贿，塔察儿想对“契丹人”高抬贵手。耶律楚材说：“大汗听说他们对富庶之家恣意残杀，诏他们去训话！你问大汗同意你那样办吗？”塔察儿当夜把吃下的燕京贵族的山珍海味，呕吐出来，说：“我同意让他们进地狱了！”

十六个首恶的头颅，悬挂在燕京的路旁，引来很多黑鸦，当鸦声还没离去的时候，燕京“巨盗屏迹”了。

耶律楚材在佛寺焚香参禅，到了红牛年（1229）春天。他从十六个骷髅

树下走过，回蒙古斡耳朵。

残花溅泪千程别，
啼鸟伤心百感生，
今古兴亡都莫问，
穹庐高卧醉腾腾。

回到蒙古草原，他忍受完煎熬的夏天，望到忧悒的秋天。蒙古大斡耳朵的忽里勒台，在痛饮美酒中度过了四十天，新汗的继位问题仍被“守灶”监国的拖雷用长矛挑在半空中。耶律楚材探微到了拖雷的心计，拖雷想把立汗问题无限地拖下去。他多次梦到拖雷和窝阔台夺汗位厮杀的血水把他浮起了。

“大汗的王位已经空虚两年了，国中没有君主，一旦发生大事，国家的根基就会坍塌，最好尽快选立大汗。”耶律楚材对监国拖雷说。

“须要选择良辰吉日才行！”拖雷说。

“今日正是黄道吉日，适宜确立新的君主，天神将扶助新汗登上君主的宝座，以正义和慈恩美饰环宇！”耶律楚材说。

拖雷用宝剑削着萋萋青草，他想要说什么，突然问：“你说谁嗣位符合天意？”

“窝阔台！”耶律楚材的每根须髯似乎都在说话，“这是成吉思汗的遗嘱，大汗的命令谁也不能违背，大汗不是讲过蛇的故事吗？他还说过，将来直到五百年、千年、万年以后，只要嗣承汗位的后裔们依然遵守并永不改在全民族中普遍治用的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如果后裔不遵法令，国家就将动摇和停顿，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

拖雷手特长剑迟钝了一样，没再割下青草。他气虚地对耶律楚材说：“长髯人，成吉思汗的旨意无人敢违反，窝阔台应该继承汗位。”

敦厚而又机智的窝阔台再三拒绝。他希望兄弟和叔伯对他劝告。

“这是天神和成吉思汗的旨意，将生杀予夺的权柄交给了您，您怎么能拒绝江山社稷的重任呢？谦让也是违背成吉思汗遗旨的作法！”楚材对窝阔台说。

窝阔台问：“长髯人，我已经听到了神的召唤！”

“大汗登基，必须册立仪礼，不管是皇族，还是尊长，都要对新汗顶礼膜拜，朝仪冕裳，应该有上下之分，有进退低昂的区别，”耶律楚材推行中原的礼仪。

“这个……难道我的叔父和察合台，也要向我施礼？”窝阔台生怕察合台到时不下拜，使他在典礼上露丑。察合台也对这个礼仪感到不自在。

耶律楚材又对察合台说：“亲王虽然是兄长，但论地位却是臣下，按礼制应该向新汗跪拜。您拜了，谁也就不敢不拜了。”

察合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窝阔台即位那天，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右手，拖雷拖着窝阔台的左手，叔父拖着窝阔台的腰，把他扶上大汗的王位。御帐内及御帐四周的人们向大汗行九次跪拜礼。

从此，蒙古人学会了下跪磕头。

耶律楚材发现蒙古人跪拜越来越熟练。新汗窝阔台说：“长髯人，你制订的这些礼仪非常好！我要把那些参加典礼迟到的人都处死。”耶律楚材说：“大汗您在即位的日子处死人，是不吉祥的。路途之遥，他们来迟了，应

该宽恕他们才对呀！”窝阔台用微笑回答了他的请求。

耶律楚材从新汗的微笑中，看见一个伟大的机遇飞到自己的肩上：“自愧才术草芥微，偶然千载遇明时。”

耶律楚材的须髯比任何时候都漂亮。他拂着美髯向新汗窝阔台陈述自己的见解。

“长髯人，你知道汉人的习性，朕命令你去主持黄河以北汉人的事务。”窝阔台向耶律楚材下诏。

黄河以北平定不久，百姓常常不知怎么回事就触犯了蒙古大汗的禁令，因疏忽犯罪，而蒙古法令是没有赦罪的，耶律楚材向大汗奏请，对误触禁网的人给予宽宥，很多人说他的想法太迂腐，耶律楚材还是执意向大汗进言，使窝阔台终于下诏：庚寅（1230年）正月朔日以前的事，不予治罪。耶律楚材又向大汗陈述十八条主张，大概的建议是：州郡应当设长吏治理百姓，设立万户长总管军队，使长吏和万户长势均力敌，以遏止地方官吏的骄横气势。中原地方是财富的来源之地，应当让这里的百姓休养生息，州县官吏必须奉行大汗的命令才可以征收税赋。凡是擅自行事的，要问他们的罪，对借贷贸易官物的人也要治罪。蒙古人、回鹘人、河西人种地，也要纳税，不纳税的处死。监主自盗官物的也要处死，对犯有死罪的人，申奏得到允许后方可执行刑律。贡献礼物，为害非轻，务必予以禁止。对于以上这些建议，窝阔台都采纳了，唯独对禁止“献贡”这件事不允准。窝阔台说：“要是自愿奉献，就由他去，不应干涉。”耶律楚材争辩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开祸害之端，败坏风尚。”窝阔台说：“你所奏的事我没有不听从的，你就不能听从我一件事吗？”

受到窝阔台器重的耶律楚材，心绪高涨起来。虎年（1230年）秋天，耶律楚材跟随窝阔台出征攻伐，攻取天成等城堡后，渡过黄河，进攻凤翔。一路上，耶律楚材忘记了忧愁和悲伤，感到自己的抱负快实现了。

原来各地有很多官吏利用当初成吉思汗西征无暇顾及中原的机会，私自聚敛财物，成了“资至钜万”的富豪，可是国库空虚，遍地疮痍。看到这情景，近臣别迭等人对窝阔台说：“汉人对我们蒙古帝国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把这些汉人清除掉，将中原地区变成牧场。”耶律楚材据理驳斥，说：“大汗南征，要有充足的军需。倘若把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和山泽利用起来，每年可以得到白银五十万两，金帛八万匹，粮谷四十余万石。这些财物可以供给军队需用，怎么说没有用处呢？”窝阔台听了很感兴趣，说“长髯人，你就落实去罢！”耶律楚材于是奏请大窝阔台在中原设立了十路征税的税使。都委派儒士任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和济南等十路的税使，其中陈时可、赵访、刘中等人，都是耶律楚材的故友，彼此有来往，他们对百姓宽厚，是耶律楚材从各地选来的。

兔年春天，蒙古帝国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颁布了劝农诏书。当时窝阔台开始大规模讨伐金国，秋天他来到云中。耶律楚材让十路课税使把赋税簿册和征收到的金帛，放在廷中展示。窝阔台疑惑不解地问耶律楚材说：“你一直在我的身边，没有离开过我，然而竟能使帝国得到如此充足的财物。金国的官员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吗？”耶律楚材说：“金国的贤人都比我强。我并没有多少才能，只是留在燕京被大汗派用上了。”耶律楚材谦虚得体的话，窝阔台听了很高兴，大汗向他赐予美酒。

当天，窝阔台拜耶律楚材为蒙古帝国的中书令，同时委命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并下令汉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分巨细，都要首先报告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再次向窝阔台上奏：“凡是各州郡的民事，都派长吏去专门管理，凡是所得的课税，任何权贵都不得侵吞，负责军队、百姓和财物的长吏之间，不准互相兼任、代理。”这样限制了权贵们的权力，触怒了权贵们。耶律楚材在燕京惩治杀死的盗贼们的后台契丹权贵石抹咸得卜，对耶律楚材怀恨在心，成吉思汗之弟铁木哥斡赤斤，也出来干预。皇叔派人向窝阔台奏陈：“耶律楚材用的全是金国的旧臣，而且他的两个哥哥还在金国帝都汴京做官，恐怕他别有用心，这样的人不该重用。”他们想把耶律楚材置于死地。耶律楚材听后爽朗一笑：“自从设立朝廷以来，每件事都是我负责的，同汗廷中的其他人没关系。要治罪，由我一人担当。”窝阔台笑了，说：“长髯人，你告诉我，让我治你什么罪？”

蒙古苍狼从兔年起，又大口小口地向全国土地咬来了。成吉思汗临死之前攻金的遗训被他的子孙们付诸实现。兔年五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在攻下陝西凤翔之后，到官山九十九泉度夏，召集诸王将领会议，确定攻金的战略，决定分兵攻金。拖雷率领西路军由凤翔进入宝鸡、潼关、由宋国国境沿汉水而下，窝阔台率领中路军由凤翔转攻河东、河中府和洛阳，然后会师进攻金国帝都汴京。

“长髯人，你又回到你的家乡了。”窝阔台在通往黄河的路上，对耶律楚材说。

“大汗，故乡的人会怎么看我呢？”耶律楚材很忧伤，“我的老母亲、兄长、妻儿，至今还在怨恨我吧？”

“我们是奉天神的旨意，来教训金国皇帝的……据说因为你，金国皇帝对你的亲人进行疏离和迫害。”窝阔台望着耶律楚材。

“我已经成了金国人的败类、敌人了……”

“我有能力保住你在汴京亲人的性命。”

“谁知他们都在何地，十多年没音信了。”

“不久将来，你就跟亲人团聚了。”

“我就害怕那一天……”

金国人过虎年的时候，窝阔台准备在洛阳东面四十里的白坡渡黄河。渡河之前，窝阔台看到很多逃难的百姓，他问耶律楚材：“我来了，他们四处逃离，不是有意跟我作对吗？”

“大汗，他们在逃难，是害怕蒙古大军长矛的缘故。”

窝阔台说：“黄河以前多是汉人，你起草诏书，逃难的人，凡是来投降的免死。”

一位将军向大汗进言：“这等人紧急了时投降，形势缓和了又逃走，去帮敌人的忙，不能宽宥他们。”

窝阔台问：“怎样处置他们呢？”“杀！”将军毫不犹豫地说。

“大汗，对于逃难和缴械的人，一律杀戮，这不等于让他们拼死抵抗到底吗？仁义之师，才能取得民心。”耶律楚材说。

大汗肯定地说：“对来投降的，免死。”他又问，“用什么证明他们是来投降的呢？我的长髯人！”

是呀，怎样证明那些逃难的人是降民，使之免于蒙古兵的屠刀呢？耶律

楚材感到自己的愚笨。在黄河岸边，他见到很多逃民，向他们打听汴京的情况，难民对汴京说不出于午卯酉。耶律楚材对一位年逾古稀的难民说：“你不要乱跑，蒙古兵的长矛没长眼睛，我原来也是金国人，我是契丹人耶律楚材。”“噢，你就是……败类，你……金国人谁不知道你……你领来蒙古人，来屠杀金国人……”老人满脸皆是愤怒，“我不逃了……你把我杀死吧……”

耶律楚材有一种乱箭穿心的感觉，不敢面对那位手无寸铁的老人。他没走多远，听到老人大骂他“金国的败类。”老人骂着骂着没声了。耶律楚材回头一看，一个脑袋在地上滚动，向他滚来，一个蒙古兵正用战袍擦刀上的血迹。

耶律楚材把恐惧羞辱和愧疚带回自己的帐幕。他并不计较别人怎么说他、骂他，他更在乎的是如何找到营救那些无数难民性命的行动方式。他甚至失去了理智，深深为自己的不知所措所激怒。他眼里皆是到处乱滚的头颅、故国百姓的头颅。他无力阻止蒙古军的军事进攻，无力左右所有的蒙古兵的屠刀在百姓头上拭刃，更无力说服金国人为防止灾难纷纷举起自己的手。

“耶律楚材，你是世上最没用的人！”他骂自己，“你都保护不了白发苍苍的母亲，保护不了……”

苏氏和儿子铸儿被他的样子惊呆了。苏氏问：“你怎么了，喝醉酒了？”

“我何止喝酒，我天天是在喝同乡的血！”

“你这是乱来……”苏氏急忙关上帐门。

“我知道你十多年来，一直在思念母亲他们，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他们甚至在怨恨我们。”

“如果不是这样，为何听不见他们的音信？”

“昨天，你不是说……铨儿被当成人质，投进监狱，孩儿为父当替罪羔羊……没见过面的梁氏，姐姐，她还在人世吗？……还有辨才和善才两位兄长……你把他们保取出来吧，只要大汗有旨，金皇帝不敢不考虑……”苏氏眼睛盈满泪水。

耶律楚材也是泪眼汪汪。情到深处，又将颤微微的手指伸向琴。“我要向金皇帝要出母亲，兄长和妻儿……”他的泪水在琴弦上飞溅。

琴声如玉碎。琴声如暴雨。

“我要向金皇帝要出苗彦实……栖霞老人，我要奏请大汗把亲人们要出来、把当世第一琴手要出来……以后，我向他学琴来打发残生……”

“这些，你都可去做……可眼下……”

“眼下，我怎么就想不出解救逃民性命的办法呢！？”耶律楚材用求助的目光望着苏氏。

苏氏呆呆地坐在床上，望见自己的铸儿在折叠她的红绸手绢。苏氏眼睛一亮，抄起一把剪刀，沿着对角线，将红手绢绞成两个红三角。她又用针线将红绸缝在一个木棒上。铸儿举起木棒挥动着，三角旗哗刺刺直响。

耶律楚材放下琴，从孩子铸儿手中夺过一面小旗，举到眼前端祥着。

“夫人，我们作旗……像过去那个绣旗女那样制作旗子……把咱家所有的绸布都拿出来！”

苏氏把自己的绸布全剪成旗面，她把忽兰留给她作纪念的雪袍也拿出来了。耶律楚材将数百个旗上按上了官印。他去请奏窝阔台大汗向降民发旗。旗为降民的证明，使他们回家归田，不管走到那里，只要旗在，就不会被杀戮。

耶律楚材向难民发的小旗，成了救命的旗帜。

第二节 归去来兮

窝阔台率军从白坡渡过黄河，进入登封境内，蒙古铁骑逼近金国汴京。金国将军哈达与蒲阿闻讯后，仓忙率领十五万金兵，由邓州出发回援汴京。虎年（1232）正月，金兵与蒙古兵相遇钧州的三峰山。窝阔台和拖雷在钧州会合，与金兵展开“三峰山之战”。天降大雨，又变成大雪，白雾蔽空，人不相见，雪下三天，人马践泥淖，没膝盖。在蒙古军两面夹击下，金军溃败。天忽然开晴，阳光耀眼。

三峰山之战正酣之时，耶律楚材约挚友郑景贤到济源深山里遨游去了。去济源是得到窝阔台默许的。耶律楚材和郑景贤都懂医术，声称到济源山里采药。其实他们学陶渊明的样子，“悠然见南山”去了。

山外的人在大动干戈，而在深山修竹枫林之中的隐士，却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耶律楚材心灵只是暂时逃遁。耶律楚材在修竹林里，吟着《归去来辞》，登上裴公亭。

“归去来兮，我们何时归去？”郑景贤问。

“你活得比我还超脱些，大汗赐银五万被你辞了，赐钞二千，被你辞了，封你候王，中书令，又被你辞了……我有归山野之心，可就是动不了身呐！”

“你是国家的栋梁，我岂敢跟你相比。”

“听别人到处传说我的虚名，我心里深深的羞耻呀！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人生最大不幸。十年来，我甘心作个俘臣，通过让蒙古帝国施仁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我没有依据，我写的说的，仅仅是汉文。论治国兴邦的大有人在吗？英雄都已经死了，世界之大，谁人知道我是谁呢？我学不成弓矢的本领。到了中年，我有幸的是没扔掉琴，琴声伴我走过烟云。”

“世人都羡慕桃花源，其实，人在桃花源里也呻吟呐！”

“咳，看来我们永远走不进陶渊明的桃花源了……修竹林里谈干戈，真是不可救药了。这次随窝阔台汗南征，纯系偶然，人若贪恋虚荣，是不会有真正的主见的！”

“中书令，窝阔台汗比成吉思汗还信任你，重用你，你还有什么不快的呢？”

“你不知我心，谁还知我心呢？”

我掷直钩鱼不上，
须信游鳞畏龙象。
冥鸿一举腾天空，
谁羡文章光万丈。

耶律楚材在修竹林遇见一位隐士，便用谈起来，耶律楚材称自己是湛然居士，万松老人是自己的恩师，隐士笑了。他问隐士笑什么，隐士说，居士怎么还整日随军打仗呢，满身的血腥味，大概你是一位军中居士吧。说得耶律楚材满脸窘色。耶律楚材反问，什么时候随我的最初心愿，闲居在碧林之中，与梅花一起作山野的主人呢？

耶律楚材和郑景贤遨游济源深山的时候，蒙古军在钧州三峰山打败金军，使金国的精锐之师几乎消耗殆尽，金国帝都汴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耶律楚材在修竹林里吟诗，吟出了一颗牙，牙根疼痛，顿时失去了诗的全部感觉。

这颗火牙，已经使他忍受了无数个夜晚的煎熬，一有着急上火的事，火牙就疼起来，钻心一样疼，他曾企图将它拔掉，又怕殃及所有的牙齿。他惟恐到死那一天，这个世界也不会安宁，他知道会有源源不断的痛苦袭来，难道拔掉了牙齿，就根除了人类的苦难？于是他索性让人牙长在牙床上。牙疼难忍的时候，他一是抚琴，再是吟诗。但他绝然不会想到吟出一颗病牙来。

那颗牙在他的掌心里翻动，打滚。此时他的口腔一片麻木，一种新的灵感产生了，“我们该回去了！”耶律楚材终于在风景可餐的济源修竹林里清静不下去了。

“我还没见到陶渊明呢。”郑景贤说。

“你已经采到了很多绝句。”耶律楚材目光依然望着竹林里透出的缕缕残阳。

“竹子是最幸福的了……”郑景贤若有所思。

“它比我们诚实、真实，又比我们虚心。”

“它还比我们好在哪呢？”

“它能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吐绿拔节。”

“我不羡慕修竹……”

“你羡慕谁？”

“碧湖风定水痕平，雪竹幽禽自好声。我羡清源高隐士，干戈人世不知兵！”

“那你为什么想出山呢？”

“天下不休兵，即使在竹林里也清静不下来。方才我在河边看到几枚锈蚀的铁镞。”

“我也看到了，还看到一个头盖骨，铁镞还扎在上面。你那句诗句很美：四海干戈尚未平，不如归隐听歌声。情知文武都无用，罢请诗书不学兵。我想问你，是你的诗韵殷勤，还是步履不甘寂寞？”

“……只怪人太浮躁了，人都是这样，知道人生如梦，却都想在人梦之前抢到命运之舟。醒来，舟上都是血。”

“金国皇帝的血快要流尽了，他还能清醒什么？”

“不堪回首在血泊中漂浮的金国呀！……亡国只在旦夕。国家都要亡了，换个聪明的皇帝也难以改变亡国的厄运。”

他们从济源回到军营，窝阔台正在欣赏金国将军的鲜颅。汴京四周的城市都已经沦陷，窝阔台驻军郑州，慰劳官兵，命令大将速不台进攻金国的帝都汴京。

窝阔台患病，多亏服用了耶律楚材从济源山里采集的草药，身体状况渐渐好转。大汗让耶律楚材终日守护在自己的身边，他问耶律楚材有没有取胜的征兆，耶律楚材说：“我观察了天象，天象很乱，有很多星光破灭，还是北还养息为好。”

“我想到金国皇帝的御花园里放马呐！”窝阔台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撤军又不甘心。

“大汗，金国又派使者来修好议和。听说金国皇帝慌乱不堪，命平章政事自撒撤到了清宫，枢密副使赤盏台喜到大佛寺里居住了……”

“中书令，你对时局有什么高明的见解？”

“派使臣到汴京谕降。”

窝阔台突然将狐疑的目光射向耶律楚材，“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耶律楚材向窝阔台递上奏折，向金国皇帝索取翰林学士赵秉义，衍圣公孔元措、天下第一琴手苗彥实、长兄辨才仲兄善才等二十七家，以及归顺人的家属、妻子、绣女、弓匠、鹰人等数十人。

“ 谕降和攻城同时进行！ ” 窝阔台定下了决心。

谕降的使者出发了，速不台的部队攻向汴京，窝阔台与拖雷率师取道真定、燕京，出古北口回蒙古草原。

蒙古大军踽踽北行。他们南征历时已久，他们要把胜利的荣耀带回草原。亲如手足的窝阔台和拖雷，时常在军旅途中饮酒畅怀，窝阔台对战争和美酒的爱恋并不逊色于成吉思汗。在酒的陶醉之中，窝阔台常常举杯向耶律楚材称赞拖雷智谋无比，骁勇过人，说大汗的王位应该由拖雷来坐。耶律楚材窥视到汗王嘴角的颤动。他越是赞美拖雷，他的心情越是焦躁。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窝阔台就以敦厚、城府之深闻誉蒙古草原，父汗死了，他成了草原的头狼，他的声音应该比任何人都嘹亮，但他深感拖雷在马背上的嘶杀声盖过了他。在军事上，拖雷创造了很多奇迹，使他高兴不已的同时，甚至有几丝惶然和惊诧，当窝阔台大汗出征金国，前往汴京时，他派遣拖雷走另一条路。他经由吐蕃而出，通过被称为“ 红袄人 ” 的地区。因为路途遥远，拖雷忍受了途中的艰难；他们没有粮食，便吃起死人，倒毙的动物和干草来了。他在山岭和草原上战斗着前进，终于与金国的军队对面相遇。拖雷指挥有方，击溃了比他们强大一倍的军队，渡过了无处可渡的险河，与兄长窝阔台相会合。窝阔台对他的到来甚为喜悦，高兴得对兄弟赞不绝口。他们为这件事大肆饮酒作乐。

每次饮酒之后，窝阔台都要独自跟耶律楚材说些酒话，耶律楚材以“ 长髯人 ” 的身份，劝止他的酒话和胡思乱想。守口如瓶的谋士，在所有的诗文中尽量回避蒙古汗宫的事端和秘密。也正因为这样，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二汗都由衷地信赖他。这天，窝阔台与拖雷在帐中饮酒畅怀，他们听到了尖厉的马嘶声。耶律楚材走出帐外，发现两匹马踢咬在一起。红马从白马背上咬下一块皮肉，马的眼眶血红一片。

白马是窝阔台的爱驹，红马是拖雷的战骑，耶律楚材望着马暗暗私语。

过了一会，窝阔台和拖雷也走出军帐。窝阔台一点也没为白马悲伤，连连称赞那匹红马是天下最好的战骑，它和主人一样，是一位战争英雄。拖雷打自己的红马，红马不理解主人的心思，委屈地拔蹄仰天长啸。窝阔台训斥拖雷不该打马，红马无罪。拖雷说红马伤了白马就是有罪。

“ 汗王，它俩都是草原上真正的烈马…… ” 耶律楚材说。

“ 长髯人，你的诗文好，何时为烈马吟上一首？ ” 窝阔台笑着，脸红如血。

第三节 避兵发

这天，窝阔台突然病了。窝阔台吃了耶律楚材配制的草药，也没有见轻。军中一片恐慌。窝阔台莫名其妙地拒绝服用耶律楚材的草药。

军中精通法术的一些萨满和方士，在大帐前不远的山坡上架起炼丹炉。炼丹的薪柴熊熊燃烧，丹炉里的各色石头沸腾着。

想求长生不老的窝阔台效法修道的方士，吞吐呼吸，熊经鹤伸，不停地张着嘴，在吐故纳新，呼唤一种丹气的生发。

“人和沌沌然然的宇宙，皆是气，石是气，水是气，血是气。我们在为至高无上的大汗炼丹气！”方士们用一种怪声怪气的口吻对耶律楚材说，“气如来，人须臾不可离呀！”

“炼丹术有一两千岁年了，又被丘处机传到蒙古军中了。丹气漂浮……肉总在气中浸着要变皱，脸庞止阳光照射太久，就会起紫斑。”耶律楚材问方士，“你们想让汗王成为那样的神人？”

“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病，而年谷熟。”一位方士读起《庄子》。

拖雷骑着自已的红马来到炼丹的山岗上。看见耶律楚材与方士、萨满们在争论。

“你不相信炼丹术吗？”拖雷问。

“只怕丹术误治汗王的病。”耶律楚材说。

“据说，神人都是得了法术，才长寿的。”拖雷说。

“清心寡欲是修身法术，丹药果真治病益寿吗？”耶律楚材固执己见。

一位方士说：“服饵丹药，是益寿之法，人身上是一个菌虫的世界，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有菌虫在爬行。五金儿石经烈火冶炼成丹，它可以杀害菌虫。人的身体经常受外界的影响，受寒、温、暑、湿与传染病的侵袭，人吃了丹药，人的五脏六腑就会变成黄金、白银一样，‘三尸虫’蚀不透它；人可长命百岁、千岁、万岁！”

耶律楚材笑了，问：“黄帝得道后，活到了多少岁？”

“一百一十一岁，在位一百年！”一位方士说。

“再说下去，他乘龙上天了，许多臣子攀住龙须，跟着飞升，攀不牢的，又坠入红尘了，是吗？”

“远不说皇帝，长春真人丘处机就话了三百余岁。”方士据理力争。

“丘处机。比他的祖父还年长了，不知是他祖父生在丘处机之后，还是丘处机生在他祖父之前！”耶律楚材拂着炼丹炉里冒出的雾气，挖苦方士们。

拖雷一直在听佛人与方士、萨满的辩论。在回大帐的路上，拖雷说：“长髯人，你并非一切都比别人强！”拖雷向耶律楚材讲起他用方士的炼丹术克敌的事。

在一次与金兵的战斗中，拖雷下令施行法术，有关各种性质的石头，炼丹术。当它们取来，放入水中洗濯时，在仲夏，天气马上起风，变冷、下雪，满天阴霾。一个精通这种法术的方士，按照拖雷的命令作起法来。拖雷下令全体将士穿上雨衣，三昼夜不离马背，法术使雨下在蒙古兵处以后，第二天又下起雪来，并且刮起了寒冷的暴风雪。金国军队见夏天比冬天还要冷，便胆怯惊惶起来。拖雷命令各千人队的士兵分别到一个村中，把马牵进屋内并

且将它们盖起来，由于暴风雪极其凛冽，他们不可能行军。金兵则不得不停留在原野暴风雪中。在三天中完全不能行军。到了第四天，虽然还在下雪，拖雷见他的军队已吃饱，安然无恙，寒冷对他们和牲畜没有造成丝毫损伤，而金兵却由于过度寒冷，象羊群般地挤成一堆，衣服破烂，长矛上结了冰，拖雷便下令擂起战鼓来。蒙古兵都穿着用毡擗制的衣服，骑上了马，像扑向羚羊群的狮子一样，扑向金兵。

“眼见为实！”拖雷说。

“眼见未必就是实呀！”耶律楚材开诚布公地说。

“我们不要争论了，窝阔台汗仍未见好转，有什么办法会解除他身上的病魔呢？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拖雷说。

耶律楚材从拖雷脸上看到的是忧伤，心想：“拖雷是一位忠诚大汗的人。”愈是这样想，他愈是焦虑不安起来：窝阔台汗自从患病以来，对方士、萨满的信任胜于耶律楚材。

萨满们集合起来施行了巫术，他们对窝阔台的病念了咒语，用念过咒的水洗他的病。

耶律楚材煎熬的草药，一碗碗凉却，又一碗碗被倒掉。眼看着萨满们为汗王洗病。

巫师披发执剑，嘴里嘟囔着天外之语，说：

“汗王从小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天神把他推上大汗的宝座。可是，汗王的宝座是用无数骷髅垒建的，那些被大汗杀死的人，有的命中该杀，有的死得无比冤枉。他们四处流浪，乘汗王身体发虚，扑住了汗王的魂魄！”

“难道我真得要见父汗去了？”窝阔台一副绝望的神态。

“天神已经传话，汗王不去，也得派一个亲王去代罪。”巫师又舞剑嘟囔起来。

“大汗请您将这副药服下吧！”耶律楚材端着药碗，对窝阔台说。

窝阔台闭上了眼睛，他不服药。

拖雷走进大帐，望着病榻上的兄长，心情异常沉重。他端起了那碗洗涤窝阔台汗病体的水，诚挚地祷告道：

“长生天神啊！你无所不管，并且知道如果有罪的话，那也是我作得最多，因为在征服各地区的时候，我杀害了那么多人，俘掳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痛心。我号召将士对攻取的城市屠城，曾在一个城里，垒起三大堆人头。你不要把善良和英勇的窝阔台汗夺去，请饶了他，不要召去他，把我召去吧！”

耶律楚材将药水端上，脸色惊惶的说：“大汗，你喝下这碗药水吧，它会治好大汗病的……”当他目光撞在窝阔台微颤的眼帘时，却把药水掸洒了。

拖雷喝掉了那碗洗病的水。

窝阔台痊愈了。

拖雷病逝了。

窝阔台悲伤地对耶律楚材说：“今天，我失去了一只坚强的臂膀，请你为拖雷的亡灵弹奏吧！”他急忙将目光从耶律楚材的脸上移开。

拖雷的遗体，在哀乐声中入葬了。他回到成吉思汗的身旁，听梅花鹿的呦鸣去了。

在蒙古军帐，耶律楚材迎来了金国尚书左丞李蹊。耶律楚材见到敌人李

蹊，语言顿塞，面带羞色。

“中书令大人，皇帝陛下让我向您问好！我特送曹王来汗廷，以表达金国对议和的诚意，请您海涵啊！”

“与你同来的，还有谁？”耶律楚材问。

“有数十人，其中有天下第一琴手苗彦实的儿子苗兰。”

“怎么栖岩老人没来？”

“苗彦实老人带着琴谱，与我同行，当行至范阳的时候，老人弹完一支名曲，便溘然长逝了。”李蹊回答。

“还有谁来了……”耶律楚材哽咽着。

“你的家人在汴京都得到皇帝的恩赐，生活过得很好……这次，他们未能同行……”

“辨才和善才兄，为什么没来呢，是不是皇帝仍拿他们当人质？”

“不是，中书令大人。现在，蒙古军队攻城不息，唯恐路途遇到不测……在方便的时候，他们会回到您的身边的……他们非常想念你，尤其是您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李蹊有意加重了语气，目不转睛地瞅着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叹息了一声，向李蹊挥了挥手，一滴晶莹的泪珠摔碎在地上。

李蹊在蒙古帝国无功而归。李蹊在回金国汴京之前，耶律楚材特意宴请了他。他们除了喝闷酒之外，不好多谈些什么，一切都在酒里面了。

“你留在这里吧！”耶律楚材终于打开闷言。

“我死也要回去，宁可死在汴梁。”李蹊说。

“请你代我把这支琴曲带回汴京，献给旧友，我的母亲、兄长和妻儿！”耶律楚材弹起琴来，琴声倒出两人的泪水。

夜夜有琴声，夜夜有眼泪。

苏夫人问他：“是不是太夫人和兄长他们出了什么事？”

“……”耶律楚材的白色鬓角上戴着一络避兵发，太夫人的发丝仍然乌黑。他又想起母子离别时，太夫人从她头上剪下黑发的情景了。铸儿悄悄来到耶律楚材身旁，问：“父亲，你戴它干什么？”

“这是你祖母给我戴的，我戴上它，你祖母知道我在为她弹琴呐！”

铸儿用手去抚摸白发上那络黑发，笑了。

“你笑什么？”耶律楚材问儿子。

“祖母的头发是黑的，可你的头发全都是白的。”

“从今以后。你戴它吧……”耶律楚材把“避兵发”戴在铸儿头上。

“父亲，你说我还有一个哥哥在汴京，他和祖母什么时候回家？”

“回家……我们的家在哪呢？……铸儿，你也应该学会弹琴了！我弹琴，还是你祖母教会的呢！”

耶律楚材忧伤的琴声，飘进了第一琴手栖岩老人儿子苗兰的耳里，苗兰去拜见耶律楚材，说：“没想到你能弹出这样情调的琴谱。”

“我得惠于您先父当年的指教，在中都时，向他商榷妙意，然后弹之，可惜自从蒙古兵围城以后，没再得到与老人传声的机会了。这是我一桩终身憾事。！”

“你的琴技高超，我想亲耳聆听你的琴声。先父在范阳去世时，嘱咐过我……”

“我愧对于他呀，命运惩罚我，不让我见到他，不让我得到“先父特意嘱咐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遗谱送到您手，您是这个世界唯独有能力保护

它的人！”

“我……我能保护它……我和汴京人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肯定是遗臭万年了。”

“几个夜晚，我都听到你弹琴，你的琴声已经告诉了我什么苗兰把栖霞老人的四十余首曲谱，送给了耶律楚材。他接着谱弹琴，果然都是妙音绝声。

“有的谱子不是栖霞老人的。”

“您说是谁的呢？”

“我判断，这些曲子多半出自一位音乐大家卫宗儒之手！”

“正是！”

在这段日子里，他把苗兰当作倾诉心曲的人，共同弹奏。他对栖霞老人的遗谱达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他意识到，人类的绝音随时都有被战火卷走的危险，这遗谱就像《辽实录》，如果不是他及时搜集抢救，还不知命运如何。多少古曲的失传，给当今和未来造成极大的遗憾，对于琴声来说，它比文字、书法和诗文更能给人以直接的感受，它直入心灵。弹曲子的时候，他与苗兰之间的冰块和隔阂渐渐化解了。耶律楚材把琴谱重新抄录了一遍，以便人们的弹奏，传用和传世。中秋月下，他又和苗兰弹奏，整个大鞑耳朵都被音乐融化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点起灯烛，和苏氏弹奏。苏氏添上了新油，烛光被原上风拉长，他翻动着琴谱……饮着清茶，弹起《秋夜步月》、《秋思》、《秋水》和《离骚》。“一曲《离骚》一碗茶，个中真味更如何，香销烛尽穹庐冷，星斗阑干山月斜。”

由于蒙古贵族的喜欢，苗彦实的遗谱在蒙古草原上开始传播。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蒙古士兵，心灵被什么拨动了一下，原来除了战争、厮杀之外，还有更美好的超越种族，超越敌友界限的声音。

苗兰和耶律楚材成了草原出名的琴手，蒙古人让苗兰到处弹奏。他走到那里都是友好、热烈的目光。同是他们，在汴京城外，他们眼睛喷射的是火焰，手里挥舞的是长矛，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屠杀行为忏悔流泪。今天，这些战争之子、征服者们的冷酷之心，竟然被琴师的音乐融化了。

耶律楚材从绝妙的音乐陶醉中醒来，望着谁也不能改变的世界。人们在用流血进行复仇，人们的血各种各样的血，往一起流淌、交融，最后都渗入大地里了。他希望用手中的琴弹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寻找到祖上阿保机的声音。但是，内心深处涌动的神秘东西最终没找到勃发的角度。音乐还在圣钵里盛着。他想退回遥远的年代，亲自体味人们把圣乐倒进圣钵时的感受。看一看，听一听，伟大的音乐如何在山里产生。如何被阿保机在马背上弹响的。即便人真的能回到远古，那个世界所有的节奏都如诗如琴吗？耶律楚材没有答案。

先人契丹猎着野兽归来，在篝火上烧烤，大块大块啃肉，大碗大碗狂饮，腰系乐器，载歌载舞的场面，只有在梦里或蒙古人中间看到。契丹人的血质退化了，他感到自己的琴风也受到了纤弱的中原音乐熏染，他愈发想要让那孱弱的琴键发出铿锵有力的自然淳朴的音响，逃避现时的媚情，与远古的精神相沟通。在一起时间长了，耶律楚材对苗兰说话也就随便了。

“听说，栖霞老人生前多次弹奏阿保机出战的谱子，不知你是否能让我欣赏一次。”

“您是阿保机的嫡孙，一定有琴乐嫡传，怎么问起苗氏的来呢！”

“阿保机琴谱失传很久了，我至今没听到谁弹起，更没有眼福看到谱

子。”

“先父生前还嘱咐我，向您讨阿保机乐谱呢！先父说阿保机子孙会有的。”

“你听见栖霞老人弹过阿保机琴谱吗？”

“听过。那是世上第一等的音乐。”

“那为什么说没有谱子呢？”

“唯独阿保机琴谱没有，先父说，他弹的不是阿保机真正的原谱，做为一种流传，只是在悟道上。怕一旦成谱，都会失去原有的韵味。真正的乐师，是不需要什么谱子的，几百年前，你的祖先还没掌握自己的文字呢！”耶律楚材静静地听着。苗兰弹起向往已久的阿保机琴谱。他听到了自己血液的流淌，战鼓的轰鸣。曲声结束，他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

“这就是阿保机古谱？”

“我说过，每个人的手指不一样，弹出的味道也不尽一样，何况谁也没谱出那个曲子！”

他们向草原深处走去，徜徉于仿佛被遗忘的蓬草之间，透过荒败的野草，看到几具无名氏的白骨。几只鹰懒惰地飞起，在天空打着旋儿，寻找地上的猎物。

“苗兰，你说实话，汴京城内成了什么样子，我的两个兄长下落如何，还有我的母亲和妻儿……”

“善才在二月十五那天，跳进了护城河……辨才身为将军，他不会来这里当降将的。”

战鼓又隆隆响起来，大纛在空旷的草原上空飘扬，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汗王又向汴京发兵了。”

“金国的末日就要到了。你也去汴京，为金国敲响丧钟？汴京城一百四十万人的性命就在汗王在你们这些人士的长矛和奏章里了。”

“我要回帐幕去了。你把所有汴京城发生的事，讲给我听”

第四节 元好问的名单

速不台率兵围困金国帝都汴京。蒙古军在城周围立起攻城的器具，沿着城壕架起木栅，用薪草填平城壕，进度之快，使汴京人极度惶恐。金国哀宗皇帝想通过议和实现停战，但是汴京城民众情激昂，要与城市共存亡。皇帝被他的臣民感动了，感动归感动，他深知蒙古铁骑的破坏性。当蒙古使者将窝阔台索取名人学士的名单，交给金国皇帝的时候，皇帝的眼睛被耶律辨才、耶律善才的名字吸引了，于是，金国皇帝在隆德殿召见耶律楚材的二位兄长。

耶律辨才和耶律善才是扈从宣宗皇帝南渡到汴京的。南渡之前，辨才为金国立了很多战功。他曾从军南征，攻取三道关隘，身上十三处受箭伤。他像拔劲草一样将箭拔下，又射向敌营，金国授予他冀州录事判官，曹州司候。当蒙古兵围攻中都时，他寻找与蒙古军议和的时机，率兵行至居庸关，潜身归国，并将数万百姓救出，送入都城。宣宗皇帝嘉奖他的功绩，授予他顺天节度副使，赏赐巨金。扈从南渡后，被皇帝授予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善才南渡前曾任金国太子典仪，裁造暑令。南渡后，先后在四个州当过刺史，在凤翔任过知事。蒙古兵袭击荆襄，京师戒严，皇帝下诏，授予他都水监使，安抚百姓。汴京被围时，他们得知弟弟蒙古帝国中书令耶律楚材索取他们北归，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助他们，脱离死城。辨才和善才，跪拜皇帝，要求留在汴京城，与京城金国共存亡。善才说：“楚材背叛了全国，去辅佐敌人，来攻打自己的国家，是我们家族的耻辱。宁可死，也不当蒙古人的降臣。”危难之中，金国皇帝被善才和辨才的气节所感动了，说：“如果，全军将士都像你们这样对国家忠诚，金国何能内忧外患？”皇帝重要的是不仅仅需要他们的气节，而是想让他们以特殊的身份，在与蒙古帝国议和问题上发挥作用。蒙古军是想以战谕降，而金国皇帝是想以战求和。双方战斗激烈，进行着炮石之战。金国汴京守军凿取太湖、灵壁假山上的石头充当炮石，蒙古兵将大石或碌碡石破开填炮。金兵在城池每个角都配置数十门石炮，昼夜不息，没过几日，石头与城墙垒平。蒙古兵又在城壕外修筑石墙，用火炮向金城炮击。双方的炮声像天雷一样鸣响，在百里之外都可听到。金国皇帝登上城头慰问将士。在运石块的城民中，有一娘俩，都是歌妓，母亲就是十年前在中都城为室宗皇帝和大臣们演唱《西厢记诸宫调》的那位歌妓白兰。金国帝城被蒙古兵围困，娘俩到城头上为守城将士演杂戏，鼓励将士奋力杀敌。皇帝看到歌妓的演出，怆然泪下：“歌妓都有爱国之心。况且七尺男儿了，当以身殉国！”

“皇帝陛下，金国是我的国家，我们虽然是妇道人家，九流之妓，当为国家兴亡哭唱！”歌妓说着，背起一块石头，向城角攀去。守将说：“这个歌妓，浑身是伤，白天为将士演杂戏背石块，夜间她们用肉体安慰守城的英雄们！她们是贞女，打败蒙古人以后，我们要为她娘俩树碑立传！”皇帝说：“她对国家忠贞不二，战时就需要这样的人……”

旁边一个金兵对歌妓说句呶语，被皇帝听见了。皇帝龙颜大怒：“斩！”金兵的头颅在地上滚动，滚到了一个稻草人脚下。皇帝说：“有的将相，在国家安危之时，对敌人屈膝投降了，还不如一介歌妓的情操高尚。”

稻草人，几乎变成一个“刺猬”了。草人须着长发，浑身上下，扎满了长长的箭镞，箭在上面颤动。稻草人腿上，刻着一行字：“奸贼耶律楚材”。

“他带着敌人来了！”

“他带领魔鬼挖金国的祖坟来了！”

又有几支箭飞向稻草人。

皇帝回头望了望身后的耶律辨才和耶律善才。两人无颜抬头正视皇帝，似乎稻草人就是他们，他们感到一种耻辱。善才从一士兵手里取过弓，向稻草人连射了数箭。

蒙古兵的炮石不断轰向城内，围城三个月，攻城十六昼夜，城内城外的人在战火、饥饿和瘟疫中死去几十万人。汴京城门仍没有被打开，蒙古军同意议和了。蒙古兵退出，金皇帝派人出门以酒炙犒师。金国皇帝在皇宫再次召见耶律楚材的兄长，向他们赐赠金币，准备遣送他们北行，以此向蒙古人和中书令证明金国对议和的诚意。辨才和善才再三乞留，死也要死在汴京。君臣相对涕不成声。皇帝说：“都是一个母亲生养的，一个辅佐蒙古，而你们却为金国甘洒热血。遣你们北行，是防性命遇到不测，再是为了让蒙古人高兴。你们北行，是为了金国的再生呀！”

耶律辨才出了汴京，来到真定那个地方，留寓不走了，后来病逝在那里。耶律善才向皇帝叩头，以泪洗面而去，回到家里，把在金国尚书省当译史的儿子召集跟前，又唤来三个孙子和一个孙女，说，“你们先走吧，汴京城已经无可奈何了，见到叔伯，就说……”他说不下去了。

二月十七日，月光照在护城河上。善才望着汴京一片死寂的夜空，他觉得前边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咚地一声，城池又恢复了死寂。第二天，善才被城壕的死水托上水面。皇帝听说善才为金国殉情，感到震惊，追赠他为工部尚书龙虎卫上将军。全国为耶律善才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以此激励城民对金国的热情。送葬的队伍在城池内游半个城，送行的人把那个浑身扎满箭镞的稻草人踩在脚下，把稻草人踩飞了，只剩下那个刻有“黑字”的木桩。

在送葬的人中，一块青碑压得木车吱吱呻吟，青碑白字上浮着一种苍凉和悲壮。尤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出自金国令史元好问之手。志铭如六百言的“丧乱诗”，死者和活者的悲愤、痛苦写进了青碑，无数双手去抚摸棺椁和青碑，元好问的泪水摔碎在青碑上。

“蒙古停止攻城，全国上下为什么不为之庆贺，请急速招呼翰林官，作出庆贺的表章。”汴京守将向令史元好问说。

元好问抚棺说：“城下之盟，是诸侯的耻辱，庆贺什么呢？我感到这是在为金国送葬呐！”

“社稷不亡，帝国日后可免灾，这不是喜吗？出现龙虎卫上将军，是金国的荣耀，也是军人的气节所在！”守将说。

“人若不知耻可怎么办呀！”元好问心里哀鸣，他说：“我是写不出庆贺的表章来的！”元好问看到很多宫女在街上行走，问：“她们怎么了？”

“皇帝大赦天下，故宫女出宫。”另一位令史说。

“听说，蒙古派遣使者要到汴京了，会不会是他的胞弟？”元好问指着青碑问。

“耶律楚材？应该割下他的人头，祭祀龙虎卫上将军！”令史忿忿不平地说。

“即使是耶律楚材，金国也不敢杀他，那样做，只能断送金国的前程。”元好问说。

“不杀这个败类叛逆，不足以平民愤！”

“我们应该通过他的斡旋，实现天下太平！”元好问说。

“乌鸦跟中山狼说话，自己也得成狼的口中餐！”

前边的灵车，突然起火了，人们冲上前去扑火，火越来越大。大火最后被沙石熄灭了。

元好问在火光中看到了一个女子。送葬之后，他写了一首《西楼曲》，他想有一天耶律楚材会读到的。

重成车马红尘起，
乾鹊无端为谁喜？
镜中独语人不知，
欲插花枝泪如洗。

元好问盼来的蒙古使者，并不是耶律楚材，而是早已投降于蒙古的汉人唐庆，他带着三十人来到了汴京，向金国皇帝谕降，要求哀宗放弃帝号，向蒙古称臣。哀宗皇帝不同意。蒙古使者提出让哀宗皇帝去蒙古军中议和，哀宗声称自己患病不能前行。蒙古使者出言不逊，引起金兵的愤怒，夜里闯入馆驿，割下了“逆贼”——蒙古使者的人头。使者死了，意味着金国百万人头落地。

议和的希望被金国皇帝的盛气断送了，女真皇帝周身流动的皆是中原皇帝的狭隘与狂妄，他送给窝阔台一个灭金的借口，蒙古军挥师南渡。蒙古人扼住了金国的脖子，汴京的胃袋空瘪，饥饿的人劈宫宇当薪柴，煮草根和皮革吃。人开始吃人，从宫房刚诞生的婴儿，又变成了产妇的食物。

“万进中原半犬羊，纵横大剑与长枪。”

皇帝感到肚子饿的时候，诞生了弃城逃跑的伟大胆量。皇帝对哭哭泣泣的太后、皇后及诸妃们说：“你们咬一咬牙，坚持数月，我还要回到金鸾殿上的。”他让几位将军顶着城门，自己跳墙而去。

耶律楚材在蒙古军营里，听说金国皇帝逃到他昔日当州官的河南开州。皇帝并没停脚，又逃向蔡州。

这个时候，元好问祈盼耶律楚材的出现。皇帝跑了，将军守城是为了等待蒙古兵的大屠城？元好问成了城内舆论的中心，人们在寻找拯救全城百万生命的对策。元好问为城中百姓涕泣。有两名将军对他说，京城已降于蒙古，解救全城百万人生命是当务之急，希望他拿出万全之策。正当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一个叫崔立的人发动了汴京兵变，放火烧掉汴京的楼橹，砍掉了认为蒙古兵将要砍死的人的头颅。金国的右丞、曾赴蒙古军营议和的特使李蹊的人头，也被崔立的长剑砍掉了。他临死时，喊了几声耶律楚材，终究没听到耶律楚材的回声。

汴京的城门开了。金国的两宫、梁王、荆王及各宗室，都被赶往青城。宫车三十七辆，太后在前，中宫居中，妃嫔们随在后面，宗族男女五百多人，都被蒙古兵掳去了，北宋灭亡的惨剧，又在汴京重演。

蒙古大将速不台率兵进入汴京。蒙古兵到达官贵人家里，掳取他们的妻妾和女儿，成吉思汗的垂训在汴京城回荡着：……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此时的速不台，成了成吉思汗生前曾认为的最有趣、最伟大的男子汉了！

汴京城将要成为地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屠场。蒙古兵把该送入地狱的送入地狱，他们知道收割人颅之花来得更轻巧容易。杀人需要磨刀，得需要时间，速不台派人向窝阔台报告屠杀计划去了。

金国的左司员外郎元好问被蒙古兵羁押起来，他预感自己的脑袋要在地上乱滚了。他在没死之前，有足够的情绪去写可以与杜甫相媲美的“丧乱诗”了。这个祖上系北魏拓跋氏，到中原后改姓元的好问，在俘虏北押的路上，感到只有乌鸦头白时才能返回。想到整个汴京城百姓，尤其是那些士大夫的生命将被涂炭，元好问借着蛇年（1233）四月二十二日的阳光，给蒙古帝国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写了一封信，求助他来拯救汴京百万人的生命。

谨齐沐献书中书相公阁下：

苍天生就我这个如草昧一样的人。您用自己满腹的经纶，来辅佐王室。您的声望传播天下四方。我这草昧之人，早就听说您极其通喻以儒治国的学问。历代功业赫赫的王朝的法典和治国的大纲，大都出自懂得经纶之道的人手下，并非是我这贱士的独自见闻。我唯有件事情与以上文有关系，所以，不得不向阁下陈述了。

自从汉唐以来，人们传诵辅佐王室大业的良相，在汉代有萧、曹、丙、魏，在唐代有房、杜、姚、宋，很多人为了天下太平立下了功绩。而当时主持朝廷事务的人，像这些良相的并不多。史书上有记载，可以考证。一个王朝走向昌盛，不是一人的力量就能实现的。所以说，培养有成就的人材，不是一天之功。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培养人材必须重视教育的作用。知识可以从父母那里学到，从师友那里学得到，这是储备人材的来源。朝廷法典、政纲的建立，也要靠人材的积累；一万头耕牛，需要用数十年的储蓄，一切为了平时使用。建造房屋制作半拱，门臼楔子，柱桩和椽子的材料，皆出自榆柳槐柏，但树木却不能一天长成材！现在中原聚集一些文人高士，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其中有的是圣人的后裔。例如：孔圣人第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耆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人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平阳状元王纲；东明状元王时鹗；滨人王贲；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焕然、李庭训；河中人李献卿、武安人乐夔；固安人李天翼；沛县人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人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人张纬，李谦，冀政君，张耀卿，高鸣；孟津人李尉；真定人李冶；相人胡德；易州人敬铉；云中人李微；中山人杨果；东平人李彦；西华人李世隆；济阳人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人刘祁及其弟刘郁，李金；平定人贾庭扬，杨恕；济南人杜仁杰；洛水人张仲经；虞乡人麻革；东明人商挺；渔阳人赵维道；汝南人扬鸿；河中人张肃；河朔人句龙瀛；东胜人程思温，及其弟程思忠。以上诸人，虽然学业修养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是天下百姓中优秀的人材，对于王室是有用的人呀！百年以来，由于对教育讲学的不重视，有成就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丧乱以来，也就三四十人而已，这样的人产生就难，而成材更难。今日，他们在战乱中，成了贫苦饥饿者，他们都有为新朝维新效力的愿望。请阁下竭尽全力把这些人从困境、死亡和受辱惨境中解脱出来，并为之奔走呼号。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饭糊口，有衣裹体足矣！他们也是王室的骨肉呀！日后阁下在辅佐王室中，选用他们，让他们在衣冠礼乐，纪纲文章方面尽力，不少人将成为阁下的萧曹丙魏，房杜姚宋。假如怕他们日后不愿效力，可以让他们立下文书誓言，以便遵守诺言。不能泯灭他们的才智，不能把他们像草木一样废掉呀！所以，我报告阁下，赐给一次机会。

阁下，承蒙关照，您会因得到贤才而嘉悦，并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您每说一句话对这些人的性命是十分重要的，只要您抬一下手就把他们的性命保住了！

第五节 丧乱诗

元好问的信，由信使转到耶律楚材的手里。耶律楚材读完信便感到眼睛和手腕酸痛。元好问的“名单”如很多虫子时时在噬咬他的心。他难以想象“名单”上的人和元好问的惨景。信使告诉他汴京城发生的一切。元好问给耶律楚材写信几天之后，元好问和其他金朝旧臣全部被押出汴京城，暂时关押在青城，等待蒙古大汗的处置。信笺把耶律楚材推倒在苦难的沉思中，他想起了中都沦陷时自己如飘零的树叶在蒙古兵马中战战兢兢寻找家门时的情景，他体验到了元好问作为一个俘臣的心境和饱经的耻辱，他在为拯救文人名士，拯救一个城市而绝望嚎哭，尤其当他读到元好问“丧乱诗”的时候，他的心被元好问的诗震撼了。他听说元好问还在为气节的丧失而自责，他的爱女阿秀也已经病殁于蒙古围城中。

崔立投降蒙古，也自以为有拯救汴京城生灵有功，命左司员外郎元好问和学士王若虚为他立碑颂德。元好问和王若虚推辞不予，惧于崔立的淫威，他让大学生刘祁起草碑文，元好问修改删定，取宁徽宗时甘露碑，把碑文磨掉，刻上崔立拯救汴京城的“功绩”。元好问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污点。相比之下，耶律楚材觉得自己对不起金国，背叛了金国。他虽然不在乎“金国”这个名称，担心的是汴京城百姓万一从地球上被抹掉，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元好问的信告诉他，只有他才有可能拯救那座城市和百万城民。耶律楚材不敢将元好问的信放在自己的寝室内。他又

向窝阔台递上一份“名单”，以求蒙古帝国给予宽恕。速不台率领大军占领金国帝都汴京之后，依据蒙古的惯例，制定了一项屠城计划。他的部队在围攻汴京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要用整个城市和一百四十万城民的血，来祭奠死去的将士，惩罚金国人的反抗。速不台将屠城计划派人报告给窝阔台的时候，窝阔台刚刚过目完耶律楚材的关于宽恕解救金国旧臣、文人名士的奏文，于是他对速不台的屠城计划犹豫不决。速不台在汴京急切等待大汗命令，他已经把屠杀城民的指标落实到了各部队。只要大汗轻轻点点头，汴京城和百万人的性命将不复存在。在这之前要求特赦金军将领的几个人，被窝阔台处决了。窝阔台在狂喜和焦灼中，又欣赏到了耶律楚材坚硬的嘴巴和鲜亮的舌头。“难道你想用舌头来拯救他们吗？”窝阔台问。

“我的舌头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拯救……但是，我想用他拯救蒙古帝国！”耶律楚材的舌头活动自如。“你不知道，汴京城对抗那么长久，我们死伤了许多士兵，应当在占领后屠城。”窝阔台这位对中原人素有研究的中书令谈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大凡金国方面的名人名士、弓矢、甲仗、金玉等工匠，和富贵人家，都集中在这座城里，如果把他们都杀了，那我们就一无所得，徒劳地打了这一仗，白白死去那么多精兵强将。杀了无辜的百姓，剩下一座空城，有什么用呢？世人会耻笑汗王没有统治天下的能力！”

“你也耻笑我吗？”

“如果那样，我也会耻笑你的，我想我耻笑不到汗王，因为您是世上一位非凡的君主，大汗虽然身在大帐，目光却在千里之外。得江山的时候，却能看到千年以后江山的昌盛。”

窝阔台在欣赏一番契丹人舌头之后，向前线的速不台等将领下了一道诏书：“除完颜一族外，其他一律免杀！”

速不台只杀了金国的皇族。在汴京城避兵的一百四十七万户民众，免遭杀戮的惨祸。金国的太后、皇后、妃嫔的头颅仍然幸运地留在了身上。耶律楚材又奏请窝阔台，准许在一百万城民中，挑选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让他们散居河北各地，由官兵给予赡养。

元好问仍然关押在青城。耶律楚材特意选择自己四十四岁生日那天去青城探监。

元好问听说汴京城百万人的性命保住了，向耶律楚材下拜，泪水顺着胡髯淌下。耶律楚材扶起元好问，泪眼相望。这是两位诗人的第一次会面，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战胜者的宠臣。

“中书相公阁下，四月二十日那天，我寄给阁下的书信，让您操心了……您为辅佐王室，日理万机。现在是蒙古普大同庆的日子，您抽出时间来至觉寺，是焚香打坐，还是……”

“遗山，我是来探望您的……”

“真让我不胜惶恐，我在信里说过，某日再拜，没想到在这里相见。”

“遗山，我虽然是中书令，跟您同是故国人，您的为人与为文，都让我敬佩万分。我简直被您的诗文倾倒了。”

“我住在寺中，享得寺外雄兵护卫……闲得无奈，吟几首亡国诗。”

“首首都是精品呀，我吟到了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的豪放……金国不幸亡了国，但做为诗人的您，给世人和后人吟出佳篇绝句。”

“我宁可是一团酒糟，只要国家不亡，金国不亡。”

“没有旧朝亡去哪有新朝兴起。且不要再为金国悲伤了。人有寿数，国家也是如此。金国过了百年有七，不算高寿，但也不是短寿。世代更替，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听说中书令又娶东坡嫡系孙女为妻……偏爱东坡的豪放……我不同于阁下，身在囹圄，只有学南唐李后主，吟亡国诗。二百五十六年前，他在汴京吟完浪淘沙令和虞美人，饮下宋太宗赐给的毒酒……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

“历史就是这样使然，靖康二年，金人破汴京，金帅屯兵青城，喝庆功酒，扣留宋国徽、钦二帝和皇后，妃嫔等一千二百人……”

“速不台破汴京，我在青城受降，那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大的事。我走在通往青州的路上，感到整个神州都下沉了，我被羁管在至觉寺里，终日怀念故乡。身为阶下囚，只好托梦回乡了……没有被砍头，全靠阁下的宽恕了！”

“当年中都陷落时，我也经过几年的沉沦之苦，……你们会出去的。”

“我们还能出去？”

“不但你能出去，您让我保护的五十四位文人名士，也很快出狱。”

“汴京人呢？”

“一百四十七万汴京城人，都被汗王免刑了。”

元好问泪水夺眶而出，向耶律楚材作揖，说：“方才我出语伤人！”

“咳，天下谁人理解我呢？”耶律楚材眼睛也湿润了，“您出去后我会为您向王室求得官位的。您是国家的人材呀！”

“万一能出去，我归隐乡野，搜集史料，编纂一部金国史书……，金国真的人亡国灭了？”

“金国已经灭亡了。”

“皇帝呢？”

“他死在了蔡州，蒙古军和南宋军联合攻破了蔡州。”

“南宋皇帝是个昏君，南宋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了，他竟然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金国皇上是怎么死的？”

“他在蔡州城，发现南面已经立起宋国的旗帜，四面呼声震天动地，见城中守军不能抵御，他便自缢于幽兰轩。金军为他哭奠，焚尸，哀宗皇上的骨灰撒在汝水之上。他死前传位承麟，末帝也在战乱中被杀死。”

“难道亡国之君，都是这般下场？金国早已军备松弛，亡国不是哀宗皇上一人之过。”

“金国如同一个病人，全身都是病了，神人也难救他，尽管人们同情它。”

“蔡州城军民不堪战事，断送了金国。”

“说实话，就连窝阔台汗也承认这一点，女真中也有好男儿。蔡州城民殊死抗战，所有能拿武器的男子都参加战斗。妇女穿起男装，协助士兵搬运木头石块，用来投射。守城将军命令将城里的老幼不能劳役的人，统统杀掉，把肉煮成油膏，撒在稻草上，点着火，投到蒙古军中，阻碍蒙古军攻城。守城军民断粮三个月，吃鞑、靴，以后命令可以杀吃俘虏和老幼受伤的人，因此士兵们饱吃人肉，把人和牲畜骨头碾成粉，拌在菜里吃。勇敢归勇敢，顽强归顽强，金国还是灭亡了。”

“国家的败迹，最先从军队、军备上开始的，如果没那个崔立，金国不会遭此厄运。”

“据说当初你曾……想和另外二个将军……”

“有此事……我见汴京城大势已去。拯救这座城市是重要的，宁可糟蹋自己的名声。”

“这叫顺水推舟！”

“我也有愧于金国呀。”

“听说金国皇上自缢，当时五百军士自杀报国。智者之勇不在于死，而在于谋求救世救国的方略！”

“那个崔立，当上蒙古将军了？”被人刺杀了……一个叫李伯渊的人，乘兵乱之中，跃上马，抱住崔立，用匕首将其刺死，斩掉崔立头颅，悬于阙前的槐树上，他的心脏被剖开，供人吐啖。”

“这让我想起东汉王允和吕布杀董卓的情景，卓尸于市，天气炎热，董卓素来肥胖，油脂流在地上，守尸的士兵在他脐中燃火，燃到太阳出来。崔立降于蒙古军，不是为了拯救汴京百姓，而是出卖全城，来保全自己的性命！”

“……”耶律楚材不好对崔立之死说什么。

“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元好问拂着灰白焦干的胡须说：“我们都曾是金国的臣相，吃金国皇帝的俸禄，金国亡了，女真人亡国了，我这个拓跋氏，还得学阁下的样子去为蒙古人作事？”蓝眼睛里皆是语言。

窝阔台听说中书令到青城探监的消息，怒气之中多喝了几杯酒，当耶律楚材出现自己面前的时候，便责问他：“难道你还为金国的命运悲伤吗？”

“我确实为金国哭泣过，赫赫帝国也有今日……”

“当初父汗说过，蒙古人帮助契丹人报了世仇，你不但不感激大汗，而且还说身为金国的臣，应该为国家效力。你成为蒙古帝国的臣已经二十年了，按说应该为我国的胜利而高兴呀！”

“我为金国悲伤之后，才会为我们帝国征服金国而庆贺。打败了强大的敌人，才显示出大汗更加强大。”

“你为何去看望金人遗士呢？”

“我正是为了汗王才去探监的，如果当初成吉思汗把我打进死牢，我怎么能为大汗效力，又怎么会看到金国的今天呢。”

说话间，窝阔台让人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肉。白气散去，耶律楚材发现几十个羊舌头在盆里乱跳，一个羊舌头跳到了汗王的嘴里，被汗王大口吃掉，汗王举起酒杯自饮。耶律楚材品尝着羊舌头，他一连吃掉了几个。连连说羊舌头是羊肉中最香最烂的部位。

“可惜，咩咩之声，都被我吞掉了。”

窝阔台吃惊地望着他，他又将一个羊舌头叼在了嘴上。

“别吃肉了，饮酒，饮酒！”窝阔台说。耶律楚材在酒宴上，又亮出了自己鲜亮的舌苔。窝阔台说：“我发现你还有半截舌头缩在里面！”

“我不敢伸出来呀！怕万一伸出来惹怒汗王您！”

“我爱吃的是羊舌头，我爱听的是中书令的口才！”

“汗王，河南是不是蒙古帝国的疆土呢？”

“是呀！”

“河南人民是不是您的赤子呢？”

“是！”

“大汗帝国军队在征服河南时，俘获很多人，俘后逃亡的现象很普遍，听说有十之八九，禁令颁发后，逃民多数不当逃民了。”

“哦……他们成了赤子？”

“百姓谁也不敢让他们居住或资助他们，百姓们生怕杀灭其家，乡社连坐。人们不敢收容逃亡者，逃民们只有纷纷饿死在路途上。”

在场的人都在为耶律楚材的舌头担心，可是他的舌头仍然无所顾忌。

“河南已经被平定了，人民都成了赤子，即使他们能走，又能走到哪里去呢？何必因为一个俘囚而连累数十人甚至数百人的性命呢？”

窝阔台汗用足够的时间，欣赏中书令的舌头，最后还是让他的舌头安然无恙地长在该长的地方。

耶律楚材用自己那个软软的鲜亮的红舌头，保护了汴京城和百万人性命。金国的名人学士的人头，不但没丢，而且他们又有了出头之日，成为蒙古帝国的人材。

第六节 号天如割

金国的丧钟在瑟瑟的春寒中定音了。蒙古帝国的战鼓再次擂响。耶律楚材扈从窝阔台大汗到山中围猎，他们从金国皇帝的头颅堆旁走过，来到了深山老林。在窝阔台围猎的山岗上，耶律楚材患了脚疾。脚疾疼痛难忍，耶律楚材的双腿失衡，跟不上骁勇的窝阔台的步伐。十五年的军征，也没使耶律楚材练就一副铁脚板。他的双脚起了厚厚的老茧，由于终日穿着一双坚硬的鞋履，脚磨出鸡眼，如一根死去的老树，僵死的肉蕊钻入深处。他用剑把它剥出来，里面断了根，鲜血直流。鲜血软化了窝阔台的同情心，在戎马控惚中，破例给耶律楚材很多天的病假。

耶律楚材暗暗感谢天神，让他得了脚疾。他的确累了，他不想再难为自己过于疲惫的双足。

因为得了脚疾，他才有了空闲。可是越是空闲，脚疾越是没有愈合的迹象。耶律楚材是因祸得福。他做梦都没想到东坡铁杖会飞到自己的跟前。

这根东坡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顶圆足方，中间有个微簧，四十五节，是一位名叫嵇生的人用祖传工艺制造的。它曾陪伴东坡浪迹天涯，使东坡在人间淫雨中一次次爬起来，挺直自己的腰板，到黄州寻找古英雄的足迹，在月夜泛舟吟诵前后赤壁赋。东坡铁杖，被视为睢阳三绝，“宋朝四美”中的一美。皇帝近侍打听东坡铁杖的下落，并要以重金购买。这根苏东坡铁杖，被一位叫张文定的人的孙子藏到房梁上面，使皇帝近侍不得一见。北宋的遗物——苏坡铁杖，是稀世珍宝。东坡生前哪会想到有一天他的铁杖会落到第五世嫡孙女婿之手。一位叫了然的居士，素以珍藏东坡铁杖为愿。当蒙古军围攻汴京的时候，居士派两个随从来到燕京，想把东坡铁杖藏起来，又唯恐万一遗失，又想将它赠送给耶律楚材，认为只有耶律楚材才有能力保存住它。可是，当时耶律楚材不在燕京。了然居士担心出现意外，于是将东坡铁杖献给了谢秀玉和陈田，让他们以后转交耶律楚材。马年晚秋，陈田将东坡铁杖馈赠于已经患脚疾走路一跛一颠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欣喜若狂，对苏氏念叨说脚疾得的及时，从今以后，可以拄着它走路了。耶律楚材想拄着它，到闾山的树荫里，搭起一个草篷，忘情于山水之间。把人世间的事都看破了，多少看灯人，知音无一个。人生瞬息而过，生与死是连体的婴儿。他活到今天，算是有所觉悟了，从前白白忍受尘世俗事的煎熬，脚上这个疾，像是在倾诉什么。有了它，楚材便不会到此停步。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为何这么说，我天生把富贵看成桎梏的，我求什么富贵呢？”“你有东坡的铁杖，又有阿保机太祖的宝琴……苗兰还指令工匠为你制作了十几具好琴……这难道还不算富有吗？”“以后我有足够的时间弹琴了，我要弹出阿保机的真音妙声来……，苦思嫌哦吟，读书费眼力。下围棋又感到棋道太深奥了，粗茶淡饭，吃饱了，什么也不去想。”“这个世界，哪里有清静的地方？”“有！”耶律楚材指了指心，又指了指琴，说：“心灵的天神让我的两个儿子都回到我身旁了，我应该让他们也要终身学琴爱琴，弹出自己的心声。”“你真是个琴痴！不但自己弹琴，还让儿子成为琴师。”“我寻找天上的曲子，倾听天乐，人世间的声音听不见，心里的烦恼也就少了。还有什么比弹琴更美好舒心的事呢？”“你自己有这么多琴，还跟别人借琴弹奏……”苏氏艾怨道。他静坐着，调着琴弦。《秋水》洗去他耳鼓上的尘埃，《秋风》拂去他的焦灼，他竟然不知道什么是指，什么是弦了，眼前出现了全新的感

觉：烘炉上飘起片片雪花，岩石上长出朵朵白莲，佛祖被轻风吹拂着。沉浸在琴声中的他，却依然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东坡铁杖未能使他回归到山野之中。

琴声飘进了侄女淑卿的耳旁，淑卿落泪了。她的病又发作了。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她想听几支琴曲。在这个世界上，她什么也没有了，母亲死了，父亲为金国殉情了。唯一慰藉心灵的，是叔父的琴声，她穿上一身素色的衣服，来到叔父的帐里。耶律楚材和苏氏把淑卿视为亲生女，连日来为淑卿的病焦急。见到她脸色有几丝红晕，”他们心情舒展开来。让淑卿欣赏东坡铁杖，可是淑卿对它并不经意。她对叔父叔母说：“看来我真得要走了，我求叔父一件宝贝。”“什么宝贝，只要是我有的，全可赠你，只要治愈你的病，”耶律楚材说。“您给我作一首香方偈吧，当我安息时，用来辟邪！”“香方偈！”耶律楚材和苏氏叹息着。生死本来如梦，长思厌世情，他吟道：

我有一香香，
秘之不敢说。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退身一念未生前，
此是真香太奇绝。
邪神恶鬼永沈踪，
外道天魔皆胸裂。

过了不久，淑卿死了，死在叔父叔母的琴声里。羊年春三月二十六日，耶律楚材来到侄女淑卿的坟前，为她弹奏。

“作为叔父，我谨以蔬食清茗向犹如我亲生女儿的舜婉祭祀。我的仲兄善才，很有德性，人如清风。小时候，母亲教诲我，兄长为父，他对禅理颇有研究，又精通儒学，他生养了一个好女儿。舜婉受郑母的影响，心胸灵照，从小不食荤，她曾想在嵩山出家为尼。其声名被人广为传播，金国皇帝听说后，遣使来到故乡求她。她接到诏书走入深宫。她守志持节，慎心饰躬，象婴童一样洁好，古往今来哪有像她这样的宫女。她的名位越来越高，皇帝称她为女学士，人们称呼她宫中相公，她多次向皇上奏谏诤文，很多建议被采纳。蒙古军攻克汴京，忽然国破家亡。可她仍保洁了全身，说自己有病要死了，没受到污辱。她对人间的事有所悟，全得惠于空老。幻想有的却不存在，知道本来是空的，却并不空。她来无踪去无影，她像燕山白云一般洁白，又像和林青松一样高洁，她的生命像明灯一样熄灭了，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再也不会相遇了，我的侄女舜婉呀，你的远去，使我多么悲伤啊！”

耶律楚材的脚疾仍然没有痊愈。他拄着东坡铁杖，向自己的侄女致哀。忧伤的琴声久久不息。

“舜婉，在这里躺着的不该是你啊，苍天，为什么会这样？”

东坡铁杖未能支撑住他，訇然一声，他向荒凉的草地倒去。

当他从荒凉的草地站起来，慢慢向前走去的时候，望见了归来的儿子。

一别二十年后，耶律楚材与他的儿子耶律铉在亡国的土地上相逢了。儿子蓬头垢面一副典型的亡国奴的样子。儿子和耶律楚材相见的时候，没有言语、就像不认识父亲一样。幼年时的记忆已经被岁月磨光，积在他心里的只有国破家亡的愁绪。他大口大口地啃着干馍，多少年没吃到这么香的饭了。父亲打量着狼吞虎咽的儿子，心里在哭。是愧疚，更是伤感。他似乎在接受

儿子及亲人的审判。儿子的目光射在身上，比针扎还痛。

儿子耶律铉说了他们离别后，太夫人和梁夫人南行以来，过着凄凉的日子。他们最初居住在东平，听到耶律楚材投降蒙古并在蒙古大汗身边作官的消息，家人受到世人的白眼，他们也羞于见人，因为自己的亲人成了金国的敌人。汴京城被围的时候，太夫人和梁夫人都在嵩山避难。梁夫人在忧伤中死于河南方城，太夫人被弃养了，当时耶律辨才和善才在汴京，宗族离散。太夫人听说金国帝都被围，善才投护城河为金国尽忠的消息，哭了数日，终于在一个凄凉的夜晚咽气了，身旁连一个亲人也没有；当时孙儿孙女都成了蒙古军的俘虏。

耶律铉对父亲的感情疏远，甚至连家父的字眼儿都叫不出口。两代人的感情隔阂谁也无从戳透。耶律楚材想起当年离别时给儿子的那个护身符。铉儿告诉他，梁夫人听说丈夫投降蒙古又扈从大汗南征金国的消息，把那个护身符以及一切的信物都毁掉了。护身符并没给他们娘俩带来好运。

“伯叔才是一位真正的汉子！”儿子又说。

耶律楚材在儿子的挖苦下，无地自容。

“如果了真，淑卿她们不是穿上道服偷生，不知又是什么下场呢！”儿子又说。

耶律楚材不敢与儿子对视，他怕儿子那双没有表情的目光。儿子自从生下那天起，就没得到过父亲的保护，他怎么好意思在儿子面前称父，他说：“我什么时候能挂起桂冠，辞去富贵，在少林山里寻找一块栖身的新居，平平静静过自己日子呢？”儿子未能回答他，他也未能回答自己。静夜下，他又弹起了琴。他觉得耳朵发烧，下意识地去摸大夫人的“避兵发”，什么也没摸见，只是抵死了一个蚊虫，满手是自己的黑血。

干戈扰扰战交侵，
一纸安书值万金，
兄子生还悉未解，
萱堂仙去恨尤深。
涕零倚木西风怨，
肠断闻铃夜雨淋。
养老送终真有情，
号天如割望心云。

第七节 草原宫殿

耶律楚材算是做下了病根，那条病腿，一遇天气变化，尤其是天下淫雨狂雪的时候，就像一根冰凉、僵硬失去知觉的木棒。他拄着那根铁杖，来到了鄂尔浑河东岸，那正是羊年泛青的季节，为蒙古帝国选定了草原城市——和林的地址。窝阔台在羊年开始的时候，决定远征欧洲和南宋。有人向大汗献策，这次征伐最好用回鹘人征讨南宋，用汉人去征西方。耶律楚材反对这种蒙古惯用的利用异族力量进行攻伐的做法，他说：“汉地、西域相去数万里，远道行军，到达敌境时人马已疲乏，就不能作战了。何况水上不同，水上不服必定要患疾病的。还是各自从本上出征，对回鹘人，汉人都方便。骏马不能总是出征，也应该有歇蹄的时候。”

他拄着东坡铁杖，把方足按在了鄂尔浑河之畔。蒙古大汗急切等待草原城市的建成。他们在征讨几十个国家，毁掉无数座城廓之后，也想建立自己的城廓，让耶律楚材和一个汉人做和林城的设计者。耶律楚材用患疾病的脚和东坡铁杖为支点，开始描绘帝国的宏伟蓝图。万安宫是和林城最雄伟的建筑，修建宫殿的所有工匠，都是历次从中原和西方征战中俘虏过来的。耶律楚材总想把儒释道经卷藏于书阁之上，把隋唐、五代和宋的艺术灵光镶在草原城市宫殿上，在万安宫上梁时，耶律楚材手抚古琴，为万安宫弹唱：

抛梁东，万里山川一望中。
灵沼灵台未为比，宸宫不日已成功。
抛梁南，一带南山挹翠岚。
创筑和林建宫室，酈侯功业冠曹参。
抛梁西，碧海寒涛雪拍堤。
臣庶称筋来上寿，嵩呼拜舞一声齐。
抛梁北，圣主守成能润色。
明堂壮丽镇龙沙，万世巍巍威万里。
抛梁上，栋宇施功遵大壮。
鸣鞘声散翠华来，五云深处瞻天仗。

万安宫建成了，和林城建成了。在和林城落成的典礼上，耶律楚材承蒙窝阔台的旨意；亲自向各国的使臣敬酒。窝阔台从中书令耶律楚材手中接过酒杯，停顿了一下，双眼望着他，将酒一饮而尽，说：“我任用你，虽然是遵从先帝成吉思汗的命令，但事实上，若没有你，我还真不知如何建设这座城市、这座宫殿，也不知如何统治汉人地区呢？现在我所以能高枕无忧，完全由于你的功劳！”窝阔台转身问各国使臣，“在你们的国家有比我的长髯人更能干更贤明的臣子吗？太祖晚年说过，此人是天神赐给我家，辅佐王室的，国家重要事情委任于他！”

耶律楚材跛着脚，陈述自己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他又跛着脚吟出心头的诗意，“自笑髯中书，有过仍不梭，三代不同礼，勉欲相袭沿。”他从宽袖里掏出一份奏文，呈献给窝阔台大汗，这就是著名的“时务十策”：一是信赏罚，二是正名分，三是给俸禄，四是封功臣，五是考殿最，六是定物力，七是汰工匠，八是务农桑，九是定土贡，十是置水运。

他在燕京建立了编修所，在平阳建立经籍所，主持古籍经典的编辑和出

版，元好问“名单”里的好多人，由此进入蒙古帝国的大厦，作自己的学问。南宋儒士赵复在蒙古军攻占德安府时被俘，他北上向耶律楚材献出了宋儒程颐、程颢、朱熹的著作。耶律楚材让他在燕京太极书院讲学，传播朱理学说。让赵复向蒙古王子和贵族子弟讲授儒家经典，赵复成了蒙古贵族的教师。耶律楚材从大量的亡金儒士的嘴里听到了哀叹，看到很多名士沦为驱口。他跛着脚走向万安宫。窝阔台望着他的腿，关切地问：“什么时候扔掉拐杖呢？”耶律楚材说：“给我治病的医卜们都跑光了，只有借助拐杖的力量走路了。”窝阔台的目光钻进耶律楚材袖口里：“有什么奏折快呈上来！”耶律楚材半天才从地上施礼起身，身子恢复了平衡之后，说：“大汗，制造器物一定用良匠，守城的人一定用儒臣。儒臣的事业没有几十年的功底是不会轻易成功的。”窝阔台问：“元好问他们不是让你从狱中放出来了吗？听说他已经归隐老家做学问去了。据说他还写了很多怀念金国的诗文？”耶律楚材说，“好的诗文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是人类共有的神品。他们应该为蒙古帝国重用。”窝阔台说：“可以任用他们做官。”耶律楚材又提议：“对儒士应该进行考试，将天下所有的人材召在汗王的麾下。”窝阔台说：“我只会当汗王，只会欣赏你的长髯，儒士们的事，你去做好了。”耶律楚材起草了诏书，命令宣德州宣课使刘中主持考试，让儒士们在各地应试经义、词、赋论。考试结果，有四千零三十人中试，其中有一千多人原是被沦为驱口的人。儒士们获得了人生自由，得到了蒙古帝国的重用。朗朗的读书声，悠悠的诵经调，融入蒙古铁戈雄骑声中。

蒙古帝国灭金之后，进行大规模的户口调查和编籍，以利于对百姓进行人身控制和赋役征派。窝阔台下诏括编户籍，指定由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负责。在议论括户的方法时，很多朝臣主张依照蒙古和西域的成法，以丁为户，按丁定赋。失吉忽秃忽说：“我们大蒙古帝国各国都是以丁为户的，难道要丢弃大国之法，而去遵从亡国之政？”耶律楚材拂着长髯说：“自古以来，中原的人，没尝试过以丁为户的，如果非要这样做不可，人们只能缴一年赋税，接着就该逃亡离散了，这对帝国有什么好处呢？”耶律楚材从窝阔台脸上看到了光泽，说：“只有遵循中唐以来中原的传统，才能治国安邦！”窝阔台轻轻点头，胜于千言万语，“还是依中书令的方案办吧！”

失吉忽秃忽完成了户口的括编，括编了一百一十一万余户，他仍然要根据蒙古把人户和土地分封给诸王、勋臣的旧制，割袭州县。耶律楚材劝阻说：“这样的裂土分民，势必出现乱子，对于诸王、勋臣，不如多给金帛，作为蒙古大汗的恩赐”窝阔台说：“我已经批准分封了。”耶律楚材又说：“设置官吏一定要出自朝命。除常定的赋役之外，不能让诸王、勋臣擅自征敛。这才是长久之计。”窝阔台并没有表态。他让耶律楚材随他去山林里狩猎，耶律楚材望着蓝天，说：“大雁又南飞了，雁阵排得比地下的队伍整齐。”窝阔台说：“那是因为有头雁。”耶律楚材说：“因为它的翅膀丰硬。”窝阔台问：“如果别的雁翅膀超过它呢？”耶律楚材不以为然他说：“头雁不想让别的雁超过它，才能维持雁群的队形，谁敢肯定，其它雁没有当头雁的野心，当它们翅膀硬的时候。”雁群，一队队从草原上空飞过之后，蒙古宗王、大臣和各族权贵的大量驱口和私属人口，都编入了蒙古帝国的户籍。

耶律楚材主持制订了中原的赋税定额：每两户出丝一斤，以供国家之用，每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封之主；上等田每亩定税三升，中等田二升半，下等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征三十分之一；盐每四十斤银一两。中原人的徭

役减轻了，逃亡的浮客少了，蒙古贵族在中原地区的经济特权削弱了。耶律楚材在治理中原汉人地区时，还实施了两项政策：一项是失盗没有收获的，以官银补偿；原来由民代偿的，宣布作罢，改变以往商贾失盗造成的损失由本地百姓代偿的做法。另一项是制止羔息。对于还不清旧债的，耶律楚材奏准以官银贷还了七万六千锭，规定以后不管借债多久，利息只能生到债本的一倍，到了一倍不能再增加。耶律楚材主张对纸币的行用要有节制。有一个叫王元的人，向窝阔台奏请实行交钞，耶律楚材说：“金国灭亡之前，实行过交钞，与钱币一样通行。官方只顾以出钞来赢利，不肯收钞，行使下去，结果这种老钞，万贯只能买一个饼，使百姓苦不堪言，国库也匮乏了。金国的教训，我们要引以为鉴。以后印造交钞，不要超过万锭，并且一定要得到大汗的批准方可实施。”耶律楚材骑着马沿着一个个驿站去旅行。每隔六七十里就是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的驿马，都被诸王贵戚私自使用了，驿马个个毛长体瘦。他向窝阔台奏言：“驿站的马不长膘；唯独长毛。”窝阔台问：“它们把草料吃到哪里了？”耶律楚材说：“草料也许吃到马肚子里了，可是马的膘都被私人的裤裆磨掉了！”窝阔台说：“驿马够不幸的。”耶律楚材说：“当驿马本该是马的荣耀，荣耀的马背天天见不到阳光。”“难道为了驿马，取消驿站？”窝阔台问。“不，蒙古军如果没有驿站，就失去了神速，您的命令怎么能尽快地被前线部队知道呢？”耶律楚材说，“发给诸王、贵戚牌札，凭牌札才能使用驿站。”窝阔台说：“这个主意，和你的长髯一样漂亮！”

耶律楚材在一个早晨醒来，头发和长髯全部变白，雪白的头颅上只有那双眼睛闪着幽蓝的光芒，他抓着簌簌直响的唇髯说：“我比任何时候都冷，世上有什么薪柴能把我暖和过来呢？”他又对苏氏说：“我做梦时看到的东西比醒着时还清晰。我会用各种语言诵赞美诗，嗓音腔调比醒时宏亮。一位神人教我用患疾的脚指熟练弹奏各种谱子。”苏氏笑着说：“看来人做梦时最幸福了。”“好梦不长，总被马蹄声惊醒。”耶律楚材大发奇想，拄着东坡铁杖围着和林城转了多日。可是到了晚上这座草原帝城没有在他的梦境中出现。除了万安宫清晰出现在梦中外，一切都是模糊的，他只有在梦中才敢于从汗王手里夺下金属酒杯。夺下酒杯之后，听汗王对自己说：长髯人，你给我还在伴奏吗？他的手指怎么也弹不出令汗王满意的曲子。汗王愤怒了。他索性脱一只靴子，用那个患疾病的脚指弹奏。汗王说他听到了人间最动听的声音。梦断人醒，是足疾把他疼醒的。

窝阔台在万安宫里，喝得酩酊大醉。很多近侍在陪他饮酒，歌妓们在一旁翩翩起舞。谁也劝不了，耶律楚材曾去求助察合台。察合台指派一个异密掌管酒食，不让他饮过量。因为窝阔台不能违背兄长之命，便不用小杯而用大杯来喝，使得杯数保持一定。而这个监护官也自动给他酒，并常举行宴会，以便取得汗王的欢心。

窝阔台让耶律楚材来陪酒。耶律楚材望见回鹘人奥都剌合蛮在为窝阔台斟酒。奥都剌合蛮，很会揣测大汗的心，于是他斟酒劝酒的水平越来越高明了。窝阔台醉眼朦胧，发现耶律楚材手里抓着一个铁器以为是酒杯呢，发问：“长髯人又发现了什么宝物？”耶律楚材说：“这是一个盛酒用的酒槽。”“酒槽？你想让我赐你一槽美酒吗？”窝阔台问。耶律楚材说：“我是让大汗观赏它的。”“这个破酒槽有什么好玩的？”窝阔台问。耶律楚材举起酒槽，说：“这个铁器受到酒的腐蚀，层层脱落，并且被腐蚀到这种程度，人

的五脏可是肉长的，能经得起酒的损害吗？人若总是酣饮，奸邪就容易乘机而入。”窝阔台接过酒槽看了良久，知道耶律楚材的苦心用意，确实是关心他的健康，心里很高兴，赐给耶律楚材金帛，但他还要左右侍者每天为自己只进酒三盅。

耶律楚材劝窝阔台少饮酒的那个夜晚，他清醒地回家，也痛饮了一场，把金帛扔得满地都是。他觉得金帛是世上最脏的东西。苏氏不加劝阻，反而为之弹奏。他在醉梦中看见自己在一个深渊旁边散步，身子被深渊吸引，他竭力挣脱。他看到很多花朵在绿色的茎上纷纷坠地，只听见花朵的坠地声而看不见刀光剑影，他用手到黑暗中抵挡。缩回手时，手已经血淋淋如花。他真切地感觉到射箭的方向了，他举起了另一只手里的东坡铁杖，他听见两种声音的撞击。伸出的铁杖已经不能随便收回了，他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没想到有一天最器重他的窝阔台，脸色也难看起来。一切都源于他回家时糊涂，一旦走上万安宫就不会糊涂了，那个不可救药的契丹舌头在口腔里不会绕舌。一位叫脱欢的侍臣向大汗递上一张在天下选美女的奏文，弄得窝阔台急切想得到美女，命令中书省发诏。中书令耶律楚材不肯奉命。窝阔台发怒了，连夜把他召去了，质问他为什么不奉命。耶律楚材说：“过去选到的二十八个美女还在燕京，送到后宫的话，足以供宫内享用的了。现在脱欢传旨又要到处选女，恐怕这样下去会严重地骚扰百姓。我正要向陛下复述上述意见呢。”被气歪的鼻子，又慢慢在窝阔台的两眼间酒嘴之上恢复了原位。再次使大汗鼻子挪位也是因为耶律楚材引起的：窝阔台汗有一大嗜好，喜欢骏马。窝阔台让耶律楚材在中原汉人地区收缴牝马，耶律楚材还是不同意，忘记了自己面前的人是世界君主了，说：“汉人地区有的只是茧丝、五谷，中原不是出产牝马的地方。现在收缴牝马可以得到一些，但今天这么作了，以后引以为例，只能引起困扰。”好在窝阔台还算开明一些，契丹舌头才没受到惩罚，也正因为知道窝阔台的习性。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汗王喜欢看搏斗，他让一个叫幼象的角斗士去跟人搏斗，如果得胜了，将赐给他金银。他给角斗士一个大食女郎，这位女人性欲强烈。女郎说，她至今还未从角斗士那里得到丝毫享受，因为他们是彼此独处的。角斗士说自己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自己以一个出名的力士效力陛下，没被任何人战胜过，如果他干起那种事来，全身力气就会失掉了。大汗听说后免除角斗士的搏斗比赛，目的在于让他得到孩子。耶律楚材从这件事上，发现了汗王不同于其他帝王之处，于是也就放纵了自己的舌头了。他愈发阻止大汗的嗜酒，他却永远也不会改变帝王的习性。

汗王的痰比任何一年都多。一天一夜，甚至使不会沾酒的人也学会了豪放，这怎能不毁坏他的健康？

一个头脑异常清醒的人，不会说服一个醉鬼。而醉鬼常常喜欢向他灌迷药的人问话。改变别人或自己的习惯，都是一件残酷的事。于是，怨恨也就从习惯的草地上钻了出来。

有一个叫阿散迷阿失的人告发耶律楚材私吞官银一千锭，窝阔台信以为真，召耶律楚材指问是怎么回事。耶律楚材说：“请陛下仔细回想一下，是否有旨用银？”“我记得曾下诏为修盖宫殿用银一千锭。”窝阔台在万安宫诘问阿散迷阿失，这个告发者说自己一时说了醉话，屈怪了耶律楚材。窝阔台对说酒话醉话的人给予原谅了，将心比心，窝阔台自己也经常说醉话，以此号召天下人不要听醉话，更不要责怪说醉话的人。

事隔不久，窝阔台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原来，有两个道士互立党羽，争权夺势，其中一个道士诬陷对方党羽中有二人是逃军，而与汗廷中一个侍从勾结，把二人捕杀了。有一个叫杨惟忠的通事，参与了此事，耶律楚材把杨惟忠拘留起来，杨惟忠事后向窝阔台控告耶律楚材违反了汗廷法律。窝阔台当时正在喝酒，酒怒之下，说：“这个耶律楚材，这个总爱找麻烦的中书令，把他捆绑押来。”汗王的命令，使杨惟忠的亲信在耶律楚材身上多捆了几道绳索。窝阔台酒醉一过，他后悔了，让人解绑。耶律楚材不让解缚，说：“我是辅国大臣，汗王捆绑我，一定是有捆绑我的原因，我犯了什么罪，应当向百官明示，有罪就不能赦免。现在释放我，表明我没有罪，怎能这样轻易反复，像儿戏一样呢？这样的话，国家有大事，怎么能处理呢？”

“难道要让我向你道歉、亲自为你解绑？”窝阔台说，“我是大汗，我也有办错事的时候。”

窝阔台笑了，耶律楚材身上的绳子嘎嘎都断了。耶律楚材瘸得厉害了，他走下万安宫，那些绳头在宫殿上乱蹦。在回家的路上，耶律楚材的眼皮直跳，跳得比他被捆绑之前还惶然。他见到苏氏的第一句话就是：“恐怕咱家要出什么事吧！”果然像他预言的那样，耶律楚材灾难的消息于鸡年（1237年）十一月十一日传到真定耶律辨才的耳里。长兄的最后一口气飘离了他六十七岁的躯体。

第八节 东坡铁杖

耶律楚材哭兄长的泪水把长髯都洗湿了。泪水还没揩干的时候，有人送来一本厚厚的《道藏》，这是丘处机大弟子宋德方刊行的。

“道士是祸水，全真教就是祸源！”耶律楚材浑身筋骨依然疼痛不止，绳索在身上留下的青迹仍没有消失。他感到宗教已经在干扰国家事务了，几个教派都在跟儒教争夺在王室中的地位。全真教极盛。绿睛回回得势于朝廷。回鹘人奥都刺合蛮渐渐取代耶律楚材的地位。由于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信奉穆斯林教，穆斯林在汗廷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汉人和契丹人。最贫穷的穆斯林都有很多契丹奴隶，而契丹大臣却连一个穆斯林奴隶也没有。

“难道我也不如一头驴子吗？”

耶律楚材一头钻到梦的深处：他劝说窝阔台信奉儒教，统治偌大的中原，应该利用儒教。窝阔台没有回答，首先望了皇后一眼，这致命的一瞥，如剑击破了他劝教的信心。他感到在各种教派中唯有全真教才是邪教。全真教“毁西京域夫子庙为文域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在汗廷近臣中散布《老子八十一化图》，耶律楚材对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景教徒们说：“道士开始危害天下，全真教损害了各教的利益，我们有心要联合起来，举行一次神学辩论，痛击邪教，扶植正气。”耶律楚材只有在梦中才有能力组织神学论辩。他在梦中看到蒙古大汗主持的神学论辩压倒了全真教主，大汗传旨焚毁伪经，修复夫子庙和梵刹。几百僧侣与全真教几百人进行抗辩。

耶律楚材在神学辩论中，用鸡年两个道士互立党羽，争权夺利，殃及汗廷事务的事实痛斥全真教，奉旨考证道藏的真伪，除老子《道德经》外，余经皆为假说。耶律楚材的梦境，十多年以后变成了事实。但他没有能力看到自己身后的事。他那双蓝眼睛看到的是：天下大旱蝗，教徒横行，高利贷像一个发疯的雪球到处乱滚，扑买之风席卷各地。

狗年扑买活动成了一大景观。燕京刘忽笃暗中与权贵勾结，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一个回鹘商人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甚至有人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耶律楚材奏见大汗，说：“如果不制止这种大规模的扑买风，对百姓的危害就太严重了，汗廷制定的赋税制度，就会徒劳无益。”窝阔台自斟自饮，问：“长髯人你说些什么？”耶律楚材声泪俱下地说：“陛下，现在奸人欺下罔上、为害极大！”窝阔台放下酒杯，问：“谁欺下罔上了，你举出例子来！”耶律楚材狠狠掐了下患疾的腿，感到了疼痛，说：“兴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减一事。这是班超说过的，这句话是不错的！”饮酒正酣的窝阔台没有听清耶律楚材讲些什么。

起初，耶律楚材在十年前定征课税时，岁额是银五十万两。后来攻占河南，河北各地，户口也有滋息，岁额增加到一百一十万两。当时亡金的回鹘史安天合，从汴京来到耶律楚材处想做大官。耶律楚材虽然加以奖掖，仍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安天合转而投靠右丞相镇海，挑拨离间，破坏耶律楚材的政事。安天合引荐回鹘商人奥都刺合蛮扑买课税，增定岁额为二百二十万两，当时耶律楚材表示：就是定到二千二百万两，也能征收得到，只不过是严重触犯法律，夺取民利而已，他说：“民穷为盗，非国之福。”然而其他近侍

大臣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增额有好处，商人富起来，对国家有好处，别人可以效法他们去发财。窝阔台点头同意。耶律楚材急了，反复争辩声色俱厉。大汗不满意了，说：“你想跟人搏斗吗？”耶律楚材的舌头只好缩回去，牙齿把舌头咬出了血。他把血水咽下去。

窝阔台正式任命奥都刺合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窝阔台问他对此任命的看法时，耶律楚材长长叹息：“靠扑买取利的风气既然可以流行，那就一定会有其他坏事接踵而来，百姓从此要遭殃了！”窝阔台微笑着对他说：“你又要为百姓哭泣了吗？”耶律楚材说：“我已经没有泪水可流的了！我发现自己渐入老境，让我回辽东老家吧！”窝阔台说：“长髯人，你没有饮酒，怎么也说起醉话了？”

牛年来蒙古草原啃草的时候，蒙古远征军，已经征服了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细里西亚、摩拉维亚和匈牙利，蒙古军在广阔原野上放牧驰骋蹂躏。这年二月，窝阔台大汗病重了，脉搏十分微弱。皇后脱列哥那不知所措，召见耶律楚材，问他有什么救治的办法。耶律楚材摸着大汗的脉搏说：“现在朝廷用人不当，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所以屡屡见到异常的天象。应当大赦天下。”耶律楚材此话，没被脱列哥那当成屁话，皇后说：“依照中书令说的去做。”耶律楚材说：“大赦天下的命令，一定要以汗王的名义发布。”窝阔台的神思从地狱周游一遭又回到了人世间。他稍稍睁开眼睛，首先撞见两束蓝色目光。皇后把耶律楚材的话告诉了他，汗王说不出话来，点了点头。帝王轻轻点头，很多人有了生命，囚徒们开始走出死牢。

这年五月，远征军从欧洲前线运回九大包“战利品”。这是远征军献给病愈的窝阔台的礼物。窝阔台让人打开包裹。落地的皆是人的耳朵，无数只耳朵在万安宫里乱蹦。送战利品的将军说，蒙古军四月九日与波兰军队大战，波兰军战败，首领被杀，胜利者从每一具敌尸上割下一只耳朵，共割了九大包。耶律楚材望着一堆堆变色的耳朵，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说：“整个欧洲，失聪了！”窝阔台问：“长髯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耶律楚材说：“整个欧洲将属于蒙古帝国的版图了。”窝阔台这才笑了，“不能让他们有耳朵！”

有一天，得了几大包耳朵而欣喜若狂的窝阔台，竟然对一只狼产生了怜悯。

有一个蒙古人，他有一群羊，一大夜里，狼袭击了羊，把大部分羊伤害了。第二天，蒙古人来向大汗报告了羊群被狼吃的事。大汗说道：“狼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时，那里正好来了一些角斗士，牵着他们在捉住的一只狼。汗王向他们买了那只狼，并向蒙古羊主说道：“你若把它杀了，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便吩咐给他一千只公绵羊。窝阔台说：“我们把它放了，让它去警告自己的同伙，使它们离开此境。”狼一被放开，几只狗便向它扑来，把它扯碎了。大汗对此大为震怒，并吩咐要狗为狼偿命。他闷闷不乐地退入大帐的内室，向达官贵人和近臣们说道：“释放狼是有用意的。我发现自己的健康情况有些不佳，就想到，如果我对一动物放生，大神就会使我痊愈，但由于它未逃出狗脚爪，我当然也就逃不出深渊。这不是秘不可知的事，君主们都是神的选民，神的启示会降临于他们，让他们知道情况。”

耶律楚材说：“汗王已有一段时间不用药了，说明大汗的身体已经好转。汗王今后不宜狩猎骑射，应该戒酒！”

回鹘人奥都刺合蛮反驳耶律楚材，说倘若不能骑马打猎，不能饮酒欢乐，

人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窝阔台说道：“是呀，如果不让我骑马打猎，不让我痛饮美酒，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先父汗活着时说过，人生的最大乐趣在于征战、杀敌、他最后死在战场的奔驰中，难道到了我这代汗，就蜕变到不能骑马打猎的地步了？”

耶律楚材用幽蓝的目光望着大汗，从对方的神色中，看到一种平原帝君所没有的锐气，草原人的豪迈和动物身上才有的原始野蛮。在耶律楚材看来：窝阔台不愧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征战和狩猎是汗王的天生嗜好，这总比耽溺于与成群妻妾的欢乐之中的中原帝要好得多。他跟成吉思汗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比成吉思汗更器重于自己，重视自己的建议。他启用从汉地带回草原的工匠和技师，让他们在河畔建起一座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让象、虎和马这些兽物飞上金银的膳具，让酒水从“兽”嘴里流出来。草原也有了辉煌的宫殿，在宫殿四周，建起猎场和木桩泥石筑的长长的围墙。

浩浩荡荡的蒙古军，陪伴窝阔台打猎去了，不善箭术的耶律楚材，跟随大汗身后，他用古琴和诗文为窝阔台助兴。由于他患有脚疾，随身携带那根东坡铁杖，铁杖支撑了他的雅兴。窝阔台望着东坡铁杖发笑，他问大汗为何而笑，大汗说：“你才五十有二，就离不开拐杖了……我不怕刀枪，就怕拐杖……我们蒙古人从来就不用它。”耶律楚材提起铁杖，说：“我不是它的真正主人……我玩赏它，没想到被它缠上了，大概我临死也甩不掉它了！”“它真是一根魔杖，中原人都纷纷倒在它脚下了……”耶律楚材没想到窝阔台会这样说。

窝阔台命令军队，在长达二天行程的围墙外面围一个圆圈，向围墙行进，把野兽驱赶到围墙里面。军队一点点收缩，士兵肩并肩地紧密站立着。窝阔台带着一群近臣进入猎场，以打猎为戏，窝阔台用美酒庆贺狩猎的收获，当时耶律楚材在自己帐里忍受脚疾之苦。窝阔台畅饮美酒之后，进入了永远的梦乡。汗王寻找到一个白色的葬地，在高的雪山上安息了。

送窝阔台大汗最后“出征”那天，耶律楚材甩开了那根铁杖，周身处在失衡的状态下。

“汗王呀，您到那边还骑马打猎饮美酒吗？”

第九节 蓝色的眼睛

后来皆是耶律楚材呻吟的日子了。在凄凉的琴声中，他听到蒙古帝国皇后脱列骨那的梦呓。有一天，皇后问耶律楚材：“国不可一日无君呀，现在汗位虚悬有一年了，你看汗位谁合适呢？”耶律楚材说：“这不是外姓臣僚可以议论的事。现在有先帝的遗诏在，只要遵循遗诏办事，帝国就好了。”皇后的微笑被长髯人的舌剑割破了，微笑变成冷战，这种冷战常常爬上他的琴弦。他知道先帝关于由皇孙失烈门嗣位的遗诏，在皇后手里攥湿后在太阳照射下已变得模糊不清了，皇后把长子贵由的名字，用红指盖按了上去。耶律楚材望着万安宫，眼睛胀疼，瞳仁像要鼓出来一样。那个从呼罗珊虏掳来的女人法提玛，用蚊虫一样尖长的嘴对着皇后耳朵窃窃私语。皇后脸上、眉间闪动的皆是宠悦的语言。他弹奏古谱的时候，皇后的声音在和林大殿上响起，随着她纤长的手指的旋动，很多大臣和异密们开始手舞足蹈。窝阔台时代委以重任的人，纷纷如落叶飘零，有的被尸首分解，抛入荒野。法提玛和脱列哥那成了万安宫最有风骚的女人，她们轻轻一吹，大丞相镇海的帽子便落在荒草地上。奸商奥都刺合蛮成了万安宫的大管家。当大臣们纷纷用黑眼球阿附他的时候，他们从耶律楚材眼睛里看到的是白光。奥都刺合蛮想用五万两银子去换取契丹长髯的傲骨，耶律楚材的衣袖长在了挺拔的脊梁上，他说：“凡是认为对百姓不利的事，我才不会袖手旁观呢！”奥都刺合蛮拿着皇后付给的盖着大汗御玺的空白纸张，让耶律楚材按照他的意思写出一份典章，耶律楚材说：“手指不听我的指挥，它也像脚一样患疾了。”他随后上奏皇后说：“天下是先帝的天下，典章号令由先帝颁布，你们一定要这样行事，我就不能遵奉了。”皇后脱列哥那下了一条令旨：“奥都刺合蛮奏准的事，令史若不填写，就断去他的手指。”耶律楚材说：“军国大事，先帝都委付给我了，与令史没有关系。事情处理得合理，我自然会遵行。倘若不合理，我死都不避，何况断手呢？”他的嗓音比任何时候都尖厉，“我为成吉思汗、窝阔台做事三十余年，没有辜负帝国的地方。我没有罪，皇后也不能杀我！”皇后的耳朵在万安宫听到了耶律楚材的狂辞，十分恼怒，念及他是“先朝勋旧”，才没有剁断他的手指。

他依然用没有断去的手指弹琴，当弹到兔年秋八月，他邀请早已成为挚友的元好问为先父撰写《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让二子将碑立在先茔上。苏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迷恋他的琴声，他自叹道：“可惜我弹了几十年，终究没弹出先祖阿保机的绝声妙音啊！”苏氏看他脸色苍白，非常忧伤，不知怎么才好，劝他不要弹琴了。耶律楚材笑了，说：“怕什么呀，人死生如去来，这是恒理，为什么忧伤呢？先父死前也这样说过！你不用劝我，你倒应该保重身体，别为我悲伤了。”苏氏点了点头，灿然一笑，就像灯被风吹灭一样猝然一亮，“我们弹琴吧！”苏氏和他弹奏了一曲《秋月》，秋雨在外面哗哗地下着，苏氏的手从琴弦上滑落，忧郁地说：“以后你自己走路，可要拄着铁杖呀！我又想到了忽兰，梦到了绣旗女，她们让我去为她们吟诗弹琴！”当苏氏闭上双眼时，耶律楚材的手捂在苏氏的眼上，他没有眼泪，手指却被冰凉的泪水浸湿了。

他用那只冰凉的手指，把自己剩下的日子几乎都按在琴弦上了，弹琴弹到龙年五月十四日月亮长圆的时候。那天他一连气弹了很多谱子，儿孙们坐在他的身旁，看他神彩奕奕地弹奏。他全神贯注在弹弦上。他进入了忘我的

艺术境界。百鸟在他窗前的树枝上啁转，不时有鸟飞入窗棂在室内扑刺刺飞旋鸣叫，他听见马嘶，望见山野上的百兽闻声狂舞。人世上的一切，唯独音乐才是沟通人间万物的灵魂，飞禽走兽也能听懂他弹奏的谱子。耶律楚材此时更相信孔子和古书上记载的神奇故事了。琴弹到高超时，琴声就不是琴声了，它已与天籁之声融合在一起，能够使天上百鸟来朝，使满山遍野的走兽随之起舞。他的抬头纹再也不掩藏人世红尘了。在百鸟野兽的啁转狂舞中，他看到了他的先祖耶律阿保机在一匹雪白的骏马身上弹奏，琴声有一股山野的芬芳，琴声粗犷、嘹亮，如高山流水，自然奔泻。他攀着雪马的长尾出游，随琴声远去……

琴声戛然而止，那双契丹眼睛，依然放射着幽亮的蓝光。

很多蒙古人像死去了亲人一样哭泣，整个帝城和林园为瞻仰一双蓝色的眼睛而罢市了，和林城的上空很久听不见有人歌唱弹奏的声音。

五月十五日那个夜晚，月亮突然消失了，月亮被大狗吞掉了。天的眼睛被刺瞎了，世人的耳朵顿时对音感灵敏起来。

“谁在调弦呢，谁在调弦呢？”

人们从耶律楚材的帐幕里听到悠美的琴声。琴手的眼睛闭上了，琴手的手指还没有停止，很多人拥有一种感觉。在中书令的帐幕里，挂满各种琴，每到夜晚，它们都自弹起来。宫殿里的皇后梦被琴声惊碎。她睁开眼睛看见两个葡萄大小的蓝眼睛在飞转。她请巫师给她解梦，巫师说是契丹人的蓝眼睛在作怪，应该及早扑灭。于是耶律楚材很快人了葬。即使这样，皇后还是总做恶梦，一双无形的手在她头上拔发，她问隐形人，为什么拔我的头发，她听见有人回答：用你的头发做琴弦。耶律楚材入葬后第三个晚上，她又做了个恶梦，梦很长，没人救她，她在梦中受折磨。她梦见儿子贵由从远征中回到和林直奔宫殿，坐在汗位上听一位出色的琴师弹奏，她好像没看到一样，儿子把她气死了。贵由汗恢复了窝阔台汗时的旧臣地位。他审讯法提玛，当法提玛在棍棒拷打下承认以前干过的恶事后，就把她身体的上下之口都缝住，裹在一块大毡里抛进了水中。贵由汗把母亲生前的左右亲信推到苦海的深渊，把她派到中原汉地任长官的奥都刺合蛮处了死刑……皇后一次次被恶梦缠绕，她后悔在耶律楚材死之前没斩掉他的手指，剜掉那双蓝眼睛。人们哭嚎声和凄凉的挽歌，被夏风吹到她的耳旁。当一些大臣将语言送上宫殿的时候，她才将塞耳的棉球抠下来。

“中书令为官二十年，天下的贡赋都进入了他的私门。”

皇后脱列哥那命令近臣麻里扎去抄耶律楚材的旧居。结果耶律楚材的府弟除了一些书画，金石和遗文经卷，没有金银宝器之类的东西，十几把琴阮在房里铮铮作响。

近臣麻里扎羞愧他说：“中书令还在弹琴呢！”

后来的故事很长又很简单，应验了皇后脱列哥那的梦境。贵由继承汗位。贵由在位不到一年，也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继承前三位汗王的事业去征服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举行了神学大论辩，在伊斯兰教、景教和佛教等神教教徒的联合攻击下，全真教失利，蒙哥传旨，焚毁伪经，修复佛像。蒙哥登基八年后死去，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血杀之后，登上汗位，在忽必烈争夺汗位时，耶律楚材耶之子律铸随军征战，他离开年轻的妻子，挺身回到朔方，归顺忽必烈。忽必烈赏赐他重金，拜他为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在忽必烈建立元帝国后，他成为元朝的重臣。到了耶律楚材的嫡孙之辈，他们身上流

淌着三种血源了——契丹阿保机的血，中原才子东坡的血和蒙古贵族的血。阿保机琴和东坡铁杖，后来终于失传了。后来契丹民族也消失了，消失在蒙古人、汉人和女真人的血河中……

北京——内蒙古宁城——辽宁本溪；改毕于丙子年（1996）正月十五；这是一部醮着先人的血写就的书。谨献给父母的在天之灵；潜藏在我血液中的神秘的生命之河托起了这部关于蒙古民族崛起契丹民族苦难的史书。

耶律楚材年谱

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出生于燕京。

公讳楚材，字晋卿，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父，耶律履，金朝尚书右丞。

1191年（金章宗明昌二年）二岁夏六月丙午，父耶律履卒，殁于都城南柳村。秋八月，车驾临奠，宰相百官陪。

1192年（金章宗明昌三年）三岁母夫人杨氏海育备至。1202年（金章宗泰和二年）十三岁开始学习诗、书。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十七岁成吉思汗在漠北草原，建立蒙古国。耶律楚材“书无所不读，为文有作者气。”应试中甲科，出仕金国。

1211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二十二岁成吉思汗开始伐金。

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二十五岁金宣宗从中都迁往汴梁，在中都设燕京行尚书省。楚材留燕京任左右司员外郎。

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二十六岁蒙古攻占金中都。楚材始参万松老人。1216年（金宣宗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二十七岁讹打刺事件发生，成吉思汗决心攻打花刺子模国。

1217年（金宣宗兴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二十八岁成吉思汗授命木华黎经略金国。

1218年（金宣宗兴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二十九岁春，成吉思汗下诏征召楚材。夏，楚材抵达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年底，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楚材扈从。

1219年（金宣宗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三十岁夏，楚材随成吉思汗过金山，驻也儿的石河；秋，过松关。

1220年（金宣宗兴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三十一岁蒙古军队攻克中亚讹打刺、蒲华、寻思干等城，花刺子模国王摩河未遁逃。楚材随大营，编订《西征庚午元历》，提出“里差”概念。

1221年（金宣宗兴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三十二岁夏，成吉思汗进至东印度铁门关，“角端”见，楚材劝班师。冬，丘处机应诏至寻斯干。楚材得子铸。

1222年（金宣宗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三十三岁楚材居寻斯干，与丘处机多有唱和诗作。四月，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于大雪山南行营。

1224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三十五岁秋，楚材自不刺城东返。

1225年（金哀宗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三十六岁春，成吉思汗返抵土兀刺河老营。冬，楚材在高昌。

1226年（金哀宗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三十七岁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楚材自西域返至军中。

1227年（金哀宗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三十八岁七月，成吉思汗去世。冬，楚材为搜索经籍等事自漠北抵燕京。

1228年（金哀宗正大五年，蒙古拖雷监国）三十九岁楚材在燕京穷治“剧贼”；撰《西游录》。

1229年（金哀宗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四十岁秋，楚材在漠北辅佐

窝阔台继承汗位。

1230年（金哀宗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四十一岁窝阔台从楚材建议，诏自这年正月朔日以前事勿治。

楚材条陈十八事；确定黄河以北汉民以户计征收赋调办法，奏准设十路征收课税使；奏准地方上军、民、财分权，但遭到抵制。

1231年（金哀宗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四十二岁春，窝阔台颁布劝农诏书。秋，楚材在云中展示赋税征收成果，窝阔台任他为中书令。

1232年（金哀宗大正元年，蒙古太宗四年）四十三岁蒙古军队围攻金汴京。楚材撰《苗彥实琴谱序》。

1233年（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太宗五年）四十四岁正月，金帝奔归德，金元帅崔立以汴京降蒙古。春，楚材奏，汴京免于屠城。四月，元好问致函楚材，请保护金士大夫。

1234年（金哀宗天兴三年，蒙古太宗六年）四十五岁蒙古与南宋的军队联合攻破蔡州，金帝完颜守绪自杀，金亡。

1235年（蒙古太宗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四十六岁窝阔台决定西征南伐，楚材劝阻以回鹘人伐南，以汉人征西。窝阔台下诏括户，楚材奏准所括户口均编为民籍，以户为户，按户定赋。

1236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四十七岁秋，失吉忽秃忽完成户口括编。楚材劝阻裂土分民，制订中原赋税制度，除常定赋役外，禁诸王勋臣擅自征敛。又定失盗不获，以官银补偿；制止羊羔息；止选室女和在汉地收缴牝马。这年，在燕京建编修所，在平阳建经籍所。

1237年（蒙古太宗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四十八岁楚材禁贵族滥用驿站，考试儒士，陈奏时务十策。

1238年（蒙古太宗十年，宋理宗嘉熙二年）四十九岁楚材支持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请赵复教授学生。这年扑买盛行。

1239年（蒙古太宗十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五十岁十二月，奥都刺合蛮扑买中原课税一百一十多万两。

1240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宋理宗嘉熙四年）五十一岁正月，窝阔台任奥都刺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

1241年（蒙古太宗十三年，宋理宗淳祐元年）五十二岁十一月，窝阔台去世。

1242年（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宋理宗淳祐二年）五十三岁春，脱列哥那（乃马真）后摄政。

1243年（蒙古乃马真后二年，宋理宗淳祐三年）五十四岁脱列哥那后以储嗣问，楚材劝后遵守窝阔台遗诏，与后淳祐牾。五月，楚材阻后西迁汗廷。这年，夫人苏氏卒。

1244年（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宋理宗淳祐四年）五十五岁五月十四日，楚材去世。

1261年（蒙古世祖中统二年）

十月二十日，楚材遗骸葬于燕京西郊瓮山。

（系黄时鉴根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整理）

主要参考文献

1.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校点本
2. 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国书店 1984 年影印本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核勘本
4. 《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校勘本
5. 脱脱《宋史》、《辽史》、《金史》中华书局校点本
6. 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本
7. 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本商务书馆 1983 年
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9.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0. 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 1983 年本
11.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遗书本
12. 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商务印书馆
13. 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本
14. 布鲁丁《成吉思汗兵略之真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5.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
16. 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整理校注本
17. 王国维撰《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国维遗书本
18. 艾特玛托夫《成吉思汗的白云》载译《世界文学》
19. 何俊哲《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0. 王宏刚、张立志《东北西亚史与文化》
21. 谢·龙·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徐昌汉等译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2. 叶新民、薄音湖宝日吉根《简名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23. 《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4. 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
25.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26. 元好问《遗山集》四部丛刊本
27. 韩儒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分册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
28. 陈非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29.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30. 苏天爵《元文类》四部丛刊本
31.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

